

國學基本叢書
彭城集
下





彭城集卷十九

制誥

皇叔祖右監門衛大將軍彭州刺史克艱。可遙郡團練使制。

考課之法。周之外朝。公族支屬。以親授祿。非取勤民之效。而被陟明之典。我朝惇敘之恩。是其爲大矣。某進列環衛。兼領郡符。積其歲月之勞。加以團練之號。宜思自修。以稱成命。

皇伯右監門衛大將軍祁州團練使仲真。可遙郡防禦使。皇伯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仲某。可敘復遙郡團練使制。

江夏王宗室之英。地近屬尊。茲而遺言後嗣。爲念朝廷。方以惇敘興治。哀榮並施。爾等率承嚴訓。皆習謙冲。遙遷寵榮。以示優渥。仲真進秩一等。團〔原註〕一作周禦大郡。仲某其思罔愆。復益勉勵。毋墜休命。

皇兄右武衛大將軍普州刺史士翊。可遙郡團練使制。

朝廷隆親親之愛。戒疎莫不受位。緣賢賢之義。勤奮咸使進秩。惇敘之典。有自來矣。具官某地。聯具邈屬。居則友。身修足以無過。家治是以爲政。內參環衛。外領州團。十稔于茲。三秩維敘。俾假使麾之重。進居團

練之雄。幕府如初。符章加峻。益思恪慎。以若寵光。

皇兄右武衛大將軍常州刺史令琮。可依前右武衛大將軍遙郡團練使制。

環尹大將軍之幕府。郡將二千石之符節。是爲榮寵。實待材用。國家崇倬敍之典。隆甚邇之愛。不悛高爵。而畀公族。至于歲久。仍以課選。是其親親源源之美。異于前古矣。惟令琮護身無曠。有足稱者。因宿衛之舊守。增團練之峻秩。祗服休命。毋忘恭恪。

朝散郎集賢校理崔公度。可兵部郎官制。

憑熊分虎。外則連城之寵。含香握蘭。內則建禮之直。皆以材選。是爲美仕。某文行自將。勞伐夙著。出守千里。既有成最。入司五兵。實副遴柬。祗服休寵。益勵恪居。

戶部員外郎劉昱。可戶部郎官制。

臺郎之選。朝所慎柬。雖甚清望。猶以州郡爲其資敍。所以均內外之任。而示以民事爲先也。爾以材敏。課最聯職。省部有司。第其閱閱。當爲牧守。正爾郎秩。以示漸進。位著祿餘。悉加于舊。祗服光寵。益崇職業。

皇伯右武衛大將軍深州團練使叔兼防禦使制。

公族之恩。殊於外朝。高爵重祿。不待兵戎之績。陟明進秩。仍以歲月之務。我朝倬敍之美。邁于前古。爾持身無過。久次當遷。進加禦侮之右。不移環衛之重。膺是休渥。毋忘恪修。

皇伯右金吾衛大將軍舒州防禦使仲革。皇伯右金吾衛大將軍開州防禦使仲洽。可並正任防

禦使制

國家繇祖廟之慶。廣公族之恩。雖不治民。隆其爵秩。至于積日。兼爲閔閱。爾等皆以近屬齒于顯位。備執金環尹之列。領剖符外禦之寄。謹身無曠。馴行有聞。宜豫陟明。用疇結課。因其舊治。遂爾爲真。惟此寵光。奚以報効。貴而能隆。滿焉不溢。勿渝素心。對越休命。

皇伯右金吾衛大將軍坊州防禦使世程。可正任防禦使制。

執金環衛之列。防禦守帥之貴。崇是品秩。以待材用。汝磐石之宗。葛藟攸庇。粵膺寵數。允協惇敘。仍以年勞。復從吏課。公族之恩。軼遇前世。然非修身慎行。遠於咎戾。何以保茲祿位。而進豫陟明。連城之廣。正任爲重。恩稱殊渥。益自勉勵。

皇叔右武衛大將軍和州防禦使仲汾。靈州防禦使仲爰。並可正任防禦使制。

朝廷推親親之愛。厚於公族。故不悛高爵重祿。雖無殊功成效。猶使之躡等循級而進也。然非馴行惇謹。素守堅正。亦何以綿歷歲月。無所玷缺。考績之際。姑有以藉口矣。爾等皆以近屬。驟膺寵數。環衛大將軍之班。列郡防禦使之號。旣兼之矣。復以年勞。進爲正任。國恩隆厚。屬籍光顯。宜思恪慎。以永終譽。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舒州團練使仲郵。可右武衛大將軍遙郡防禦使制。

內參環衛。外領使符。名實兼副。寵祿輝赫。朝廷所以待材用之宅。而公族緣親親而處之。仍以汎恩。得與外朝比例。此其博惇敘廣愛之至也。具官某地。居近屬。身有嘉稱。聯門衛之幕府。總羣舒之團結。緣飛龍

之在御。當進爵以均慶。遽羅親憂。弗俟恩錫。既終達禮。宜申前令。更右武之貴秩。增禦侮之重權。懋服光華。益思恪慎。

皇兄故右監門衛大將軍令駟。可贈博州防禦使制。

傳云。親親以睦。治族之道。生則致其愛。沒則同其哀。豐祿重爵。厚其生者也。愍册禭服。飾其終者也。朝廷之恩備矣。有司之事舉矣。皇兄某地居近屬。身有馴行。奄至不淑。良用傷悼。假使靡之美號。爲壤戶之餘榮。魂其有知。歆此殊寵。

皇叔右武衛大將軍環州刺史叔滕。可遙郡團練使。皇叔右千牛衛將軍仲馨。可授大將軍制。百官奉事。由功實以爲資。級公族論恩。在久次則當遷敘。此朝廷治內外之法。本忠厚之意也。具官叔滕。天潢之別。漸漬德潤。麟趾之世。信厚有取。備官環衛。兼刺名郡。既積年勞。宜加爵秩。假雄稱於團結。資威望於使節。勉服光寵。益勵名節。仲馨。備官環衛。貴視命卿。既積年勞。宜加爵秩。不移幕府之號。姑假元帥之寵。勉服休命。益勵名節。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滁州團練使仲歎。可遙郡防禦使。皇叔右監門率府率仲瑛。可右千牛衛將軍制。

公族之恩。咸疎有敘。存著賞延之典。沒隆卹後之儀。以乃父遺願而有言。矜諸子藐露而爲請。因從加秩。以慰泉下。奔駒過隙。既就外除。維柞疏榮。肇推新命。咸思恪慎。以報義方。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仲的。可右武衛大將軍。遙郡刺史。皇叔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仲葳。可小將軍制。

朕續嗣昌業。覃慶列位。小大之臣。莫不受賜。矧其屬在公族。可使後於庶姓。而爾等皆以親憂。弗俟成命。既給達禮。宜申前寵。或進躋武衛。而領郡符。或升列環尹。而備幕府。敬服異數。益修善行。

皇叔右武衛大將軍袁州刺史仲遠。可遙郡團練使。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叔羅。可遙郡刺史制。吾以材能賦爵。而宗室以戚屬處位。吾以功事課吏。而公族以年勞計最。治親之禮。異於外朝。所以崇悼。鼓之典。厚而勿薄。雖然。宗子之能畏愼無過。其亦有信厚之風。蒙被寵數。不爲濫矣。仲遠備位環尹。外領州符。稍加團結之名。以示遷擢之次。叔羅備位環尹。既開幕府。稍假左符之重。以示專域之貴。祇服休命。毋怠恪居。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出士蒲。令括捐之士。編可並遙郡刺史。右千牛衛將軍仲謹。可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詩云。振振公族。夫能學問。以知古。文采以見志。則可謂有信厚之風。習爲善之樂矣。爾等咸以經術待試。有司銓能呈藝。率有可取。嘉其忘齊梁之佚。安儒素之業。宜有甄賞。以示旌別。進秩加等。是謂休寵。益勵操守。毋怠初心。

承議郎殿中侍御史上官均。可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葉祖洽。可禮部郎中制。

六曹屬郎朝之精選。號曰頭司。尤爲重任。春官之掌邦禮。祈父之主戎事。決非美材。曷當遶東。以均祖治。器識宏茂。文采瞻麗。或恪職風憲。或收譽臺妙。宜有峻遷。以副衆望。論其初試。始被握蘭之寵。銓此久次。益見應星之貴。勉修職業。毋負渥恩。

金部郎中范鈺。可京東轉運副使。京東轉運副使侯利建。可金部郎中制。

朝廷經費調度。金穀爲重。內則文昌地官之屬。外則消臺使者之任。非其深思敏智。不足以當吾慎選。以某久更吏職。綽著能譽。惟此司存。雖有中外之別。至其職業。非復劇易之判。易地而處。陳力就列。益圖善最。以副民望。

兵部郎中杜常。可光祿少卿。祠部郎中向宗旦。可兵部郎中。太常丞賈易。可祠部郎中制。

六曹九寺。所以挈提綱目。蓋舉庶務。朝廷資以爲治者也。屬郎卿貳。是爲妙選。有以久次增敘。或繇良材初試。吾所簡閱。未嘗輕付。常風格幹濟。陳力維舊。宗旦樞機周密。應務敏達。易儒學修明。士論稱述。此其在官。皆有休譽。進而用之。吾何愛焉。武部掌兵伍之符籍。祠曹主中外之祀事。光祿之任。尤爲繁夥。非若漢代謹門戶之禁而已。其惟恪恭勤勩。可以稱職。汝其勉之。

水部郎中王諤。可知濟州都水監丞錢曜。可水部郎中制。

臺郎重選。郡守優寄。朝廷待材用之宅。兼仕宦之美。是皆雍容內外之望。用爲更互出入之地。以諤効官。文昌既歷歲月。俾分符竹。往臨鉅野。以曜領護都水丞事。修舉進升省闕。仍查起曹。勉副茂恩。力圖來效。

朝散郎守兵部郎中程博文。可太府少卿。承議郎陳次升。可兵部郎中制。

太府主貨賄之藏。司其出納。夏官主五兵之要。謹其符籍。貳卿副郎。皆精選也。以博文綿歷省闈。綽著士望。以次升臨按淮甸。克宣使指。並用登進。以據材略。夫其廟惟月之班。聯應星之象。爲寵多矣。爾其勉之。

朝散大夫權知曹州王彥韶。可衛尉少卿。朝奉大夫駕部郎中張修。可鴻臚少卿。朝散郎蘇注。可司封郎中。承議郎太常丞周秩。可駕部員外郎制。

中都列官。皆有分職。地崇望高者。卿寺郎曹也。非其美材。未嘗輕授。以某等持身端直。臨事詳敏。外典州郡。內更臺閣。久次成效。皆有可紀。是用遞加寵進。以極智略。或飲貳惟月。或上應列星。至于副郎。並爲茂選。敬副寵光。敦懋職業。

前河北提刑王端。可將作少監。新差通判瀛州李敦頤。可軍器監丞制。

百工之事。萃于二監。將作謹於樸斲。軍器嚴於補繕。非有程不可以稽其勤惰。非精心不可以見其功監。命官之重。從可知矣。以某刺舉時。當以某會計明審。推其有餘。允宜繁使。或丞或貳。實皆寵命。勉力自強。以副推擇。

承議郎光祿寺丞王念。可太常博士。宣德郎呂由庚。可光祿寺丞。承奉郎王旂。可太常寺太祝制。九卿之屬。効職葢疊。皆朝廷之精選。而養材待用之地也。以念學術通敏。究知古今。使爲博士。可以綜練禮文。以由庚持身謹飭。紹其家世。使丞光祿。可以欣助卿事。以旂幼壯好學。傳其父書。使爲祝官。可以陳

信正辭。並承休命。所思圖報。

○朝議大夫充集賢院校理諸王府翊善王汾。可中散大夫直祕閣差遣。依舊制。

大夫以上。皆高爵也。至于中散。品秩益崇。祿餼益厚。吾所以待材庸之士。其能自致此者。鮮焉。以汾敏學多聞。內行兢兢。絲歷詞館。久次王府。有以自守。事常裕如。考課當遷。俾從明陟。昔子雲叔夜。偕在此官。貼延閣通直之選。仍藩邸置醴之舊。祇服休寵。益思恪居。

左司諫朱光庭。可左司員外郎。右司諫王觀。可右司員外郎制。

朝廷開直言之路。延諫爭之臣。其能愛君主於信厚。論事識其大體。不爲苛察。以取聲譽。而補益之效。粲然可見。宜有褒崇。以顯尤異。惟觀學問端遠。臨事屢斷。惟光庭氣宇惇重。見義不回。並列二省。有光七列。文昌之爲政本。都司之有屬郎。尤思得人。以齊衆務。俾從遷秩。復使効才。

新差京東轉運判官張景先。可權發遣河北轉運判官。京東西路提刑胡宗回。可京東轉運副使制。

朝廷之任官。必于其事。乃可求其稱職。爲其達民情之薄厚。審吏材之高下。而其舉措時常。續用有敍也。以宗回詳按庶獄。表率一路。既有成效。益宜重任。俾持鞶鑠之權。用謹金穀之賦。今河流未復。隄繇方興。商度功利。實賴智略。惟景先前在都水。陳力有謀。復付北道。仍貳漕事。慎簡之意。夫豈曷哉。各務悉心。以副休寵。

朝請郎權發遣宣州周之純。可廣東提刑。朝奉郎新差福建運副張修。可知宣州。朝請郎權江西運判王祖道。可福建運判。朝請郎淮南西路提刑蘇解。可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朝請大夫江東轉運副使李莘。可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制。

商度金穀之盈虛。詳按獄岸之中失。使者之任。朝廷慎選。蓋所謂將王命而明邦國者否者矣。爾等咸以幹力。屢更繁使。寄之百城之富。一道之寄。或以初試銳精來效。或以易地習慣成事。悉堅乃心。廣集善譽。惟修擢自省郎。出總甌越。疾病自上。黽勉勿任。假其左符。足資臥治。江南諸郡。宣城爲大。敬服休命。知其厚恩。

朝請郎行太常博士辛應。可太常寺丞。奉議郎權判登聞鼓院劉唐老。可太常博士制。太常禮樂之司。博士議論所自。參訂今古。折衷內外。非宿儒成學。不足以居。以應洎唐老。文采質性。見稱搢紳。和而不流。毅而不固。是用擢筮秩宗之列。專主曲臺之業。勉服休寵。益圖善最。

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孔平仲。可祕書丞。姚勛。可太常博士制。

祕書圖籍之府。奉常禮樂之司。國家以待碩儒之士。而養育其材。非夫博辨通識。溫恭守義。未嘗得而居之。爾等咸以德藝。見稱搢紳。銓能授官。實宜其任。易地而處。亦爲允稱。勉自崇勵。以副光寵。

兩浙運判葉仲。可權發遣轉運副使。朝散郎鞠承之。可權發遣兩浙運判官制。

總率一道。澄察百吏。金穀之繁夥。獄訟之紛雜。非精心不能盡物。非強力不能輯事。惟仲奉使二浙。綽著

能效不有旌擢。曷以示勸。稍正官號。以重權委。惟承之幹力強濟。心術開敏。可以佐伸。究其智略。同寅協。夙夜職業。無墮前功。益收來效。

新差知越州張詢。可福建轉運副使。新除開封府推官田子諒。可河北西路提刑。廣東轉運判官毛漸。可湖北轉運判官制。

實力四方。爲上耳目。使者之任也。金穀功名之會繁。獄岸鞠讞之大小。非有敏智。孰堪劇治。以某等既更歷試。皆有稱譽。並假節傳。往明若否。夙夜匪懈。以酬寵數。

太府少卿王子淵。可權京西轉運使。知北外都水丞公事張景先。可京東轉運判官制。

陪京之地。東西二道。連城百十。生齒鉅萬。而民俗有齊魯楚鄭之別。物產兼桑麻魚稻之殊。賦稅之入。多寡不類。有司總其經費。均其移用。儉無塞乏。富或羨餘。則不孤委寄。而稱良使者矣。爾等皆以幹力久更。器使是用。並假傳車。各當一路。其亦悉心徇公。以集課最。夫東人經水潦饑饉之害。必厚其粒食。西方有萑苻追捕之餘。宜絕其梟肆。欽哉。惟時。毋忝休命。

宣德郎范鉞。可知太康縣制。

宰字之職。風化所從。在漢則三輔異選。於唐則兩畿爲重。今之旬服。亦當慎簡。以爾智術有餘。足任治劇。付茲民社。密邇輦轂。承流所以宣布。有善易於上聞。其勉之哉。毋舍勤恪。

朝奉郎吳沛。可知開封府考城縣制。

邦畿千里。郡國之首。縣令一同。子男之政。然王澤所布。莫近於京畿。所向莫親於宰字。是以銅墨之寄。詔除惟重。爾以幹譽。粵膺妙選。其克精心慎事。平獄察訟。夙夜無怠。以集課最。

通直郎孫述。可知開封府長垣縣制。

王畿千里。縣邑基布。北道之出。長垣居首。冠蓋走集。使客踵繫。銅墨之寄。擇材匪輕。用汝充選。思所稱職。毋怠毋亟。以協民譽。

承議郎張亞之。可知開封府祥符縣制。

東畿屬縣十餘。二赤居其首。所以扶助尹正。敦厚風化。令事重矣。今以付某。昔陸雲在浚儀。民爲立生祠。雲文士也。而惠及此。汝將勉之乎。

奉議郎新差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章顯。可知開封府尉氏縣制。

畿內諸縣。古稱三輔之劇也。兵屯所在。尤號難治。以某久更宰字。習知民務。擢而用之。宜有顯效。思自奮勵。以副推擇。

河北運副唐義問。可河東運副。兵部郎中程博文。可河北提刑制。

灑河之壤。晉魏爲大。使者之任。耳目攸繫。九賦所充。予以給邦用。五刑所蔽。在乎折民情。故將漕之寄。察獄之官。朝所慎選。人匪輕授。以義問屢宣使指。居積民譽。以博文內佐浩穰。夙效材敏。是宜並假四封之傳。往治百城之富。足食足兵。下無愁歎。庶獄庶慎。法如畫一。乃爲稱職。汝敬之哉。

權提點兩浙刑獄公事朝請大夫張安上可湖北轉運副使權知潤州朝散郎楊傑可兩浙提刑制

朝廷疆宇闊遠所以存恤幽隱耳目之寄付之使者惟與利除害于民務決平申枉于岸訟吾甚重之未嘗輕授以安上幹力強固智慮開敏荆楚之區襟帶攸微足食足兵漕事實嚴以傑儒學自修心術愈壯三江之濱民俗輕揚庶獄庶慎中興具存並付傳車之寵以當外臺之選思其恪居副此任遇

翰林醫官殿中省尙藥奉御李永昌可權場使西綾錦副使兼翰林醫官副使殿中省尙藥奉御卓順之可軍器庫使翰林醫官殿中省尙藥御醫史晉中可直翰林醫官局翰林醫官班漢卿可尙藥奉御制

執技事上莫貴于醫惟其精心慎慮以輔其術則可以動無不察期于十全矣爾等尙勞殿省陳力既久功效顯著由是道也宜加遷敘以示褒進祇服休寵無怠素志

朝散郎右司郎中杜紘可大理卿制

哀矜庶獄明清單辭所以一萬民之情蓋不出三尺之律必得忠信之長明辨之士使之亭凝決平可以弼教輔治矣具官某稟性通敏用心精詳能傳家學頗得法意閱閱所載鞠讞爲多宜付棘寺之治且正月卿之秩服我光寵思所報効不犯于有司雖非爾力之所及自以爲不冤庶乎古賢之可學耳

大理少卿李鳴復除大理卿制

朕近觀勅令所編類舊典。我孝祖宸筆。逐事點勘。增修刪改。曲當情法。於恤刑之條。尤加詳焉。企慕不已。因親割以示輕用徒刑之戒。廷尉天下平。可不選擇。爾表于西州。儀于王朝。心夷氣餒。藹然君子長者之風。適者俘纍之獄。咨爾聽之。簡稽得情。弊成以宥。而朕好生之德。被于貉隸之徒。達于窮髮之北。良用嘉歎。晉躋九列。帥屬棘廷。使四方司政典獄。咸知朕欽恤之意。念之哉。刑期無刑。以長我王國。

權涇原路兵馬鈐轄皇城使萬州團練使張之諫。可轉兩資西上閣門使制。

料敵制勝。懍威伐謀。行陣之功。雖貴其訊誠。鎮守之重。實資其籌略。懋賞所及。美秩奚慊。具官某。勇鷙絕人。寬裕得士。躬履戎行。分守私壘。近者羌人犯順。邊馬奔入。統帥部伍。猛銳齊奮。完固城壁。安堵無傾。深得治戎之要。宜膺禦侮之賞。上閣之峻。使聯維重。祇服休寵。益自勉勵。

朝散大夫韓宗師。可衛尉少卿制。

九寺輔治。長貳維貴。地崇望重。朝有定秩。雖事務差簡。而材者是處。以爾率身謹信。臨事銳敏。門庭之養。稱於士夫。治可移官。于何不濟。以是命汝。貳於衛尉。祇服訓詞。亟成職業。

前江西提刑宋彭年。可司農少卿制。

朝廷試吏於邦外。用材於都內。以其效智於彼者已信。則其宜力于此無忝。爾往者詳刑奉使。既結成課。稍進卿列。俾貳大農。督視倉庾。謹察會計。惟其勤恪無怠。小大必周。則爲稱職而知報矣。爾慎之哉。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葉均。可太府卿制。

傳稱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區區小邦。用人若是。況吾九寺之重乎。具官某心術通敏。儒學兼勩。早列詞館。出試政事。持節剖符。縣歷斯久。率有可紀。是謂老成。宜進惟月之班。以觀竭節之效。勉務彊力。不孤寵遇。京東轉運副使李杲。可太府少卿制。

表率一道。副貳九列。皆朝廷之精選。亦搢紳之美仕。授賞之際。曷嘗輕哉。爾素以吏幹見稱。士論將漕之久。終更宜代。惟太府之繁會。實中都之要劇。進聯惟月。益佇來效。

奉議郎管勾機宜文字魏璋。可團練使制。

師旅之行。將帥以其精銳。陳力于外。幕府以其文墨。論議于內。至于成功。皆當懋賞。今西師告捷。爾豫有勞。俾進秩。敍以示旌勸。祇服休命。益思來效。

蕃官皇城使簡州刺史若沮沒移。可遙郡團練使制。

軍旅西出。將帥盡力。深入深阻。蕩覆部落。焚燒橋梁。斷絕要路。爾預當隊伍。克奮精銳。上功計獲。足爲戰多。宜加懋賞。以示勸獎。增團結之寵名。仍使聯之美號。祇服光寵。思所報效。

宣政使嘉州刺史內侍省右班副都知劉有方。可遙郡團練使制。

出入禁闕。宣布內令。樞機周密。是其職業。夙夜匪懈。見其智慮。歲月之久。始終如一。第其優最。宜有遷寵。增團結之美名。壯使聯之重望。膺服優渥。益思報效。

皇叔武衛大將軍磁州刺史叔繼等。並可遙郡團練使制。

環尹之貴，拱衛天居，開大將軍之幕府，可謂盛矣。而又外領州符，兼總使節，徒以公族惇敘之愛，得用歲月之久而授之國恩，隆厚思所報稱。

試太學正葉濤，可瀛州防禦推官，監蘇州糴納倉彭汝霖，可並太學博士。太學錄李格非，可太學正。真定府真定縣主簿盧訢，可太學錄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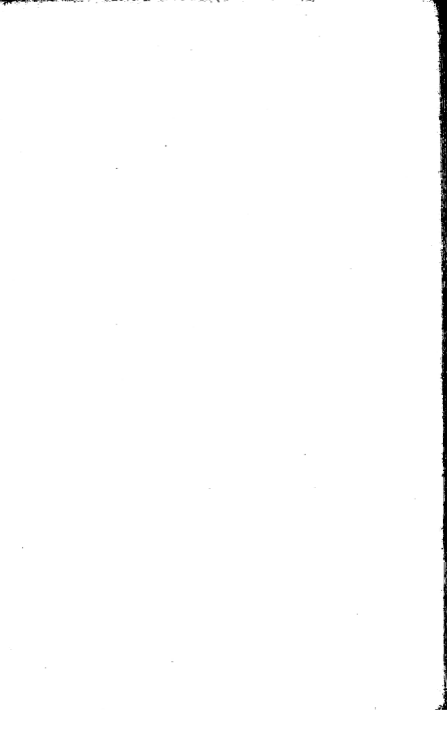
太學賢士之闕，博士正錄，皆師表之任也。非其經術修明，內行峻潔，不足以當是選。爾等籍甚士林，或已試庠序，並從遷擢，以究職業。

太史局直長許孝恭，可太史局丞制。

陰陽之說，拘而多忌，拘則災祥之辨，不可不究。忌則時日之異，不可不避。爾執技從事，自信其術，魏王之葬，指言其失，不墮師法，能屈衆論，嘉其守官，俾從增秩。

皇叔祖保信軍節度使宗隱男仲觀等，可並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制。

公族之子，屬近愛至，未及有知，膺受光寵，非以祖廟之隆慶，朝家之惇敘耶。副率之貴，是惟逆籍，勸身戒事，以就長立。



彭城集卷二十

制誥

吏部尙書蘇頌等可並兼侍讀制

朕惟聖王之要道。天下之義理。著於竹帛之編。傳於師儒之論。所以正身安人。其術廣矣。誠得直亮正固。匪躬之士。敷繹誦說。日陳於前。其爲益者。豈小補哉。以某幼壯好學。耆老成德。以某天機深邃。心術博通。皆文足以輔治。辨足以周物。宜備金華之選。以詔虎門之儼。咸務勤盡。用副虛佇。

宜德郎劉槩可祕書省正字制

學問修於身。而朋友稱之。士之美致也。爾効智太學。師帥國子。而近臣交口譽之。其必有以信於士大夫矣。爾臺屬官。吾以養育賢士。茲爲清選。今以畀汝。毋怠初心。以永終譽。

皇叔祖故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宗瑗可贈太師追封崇王制

悼彼之恩。蓋本於公族。尙德之選。亦通於外朝。哀榮並施。隆殺有等。地尊而屬近。禮備而位顯矣。具官某體麟趾之德厚。居磐石之宗強。好禮而身修。雖曰未學。必謂之學。用嚴而家治。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固已

表儀宗室。光顯本朝。奚修塗之未央。而朝露之遽及。惻焉傷悼。何憫如之。稱情以文。崇賁卹典。龍袞襜服。維師是以絕班。金路啓封。非劉未嘗胙土。併疏異數。以光窳窳。冀其有知。歆此休命。

皇兄故右金吾衛大將軍單州防禦使令價可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高密郡王制

睦族之道。莫不欲其貴富。追遠之義。又當均其存歿。眷予近屬。宜有加等。具官某賦性惇篤。治身謹卓。協麟趾振振之美。花萼蕙綿綿之盛。內列環衛。外領使符。無祿早世。吾甚悼之。俾崇卹典。以示悼殺。戎幕廉車之留後。連城大郡之封王。是謂豐恩。足光逝魄。

故醴泉觀使武泰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朱伯材特追封恩平郡王制

保姓受氏。享有死生。哀榮之隆。節惠壹名。相其春秋。窳窳之事。匪我近戚。則維勳勞。具官某生於高明。輔以禮樂。小心而畏義。強志而婉容。用能維有歷年。不失舊物。朕眷言先后。追正儷極之尊。永念繼文。嘉乃有子。推原厥初。聿圖王封。適契朕志。是用受茲青社。壯威命於元戎。賜爾公圭。享鎮撫之彝器。褒此異數。光于九原。匪予爾私。其服朕命。

大理少卿杜純可侍御史制

風憲之任。總於中司。中司之貳。聯於御史。是其繩愆糾謬。舉直措枉。惟不吐剛。不茹柔者。乃充其選焉。具官某賦性端直。臨義專固。論法得簡稽之要。祥刑協哀矜之中。使之當白筆之任。居正色之地。必去邪不疑。惟力是視。推擇詳慎。報稱實艱。益務恪修。以副虛行。

右司員外郎王觀可侍御史制

朝廷風憲付之臺率而侍御史爲之佐焉。吾欲得直清而信道，忠厚而知體，耳目元首，繩墨衆材，當是選者，吾甚慎之。具官某學敏才優，忠勁有立，前在諫省，屢進讜言，亟易都司，仍有令譽，是宜授豸冠之重，居霜臺之貳。夫繩違糾繆，劄上率下，貴以義勸而不求苟勝，務於心競而勿爲朋進，戒之慎之，以副虛佇。

祕書監張問除給事中制

左右侍從之臣，率皆讜直輔上者也。而給事中復以駁正違失爲職，夫讜非通達，則觀物無節，器非宏厚，則守善不固，居是選者，其亦艱矣。具官某學術淵通，幹力強濟，歷職中外，敏懋不怠，其譽已試，所至可紀。白首壹節，誠心無貳，宜其備顧問於青瑣，謹獻納於東臺，庶幾羔羊素絲之美，直諒多聞之益，副吾旁求爾其慎哉。

監察御史韓川上官均可殿中侍御史制

執法憲府，繩督在位，言屢上而忠一無二，氣逾勁而溫厚不劌，可謂有司直之風，靖恭爾位者矣。遷秩殿中，實崇位望，益堅素守，策著來效。

祠部員外郎翟思可殿中侍御史制

御史之職，皆耳目之寄，至於殿中，地益顯近，今吾詔有司，以資歷用人，爲其已試，則臨時不苟，老成則責，義有準，庶乎繩愆糾繆，出於中正耳。以爾前在憲府，既有嘉聞，比歷他任，亦克永譽，而近臣之言，尙其勦

直復正中臺之秩。以當白筆之任。勉力周務。毋怠而志。

祕書省校書郎盛次仲可集賢校理依舊制

圖書所藏。聚于中祕。校讎之官。既爲精選。仍以歲月課最。陞於麗正。儒林之榮。莫與爲比。惟敏智敦學。可以稱之。以某效官治己。士友所稱。擢茲寵命。益思勤恪。

朝請郎王彭年可監察御史制

百官皆以職事奉上。而御史以執法爲稱。法者。貴於當義而果。平而不回。膺是選者。其亦難矣。吾詔臺率舉其屬。憲臣覺等。以爾來上。吾樂得材良而試之。又以觀近臣之能。慎守職業。毋孤任遇。

御史臺檢法官楊康國可監察御史制

風憲之任。寄于中司。使之升薦御史。是爲故事。傳曰。舉而所知。其素在僚屬。朝夕從事。視其所以。察其所安。夫何度哉。用之不疑。惟繩直之地。白黑所判。公則生明。強則無撓。勉思恪居。以斷休譽。

朝奉郎充集賢校理趙挺之等可監察御史制

憲度者。朝廷所以爲治也。犯之則爲壞法。御史得而糾之。法正則主尊。節義者。人臣所以事上也。失之則爲悖德。御史得而察之。德修則俗厚。耳目之官。紀綱之最。慎選所屬。莫如御史。爾等以力學自立。藏器待用。士友歸其美譽。有司推爲舉首。風憲之任。我其試哉。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書云。無虐憚獨。而畏高明。本忠厚而輔義。毋刻覈而取譽。是爲稱職。其戒之哉。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叔過故所生母董氏可縣太君制

宗祀之慶推顯以及幽廣惠也貴其子以及所生厚本也矧公族近屬職在環衛慰其反哺之心錫以漏泉之澤名城大邑疏爲湯沐黃壤有知歆此殊渥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香故父所生母和氏可安吉縣太君制

公族內宗咸有爵秩而士香念及父之所生求得追賚願以妻之賜邑移爲湯沐察其用心有足嘉者特疏縣封以光泉壤

鄆州東阿縣尉孫彥卿母宋氏封壽縣太君制

黃髮兒齒壽考之隆天之所以福壽德善也吾聞聖人後天而奉天時故吾於耄老率加禮焉至於九十者加以爵號恩之至也爾年齡應格而子方小官今疏大邑取其令名以昭逢辰之慶亦廣錫類之祉服我休寵益修母訓

給事中顧臨可刑部侍郎制

明辨惟良所以折獄也哀矜勿喜所以察情也合是二者乃弼邦教非夫忠信之長曷能稱其職濟吾事乎具官某志慮開爽學術通敏見義勇於有爲立身果于自信試吏非一成效已著是宜付秋官貳卿之選當尚書政本之重其克盡心廣裕用究刑成之美無或便文俯仰而致杜撓之咎祗服寵命以底休譽

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除工部侍郎制

朕以尚書總攬天下之務。而六曹之副。地峻望崇。自非材略優裕。事業已試者。未嘗輕授也。具官某質性通敏。智術宏贍。頃自先帝驟膺器使。贊書出命。薦歷外內。董戎分閫。率在西北。文武兼允。聲問逾勗。使之當一官之貳。居四命之峻。其有餘裕。疇曰弗宜。因龍馬之舊秩。進冬卿之近列。勉服光寵。終譽夙夜。

皇叔故成德荆南等軍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真定尹兼江陵尹荆王頴可贈太師尚書令荊州徐州牧改封魏王制

春秋之義。惟母弟得以屬通。詩書所稱。蓋叔父著其殊禮。國朝並建同姓。倅敘懿親。生榮沒哀。厥有前訓。備物典策。以寓永懷。皇叔具官某。稟秀淵沖。毓材粹茂。閱天下之義理。爲宗室之儀表。富而好禮。貴則忘勢。推惻隱之心。每隆於濟物。廣孝敬之志。用足以臨下。河間之實事。求是。東平之爲善。最樂。是宜永爲藩輔。光贊本朝。淑命不融。中道摧殞。震悼傷恒。何痛如之。崇斂衰之舊典。進賜履之介寵。近陟師垣。兼官大錄。九命作牧。包南西於二楚。千乘啓封。雄魏大於三晉。於以循曲阜之前躅。繼睢陽之故事。匪王盛德。曷膺異數。尚惟幽窆。歆于顯休。

贈魏郡太君制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子由宗祀之均福。母以追遠而永寵。貴在其中矣。孝莫重於此焉。具官某母氏。積善在躬。鍾福覃後。克有令子。進居法從。既啓湯沐之封。足慰凱風之念。粵因慶賚。更授雄藩。資其魏大之名。協乃繁衍之祉。尚惟幽窆。歆此殊休。

皇叔恩州防禦使仲隗所生母崇德縣太君李氏可安康郡太君皇兄惠州防禦使令鐸母金城縣君張氏可普寧郡太君制

朝廷緣子貴而廣愛。每崇錫慶。眷母慈而示報。無間所生。粵因誕辰。俾申懋典。具官某母氏。稟操端靜。臨事肅恭。柔訓有加。色養無爽。湯沐脂田之賜。旣祚邑封。雄藩大郡之名。益隆寵數。祗膺優渥。毋怠欽承。

皇伯右武衛大將軍涇州防禦使仲鸞等十人故新婦可並贈縣君制

嬪于公族。稱爲良婦。不壽而夭。爲可愍惻。宜因夫貴。錫之寵數。名城大邑。以爲湯沐。尙其有知。欽此豐澤。故朝儀大夫充實文閣待制王臨妻天興縣君盛氏可封仁壽縣君制

稟粹幽閒。挺操端粹。承夫則家事嚴整。訓子而母道慈篤。旣疏大縣。以啓湯邑。宜因大賚。更易名城。取其佳稱。以協光寵。

西作坊使杜諫左班殿直王賀三班差使王戟各轉一資制

蠻賊蠶蜂也。辛整中人。不可不除。而爾等力鬪重傷。有足嘉者。進官一等。以合軍賞。蕃官內殿崇班浪嘜轉兩資制

捕鹵蕃寇。身被金夷。亟上首功。勇加部族。宜疏顯秩。增寵使聯。祗服茂恩。益圖來效。

新差湖北轉運副使張安上可倉部郎中制

地官之屬。皆爲劇曹。非智能出倫。不能勝任。以某幹力強立。內外踐更。推擇付之。任遇非淺。其思盡瘁。以

復恩寵。

文某可兵部郎中制

道著嘉猷。德符清望。必其幹力。足以濟務。智識可用。爲儀居是選者。其亦艱哉。某吏最籍聞。家聲休顯。由京兆之浩穰。聯夏官之繁會。已試之效。旣已可傳。前將之績。亦云停俟。姑務彌久。毋怠欽承。

朝奉郎兵部員外葉祖洽可兵部郎中制

文昌郎位。號爲上應列星。惟六品可以當之。非歲之後。得以任子。朝廷待之厚矣。豈特出宰百里之比乎。爾以文學政術。得膺臺選。歲月之久。資格宜進。不移司馬之聯。俾正依烏之秩。欽承我命。益思自修。

王安石可三司戶部副使張巖可兵部郎中制

考績三歲。進官一等。先帝所以勵羣臣也。具官某秉哲迪義。有聲于時。能勵厥修。以宜官政。序功增位。其善厥承。

朝散郎致仕劉宗傑可落致仕比部郎中制

朝廷資材。能以爲治。在幽隱者。必取。況於久吏舊齒。義所不遺。以某課最已效。時譽亦著。而謝事退處。便已而已。不佐公宗之務。吾甚惜之。是用還之。司士之籍。寵以文昌之秩。主計劃。曹應星妙選。思自勤勵。副此恩渥。

軍器少監郭茂恂除工部郎中制

百工之事萃于各鄉。屬郎之選。豈當輕授。以某用心精詳。見事敏速。歷試內外。皆有可紀。淹留歲月。未嘗曠事。宜輟大匠之副。進職起部之聯。毋墜前勞。益勉後效。

侍御史杜純陞左司郎中制

都司憲府屬僚。悉朝廷之劇選也。是以統正百官。整齊六曹。是皆耳目之寄。易地而處。豈有重輕之別乎。以某往在先朝。嘗付詔獄。信己不撓。見稱士論。是用真委都司之任。攸助網轄之事。勉力夙夜。以副慎擇。朝請郎陳維孫故母仁壽太君高氏可贈廣陵郡太夫人制

父繇子恩。以崇贈品。妻藉夫貴。仍進爵封。寵章不間於幽潛。孝治用形於溥率。具官某故母某氏。母訓端淑。家事整修。懿德沒而不忘。後嗣蒙其餘慶。宛在冥行之列。慨如陟岵之懷。屬宗祀之告成。迨下泉而均澤。宜賜小君之號。亟疏大郡之榮。壤戶有知。象服加寵。

尚書右丞胡宗愈妻福昌縣君丁氏封同安郡夫人制

朕選建材傑。以爲弼輔。服章位著。皆竒其寵。所以優禮賢者。體貌大臣。而況其室家之闈。輔佐內治。夫榮於朝。妻貴於室。義所當予。有自來矣。具官某妻某氏。毓秀名族。作嬪君子。躬瓊珮自修之美。有夙夜相成之道。婉教端淑。休風專靜。可謂具鵠巢之德。是以賜魚軒之榮。亟擇名城。粵毓要郡。備湯沐之百邑。稱聲覆之七命。用疇懿實。勉膺異數。

楚州防禦使楚國公世恩可贈奉國軍節度使依舊楚國公制

朝廷親親之愛。降於九族。生有悼殺之典。歿兼哀榮之數。高爵重位。以稱情理。具官某地。居近屬。材實宗英。樂爲善而自修。過纖介而無有。奄至淪謝。良用震驚。沛以隆恩。錫之愍册。啓軍牙以分鉞。仍茅土而啓封。尙維幽夢。歆此成命。

皇伯故台州防禦使仲綰可贈武康軍節度使追封崇國公制

生有悼殺之典。歿存追賁之寵。公族之恩。於是乎愛至而禮備矣。具官某地。近屬尊。材高志美。膏粱不能佚其性。冰淵有以見其操。雖躋膺仕。未及修齡。奄至淪亡。特深傷悼。併賜寵光。以輝泉壤。

皇伯祖故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克思可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昌國公制

生榮歿哀。所以厚公族之愛。宜賙與贈。是以著有司之事。然非令德。曷膺異數。具官某地。近屬尊。志修行備。能集信厚之善。靡聞纖介之失。資其表儀。豐于祿秩。軍牙廉車之留務。有以致之。逝川朝露之莫返。何嗟及矣。宜崇愍册。以稱悼懷。開府視相印之重。建國用公圭之禮。告于陰泉。歆此殊寵。

皇伯故真州防禦使叔封可贈崇信軍節度使追封遂國公制

朝廷之於宗室。愛至而恩厚。故生則有兼官之寵。沒則有加等之贈。具官某資。性端直。治家堅正。朝會賓贊之禮。未嘗有闕。賑膳助祭之事。靡或不共。以是付之連城。示其禦侮。奄至不淑。茲用惻傷。漢東大鎮。建牙秉鉞。左屬名邦。分茅胙土。並爲顯命。併光幽壤。尙其有知。歆此異數。

承議郎直集賢院知齊州王巖叟可起居舍人制

載筆記言之任。史官之別也。必居心正直。可以無私於淑慝。惟文采藻贖。可以專意於纂錄。朝廷以是慎其登選。而異其進用矣。具官某識遠而氣勁。學博而言立。前在御史。得審諤之譽。出爲劇郡。成豈弟之政。是宜參右垣之列。當螭頭之直。服茲光寵。思所報稱。

侍御史王巖叟可起居舍人制

朝廷求信厚之士。進讜直之言。取其盡忠竭誠。救失補闕。爲益之重。其可量哉。報其成效。示勸來者。具官某天機粹美。器宇渾厚。好是正直。輔以儒學。自頃擢居中臺。職司邦憲。智慮所及。知無不爲。準紀所加。挺而無撓。是宜疇其美志。竣於任遇。右史納言之職。法從選掄之最。粵疏茂恩。以示殊寵。

西京左藏庫副使高遵固可閣門通事舍人制

上閣之職。親近旒展。朝會賓贊。謹於爲容。然非有功。罔不膺是選。以某幹敏恪慎。歷官有稱。錄其成效。實茲顯列。祇服光寵。思所報稱。

朝奉郎王復故父任刑部侍郎充天章閣待制贈開府儀同三司公可贈司空制

合宮祀。溥率蒙慶。惠澤所加。無間幽顯。然非緼德在前。鍾福于後。亦何能霑此優渥。無愧泉壤也。具官某故父某。歷仕前朝。稱爲令德。高風不泯。休譽藹然。克有幹蠱。顯登閭籍。褒贈之典。實慰孝思。已崇開府之儀。更陟上公之貴。尙惟冥漠。潛被光寵。

阿里骨大首領抹征兼錢並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本族

副軍主制

奉其國珍。入修貢職。歸義向化。忠孝兼効。宜有寵授。以示懷遠。擢武爵之美號。因部族之主領。體茲茂恩。益思所報。

皇太妃乳母趙氏可封掌贊夫人制

懷慈良之質。躬燥濕之勤。肇自文禋之初。逮及椒風之盛。恩之所被。德無不酬。寵以婦官。實隆邦教。

贈故尉北海郡王宗勝妻平昌郡夫人李氏可進封小國夫人制

麟趾之詩。恩厚公族。鵲巢之化。善屬邦君。列國名臣。魚軒象服。用疇淑德。不悛寵光。故具官某妻某氏。毓粹幽閒。秉心直信。勤女工之事。不怠組紉。佐君子之爲。每嚴璜珮。啓湯沐之賜。邑以極夫榮。綠闥闕之休風。更形治命。求疏建國。以報宜家。俾增綸翟之華。申錫山河之富。旣以彰內助之美。并用慰重泉之心。惠澤有加。祇服唯謹。

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漢東郡王宗瑗故新婦嘉興縣君彭氏可贈英國夫人皇

叔祖保靜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建安郡王宗綽故新婦平昌郡君鄭氏可贈榮國夫人制

宗祀覃慶。溥及幽顯。地近屬尊。莫如公族。位崇祿重。矧兼將相。永惟敵體之義。宜有漏泉之澤。具官某故妻某氏。作嬪君子。著德閨門。窈窕可稱。奄忽莫待。俾進魚軒之號。仍疏大國之封。尙惟陰泉。歆此光寵。

朝散大夫致仕魏續弟朝請郎紳弟朝散郎綰弟承議郎綸弟承議郎紹弟奉議郎綽故母渤海

縣太君刁氏可崇國太夫人故母新安郡君刁氏可榮國太夫人制

夫榮於朝。妻貴於室。古之制也。今使幽顯同之。宗祀之慶。其爲恩惠。可勝道哉。具官某等。母某氏。婦道柔順。母儀慈淑。諸子之在仕版者。朱紫紛然。舉集門庭。足爲鍾慶。乃父旣以追賁。進屠公衮。榆翟之贈。宜及其配。仍擇令名。以啓國封。泉壤有知。歆此殊寵。

皇伯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高密郡王宗晟等故母康國太夫人孫氏可贈越國太夫人制

朝廷廣愛以崇孝。故追遠者常厚。多士念母而思報。則推恩而不遺。矧其麟趾周宗。鶴巢懿德。不吝崇錫。以示光寵。具官某等。母某氏。婦道端淑。母儀聖善。訓誨治世而可紀。慶祉鍾後而兼茂。將相之榮。萃於子舍。山河之祚。大啓郡封。而凱風寒泉之思。未充孺慕。象服翟車之賜。宜有加等。俾卽會稽之奧。以爲湯沐之華。壤戶有知。歆此峻禮。

朝散郎監在京進奏院王伯虎復祕書省校書郎制

爲政之方。未嘗不以振滯淹爲事。知夫良材難得。而善人弗忍也。爾前以小疵。失職累歲。芥蒂疑似。衆以爲惜。按拭登敍。以收來效。還讎書之舊秩。加中祕之新命。益自敦勵。毋負優渥。

祕書省校書郎李德芻可集賢校理依舊充校書郎制

祕書外府。麗正內殿。圖籍之所聚集。儒藝之所游處。有志之士。不以留滯爲恨。宿宮之人。必用課最而進。

由外至內實爲峻遷。爾夙聯校讎。緜茲歲月。惟才與久。皆當甄錄。貼以職名。未離舊守。其以進用爲榮。而無留滯之念。

朝奉郎試禮部侍郎陸佃可朝散郎制

以德詔爵。以庸制祿。朝廷所以登進材良。次敍中外。未嘗遺於疎賤。而況於廷臣乎。具官某文藻華絢。器宇夷曠。直哉惟清。是以典朕三禮。婉而成章。是以付之史筆。逮于考績。綽著善最。宜因寓祿之資。敍進陟明之寵。敬服休命。以永終譽。

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王震可朝散郎制

考績之法。所以磨礪多士。乃自唐堯行之矣。具官某文博志修材。優氣曠內。參法從外。領州寄民。譽咸服吏。課處最有。司舉歲月之效。易以藉口。本朝崇明陟之典。亟其詔祿。俾從進秩。用稱恪居。

朝散郎權發遣建昌軍張升卿可敍朝散郎制

向者奉使嶺表。鎮撫蠻服。盜賊之發。不能檢察。奪官貶秩。退守私壘。歲期當敍。宜從牽復。爾前以滿洗風。負既遷陸。逾舊朝之子奪。繼介不欺。今此新恩。實謂加等。既被優渥。思所報効。

朝散郎王年可朝請郎朝奉郎宋湜祝康可並朝散郎奉議郎王叔憲可朝奉郎宣德郎李世南

可通直郎承務郎大理評事錢蓋可承奉郎餘並如故制

朕惟法令者。所以爲天下共也。而繁文苛請。日至月增。不憚刊改。以求其中。爾等俱以美材。而應慎選。則

筆則削用成新書。疇其恪居。推以懋賞。進階一等。是爲渥恩。

承事郎王仲煜可宣教郎承務郎孫樸可承奉郎制

恩令之下。溥及在位。如雷雨之於百穀。草木無不甲坼者。豈以其微小而遺之哉。爾等預列纓裳。齒于元士。膺茲慶澤。例進秩敘。勉崇立志。用對休命。

賜同進士出身右班殿直子湜可換承武郎左班殿直令辭可換承奉郎制

國家開設科選。詳求才請。能者取之。無間疏逖。矧爾麟趾公姓。天潢餘潤。不以膏粱自佚。而用經藝修己。因其程文。賜之名第。俾遷優秩。爰齒多士。方今惇厚邦族。誘進初學。故其課試之法。異於寒素。至其効官。將責實用。勉爾勤慎。以集休譽。

承議郎充祕閣校理權判登聞鼓院張舜民可通判饒州制

前以御史言事不合。朝廷優容直臣。未嘗備責。故移位他局。仍在轂下。而舜民力自推謝。又以其多病。及家婚娶。求得自便。天道從欲。而有曲成。吾何憐焉。饒略要郡。率貳維重。祇服恩寵。毋怠勤恪。

吏部侍郎胡宗愈可御史中丞制

權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由其無私而素具。是故應物而不貳。朝廷風憲之任。忠讜之士。亦所以素具而待列位也。命官之艱。得人惟允。具官胡宗愈。秉心端直。爲學深厚。粹然特達之姿。淵如有容之度。粵自潤色。綸省。獻納瑣闈。副貳天官。藻鑑多士。綽有休譽。舉爲稱職。是宜付中司之權。寄執法之柄。爾其修

胸中之誠。應方來之務。有節於內。則物無不察。以義自處。則動無不中。稱此茂恩。著爲顯效。

彭城集卷二十一

內外制

御史中丞孫覺可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依舊兼侍讀制

吾以風憲齊邦法。而用經藝求多聞。儒臣之任是者。異事而同功。此皆有益於朝者也。具官某資性樸茂。學問該達。有子政之博識。兼叔向之遺直。近者擢置中司。以從民望。未得聞生之奇論。乃固以疾而求解。知其不欺。在所從欲。擢龍馬之峻秩。仍虎門之詔徵。兼納殊庭之事。增重講閣之寵。祇服休命。毋怠初心。

中散大夫天章閣待制知鄧州陳安石可龍圖閣直學士差遣如故制

朝廷嚴侍從之聯。待通博之士。惟其器足以大受。知可以重任。望所歸者而後畀之。延閣相望。左職維絃。眷茲遼東。義靡虛受。具官某材實周用。名允副實。迨迫耆齒。克成壯猷。內參藻鑑之司。外總藩宣之寄。率有可紀。不替崇譽。宜示甄擢。以疇義最。惟河圖之所藏。居石渠之右地。學士之選。儒者爲榮。寵數亟加。懋恩思報。勉力無怠。對揚休命。

故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康國公韓絳可特贈太傅餘如故制

股肱之臣。社稷是衛。生則體貌盡禮。以示老成之貴。沒則哀榮稱情。以著云亡之歎。非其盛德。曷膺異數。具官某。大器有容。直道自任。舉厝見乎事業。忠厚發於性情。再登上宰。稱爲賢相。周公師保萬民。惠澤浸廣。召伯弼亮四世。嘉績維多。告老里居。乃心王室。風猷所暨。毗益仍遠。天不憖遺。奄至淪喪。朕用傷悼。莫可道贖。宜加愍策。進崇贈典。躋帝傳之寵名。賁衰章之襚服。泥書蜜印。以光泉壤。靈其有知。膺是休命。

皇城使昭州刺史郭忠紹可差知岷州制

先帝斥廣邊圉。控制西戎。惟三軍之帥。與連城之守。訓兵治民。文武並用。非有兼智。曷嘗輕付。以爾効力。洮隴克有善舉。屬他部引嫌。以汝易地。勉勤職業。用副光寵。

朝請大夫新差知邠州塞周輔可差知廬州朝散大夫知廬州史宗範可差知邠州制

朝廷建官分職。無有遠邇。皆務以利民者也。度材而任之。以示大公。至於從人之欲。小濟其私。是以天道無害於治。以周輔者。艾久吏。使蒞鹵土。而以情自上。求所便安。惟宗範合肥之政。課最可稱。命總邊瑣。益用觀能。易地而處。俱謂宜允。思所報効。毋孤任遇。

知滑州劉瑄可知湖州知唐州王得臣可知邠州制

壤地不齊。南北殊俗。吏治何先。法令惟一。智者足以興事。敏者莫不有功。願惟大邦。每擇良守。以某悉爲久吏。亟更符守。吳與南方之都會。新平西道之要衝。分以付之。思所報効。

朝請郎試大理卿杜紘可直祕閣知齊州制

漢制列卿郡守通爲二千石其在朝會中都則見惟月之重矣夫其屏翰千里乃知連城之寵內外之別夫奚足云以某器術通博法律精明執事鞏毅歲月逾久致位廷尉任遇亦重而勤勩已亟黽勉弗任思從息肩願得補外朝廷俯從人欲付之郡章昔人以卿秩出守用爲寵榮今汝貼職中祕臨治稷下恩數兼渥思所報効

寶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謝景溫可知郟州制

機衡之任內則八座爲重方嶽之寄外則十連稱貴慎選攸屬周材是膺將明所資出處奚異具官某立性挺特遭事開敏白黑明辨予奪時當擢領秋官之長實處文昌之要朕惟鄒魯舊壤皞濟奧區賦政之優變道惟允輟聽履之妙選付連城之重寄敬服崇寵益其善最

朝散郎孫賁可知邵州制

湖湘之南蠻獠雜居乃或不虔邊圉肆爲侵暴夫豈足勞吾剪薙也莫若擇良守就而撫之震聳其姦猾存育其柔服斯無事矣以某健於爲吏幹譽頗著付之連城其思遠略不孤寵命

新知河中府葉康直可知秦州制

先帝攘卻胡狄斥大邊圉秦亭之地僅若內郡然其襟帶隴陝門戶巴蜀小戎車甲之盛夷漢走集之要方之前世固自若也擇帥之重尤所慎焉以某前奉使指臨安陝服智之所及事乃無曠至其攝莅漢陽頗歷時序士服熟其訓練民便安其簡易審羌虜之情僞解山川之要害因而任之成效宜速俾易蒲中

之寄。以究隴上之治。貼職龍馬。寵命在先。勉服恩榮。益思盡瘁。

侍御史杜純可知相州制

向繇卿寺。擢貳臺憲。以某讞獄。先帝常有確論。乃茲登用。實冀毗益。而議者言其處事堅完。持心近薄。又臺中故事。非繇科第。不登是選。重爲不宜。解白筆之重權。付赤帷之優寄。三臺舊壤。千騎殊寵。公朝未嘗棄材。能吏思所報國。

西京作坊使知岢嵐軍王景仁可知原州制

西方諸郡。與羌戎接者。皆爲要衝。五原其一也。爲其守者。愛養士卒。宜得其死力。遠置斥堠。使前知虜情。將略之最。莫先於此。以某久習邊瑣。因付重寄。益務自勵。不孤恩勤。

温州刺史提舉萬壽觀公事向崇回可知蔡州制

吾求循良之吏。以付郡州之治。才無所遺。則不限文武之異。功有所勸。亦初無戚賢之別。以爾謹身奉法。強力從事。其以爲政。宜無曠職。汝南大郡。生齒繁夥。聽訟察獄。慎而毋怠。服我休寵。毋致民謗。

龍圖閣待制知河中府王震可知鄭州制

介二都之浩穰。承千里之風化。陪京之重。是惟鄭邦。擇守之慎。非材莫處。具官某寬裕容物。豈弟信己。治民之效。所至見稱。付東里之奧區。按緇衣之舊俗。務崇民譽。以稱上恩。

中散大夫燕介可知棣州制

齊之北境。是曰無棣。魚鹽之饒。俗以富庶。其於爲治。易使安輯。以其更練民事。通達人情。付之專城。益觀成效。

知宿州呂溫卿可知湖州承議郎王鞏可權知宿州制

有地千里。而長百吏。發政施令。良民足以訓養。猾民足使畏服。有志之士。知其可以有爲。莫不願之矣。以某等通敏用務。付之專城之寄。符離吳興。又東南之奧壤也。思所建置。以副休命。

知汝州邢恕可知襄州制

江漢之域。襄陽爲大。鳳林以爲阻。鹿門以爲望。皆窳之屯。獄訟亦寡。然隄防弗固。則有昏墊之憂。竹屋相比。或致延燒之患。往之良材。以茲爲先。爾以敏材慎慮。試於爲郡。既歷一邦。頗有能效。付漢陽之奧壤。增符竹之寵榮。祇服茂恩。益期善政。

西上閣門使重种古可知鄜州制

治民訓兵。文武異道。惟其兼才。乃能適用。西方諸郡。疆圉光狹。鄜爲次邊。實當走集軍旅。士馬之訓。金鼓獄訟之劇。爲守爲將。是以重矣。以某久更吏職。益閑戎略。付之左符。屏茲要郡。竭力盡慮。副吾選擢。

朝議大夫馬淵可知沂州制

東髮從仕。至於耆老。近臣之稱薦者。章數十上。是其有以過人者。海沂大邦。民物繁富。庸付韋韋。以期善最。夫治人之術。譬猶養身。毋暴其氣。正心以存之。則有康寧之報。汝慎之哉。

朝奉郎守鴻臚少卿黃隱可權知潤州朝奉大夫宋彭年可權知邢州制

九寺之貳是爲要官前以鴻臚大農用隱彭年而議者謂處非其位不可虛授朝廷重於失士乃復試之民政右河左淮二郡爲大邢兼趙衛之俗泗當舟楫之會有所施爲易致功譽益務勤恪以稱付委

朝請大夫韓晉卿可光祿少卿朝奉郎知相州杜純可知徐州制

卿寺總集邦事州郡布宣王化二者之重非有左右豈其以內外而爲輕重乎以晉卿純敏識強力通習律令試郡未幾民譽有在擢貳光祿徒治西楚度材而處來效是期勉力慎修毋敢豫怠

知潤州朱服可知福州制

閩嶺以南長樂爲大生齒繁夥其養不足則獄訟易興風俗元弊其教不篤則禮樂罕聞爲之治者抑亦難矣以某旣更吏事因付邦寄思所以裕民生敦禮與義庶無負委任矣其勉之哉

朝奉郎邢平可知衡州制

郡縣之遠於京師者其能使上恩宣布賦役均平民無愁歎之音惟守長之材爾衡山之陽湘水之左厥民皆窳爲生甚薄生齒繁夥占數至廣命汝莅而撫之勉力思効上謹詔條下盡民情夙夜匪懈斯得之矣

右驥驥副使王良可權知黔州制

西南諸蠻馴服聲教而黔中之地當其衝要內則嚴徼塞之走集外則總緝靡之琛賚郡守之寄朝選爲

重以某知慮有取。武略已效。宜試連城剖符之任。以觀治戎訓民之術。

皇城副使王鑒知莫州制

邊郡鎮守。兼有民事。以威武震懾戎落。以律令聽察獄訟。其亦難矣。可無選者。某累更任使。常著能效。帥臣稱其材敏。薦之於朝。因而用之。吾無推擇之疑。其勉勵幹力。勿負恩渥。

中散大夫裴士林可知同州制

法令所以平民也。得其情則文無害。賦役所以用衆也。處其中則下無怨。是二者州郡之先務。非良吏不能及之。以某智慮詳敏。達於從政。薦歷繁劇。常有稱述。惟左馮之奧區。自二漢而稱重。付茲連城之寄。用觀下車之效。平民用衆。汝宜慎之。

權發遣廣德軍部才可權知滁州制

凡工人之事。習慣則其巧倍。初學爲政者。亦若是矣。爾前守軍壘。卒戍無曠。今復用汝爲郡。屬城生齒。其數愈廣。汝以習慣莅之。事將無難。勉之慎之。以集民譽。

朝散郎熊皋可知秦州制

海陵。故江都之屬邑也。地居江海之會。民占魚稻之饒。雖曰小邦。實爲沃壤。以某前守辰陽。克有善譽。茲故付以虎符之重。粵當糜囁之墟。察訟督賦。期以裕民。無怠爾心。以集來效。

朝奉郎賈種民可知濮州制

冉求政事之材也。而曰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此邑宰之任也。賢者之於民事。豈易之哉。今州郡之寄。總列城之富。長郡吏之治。利澤足以及物。雖曰小邦。爲榮遇矣。濮實古郡。邇於王畿。汝自請而得。其有以幹固稱職乎。

供備庫使侍其瑾可知祁州制

邊徼之郡。戎馬所集。將守之任。文武兼用。內輯民務。外察虜情。求其宜稱。其亦難矣。以某屢更繁使。頗著能名。付虎符之權。當鳶韞之境。益勤遠略。以就來效。

朝奉郎張徹可知沂州制

山東諸郡。臨沂爲大。其民雜有桑麻之業。其田兼備魚稻之饒。爲守之貴。仕宦之美。推擇付汝。寵光斯在。聽獄察訟。勤民急吏。毋有意惰。以就功緒。

殿中侍御史孫升可權知濟州制

爲耳目之官。當風憲之任。惟其直亮。乃所稱職。曾不是恩。輒敢誣上。置廷臣鄙倍之愆。既莫繩正。肆已志朋比之素。仍事詆欺。義所弗容。法其安舍。宜奪蘭臺之職。俾分竹使之符。尙體寬恩。無重前悔。

知京帥張祐可知隴州制

隴阪之西。爲國門戶。羌戎向化而服內。漢兵屯戍而禦侮。宜得良材。任爲守帥。以某練集軍事。懷遠智略。俾付左府之寄。以總連城之固。其克勤蓋用副推擇。

皇城使郭祥可知龍州制

邊徼之地。夷漢雜處。訓兵以律。治民以政。文武兼備。乃爲宜稱。朝所慎選。異於內郡。今江油關守。推擇用爾。勉務勤恪。以就功緒。

司農少卿韓正彥可知滄州制

卿秩出而爲郡。古之寵數也。矧南皮奧壤。渤海巨鎮。魚鹽之饒。則知編戶之富。邊圉所寄。復見專城之重。惟爾久從吏職。嘗宣使指。悉著能績。迄無官謗。是用付之左符。虎竹之榮。當此一道。兵民之務。實因往效。以蒙新寵。勉思職業。用永休譽。

知濟州王廷禧可知登州制

負海之邦。文登爲大。肅慎是鄰。遼碣在望。烽火之警。太平弗忘。擇守之難。其亦奚易。以爾名臣之裔。素風自脩。比守列邦。皆有善最。付爾之采之城。恪守岫夷之奧。勉循詔條。以致民譽。

商州盧某可知台州制

有地千里。列城三四。社稷人民之奉。仕宦之達者也。商於天台。皆古名郡。易地迭處。汝榮多矣。布宣上澤。勤卹民隱。毋違詔條。毋爽夙譽。汝其慎哉。

朝散大夫天章閣待制楊繪可知杭州制

訓農養民之務。聽訟察獄之要。在於得情而居厚。不可使文而趨辦。茲所以儒生貴於俗吏。法律輔以詩

書我擇良守以是爲準。具官某心慮端直。學術純固。接物而爲簡易。從政而號豈弟。前守南邦。亟開治最。輕揚善闕之民。機巧趨利之俗。懷惠不吝。去思迄今。是宜復假左符。以當一道。其亦力崇來效。嗣續前美。夫飾厨傳以稱使客。志道遙而忘政治。前史以爲護。風詩以示刺。汝慎之哉。無孤寵命。

供備庫副使魏公旦可知嵐州制

樓煩要地。戎馬走集。震懼邊陲。宜明漢德。守將之任。其亦重矣。爾以武人之俊。久經驅策。付之連城。實固吾圍。思盡權略。以酬恩遇。

新差知單州鄭佾可知懷州朝散郎安宗夔可知單州制

昔子賤巫馬之爲單父。勞逸不同。而皆稱治。能者之於民事。固常有爲。而非一道也。然此衰周列侯之國。小邑寡民之政。何足爲盛世言乎。今列郡田閭富庶。法令完備。太守官儀之寵。巍然千騎之長。於以施教布政。則加易而不難矣。河內漢爲大邦。單武今則名郡。以付爾等。其亦有子賤巫馬之志。副吾委寄乎。勉之慎之。勞逸無怠。

權兩浙轉運副使韓晉卿可知徐州制

漢制。刺史居部九歲。乃爲守相。夫惟專城之重。豈減傳車之寵。爾奉使二浙。卽更歲月。爰付左符。俾臨西楚。豈弟以裕民俗。精察以平獄訟。農畝無擾。盜賊知畏。勉而行之。勿孤寵命。

通判滄州趙澤可權知商州制

昔虞詡之治朝歌也。方其盜賊之盛。以盤根錯節。而喻己爲利刃者也。後卒成功。如其志焉。有爲者當若是矣。今吾以商於大邦。寇攘充斥。思其弭安。在於能吏。汝以幹略素譽。可當推擇。拔於郡貳。付之專域。分虎憑熊。其寵多矣。宜有顯效。以堅補報。

朝散郎李機可知華州制

關西之郡。華陰爲大。居二周之衝道。兼三輔之浩穰。風俗豪盛。獄訟繁多。擇人付之。乃得稱治。以爾幹力。可述。付茲重委。勉思自効。用答休命。

新差知越州熊本可知杭州制

良二千石。朝所甚貴也。夫其總千里之寄。當一道之重。平賦察訟。行善備政。使下不畏吏。閭里無愁歎之聲。可以言股肱之美。宣力四方者矣。具官某。早以儻材。躋於法從。愷悌而濟之。屢斷。悃悞而至於無華。若假左符。率致善譽。今賦稅出東南。二浙爲盛。舟車之所走集。餘杭居要。推擇付汝。往哉。惟諧。夫事無劇易之辨。民隴南北之異。惟旣乃心。斯有成勳。夙夜恪居。以副休寵。

新除吏部郎中章棻可知越州制

出宣使指。入居郎臺。朝廷之選。二者借重。而東南之邦。會稽爲大。督輸財賦。平治獄訟。使閭里無歎聲。農桑得其職。長民之所寄。又宜擇焉。吾不以重外爲嫌。而忽共治之意。以是命汝。往惟欽哉。

知亳州李閱可知明州中散大夫呂希道可知亳州制

朝廷治民之具。備於法令。守帥以情視民。而用法令輔之。則獄訟可使無撓。賦稅可使樂輸。不然徒文具。無惻隱之實。無益也。惟毫釐明。皆爲重鎖。所置守臣。未嘗輕授。以某與某。悉更久吏。咸有能稱。是用付茲二郡。以期善效。勉力就緒。無忝成命。

朝奉大夫曹振可權知恩州制

世稱墜遂之爲良吏。以其乘饑饉之餘。安輯齊地也。今夫河決水溢。汎濫滔陸。瀕河之蕩析離居。貝邱爲當其衝。擇守付治。汝丁是選。其亦以古人爲法。帥而行之。冀佇成效。

朝奉郎李察可知濟州制

朝廷之用材。未嘗有遺。收其來效。不追既往。期於便安。元元崇茂。風化而已。以某向承使指。兼預戎事。雖成勛無聞。而宣力爲劇。旣畢親勤。肇還籍版。是用付委。連城之寄。亟居千騎之長。東州列壤。濟陽爲富。禹貢鉅野之名。浸漢志昌邑之建國。勉崇政術。用副寵任。

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孫固可知鄭州制

老成之臣。體貌所重。殿邦作屏。雖曰共治。優賢尚德。抑維乃眷。具官孫某。器度深博。謀謨醇厚。事上以道。正心不回。治民以信。善化維敏。自均逸於宥密。亟報政於蕃宣。惟東里之舊邦。實名都之比壤。輟司管籥。更付郡符。間於二京。相望千里。河潤之喻。冀皆蒙福矣。

光祿少卿杜常可集賢校理知梓州制

朝廷之化。所以周浹里閭。而民情不隔者。惟郡將之材良。詔令之宣布也。而遐陬之地。遠於京師。雜有夷貉。其任尤重。矧巴蜀之左。梓潼爲大。擇守付委。何宜弗慎。以常器局夷曠。材術寬裕。於以靖安遠俗。鎮服荒人。其不爲難處之宜矣。旣更郎曹之峻。屬武卿寺之聯。疇其久次。貼以要職。麗正之選。儒者所榮。勉思自効。用副精選。

皇城使孫昭諫可差知隴州制

總金革之事。專民社之寄。非有兼材。不可兩任。以某武足以守固疆圉。文可以聽察獄訟。是用付之郡符。西當隴阪。專城之寵。實爲美遷。思勤績效。以稱推擇。

龍圖閣直學士王克臣可知鄭州制

二都相望千里而近。介茲舊鄭。實曰大邦。馮翊王畿。屏翰甸服。宜得良守。用壯右輔。具官某。俊德著明。通材強濟。歷試文昌之重。雍容龍馬之嚴。咨其老成。足宜風化。爰付左符之寄。俾當東里之奧。惟汲黯之臥治。泊方叔之壯猷。思與厥齊。勉從休譽。

朝奉郎韓宗古可知曹州制

入爲臺郎。出分郡寄。受朝廷之精選。爲儒者之榮遇。爾歷職華省。久次自言。眷爲東藩。曹實左輔。分以符竹。試其治民。蓋二漢之制。丞郎滿秩。自占大縣。以示優異。今爾爲二千石。其寵多矣。勉其民務。求稱詔恩。秦寧軍節度使觀察留後李珣可知相州制

朝廷愛民求治之意。付之牧守。高爵重祿。國所尊禮。委之爲政。上之可以專達。下之可以有爲。於以崇豈弟之美。乃無難矣。具官某。敏智通徹。強力幹濟。踐歷周行。率致民譽。惟鄴城之故壤。當朔塞之要衝。民務兵權。且將且守。選擇而用。元寵貴隆。思所副稱。以報恩遇。

左藏庫副使紀昱可權知廉州制

合浦之地。古爲珠官。琦珍所聚。擇握致富。宜得廉吏。爲之守長。且蠻蠻荒遠。難馴易擾。非夫武壯知略。不能鎮服。以是數者。推擇用汝。祇茲恩寵。益思善效。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范子奇可知晉州知黎州王彭可知濟州制

昔賢守之爲郡。或以臥治報政者。爲其清淨爲理。責大指於丞史。是以事無不辦。此其爲苛察。繳繞。塵身苦志。僅能自旣者。相千萬矣。子奇嚮者。屢宣使指。陳力甚久。疾病言上。求得自便。旣已數月。惜其退處。今以臥治之事。付爾大邦。晉陽會繁。思所報稱。惟彭臨蒞。黎女民務自如。稍令內徙。實爲寵命。

知晉州郭茂恂可知密州制

長民之官。不宜驟易。送故迎新之勞。簿書變易之弊。前世良史。固嘗記之矣。茂恂治晉。纔數月爾。當使之久任。遂其成績者也。會商利者言高密海墾。宜置市舶。以來賈人。收其贏餘。惟茂恂精力勤恪。可應器使。是用易地付之。以觀智略。勉崇善術。副吾推擇。

朝奉大夫通判定州胡及可權知吉州制

南州之民。穎慧輕急。習於文墨。易於興訟。爲之長者。明以周知其情。重以鎮抑其浮。如是。則豈弟之政。無愧於古矣。某智慮詳敏。更歷數事。是用擢自倅貳。付之郡符。江介都會。廬陵爲右。爾其謹心詔條。強力民務。思有可紀。以副遷寵。

朝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范子奇可知鄭州制

陪京之右。圃田爲大。當二都之衝道。爲三輔之繁會。加以郡治初復。民務至衆。宜得良守。以興善治。惟某精于吏術。屢宣使指。向以辭疾。退就散地。蓋昔之能者。或臥而爲治。是用付之左符。俾居東里。勿以淮陽爲薄。所期東海政清也。

兩浙提刑張詢可知越州知濠州林顏可知虔州唐垌可知舒州制

列郡之治。皆以承流宣化爲事。雖分地有大小。處民有南北。朝廷以爲共治。其重均焉。以詢嘗爲省郎。出分使指。以疾自上。求得所便。察其餘力。固足臥治。是以付之會稽。當一都會。以顏與垌。率更劇任。可以繁使。惟虔暨舒。皆今名郡。好訟之稱。被於俗諺。列仙之遊。或在名嶽。各務悉心。以集民譽。

少府少監鍾離景伯可知壽州中散大夫李葵可知耀州制

昔叔敖之興荀陂。鄭國之溉關中。民獲其利。用無饑歲。今壽春華原。其遺蹟具存。何古人用知之廣。而流澤無窮也。後之人見賢思齊。不然。守其舊規。亦足以稱善矣。某久更吏職。祿秩崇重。今付以二邦之事。汝其盡心。以就課最。

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滕元發可知瀛州制

敦詩說禮。趙孟之言帥。足食與兵。宣父之言政。朕惟河朔列鎮。將闢攸寄。所以外宣國威。內輯民務。折衝樽俎。收功干城。非得材良。曷稱付委。具官某。學古輔志。汎愛容衆。臨義而知勇爲。遭事而能不惑。週翔中外。所至可紀。兼資文武。每著成效。是用移此中都之政。付爾河間之治。夫訓士以威。則其愛允濟。養民以惠。則犯難無怨。是乃詩禮之要道。兵食之本原。爾其勉之。毋孤寵命。

資政殿學士知杭州蒲宗孟可知鄆州制

海岱舊邦。皞濟崇祀。承伯禽之善俗。有中郡之餘化。臨按百城。控制一道。是用舊德。以副民望。具官某。智慮深廣。樞機周密。達於從政之方。實備老成之美。自輟綱轄之任。屢更股肱之郡。善最可紀。餘力深壯。輟此全吳之治。付之東平之重。夫江湖魚鹽之地。其民皆窳而輕鬪。爾能馴服之。齊魯桑麻之墟。其民樸重而好學。事將無難矣。勉崇終譽。以副休命。

新差權發遣泉州朱服可知婺州朝散郎胡宗師可權發遣泉州制

南方之劇郡。泉山婺女。並爲稱首。其民機巧趨利。故多富室。而訟牒亦繁。其爲守者。常擇健敏而付之。服前以便親爲請。今以泉易婺。而宗師久吏習事。真可以治泉矣。祇服休命。思所以稱。

河東運副并亮采可知滑州朝奉大夫張瑄可知唐州制

外計之任。表率一道。邦用莫重於金穀。民務莫先於調度。智弗及之。曠職甚矣。爾等前假使傳。往莅東土。

不知輕重之要。曾無取予之術。以致民饑而無以賑。糧絕而勞於發輸。責其無狀。宜有罰懲。黜守一邦。是惟寬典。

右諫議大夫梁燾可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制

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蓋庭有變色。則下多悖詞。道民之慎。何可忽也。自古戒之。義所不取。具官某。職在諫列。地參法從。不思朝著。閭侃之美。而忘公門。鞠躬之慎。敢肆倍言。侵詆同列。驚駭物聽。虧損國體。宜寘深罰。以儆在位。稍奪諫垣之秩。出守上黨之地。尙從貼職。以示厚恩。勉自省循。毋重愆譴。

承議郎侍御史王巖叟可直集賢院知齊州制

朝廷樂聞讜議。登進端士。其言可用。行之無疑。如有弗及。亦當忍賞。吾之樂善。盡美。其亦信於中外。以某自參邦憲。頗著風論。方將稍遷。以示褒漸。而某猶自以不得其言。引喻請去。進取不爲。元聖所與。不及中行。未倍直道。吾既不汝責備。完乃素守。付民社之重寄。分虎竹之左符。貼職麗正。專城歷下。汝榮多矣。思所爲報。

新差知濟州王彭可改差知撫州制

前守東陽。孽火爲沴。使災眚應政。汝宜民媚。神者淺矣。虐焰流及。廬舍延燒。救護之術。亦無聞焉。有司議法。適曾恩降。俾從薄懲。以儆有土。不失專城之任。當思省己之效。

知明州李萃可江東運副制

財賦之入。所以豐國用。郡縣之治。在乎甄人材。監司之任。柄是二者。民樂輸而無憾。吏服職而畏罪。而後稱按察之最。具將明之美矣。以某通材濟務。強力任術。既崇豈弟之稱。加以老成之風。是用付之漕臺。總茲江介。其使民無浚恆之歎。吏去刻覈之怨。而邦用流衍。士心知勸。是爲稱職。汝其慎之。

彭城集卷二十二

制誥

賜翰林學士蘇軾詔

省上所劄子。奏乞外郡事具悉。昔之賢臣。嘗曰雅意本朝。而以出入禁闈爲樂。故雖多病。亦不願其得郡也。卿以詞學論議。朕所虛佇。遽請補外。將異于古乎。約己就退。自爲謀者可矣。而朝有輕內之嫌。重非所宜。勉恭職業。毋違朕意。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朝散郎太常博士丁儺可右正言制

法語之言。抗直之論。士友相與。或莫能受。況夫自下廟上。以義弼主。言之非難也。惟其信而可復。則無訕上之譏。而獲將順之美。諫臣之任。授受之際。其不易矣。吾所慎也。某資性溫粹。學問疏達。知前言之與往。行有直質。而無流心。使之正色當朝。危言抗議。宜無詭隨以違道。亦不許激以取譽。是用擢于曲臺。躋之右省。伏蒲牽裾。以竚來效。

朝散郎右正言丁儺可左正言宣德郎祕書省正字劉安世可右正言制

侍從之臣。朝之精選。諫爭之職。上所深願。爲其班著在日月之際。論議有耳目之助。上之用人。旣其甚難。下之自達。固亦匪易。惟忠信篤厚。乃能當其任矣。隲庇職有垣。綽形善譽。安世讎書中祕。素著高節。足以膺此慎柬。並處言路。爾其迪上以誠明之德。修己以純白之操。進不爲名。退不畏勢。使人曰邦之司直。不亦善乎。

承議郎盧訥可通判德順軍制

州郡被邊。皆于襟喉之地。故雖褊狹。而澤人甚艱。倅貳者。佐守之職。政無不關。其在邊之選。又加重矣。爾以才畫可稱。宜膺繁使。付爾軍壘。勉思勤蓋。

承議郎通判鎮戎軍韓宗哲可通判大名府制

朕以北都圻甸。居宇之重。而河防之役。方復繁夥。故以旄鉞。付樞機舊臣。使司管鑰。又惟其佐貳。宜所慎選。某幹略堅挺。見於職任。是其遭事當不避難。奉長當不苟合。善治之效。可跂俟也。以是命汝。敬慎毋怠。

奉議郎楊紹可通判蘭州制

邊塞之斥。西路逾廣。金城之地。襟喉夷漢。選將遣戍。常籍勇士。關決郡務。會計金穀。必得文墨論議。以爲倅貳。故常使監司。薦其宜者。今使者以爾上聞。其所譽者。必其已試。往在所職。毋敢廢怠。

朝散郎勾當左廂店宅務李敦頤可權通判瀛州制

倅貳之職。仗助其長。事無不關。謀無不預。惟協恭而謹信。深思而強敏。奉上則順。帥下則服。河間大郡。帥

府所在。用爾爲倅。推擇而進。勉愼職業。期可稱述。

朝奉郎孫載可通判陝州制

自關以東。分陝爲重。水陸交湊。民俗繁多。郡治之佐。其亦難矣。以爾從仕滋久。効力可見。推擇付之。實爲妙選。甘棠之詩。美在聽訟。景行賢傑。尙克有立。

奉議郎余景可通判莫州制

郡邑被邊。兵民難處。應接聽斷。其任維重。守將之下。宜得陪貳。以景練歷事務。未嘗曠失。足以綏輯夷漢。寧固疆圉。徒置文安。勉就成效。

通判隴州曾阜可通判邠州潘行可通判隴州制

朝廷之用人。常使其優裕樂職。無內顧之患。則能盡其智力。故有嫌者許其自列。從其所便。則上無掣肘之慮。而下獲伸眉之幸矣。爾等並倅藩州。克勤民務。惟阜避茲芥蒂。與行易地而處。宜體茂恩。勉圖報効。廣東轉運判官張升卿降一官小郡通判制

蠻越遐阻。聲教闕遠。所以使王澤達下。人情徹上。民無邪慝之咎。吏絕苛嬖之敝。在於監司。廣吾視聽。智不及是。責奚可逃。汝出分使指。綿極海嶠。而潢池之民。恣肆狂狡。烏合之衆。圍冒城壘。不能覺其萌芽。至于繁熾。及至興兵討捕。又乏謀策。將官使臣。恣爲威虐。良民編戶。多所殘戮。論汝不職。奚道嚴罰。貶秩一等。以儆庶官。俾倅小邦。佇觀來效。勉務循省。毋預寬宥。

前知華州王子文可差通判大名府制

向分左符出臨劇郡弗良政術頗致人言朝廷未嘗棄材有以代賈俾爲倅職用閱來效夫魏大之區千里畿甸軍府之盛一時稱雄汝之蒙榮亦爲幸矣毋敢以有命爲說怠墮人事仍取咎戾也

宣德郎知京兆府長安縣王鑿可權通判岷州制

口方諸郡外禦羌戎兵事民務應接非一惟守將之重宜得攸助故敕漕臺舉能者而補之今使者以爾來上譽必有試來效可期錫爾新命勉崇善最

奉議郎監粳米第八界黃思可通判大名府制

魏大之爲都會而管鑰在焉尹正之重攸助惟艱爾以材選粵當時任宣布詔條盡力民務有以自表用副朝寄

宣義郎向宗傑可權通判安肅軍制

西北州郡被邊者非一倅貳之官不調于吏部而中詔親授之所以爲慎選也今以安肅付汝無以私譽爲小怠於戒儆無以葺邑爲易慢於刑政戒之慎之實副寵命

新差通判滄州劉攜可通判定州制

河朔重鎮威總兵要而稱帥府定爲極邊益加重焉倅貳之職厥惟艱矣爾前以掄選倅于渤海今徙之中山地雄望崇宜有以稱之毋致弛懈以孤休命

朝奉大夫保信軍簽判蹇序辰可差權通判滁州制〔案〕蹇序辰父周輔。曾知廣州。故制中有壤地相接。雞犬相聞之語。

前爲諫臣。黜而仕郡。思愆補咎。爲日已久。朝廷未嘗棄材。必有稍遷。俾更倅守。仍付便郡。而父爲一道之帥。壤地相接。雞犬相聞。爾知其爲榮乎。勉務恪居。毋孤寵命。

承議郎充祕閣校理梅灝可通判杭州制

朝廷以學術選士。政事課吏。其能兼備者。可謂才良矣。爾繹書東觀。始以文進。今復命爾倅貳劇郡。試其爲政。東南都會。惟杭爲大。謹奉詔條。深察人情。事將無難。民譽可致也。

承議郎余景可通判信安軍制

仕宦者以資級爲階。州城軍壘。夫何間焉。然爲副貳者。奉上使下。皆宜有度。疆場外禦。兵戎雜處。汝旣更之矣。益思勉懋。

趙濟可降一官差唐州酒稅制

因緣材選。得任邊寄。力不能強。毅威敵。廉不能清白。率下而耽恣博戲。牽強僚佐。自處必勝。衆莫敢校。責其償進。過於奪取。無恥至此。爲辱已甚。宜從貶秩之罰。以肅慢官之咎。酒權市征之繁。足以効力。克己悔過。尙能自返。

龍圖閣直學士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盧秉可落龍圖閣直學士依前朝奉大夫充寶文閣

待制差遣依舊制

王者視民如傷。故常有不忍之政。爲仁不富。故常推陳錫之惠。豈其作法于涼。歛怨爲德。使淪胥之酷。被無知之眈哉。具官某。往以淺謀。建爲邦計。紛更約束。峻列科指。見小利而欲速。推忍心於必獲。密網布設。購賞積重。牢盆之饒。其登籍者無幾。榮絢之害。或連坐者半道。東南之民。父子不保。事雖已往。謗者未息。宜示深懲。以戒惡吏。奪龍馬之峻秩。仍琳宮之舊守。尙爲寬恩。宜自循省。

知制誥吳某可加勳封食邑制

詩云。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蓋上帝之祀。以顯相爲美。在廷之臣。以與祭爲慶。禮成于上。澤施及下。古之道也。朕無間然。具官某。直諒多聞。靖恭守位。論議合五諫之旨。訓詞得三代之風。茲朕寅修禋祀。對越穹昊。惟爾鳴玉以相。奉璋攸宜。方熙事之備成。旣大賚而錫祉。亟頒寵數。以復厥勞。開國書勳。實有常典。膺受恩遇。毋忘欽承。

知制誥石某可加階封食邑制

古人有言。天子之尊。惟其以公卿爲正長。子男爲師旅也。國家賓禮近臣。隆厚寵數。開國錫命。備存彝典。具官石某。向以美材。進昇右掖。服勞侍從之事。贊襄禮命之書。朕以寅祀昊天。大賚四海。凡列位著。畢與慶賞。惟爾聞望。簡在朕志。庸舉舊章。亟疏新命。兼官崇峻。封邑陪敦。班寵有加。名數借異。服祗優渥。無忘厥心。

四蕃大首領鬼章可陪戎校尉制

嚮以強梁寇犯邊圉。稔惡盈貫。係繫來獻。朝廷隆好生之德。廣柔遠之略。被以厚恩。貸其萬死。分其種姓之息嗣。部族之黨類。既知服罪。咸願乞恩。宜崇盛典。以收來效。俾脫葦街之戮。仍賜漢官之命。膺霽殊渥。毋貳乃心。

右屯衛大將軍知潞州郭達可觀察使知河中府制

禦侮之臣。嘗以一告致咎。矜其舊力。收功末路。爰疏茂恩。以示殊渥。具官某。武節自勳。智謀有取。嘗位樞府。亦分將闡。留落不偶。蹉跎暮年。不能復雁門之寄。亦足深東武之歎。宜復廉車之秩。仍分符竹之榮。勉爾激昂。報我光寵。

皇伯均州防禦使世雄可觀察使制

九族惇敘。所以隆公族之恩。三考陟明。所以謹外朝之治。非夫飭躬自喜。辟咎無疵。亦何以克播休聲。膺受崇錫。皇伯具官某。地居近屬。身載美材。闕廷覲見之恭。未嘗曠失。宗室信厚之譽。足爲表儀。舉其年勞。詳案令緒。宜示展親之典。用伸加秩之榮。進假廉車。戊宣使指。寵光之盛。負荷實艱。惟匪懈可以終譽。惟謹度可以持滿。勉焉慎思。毋墜休命。

朝散大夫致仕趙宗誨故父任給事中贈司空賀可贈司徒制

宗祀覃慶。無間幽顯。矧爲著名前朝。詒法後裔。宜加異數。以慰幽壤。具官某父某。德操修立。著聞縉紳。官

闕顯榮。驟躋青瑣。既緣子貴。追賚公袞。進陟教官之長。用爲泉室之榮。魂而有知。歆此殊寵。

故永嘉縣君姚氏可贈榮國太夫人制

宗祀均澤。無間幽顯。矧其德著閭門。慶垂後裔。宜加異數。以慰下泉。具官某母某氏。慈淑自修。窈窕著稱。既緣子貴。肇啓郡封。進錫榆翟之華。益爲壤戶之寵。尙惟陰魄。歆此恩榮。

禮部員外郎郎安詩弟司農少卿安持故父任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尙書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舒國公充可追封魯國公餘如故制

股肱之臣。社稷之鎮。累功積行。克永終譽。生榮沒哀。兼極休命。粵因大賚。申隆贈典。具官某父某。事君以道。謀國以忠。經緯王度。調飪鼎寶。利澤施于海內。標矩存于士林。威孫宜其有後。二惠迺其競爽。蓼莪之報。明發載懷。屬此合宮之祀。覃彼漏泉之澤。追崇麟野之封。增賚龍章之服。尙惟幽壤。備歆光寵。

通議大夫致仕李及之故父贈特進邁可特贈開府儀同三司故母華原郡太君張氏可特贈榮國太夫人大中大夫致仕程珣故父贈吏部尙書遙可特贈特進故母孝感縣太君張氏可特贈廣平郡太夫人制

宗祀均福。普及幽顯。所以昭孝德之光于四海。亦不遺小國之義也。夫爲善在躬。鍾慶于後。閨闈之休。後昆貽慶。源流深永。本盛枝茂。慰其蓼莪之心。申以漏泉之澤。李及之父。開府之貴。禮視上公。程珣父。特進之貴。位次上公。錫茲蜜章。增顯幽壤。李母某氏。襲封大國。兼采美郡。程母某氏。湯沐之邑。疏以郡封。雖不

及魚軒之華姑畀以蜜章之寵。

燕國太夫人李氏可特封周國太夫人制

愛敬盡於事親。孝弟在乎錫類。是以明堂之祀。大賚溥天之澤。凡預周行。咸此報德。具官某母某氏。令儀懿行。是爲女師。象服魚軒。旣從夫貴。暨以君薨之遺。益爲子舍之榮。受因受釐之成。俾申來諗之志。啓封大國。書社成周。崇是寵章。用疇慈訓。

左藏庫副使致仕王慈龍圖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工部侍郎克臣父可贈左金吾衛上將軍母可贈普寧郡太夫人制

合宮感祀。大賚予衷。照天漏泉。靡不周普。以某等故父某。故母某氏。天裔之出。邦族之彥。鍾慶後昆。克生良子。尊列朝著。應受顯服。慰其明發之思。申於幽窆之寵。執金近衛。普寧大郡。視亡若存。哀榮備矣。

國子祭酒集賢校理鄭稷可直集賢院充諸王府侍講制

昔東平王有言。爲善最樂。時主稱其言之甚大。史臣載爲美談。夫以經術爲意。聖師之教。日陳於前。左右勸誦。溫故知新。此其爲善之樂。其益茂矣。今吾賢王蹈之。求其端士。舊僚以望其府。惟某端懿。淳諒博通。藝文其在。祕府綽有令譽。遠之講席。以輔美志。增麗正之峻職。爲儒者之榮觀。宜思恪居。用疇休命。

職方員外郎黃景可楊王府侍講制

經術造士。所以貴於儒林之官。又況其勸講賢王。曳裾大府。其爲慎揀。良可知矣。某幼壯好學。著艾稱道。

輟自臺郎之選，俾從楚醴之游，正心博古，務崇職業。

承議郎張獻可太學博士制

博士之選，爲人師者也。身帥以善，豈特經藝廣習而已乎。以某前歷郡宰，頗崇善譽，使居太學，誨誘貴游，執曰不宜，其勉之哉。

試太學正吳師仁可試太學博士制

講誦師言，訓道國子，太學之官，未有位著於朝，而以道藝爲勝，實儒者之美仕榮遇也。不以貧賤爲恥，不以留滯爲歎，惟有志者充之。然國家選第，吏課選敍有等，由學正而進博士，是亦疇庸尙德之謂。汝膺是選，勉服休寵。

監察御史楊康國可開封府推官制

京邑浩穰，獄市攸繁，爲之長者，掣提綱領於上，宜得攸助。張羅衆目於下，以爾材具修整，應物知務，肇爲御史，休有佳稱，使之貳官京兆，宣布詔令，宜其裨益，足副遴選。

朝請郎工部員外郎石麟之可開封府推官制

邦畿千里，人以億計，使萬室焉，有一氓之訟，不爲多矣，而不可勝聽也。京兆之屬，吾甚重之，以某久吏老成，居有善譽，徙置幕府，宣布詔令，畫婉決繁，足以期待。

開封府推官制

王都千里之畿。輦轂五方之地。民庶雜處。情偽萬端。聽訟察詞。發奸隨伏。尹正之重。其貳唯艱。以爾學通古今。材任繁劇。藝而達則從政乎。何有強而毅則臨事而屢斷。是以擢於三館。付之會府。爾其虛心以輔畿右。由衷以審羣情。粵其慎守。以永終譽。

才人馮氏父贈駕部郎中紹可特贈朝議大夫母崇德縣君李氏可特贈仙居縣太君制

積善在躬。鍾慶覃後。克生邦媛。列職婦官。屬宗祀之受釐。迨溥天而均福。漏泉之澤。及幽莫遺。宜峻寵章。以從贈典。母宜易名城。以隆贈典。

蕃官內藏庫使騎都尉李阿理可特授皇城使封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制

朝用覃慶。溥及微細。爾預列官次。例宜進秩。東班之首。使聯爲重。開國賦邑。併增異數。祇莊戒懼。以答休命。

觀文殿學士知鄭州孫固可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制

朕博覽前載。以求多聞。惟古今治忽之原。賢淑經綸之要。粲然方冊。可從稽考。思得靡碩。備於顧問。具官某氣質渾厚。心慮開敏。挺然素絲之節。至於黃髮之年。旣筭歷位樞機。陳謀幃幄。忠言盈耳。讓議協心。是謂老成。宜在法從。俾造虎門之詔。以緒金華之業。庀職殊庭。增嚴整事。勉服休寵。副予簡求。

知慶州范純粹可寶文閣待制再任制

封疆之臣。是付方面之寄。詩禮謀帥。實得中權之要。折衝禦侮。不遠尊俎之間。知名勇功。乃居繩墨之外。

朝有懋賞。吾不汝私。具官某。智慮開爽。量力宏厚。正固以嚴戎律。忠肅而得士心。好謀而成。從善無厭。自
分分闡。綽著威名。隱若千里之城。晏然三歲之戍。敵情屢効。邊烽無警。宣疇異庸。進擢優秩。登延閣之妙
選。仍青油之重任。軍中立號。以勵虎臣。省戶峩冠。無負儒服。恩榮並進。汝其念哉。

太皇太后殿楊氏等夫人進職制

聯籍東朝。承恩內闕。備茲斗秩。無違宮事。屬中宸之奉冊。方庶類之蒙慶。宜覃恩渥。用賁光華。

太皇太后殿張氏等四人進職制

上冊長樂。是爲大慶。加惠小星。抑亦前烈。惟宮事之嚴密。矧司存之等差。祇服恩榮。毋怠勤恪。

龍左氏等十一人進職制

某氏等咸以貫魚之序。親際從龍之會。依日月之融光。宜雨露之溥及。稍躋女御。悉有司存。祇服恩華。益
思勤恪。

大理正燕若古。國子監丞大理寺丞李舉之。可都水監主簿制

九寺之職事。治獄爲劇。爾等皆莅官大理。是已試於其難者。屬此官罷。徒爾他局。夫猶斧斤之於攻木。根
節可解。若其餘則易而無滯。國庠總胄子之版。都水主溝洫之事。以其明辨。何有弗治。毋曰弗類。勉力自
効。

宗正寺主簿王柄。可太僕寺丞。朝散郎張向。可光祿寺主簿制

九寺之屬。位下而秩薄。然皆朝廷慎選。可以漸於榮途矣。以某等爲吏。有嘉聞。敍而用之。宜自竭力。以副寵命。

朝散大夫衛尉小卿韓宗師。可直祕閣。提舉鳳翔府太平宮制。

公卿之世。能以修行自立。朝廷之所尚也。爲其承紹世美。而可惇勸。顯官豐秩。夫何吝焉。爾儒學吏能。皆有可紀。至其色養不違。仍信於人。向嘗擢登書館。退避不就。屬乃父告老得謝。朝有著例。復申前命。以旌才良。輟卿列之副貳。總殊庭之釐事。祇服休寵。益思勉勵。

朝議大夫知密州王說。可知涇州朝奉郎集賢校理。鮮于師中。可知鳳翔府制。

邠岐二邦。皆國重鎮。內修民政。則良守之事。外憺威聲。則名將之略。朝所付予。是焉慎重。以某出於卿族。屢膺藩寄。以某向更戎瑣。嘗著能效。並付連城之寄。列居千騎之長。夫中和豈弟。所以愛養南畝。嚴重明果。所以董正師壘。勉力勤恪。以副推擇。

西京左藏庫使高道禮。可知安肅軍莊宅使文州刺史朱衍。可知全州制。

朝廷聲教化及朔南。屬在邊隅。奉琛面內。而邊圉之任。仍所戒儆。常擇良守。以屏要郡。爾等咸以知略。夙備推擇。宜付左符之寄。益示專城之寵。北抗河塞。南極湖湘。治民訓戎。事惟一揆。勤力匪懈。以就來效。

知南京王震。可知荆南知湖州林希。可知南京制。

方面之寄。所以屏翰百城。郊圻之重。所以保釐千里。朝所付委。二者惟均。材之所宜。試可乃已。震學以知

務智足應物。希心慮通達。文采彬蔚。而皆詳究吏術。輝赫民譽。在此無斃。去常見思。夫荊州全楚之舊也。震往莅之。以宣布于蕃之治。睢陽王業所興也。希就尹之。以陪輔維則之化。並膺休命。益思要術。毋有怠忘。用副銓擇。

知趙州杜紳可知濱州太僕寺丞朱勃可權發遣虢州知濱州張奕可知趙州知虢州張仲容可

知建昌軍制

吏治弗修。民用離散。輕去田畝。起爲劫奪。此豈元元之素心哉。吾甚閔之。虢略關西之巖邑。渤海東齊之奧區。二邦之人。今或失職。汝紳汝勃。以幹敏著稱。是以選擇。往莅撫之。昔太叔誅萑苻之盜。以安鄭國。以猛治者也。勝之而已。而罷途謹農桑之課。以厚齊俗。則允安之。是爲美焉。景行前人。庶必有立。夫事上者。不一其宜。亦有工于此而短于彼。度材而處。孰不致治。惟奕與仲容。試吏之久。俾其易地。勉思竭力。

向萬聰男思遷承襲制

歸義向化。歲月綿久。年齒耄老。求自便安。願以州額。付其長息。宜聽承襲。以光種落。

向思越姪載舞承襲制

思越之亡。子當承襲。以病自上。求與從弟。不失種族。而付印章。有義存焉。宜從聽許。汝以非次。驟膺厚福。祇服恩寵。毋敢曠怠。

故峽峒都巡檢向思景男載舜承襲代父名目制

向載舜。父爲漢官。忠順自効。今也則亡。義當置後。爾以適嗣。法當承襲。撫綏部族。庇育族屬。體茲恩寵。當盡報効。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充溪洞恭順知州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田洪獎長男思世承襲制。徵外。向化。膺受天爵。父歿。子繼。厥爲著令。肆爾承襲。不待功效。惟盡忠孝。無忝崇寵。

宣德郎太常博士楊國寶可成都路轉運判官制

博士。儒者之選也。國寶居之。衆以爲宜。而大臣薦其博學。可使在讎書之列。國寶辭不肯當。而薦者益稱其能。夫士之好古屬文。信爲美矣。豈若施之政事。有以澤民之爲懿也。今以國寶爲刺舉之官。付之百城之任。凡其財用之所興出。官吏之所分部。舒慘澄汰。其務非一。蜀端遠於京師。朝廷之所眷顧。慎爾智術。副吾選擢。

奉議郎安惇可夔州路轉運判官制

前奉使指往荅左蜀。未及報政。以憂解去。旣畢祥琴。復還仕版。粵假傳車之任。佇俟將明之最。古賢叱馭。求爲忠臣。爾勉之矣。

朝散郎虞策可荆湖西路轉運判官制

荆及衡陽。洞庭之阻。漕事之輸。京師。其行永久。列郡之富。百吏之治。遐遠幽隔。又當周察。使者之任。其重矣哉。以某幹力著聞。前在蜀道。職業未究。今復付以八州之寄。宣布恩令。思稱任遇。

朝奉郎江東運判劉極可淮南轉運判官制

將漕之重號爲外計澄察百吏則上之耳目均節九賦則國之淵藪然用吏之術久次則其效乃顯爾前在江介卽有成績今復付之淮甸益觀遠略祇服休寵毋怠初志

新利州路運判溫益可湖南轉運判官制

湖湘之阻遠於京師所以惻恤民隱宣布上恩惟使者爲能副本朝之意前以某爲巴蜀今徙之南州體予推擇之愼宜有恪居之效

朝奉大夫新權知撫州鄒軻可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制

將王命之出內明邦國之若否使者之寄爲朝耳目誠得其人列城受賜以某歷試民事舉集時譽今賦稅之出江南爲重所以使百吏畏法四民就業將漕有序歲計充牣選擇用汝宜勉之哉毋墜職業以孤任遇

彭城集卷二十三

制誥

朝散郎大理卿杜紱可朝請郎奉議郎試侍御史王觀可承議郎餘並如故制

刑罰所以輔治。法令在于便民。惟將明之材。知所筆削。而哀矜之澤。由是布宣。嘉其成畫。用推懋賞。具官杜紱。通知法意。詳練時務。具官王觀。天質精敏。儒業該茂。而皆持心居厚。觀物能察。討論五刑之中。究極三典之要。輕重適宜。簡易難犯。新令肇布。大綱燦明。疇其恪居。錫之異數。加秩進等。是爲寵光。益圖報稱。奉議郎陳向能可承議郎制

郡邑被邊。中外雜處。加之遠人新附。應接多務。爲吏者比及三年。事整而無曠。可謂能矣。是以賞典及之。爾參釐幕畫。其效中率。進秩一等。以疇勤勩。

宣德郎曹旼可通直郎制

朝有大慶。賁于四海。百官進秩。雨露之澤也。爾預于甄紱。通籍朝闈。榮親顯家。其賜盛矣。服此休渥。毋怠。 祗肅。

穎州萬壽縣令充後省刪定官葉唐稽可宜德郎差遣如故制

修令二省雖未成書而其年勞自當進秩俾其稍遷以循往例脫銓管之籍爲朝闈之漸欽承光寵益自勤飭

尙書右丞劉摯可尙書左丞進封開國伯加食邑實封制

四輔之地二公覃化王政用爲粹美民人以之帖泰具瞻所寄慎選維重其有德業素著績用已效任賢勿疑吾以爲準具官某全材博厚是爲大器純德淵懿至于積載經濟是任鉅細必宜惟深以通天下之情惟幾以成天下之務粵繇風憲入承文昌六曹率職以無曠四海承風而知服今左轄虛位臣鄰莫先宜推已試之功更示峻遷之寵賜國加賦以符休命噫股肱惟人喉舌賦政任重道遠匪賢曷充惟爾夙夜浚明以副羣望

同知樞密院事安燾守本官知樞密院事加食邑實封制

參帷幄之謀據機衡之任折衝未兆眇微必察愴威無外遠邇咸服是所謂股肱之良社稷之鎮非我舊德曷膺重寄具官某器大有容材茂兼濟資忠厚以爲質兼惇閔而輔志仁爲己任毅而不回惟幾成務其施逾博粵自先帝擢躋右府智名勇功足究子房之事忠言嘉謨策著君陳之美宜正斗樞之拜以副薦紳之望書社眞食併增異數將使蠻夷率服金革不試在夫謀之威而下丕應氣之和而衆知悅此吾制治之本任賢之心勉而行之以副虛佇

通直郎太僕寺丞高士英可工部員外郎制

百工之事萃于冬官。屬郎之選是宜。遴簡以某效職。鞅克修馬政。風績壯敏。宜所進升。俾陟文昌之府。以觀驥力之效。

朝散郎陳知新可知華州承議郎張景溫可通判荆南府制

守倅之任。有地千里。承流宣化。推廣上恩。興利除害。究度民事。有志之士。所願爲也。馮翊右輔。江陵故楚。生齒之盛。厥爲名藩。擇材而處。以命爾等。或守或貳。思所爲報。

開封府推官羅適可府界提刑前河東提刑范子諒可開封府推官制

那畿千里。王化所先。內有幕府。參預謨畫。外則節傳。督視縣邑。皆爲劇任。宜付能者。以適強力民事。知其要務。方疏治畝。滄僅其就緒。以子諒前奉使指。按刑無頗。是用並從推擇。付茲浩穰。詳獄岸之巨細。察民情之真僞。其亦無怠初心。是則勤罔不獲。

宣義郎徐壽可宣德郎添差福建路轉運使勾當公事制

縣令之職。愛民者也。賦取有不便。能以固爭于上。使者非其人。能以拒而不顧。守正不奪。見黜無悔。如此乃爲稱其職。夫汝允蹈之。去思在民。歷久不忘。淹滯歲時。百爾稱頌。重因薦書之上。將勵素餐之輩。增秩一等。隸屬外臺。興利除害。隱卹民病。悉爾初心。其必有補矣。

故捧日左廂都指揮使張元孫彥訪可二班奉職制

卹孤延賞朝有著令。乃祖爲國爪士。歿身旅帥。資其餘寵。及爾童孫。敬服休命。思所自立。

借職秦威弟戍可三班借職制

哀死卹孤朝有常令。兄亡弟及。旃爲殊寵。今以俾汝。敬服休命。

趙子諒等三人可右班殿直王楹等十四人可三班奉職制

朝廷設科以求材武。弓馬程其藝能。策略觀其趣向。二者俱茂。可以當勇爵而承器使矣。爾等咸繇舉薦。得備廷試。實副其名。朕甚嘉之。品差授官。用示旌勸。祇服光寵。益思奮勵。

皇叔故皇城使榮州團練使仲韓可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制

公族之愛。戚疎有倫。存垂惇敘之休。沒著哀榮之典。情禮所極。爵秩何遜。具官某。地居近屬。仕齒外朝。修身有聞。從政無曠。奄至不淑。爲之傷懷。宜推加贈之章。亦示爲善之報。廉車侯爵。併疏茂恩。魂而有知。歆此殊獎。

皇叔故右武衛大將軍惠州團練使叔鮑可贈鄆州觀察使追封東平侯制

蘇葛藟之庇。襲麟趾之慶。進總環衛。分領使符。修身有聞。得譽甚美。降年不融。大命遽及。傷悼之懷。宜有以稱。廉車爲專城之重。侯印亦分茅之貴。大邦須句。併茲卹典。尙其有知。歆此殊寵。

皇伯濮州防禦使叔果所生母仙源縣太君張氏可贈永嘉郡太君皇城副使孫懷用母仙居縣

太君王氏可贈崇國太夫人制

合宮感祀。率土蒙慶。幽及泉壤。崇其爵號。所以慰天下爲人子者之心。而昭國家孝治之至也。具官叔果。所生母張氏。實生令子。齒于公族。由其鍾福垂裕。克家顯服。既疏湯沐之封。以厚蓼莪之報。俾更大郡。仍協令名。魂宜有知。承此休命。具官孫懷用。母王氏。實生令子。陟于朝著。由其鍾福垂裕。克家顯服。既疏邑封。以爲湯沐。而夫貴已隆。贈典宜進。特從賜國。增視魚軒。魂宜有知。承此休命。

承奉郎趙令辭可南京簽判制

詞學登第。既躋膺仕。又將試之民務。究其心術。別都居留。幕府甚重。以爾從事。茲謂美遷。宜當悉心簿領之最。豈特曳裾樽俎之間而已。

通直郎新差通判興國軍沈季長可差充揚州簽判制

朕矜爾棄咎。既示甄收。更擇名都。改佐幕府。稍遷安便。其益懋哉。

神宗皇帝御侍五人等守永裕陵迴內王氏與掌閑夫人劉氏與掌賓夫人李氏與掌飾夫人制。朕惟先帝衣冠既藏。弓劍逾遠。凡此女御。經侍寢園。送往若存。慎終加敬。逮隙駒之邁邁。瞻望田而若疑。俾疏渥恩。悉進品秩。祇服光寵。宜謹欽承。

故尙宮吳氏可贈安定郡夫人制

早服貫魚之序。端習彤管之訓。生著柔範。沒存懿稱。特推感策。以示恩典。擇名城于大郡。加寵服于榆翟。尙惟有知。膺此休命。

入內東頭供奉官梁和米遵可並供備庫副使轉出制

効職中侍功次當遷雖寓官資固爲明陟今而補外併疏恩渥使聯之重介貳惟寵祇服休命益思勤恪

通直郎孫進可國子監主簿制

國家開廣庠序學者其至雲委故學省備官而主簿之職清且要矣爾家世儒學既習爲吏使膺是選良謂稱焉益務勤修以副銓擇

皇城使漢州刺史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同提舉本路巡檢溪洞公事張整降三官添差充江州監

稅內殿承制閣門祇應知融州溫嵩降三官添差充欽州監茶鹽酒稅左侍禁管勾融州臨溪

僊事兼地方同巡檢杜震右侍禁權邵州臨口寨鍾仲仁各降兩官制

中國之所以臨撫戎蠻常以威信結服其心豈其夸于殺人見小利而起後害乎爾等咸以選擢見任邊徼貪于首功輕肆剪戮無辜橫死近二十人文書自營謾不以實覆案究極惻然傷嗟宜正典刑以慰遐僻差奪官秩用懲無狀尙體寬恩思自悔咎

太府寺主簿韓宗本可大理寺主簿馬傳慶可太府寺主簿制

太府謹出納之總廷尉主決讞之事爲職不同程材亦異然精心恪居者亦何處而不宜惟宗本以親嫌引避與傳慶易地而處其各勤慎職業以就功緒

殿中侍御史韓琦可左司諫制

獻可替否。陳善閉邪。二者所當納君子道。致國于治。能至是者。其惟良謀者乎。具官某。資質端茂。論議開爽。簪筆殿中。執憲法司。久有諒直之譽。是用擢躋左省。參聯七列。尊其所聞。則義無不貫。恕以及物。則厚不可勝。正色立朝。勉之慎之。毋替朕命。

殿中侍御史豐稷可右司諫制

在廷之臣。位下而望重者。唯諫官而已。爲其得劇切人主。紀綱國體也。然非其學足以達道。其智足以周務。見微而知著。擇善而有容。亦安能稱其事而宜其官哉。以某自居憲府。綽有士譽。名不虛得。材實充副。移珥筆之權。當伏蒲之選。謚言正色。迺其素守。吐剛茹柔。毋愧前哲。則我爲知人。爾號稱職矣。

殿中侍御史呂陶可左司諫兵部員外郎賈易可右司諫制

官以諫爲職者。所謂以義致身。以道事上者也。將順其美。補助其闕。耳目之寄。孰重于此乎。以陶風力幹濟。守正不回。率職中臺。屢形讜議。以易學術精敏。好古自喜。效官南宮。綽有令譽。是用躋之二省之聯。付以五諫之任。爾其慎慮竭己。正學劄上。副吾簡求。無奪素守。

宣德郎濠州簽判包綬可少府監丞制

昔臧僖伯諫君。君子謂其有後。忠讜之士。所崇尚善。善及子孫。理亦宜之。爾父陳力前朝。扶義憫儒。搢紳之論。于今弗忘。而某亦能修身自立。素風不墜。元宰大臣。爲之建言。吾所樂聞。亟使進秩。丞飲列卿。効智都釐。用觀爾能。期自恪慎。

朝奉郎行都水監主簿陳安民可都水監丞制

吏習于事者可以勸功。爾効職都水其已久矣。因而遷之。乃宿其業。與夫初試未習者。固有間焉。勉崇著效。毋孤寵任。

刑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呂公孺可權知開封府制

五民雜有。是爲浩穰之區。四方維則。實曰風化之本。尹正之任。推擇攸艱。具官某志剛而氣果。材博而智敏。効力周行。莫非重寄。剖符大邦。分閩邊圉。率有治最。稱爲吏師。是宜付之衆大之居。究其豈弟之化。昔廣漢鉤鉅察人情。延壽恩信周屬縣。能者之事。何遠之有。

寶文閣直學士知蔡州謝景溫可知潁昌府制

陪京之南。許昌爲重。昆吾舊宅之地。是曰大邦。先朝啓封之始。因建赤府。連七城之會繁。當一道之綏輯。其所擇守。未嘗輕付。具官某老成之德。中外游更。治民之材。所至可紀。宜換符竹之寄。俾分璧田之奧。忠臣之義。乃心固在于王室。良守之事。可以蒙福于京師。

陝西轉運副使葉康直可值龍圖閣知河中府制

朝廷之用人。勤者有以報之。勞者有以休之。要區劇任。常使迭處。爾將漕陝服。歷年于茲。金穀之用無乏。羌戎之警鮮上。結課之最。朕用嘉之。惟蒲中之要藩。居三河之勝地。擇守之慎。得人攸艱。付虎符之優寄。增龍馬之峻秩。寵勤休逸。併以賚汝。勉服休命。益圖來效。

新知秦州孫覽可知河中府制

龍門河山之固。見于前載。今爲大府。實一都會。賦入之繁夥。軍旅之走集。其地已重。擇守奚易。爾資性平曠。遇事通敏。外宣使指。內佐省轄。游著能名。尤膺繁使。易地隴上。徙治蒲中。漢之三河。此爲大郡。循良之稱。屈數爲多。勉務風績。以追前烈。

資政殿學士知鄆州蒲宗孟可知河中府制

嶽牧之任。是謂維藩。股肱之郡。尤所精選。具官某。早以周材。進歷近輔。均逸居外。偃藩斯久。政術優裕。民俗畏服。願以墳墓爲念。桑梓是恭。求易使郡。頗慰明發。朕惟體貌之重。從欲是宜。付蒲阪之奧區。當三河之都會。敬服休命。益思遠績。

資政殿學士知鄭州張璪可知河南府制

三川之地。二代餘俗。內守宮輪。外奉園寢。居留之寄。慎選所先。具官某。智實周務。器維華國。謀謨著于廊廟。功業見乎舉措。柱石之資。民望惟允。繇均逸而居外。旣報政而上聞。爰付玉麟之符。以總日圻之重。宜其惇懋風化。用拯陵遲。

龍圖閣直學士朝奉大夫盧秉可知荆南府制

君子不奪人之親。使之遂服。先王之制。旣不可過。門外之治。有以揜恩。具官某。早以才華。參于法從。聯龍馬之祕選。總戎閩之會繁。吏最亟聞。親喪致事。不呼其門。于今三年。祥琴始終。仕版宜復。眷南荆之奧壤。

居全楚之上游。剖符列城。表率一道。祇服光寵。益思恪居。

寶文閣直學士知揚州謝景溫可權刑部尚書制

百官之本。係于尚書。六曹之長。稱爲八座。朕慎選其人。每加遵束。益嚴試可。亦無虛授。具官某稟性剛特。爲學堅正。綿歷中外。浹洽聞譽。察民情之真僞。練國體之詳要。是宜付之秋官之任。執此邦典之中。噫。論法之失。或以便文而忘惻隱之實。好生之德。乃在盡心而得哀矜之旨。慎爾官守。副吾休命。

朝請郎王子琦可衛尉丞制

中外之任。非有重輕。惟才所宜。而後付與。爾更歷州郡。既有善績。觀光于朝。貴于爾近。是以擢丞衛尉。效力轂下。欽承休寵。勉就職業。

朝請郎溫俊又可大理寺丞制

決平獄事。下無冤人。作士之重。所以使不犯于攸司。飲助之官。丞居其一。以爾材力通敏。大臣所稱。擢而用之。其必有效。宜自奮勵。以光任遇。

張番龍番進奉使將軍制

慕義向化。獻琛修贄。誠款可取。甄賞宜及。並從懋賞。以榮種落。或繇卑秩。稍遷品列。或起徒步。而加爵服。咸思忠孝。以酬光寵。

左司諫朱光庭可左司員外郎右司諫王觀可右司員外郎制

朝廷開直言之路。延諫諍之臣。其能愛君主于信厚。論事識其大體。不爲苛察。以取聲譽。而補益之效。粲然可見。宜有褒崇。以顯尤異。惟觀學問端遂。臨事屢斷。惟光庭氣宇。惇重見義不回。並列二省。有光七列。文昌之爲政本。都司之有屬郎。尤思得人。以齊衆務。俾從遷秩。復使効材。

左司諫韓川可太常少卿制

諫諍之臣。以讜言悟主。禮樂之司。以制度輔化。皆當精識好學。乃能勝任。故宜于此者。可以進于彼矣。具官某。智慮通敏。文采淳正。自歷風憲之司。以及諫垣之列。忼慨大體。激昂壯志。資其餘論。可謂盡心。移其直清。足以典禮。宜付秩宗之貳。用觀儒術之效。

朝散大夫左司郎中范純禮可太常少卿制

晉侯霸者。首正執秩之典。漢祖馬上。亦先叔孫之儀。禮樂之治。古今要務。于其司存。必付能者。某生于名族。幼有令聞。忠信可以學禮。文雅用之飭吏。屢從器使。皆得士譽。宜寘奉常之貳。俾主曲臺之論。至于通古今之變。使無膠柱。究情文之說。不爲聚訟。是勸職業。用副獎擢。

太僕寺丞高士英可府界提點制

都畿之廣。縣邑基布。在周則規方千里。于漢則開置三輔。至其聽察獄岸。調度官用。何嘗不選擇使者。宜布上恩。以某敏惠於事。久結吏課。宜付傳車之任。以觀美俗之效。

天武右第一軍都指揮使通判刺史聶達可左屯衛將軍致仕制

朝廷之于羣臣。壯則取用。老則安存。休息之所以全其恩厚也。汝以武力爲職。至其耄老。不可復任以事。仍錫餘寵。用光暮齡。環尹之崇。實爲異數。

虎翼軍都指揮使寧州刺史張明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制

効力虎旅。恪恭師律。今其年至。宜使休佚。擢環尹之寵號。爲掛車之餘榮。蒙被豐恩。知其優渥。

新授常州司理參軍孟三英父真可承務郎致仕制

夫貴老尙齒。所以勸天下之爲人子者也。是以教令之下。常及高年。粟帛之賜。既有秩次。九十者復命以官。此朝廷恩禮。逾於前世矣。爾以暮齡。膺茲寵數。內爲子孫之榮。外爲鄉里之觀。逢辰之幸。其亦至矣。

承務郎致仕張毅可承奉郎致仕制

引年致仕。弗及以政。而慶賞之典。與在朝者均。國家養老之禮。所以隆於三代也。爾以暮齒。膺此光寵。既爲幸遇。亦耐素守。

承務郎致仕魏中庸可承奉郎致仕制

告老謝事。退居里宅。勤勞之役。既不汝及。朝有慶澤。顧不汝遺。貴老尙齒。惇篤至矣。蒙是休顯。汝知幸焉。

通直郎李周可奉議郎致仕制

告老之臣。弗及以政。慶賞之事。遐邇不遺。以是朝恩。迨於耄耋。惟汝黃髮。膺我殊寵。是誠幸遇。毋忘欽承。

宣德郎致仕呂昌符可通直郎致仕制

以年致政。閔勞以官職之事。而慶賞之典。亦不汝遺。朝廷貴齒敬老之風厚矣。升秩闈籍。有列位者。得以追贈其先。不其貴歟。然亦爲吏廉勤無咎之報也。汝知之乎。

儂應卿可三班借職充歸州巡檢制

乃父爲國守邊。外禦夷獠。而以疾病不任。需章來上。仍述知子之內舉。庶幾幹蠱而克荷。宜從錫命。以靖遠眚。

承議郎霍思可祠部員外郎制

尙書屬郎。皆擇端士。其進旣難。而其用有漸。以思敏識深慮。見稱于時。宜備建禮之朝。仍付冰廳之選。勉勤職業。以稱推擇。

行門崔琪等七名授官制

國之爪士。居守三關。拱衛軒陛之嚴。若竭股肱之力。積勞可敘。甄賞宜加。因其執射之後先。以爲賦祿之等秩。膺我光寵。勉爾恪修。

又

七萃之士。爲千夫之長。治衆以整。訓勇知義。隊師之選材。武是艱。爾陳力軍和。葭開糝政。敘遷園校。用錫茂恩。加團結之雄名。壯貔貅之重望。益崇來效。毋棄往勞。

國家開設勇爵。養育戎昭。壁壘星陳。徧兩鱗次。戰多則懋功。疏賞平居。則用勞次遷。所以一內外之志。齊上下之分。爾陳力維舊。敘進是宜。齊衡五符。踵武官帥。壯魏繇之重望。假符竹之雄名。恩渥之隆。敬慎勿替。

朝請郎解補之。故父任尚書刑部侍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賓王可。贈特進奉議郎。王詔弟奉議郎。護故父任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贈銀青光祿大夫。舉元可。贈特進制。

能仕教忠。良父之事。立身顯親。孝子之美。朕嘉義方之成訓。矜欲養而不待。弗怪高爵。以隆贈典。具官某父某。生膺顯秩。歿有餘烈。肆其後嗣。服此朝采。因釐事之告休。沛豐澤而追遠。特進之貴。位次上公。宜加蜜章。用資幽壤。

朝散大夫宋惠國弟朝奉郎輔國弟朝奉郎奉國弟朝奉郎服國故母豫章郡太君劉氏可贈榮

國太夫人制

合宮感祀。溥率蒙慶。惠澤所加。無間幽顯。然非積善之門。世有令人。亦何能霑其優渥。無愧泉壤也。具官某等。故母某氏。婦順著聞。母儀修整。諸子伯仲。同列簪裳。褒贈之典。實慰孝思。緣其父之崇貴。宜厥配之休顯。粵疏名邦。申錫象服。尚惟冥漠。潛喻光寵。

大中大夫致仕程珣妻壽安縣君侯氏可。特贈上谷郡君通直郎呂元淳弟奉議郎元忠父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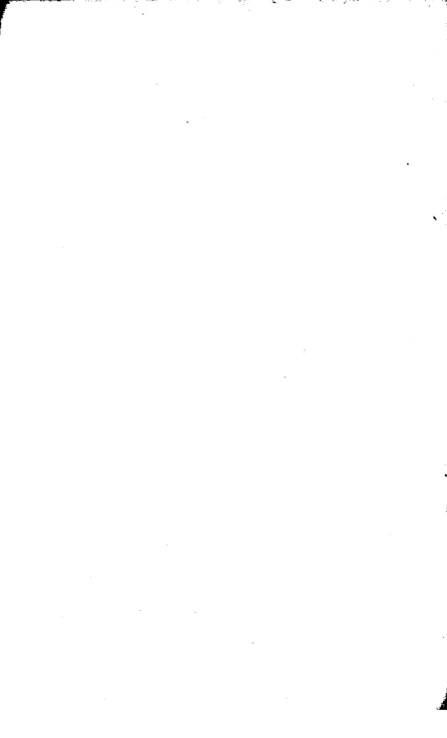
郎中充天章閣待制景初可。特贈通議大夫元淳母仙源縣君陳氏可。特贈潁川郡太君元忠

母永康縣君魏氏可封安福縣太君制

宗祀均福。普及幽顯。所以昭孝德之光于四海。亦不遺小國之義也。具官程瑀妻侯氏。粵以令德。嬪于茂族。輔佐君子。稱爲女師。餘芳不泯。旣沒如在。特疏郡封。以爲湯沐。從夫之貴。當榮于室。泉壤有知。歆此光寵。具官呂元淳弟元忠父某。直清勵志。端直立朝。脩途騁而未窮。高風沒而猶振。肆其後裔。並列朝閨。慰其蓼莪之心。申以漏泉之澤。進加寵秩。增賁幽窆。其亦有知。膺我休命。元淳母陳氏。粵以令德。嬪于茂族。輔佐君子。稱爲女師。餘芳不泯。鍾慶仍厚。爰因子貴。追預夫榮。特疏郡封。以爲湯沐。尙期幽壤。歆此寵章。元忠母魏氏。韞德幽閒。作嬪良奧。母道旣茂。子貴方顯。屬此合宮之祀。方賚溥天之慶。宜疏封邑。仍畀名城。旣崇湯沐之榮。亦慰烏烏之報。

朝散大夫司農少卿同宗旦故伯父任尙書虞部郎中繹可贈朝請大夫故伯母長安縣君杜氏
可贈昭德縣君制

禮之所起。由義與恩。尊尊親親。率自是出。惟宗旦懷世父世母鞠育之愛。思有以報。有請于朝。不徒爾也。用已攷課。陟明之賞。推而移之。可謂能不忘恩者矣。雖法所未有。可以義起也。無害于尊尊親親。吾亦安得恡而弗從。加秩一等。增邑湯沐。用告其第。足爲光寵。



彭城集卷二十四

奏疏

貢舉議

臣准御史臺告報進詔書。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博訪臣等。今得詳議者。臣愚以謂人主之舉事。與人臣之獻議不同。人臣之議者。盛言古事以爲高。侈言己忠以爲博。迂遠而不切事情。漫汗而不濟世務。雖已知其無益於治矣。而猶爲之何也。其言之有理。其持之有故。其名之所存。足以夸衆眩俗。故敢爲而不疑耳。人主之舉事則不然。度時之所宜。因俗之所安。不爲虛名而棄實效。不慕遠業而捐近功。便令出而言必信。事舉而俗必定。故與其出令不當而亟改之。不若謀事於始而慎慮也。今陛下患選舉之法不明。教育之方未善。此必有以前古久遠之事。感動上聽者。不可不察也。本朝承百王之末。創起律令。雖未及三代。其隨時因俗。從宜應變。增損不常。亦成一朝之制。而選舉之法。行之百有餘歲。累朝將相名卿。及今之所謂賢材。與共天下之論議者。皆非以他塗進者也。而誣以未嘗得人。臣竊以爲過矣。且臣論之。今時選舉之患。不在創法之未善。而在有司之弗良。不忠試言之非要。而患聽者之不察。何以言之。今國家求賢

良異材之人。則使公卿薦舉。求文學經術之士。則使郡縣推擇。此雖三代取士。何以過此。帝典之言曰。敷納以言。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然則未知人。莫如聽言。故國家試士。以文詞。亦二帝敷納之比也。誠使有司兼仲山將明之才。懷孟子知言之術。精聽慎擇。則賢不肯豈不較然。由今觀之。取士之法。本未嘗失。而有司之聽。或不能盡。今以有司之不能盡。而變法。法雖亟變。而不擇人付之。雖法如三代。猶將終無益也。議者或謂文詞之爲藝薄陋。不足以待天下之士。臣愚以謂今進士之初仕者。不過得爲吏部選人。國家待門廕恩澤者。亦爲選人。流外小吏。亦爲選人。選人如此之卑也。而天下之士。以文詞應此選。豈不固。有餘裕哉。朝廷設置何等爵祿。而更艱難其選乎。且進士成名者。國家亦何嘗便以爲才傑。而任用之。或以文章顯。或以法律用。或以善政事稱。或以治財賦進。皆待其來日成效。而後有取。則夫取士之始。亦何用靳靳吝吝。若不得已哉。且朝廷欲更選舉之法。將以想望高材豪傑之士也。今天下之士。至於禮部者。歲不下二千人。朝廷豈能以玉帛之聘。弓旌之招。而遍得此乎。必亦使之投牒自進耳。士之投牒自進。必非豪傑之士。伊尹管仲之儔。雖更其科試而取之。徒小異其名目。然其得士。未有以異於前也。更恐好利銜鬻之人。崇虛名以亂真。則取士之失。又甚於往日矣。議者又謂不如一用鄉舉里選者。此又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二漢之用鄉舉里選。所以得人者。其時郡縣之吏。自廷掾諸曹卒史。馭吏亭長。游徼。皆賢士爲之。故其臨財不苟。則知其廉。值事能斷。則知其智。文武材略。莫不畢效。故其譽之有實。舉之不難。自漢品分別。郡縣吏卒。棄絕爲賤。不齒於搢紳。賢士不復從此役。士之居鄉里者。何由察知。苟憑虛名以進。

人後有不稱。將復相與蔽護其短而謂之材。終亦不得眞賢實廉矣。是鄉舉里選。又不可盡用也。凡此數端。皆臣所以深疑者也。不知臣之愚陋至此耶。抑亦千慮將有一得也。然愚者之志。專則難移。故臣願朝廷。且毋庸輕變選舉之法。不如因舊法而慎選有司之爲愈也。雖然。尙有一說。今有人於此。明辯足以判獄訟。智略足以治財賦。而文詞不足以自發。經藝不至於泱泱。則將捐棄終身。無仕進之望。其才豈不可惜哉。臣願陛下爲設從政科。使公卿及監司舉所知以充選。必有舉者三人。乃召而用之。且毋以爲異。試之三年。才任其事。然後命之以官。卽不可使。復還爲民。而坐其舉者。如此。則天下之材士。殆無遺逸矣。臣聞教育之法。所以治性也。性修則智明。智明則應物不惑。不惑則盛德之士也。自兩漢以來。學者未嘗不以利祿爲心。夫可誘以利祿。而勉強爲善。則德性離矣。是故造士不及三代者。由此也。今陛下建學校。爲置明師而誨導之。毋問其所學。毋限其所能。則賢材莫不養育矣。若惡文章之敝。而以經藝勸之。學者之志。不出於爲利祿也。則文章之士。變而爲經藝。雖曰不同。其離於德性也均矣。天之生材。有昏有明。智明材大者。非小智小識之所能掩也。及其淺晦下材。雖日撻之。亦終不能以致高大。士修之於家。足以成材。亦何待學官程課口趣之哉。

覆宗室遂寧郡王承範證僖溫議

王以同姓支屬。鬢髮仕宦。著艾沒齒。更歷顯榮。五十餘歲。若其闕廷之禮。束帶垂纓。而齒內朝者久矣。郊廟之事。執籥賜爵。而均福慶者多矣。無錯立族談之譎。有夙興夜寐之勤。纖介之失。未嘗上聞。其小心恭

慎之謂乎。夫晉梁之性難正。世祿之家。鮮禮。矯情抑心。不可常也。而王修身訓族。歲久彌固。其德性溫和。之謂乎。麟趾之詩。公族信厚。以爲關雎之化。東京諸王。不失法度。以爲永平之美。王之樂善。朝廷之教也。易名僖溫。謂王宜之。

考功覆吳尚書諡文肅議

尚書力學強記。有志於從政。非若世儒。徒以經術通明。文章奇偉。爲顯名垂譽而已也。是故始立朝。則以直言讜議。開悟上聽。然後舉賢良方正。守稱其選。凡爲諫官近臣。而上謂其言盡。遭事不惑。知無不爲。沮止佞邪。發舉善政。以至更歷二府。始終一節。太史公所謂扶義倣儒。不使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尚書有焉。其謂之忠信接物。執心決斷。非虛美也。

太常寺論封爵狀

臣等伏見周禮封爵諸侯。皆有命書典策。又有約劑。書於宗彝。及漢封功臣。亦有丹書鐵契。藏之宗廟。誠以封爵之事。傳世無窮。不可不慎重其禮。且以防後世之爭辨也。本朝慶歷中。始爲諸王置後傳襲。其時上恩雖厚。而有司典策不備。約束不明。昨因邢國公世永亡歿。冀王趙王兩宮爭訟。尋求故事。以斷是非。自中書宗正寺禮院史院。皆無文書。可以討論。然亦非有所墜失也。臣等以爲諸宮傳襲封國者。甚多。今不爲造作約束。恐後日常有紛競不已。宗室爭辨。薄義傷化。甚非美事。本朝制度。雖不盡用三代。自當因宜立憲。著爲律令。使可遵守。藏之大宗。副在中書。太史禮官貳之。合於周禮之宗彝約劑。漢氏之丹

書鐵契。傳示無窮。於禮甚便。欲望朝廷特賜詳酌。下禮官等參議施行。

舍人院奏乞再建紫微閣狀

臣等伏見舊中書舍人院有紫微閣。真宗皇帝御篆題榜。副本刻石。自重修三省。紫微閣墜折。御篆無所。張掛。伏以本朝建築省閣。上法天垣。前聖有作。自難減損。至於宸章天翰。宜永垂後。萬億千歲。瞻仰寅奉。在周之時。天球河圖。兌戈和弓。異代之物。尙皆傳保。伐匱庸器。每祭陳之。何況巍巍聖作。其可度置不顯。有司惜土木之小費。靳人力之微勞。甚無謂也。或謂神宗皇帝已不建閣。臣等以謂先帝釐改制度。次序行學。實有未暇。至於崇奉祖宗。必有深旨。安知其構築不在方將也。伏乞聖慈。特賜詳酌。復於中書後省。建置紫微閣。標掛御篆。於以完本朝之舊制。副前聖之垂憲。事體甚大。實班列之所深願。臣等不勝惓惓之至。

辭免中書舍人狀

臣准尙書省劄子告示。已降誥命。授臣中書舍人。令臣發來赴闕。承命震悚。不知所措。臣年齒衰暮。舊學荒廢。方將發揮孚號。潤色典訓。不當蕪漫失次。以速官謗。伏望聖慈。鑒其悃誠。罷寢恩命。以安賸分。

兩制議秦王襲封狀

臣等謹詳熙寧詔書。爲秦王置後。其時判太常寺陳薦等議。請以秦王庶孫克繼爲後。知禮院韓忠彥等請以承亮爲後。先帝兼覽二議。詔依忠彥等所定。太宗正司言所立嫡庶不當。乞賜詳定。又詔兩制官改

議王珪等議當以克繼爲秦王後奉聖旨依已得指揮承亮遂封秦王臣等聞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故春秋之義唯天子得以專封今承亮爲秦王後詔旨丁寧如此是大君命之開國天子所得專封承亮受國傳其子克愉已經兩世無爲輒厝論議於其間且上考前世史傳及本朝故事未有傳國兩世復議移奪者今克愉亡歿自當依禮律置其後嗣其他宗室妄有訟訴不在探聽之限

論汝州合建節狀

臣伏觀今月四日敕書節文其京東京西曹許州並升爲輔郡者伏以萬乘之后兆衆所集內則提封千里外則別置四輔蓋欲以拱衛王圻威重帝室陛下稽古圖政憲天垂法以曹許之地當瑩毅之側雖壯鉞廉車足治浩穰而神州赤縣近屬倚毗殊其命稱實備闕典茲前代之弗及亦萬世之不遷然臣聞自昔二郡皆爲甸服廟社所寓宮闕相望憲章不殊名實共貫今二郡制度旣已恢大而西郊事體獨似欠缺敢陳狂瞽少裨萬一竊見汝州遠自唐室久爲輔郡爰及聖代馮翊別都距土中無數舍之遙聚生齒有六縣之衆襟帶河洛藩屏楚鄧而乃列在支郡稱可防禦於衆賢之封最爲不稱在陪京之域莫有比倫且金隨僻陋之區止利巴棘之邑非要害之重無都會之稱尙且立節建牙兼官累印何況周南近壤洛宅上流可以無千乘之車備三軍之士區區小邦自守而已翼翼商邑不亦奕哉臣愚以謂汝州旣與曹許同是輔郡自宜升爲節鎮如此則東西兩京左右二輔形勢壯大典法該備足以昭寰內之巍巍增天威之赫赫且鄭州雖名右翊本以小侯近自景祐之初始賜奉寧之號故事未遠有司具存伏乞聖慈

下兩府詳臣所奏議定軍額特降指揮

論封太祖後狀

臣伏見手詔推求太祖皇帝諸孫屬近行尊者立以爲王以光大成功偉業此誠陛下追孝祖廟聖恩無已舉百王之所未嘗用而行之則傳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竊觀詔旨所處猶有未喻恭以太祖皇帝傳國太宗雖以兄弟爲後然大統所在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也盛德之祀澤厚流光舉在是矣何待復求諸孫而王之如是則祖廟有功不毀之稱列聖繼統不承之美反不及置一國乎古者惟列國之君無嗣則有求其子孫而紹封之者祖宗之重不可與此同議又諸侯不得祖天子今封王當自爲其國之祖終不敢上承太祖明矣臣以爲陛下欲褒揚藝祖豈無其說按春秋傳曰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鄂郇文之昭也文王造邦爲周太祖子孫封國最多後世不敢與並漢明帝亦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等故世祖諸子皆封大國而明帝子才半之也然則帝者之世崇厚始祖之子當必異于繼體矣太祖皇帝之子惟德昭德芳二人陛下何不崇此二國之後世世不降其爵與周漢等盛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藝祖巍巍之慶陛下烝烝之孝無不休顯著明矣臣以愚戇待罪禮官知陛下推崇祖宗願聖慮超越非羣臣所及猶願考合典禮使其大義可以講說爲萬世法故敢冒進瞽言伏望少加采擇臣無任戰栗之至

太學申監狀

右檢會先降勅命主判官與衆學官于學生中推文學年德可師一學者二人以爲學正。學官選公正廉直者二人爲學錄。爰自建學以來常奉詔從事皆用生員學官以蒙訪逮只從去年補孟醇爲學錄。今次補劉濛爲學正。直講不得預聞。判監特然給帖。孟醇曾在太學。乍可甄收。劉濛來自他方。初不諳識。化筆默定。有若疾雷。博士備員不趨虛器。某等自知愚癡無似。拙直可惡。倚席不講。尸祿素殮。識慮無知人之明。何足取信。官秩有隔品之賤。不當下問。豈可厚顏更伸餘議。其如在學生員數逾二百郡無俊秀。未可厚輕。今來忽使不知何人。自外突然。遽相蓋正耳。聆未聞其稱譽。目擊無異于輩流。誰肯自謂不如。例使甘心爲下。又上庠教育之盛。若此。祭酒樂善之廣。如彼。纔選一士。便須外求。流聞四方。抑亦甚陋。伏念內合限數。已依勅命施行。唯此學正。差人却與詔旨違戾。本末不稱。義理未安。欲乞少還尸祝之分。薄采芻蕘之議。上遵甲令。下慰諸生。若以謂已行之命。出于特達。橫議雖多。不可中止。卽乞明降約束。斷自將來。粗用詔條。未令廢格。少存寮屬。略賜誰何者。以前件如前謹錄狀上。

侍講不合坐狀

臣等議以謂侍從之臣。見于天子。應對顧問。講論古事。不可安坐。自若。避席立語。乃是常禮。今公著等自以傳先王之道。求異其禮。是大不然。何以明之。凡九經章句之說。出于近世諸儒。訓詁委瑣。未必皆合于聖。侍讀之職。傳道章句之學耳。是故使與舊史諸子雜陳於前。而明主一採擇之。然朝廷班制。猶以侍講。居侍讀之下。祖宗建官之本意。其可知也。今忘其章句之細。而自謂道德備已。不察侍從之實。而求以師。

竇見異不亦繆乎。議者又謂天禧之時侍者講者皆坐。天聖之後皆立。至今侍者坐而講者立。以謂有司之失。臣等以謂侍從之臣預於閒燕。坐立不同。人主可以專之。不可計校前後。歸過有司。至於人臣求自殊異。取必于上。則爲不可。昔仲尼正假馬之名。而拜下逮衆。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今人主之待侍臣。自始見以及畢講。皆賜之坐而從容焉。上意優厚亦已至矣。不可復以暫立爲難。如公著等議。臣等以爲不可許。

薦王覲狀

准敕。應臺諫官館職。各舉才行堪任。升擢官一員。令中書審察。如所舉不謬。取旨隨材試用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新授權潤州觀察推官王覲。學問通達。不惑異說。其在鄉里。以孝弟見稱。其于仕進。所謂行己有恥者。臣今保舉。克應前件詔書。如經試用。有不如舉狀。臣甘連坐。謹具狀奏聞。

辭直龍圖閣狀

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蔡州事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本以羸病。乞從外補。聖恩開許。卽爲厚幸。今乃貼以閣職。豈臣愚陋。所可堪任。且臣非有德度標矩。素爲士林之望。又無治民之最。簡在王府。禱昧懸拙。無異於衆人。非次蒙被恩寵。是謂僥倖之人。足玷聖化。伏望朝廷察臣惴惴。採其寸誠。收還謬恩。以安愚分。臣以賤官。得分民社。自可竭力。上報鴻造。臣不任懇切之至。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中書坤成節合罷齋筵狀

伏見太常禮院定到儀注緣爲荆王薨坤成節依內降指揮更不上壽其罷散道場及齋筵並依舊看詳坤成節上壽禮院依據前例奉行中旨卽爲允當其齋筵等事別不聲述稽據但云並依舊實有可疑何者坤成節設本緣上壽今旣罷奉觴又輟大譟則齋筵何可依舊罷散道場對佛作樂本緣佛事可以如常至于齋筵廣陳聲伎簪珥花卉飲食醉飽倡優諧笑方兩宮惻怛之際臣子亦何心安此歡娛也若以爲齋筵主爲羣臣與荆王不相干涉是則然矣其如兩宮惻怛羣臣瞻奉安得如秦人之視越人都忘不相眷之義乎伏見嘉祐年中宰相富弼丁憂仁宗皇帝正當春宴特爲輟止弼母子國不繫休戚仁宗但以相臣新在慘恤爲輟盛會上恩之于大臣如此其厚今兩宮惻怛而令羣臣怡然安坐醉飽歌舞歡娛雖聖慈聽許臣子之心其亦何安臣愚以謂北客外臣可使就驛賜宴自餘羣臣何須集會

爲家兄謝除汝州狀

臣准敕改差臣知汝州事續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恩以臣久病艱于拜起免臣朝參及放辭者臣蘊材無狀移病歷時曠朝廷之奉朝廢金華之事業按舉故事皆合免歸蒙賴睿私再從賜告聞者辱珥貂之臨問加苞實而是將爰暨邇臣每聆諄誨以茲葺陋之質微簡上心在于魂夢之交忍違帝所而臣生計無力家居屢空聚族云多仰哺者衆樵蘇不給饘粥是虞輒輸肝膽之誠竊冀乾坤之造得循近例出補小邦敢謂聖慈俯從私欲專城攸寄已叨分竹之榮及瓜告期尙有繫匏之歎洊蒙易地仍委陪京矜臣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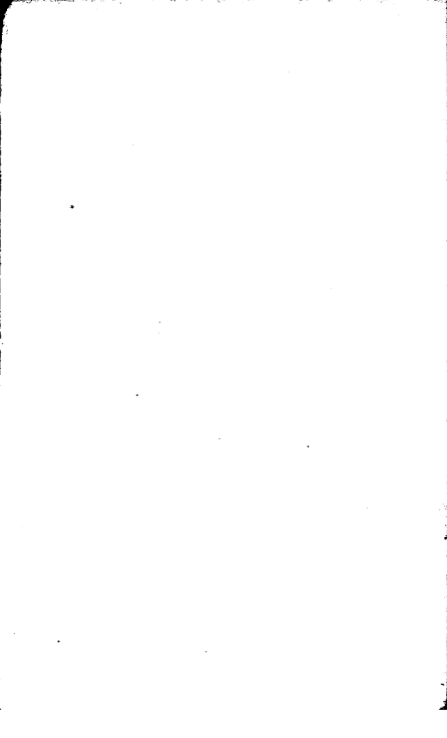
瘵之餘。恕臣筋力之弱。許臣拜命里宅。免臣謁辭上臺。雖復慈親鞠養之恩。不能如此。周至。穹吳陶鈞之力。不能若是。曲成。在臣何功。邁此多幸。支離受粟。愧厚賜于千鍾。疲馬戀軒。荷深仁于短豆。危心易感。隕涕無從。

亳州奏太清宮再生槐狀

伏以猶龍故里。隱士奧區。仙真之所願懷。協氣于焉回復。率多靈物。以表珍符。庭楹再生。既發祥于章聖。古槐條肄。復效祉于昌辰。朽枿不記其歲年。秀稊頓新于雨露。神色還觀。華萼聯輝。昔唐叔嘉禾。異畝同穎。而爲美。元狩奇木。乘枝內附。而告休。子以比方。一何遼邈。蓋天瑞者。依類託寓。以應至誠。雖塗人之寡見。淺聞。必喻鴻造。臣等目覩盛事。內極歡心。無任忭悅。激切之至。畫圖隨狀進呈。伏乞宣付史策。

爲馮翰林入院謝對衣鞍轡馬狀

服章稱德。故金紫盛其光榮。質子有功。則車馬示之蕃庶。臣叨職禁近。已愧菲材。拜賜宸廷。何勝厚幸。矧其王閑駿足。內帑褚衣。環金在躬。鑿纓照乘。願惟涼德。徒積祝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豐用財于養賢。加實幣於將厚。雖在笥之慎。而不吝于五章。非康侯之才。乃蒙休于三接。仰愧分衣之寵。俯迷執御之方。何以上報生成。無慙彼已。



彭城集卷二十五

表

謝神宗御集表

伏惟宸章下賚。韶室爲榮。祇荷寵靈。不任榮抃。伏以神宗皇帝。聖繇天縱。道隆日新。受命穆清。饗國之歷。絳水儲思。參兩稽古之事。著明亦猶唐堯之煥乎文章。夏禹之躬于律度。容藻奮發。聖謨精深。寫河漢之昭回。暴陽秋之和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惟善繼。文極化成。明發徽猷。繼承祖武。不獨祕河圖于東序。嚴策府于春山。乃睿具賚。錫之副本。承宣室之顧問。嘗耳訓言。畏軒臺之威令。恪遵遺法。感慕往遇。炫耀新恩。企聳怔忡。罔知所措。

兗州謝皇弟授泰州節度使表

伏奉詔書。以皇弟願進封雍王。特授司空。仍舊充鎮海泰寧軍節度使。告諭軍民。存問父老。臣卽時奉行。宣布訖。天慈深厚。民望悅隨。伏惟皇帝陛下。仁撫萬邦。愛先九族。並建明德。用啓金路之封。加等懿親。申錫袞章之賜。眷齊魯之奧壤。餘聖賢之舊風。俗本詩書。地崇藩屏。以元帥中權之任。兼上公賜履之榮。

自我熙朝備茲典策。臣猥以蕞質。叨持左符。實奉德音。側深鳧藻。

爲馮參政久旱待罪表

臣聞精稜交感。盛王之所以面稽。陰陽失和。代工者乃宜蒙責。惕思天職。博究輿情。其收飾辭。以祈免咎。伏念臣等器識淺近。智術迂疎。濫叨調鼎之司。獲預貳公之寄。上之不能將順德美。歸萬一于清光。下之未嘗進顯材良。資參贊于善化。曠日逾久。竊位既彰。足以感動顯蒼。乖戾協氣。是以亢陽爲沴。閔雨歷時。宿麥稔穉而莫收。首種萌芽而復瘁。陛下憂勤民瘼。寅畏天明。避正寢而不居。貶常珍而弗御。簡賦已責。議獄緩刑。詢芻蕘之片言。走圭璧于羣祀。何聖心克己之至此。而善應旋至之漠然。豈其有他。凡在臣等。乞從故事。以正刑書。策告咎殃。退還士位。益從夢卜之舉。庶格股肱之良。于以上當帝衷。下慰民望。

又

近以早曠爲災。變和無狀。需章自請。罪斥是甘。聖恩含容。尙加宿留。視顏踧踖。彌用戰兢。臣等聞應天之理。必先實而後文。行法之要。常始近而略遠。以臣等廁迹公輔。預聞愷謀。不能廣宣上恩。導迎善氣。惟天人之際。悖理者既多。故風雨之節。咎徵其有在。致陛下躬雲漢之憂。閔甚桑林之禱。祈重祿所私。何心自處。然則推應天之實。責臣等之尸曠。實亦至矣。論行法之近。願臣等之忝竊。近何加焉。伏冀淵衷。垂奮英斷。收從罷黜。以戒負乘。闢賢路于方將。協天威于陟降。輿情既恰。吉祥遽臻。臣等雖復退迹于編氓。固亦蒙恩于鴻造。

謝中書舍人表

處非所據。榮以爲憂。命屬已行。辭不獲免。祇膺寵渥。內集醜顏。臣聞憲度著明。帝虞則二典之制。號令溫雅。炎漢有三代之風。是皆鼓舞羣黎。丹青醇化。覃渙汗而莫返。騰英聲以無窮。泊于本朝。尤當茲事。彝訓皇極。筆舌天常。爛乎河漢之章。擴若風霆之運。是以贊書之任。稱曰材難。代天之工。率由德與。豈容膚淺。得預來求。伏念臣文謝天成。學非師授。窺陳編而竊取。迨暮齒而益衰。可以小知。詎爲達士。關于大較。是謂鄙儒。方踐迹于鳳池。必貽譏于鶴翼。而況上恩深茂。容旨稠重。置衡石之程書。異臺郎之近例。所以待老成碩學之士。欲全其難進特達之風。愚敢望回事同始。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謨妙萬。聖度惟幾。九德敷施。既能哲于多士。一善兼取。無求備于匹夫。致是慙恐。猥承甄擢。敢不洒濯猶志。磨厲下材。出身加民。必慎樞機之正。極天蟠地。用期觀軌之行。

謝太皇太后表

右垣司臺。內史贊書。世謂殊榮。士推慎柬。內惟虛薄。默懷戰兢。臣聞仲尼養徒。別言語文學之第。鄭國爲命。舉討論潤色之工。蓋人材各有所長。而邦事急于先務。言而文則行之遠。仁所厚則覆已周。何況帝統當天。海寓多士。風動而黎。叱從欲雷。行而渙號。必孚所使。演綸每皆。額俊賦政。而四方爰發。馭臣而八枋贊襄。未嘗乏賢。豈資代賈。臣早以無庸之質。得陪中祕之聯。文不能出衆。而効奇志。不過循常。而執一途。從吏役。浸易歲華。迷簿領。期會之繁。廢經術。翰墨之事。敢期選掄所及。么麼弗遺。召使遄歸。不待三年之

計免其課試無拘一日之長。茶然蠹軀。倭躋華貫。驚蹇何補。衰憊愈羞。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聖總幾深。治先本要。用心若鑑。效以形者。莫或遁逃。與物爲春。因其生而曲加覆露。不忘承學。得預代言。謹當行其所聞。強所不迫。章紘並用。慎何至于十思。寢寤周防。幸無違于四禁。

賀克復交趾表

伏聞安南將帥克復交趾。李乾德請降。以廣源州置順州者。廟勝萬全。方隅底定。闢地千里。申威四夷。伏惟皇帝陛下。仁育羣生。化周無外。以乾坤之覆燾。在跂喙莫不涵容。而陰陽之慘舒。施雪霜致其肅殺。是以豫順之舉。爰整惟時。乃容海蠻。敢侵微埃。譬蠱蟲之螫。在所驅除。而介鱗之微。何煩經畫。先聲臨境。醜類望風。破膽殞心。折馘係頸。尚游魂于頃刻。復微幸于萬分。露布轅門。歸死軍政。帝虞之苗民逆命。志實昏迷。周宣之蠻方不回。蓋同常武。土田全歸于王府。縣邑樂輸于地征。無鬼方三年之淹。包越裳九譯之廣。論我功德。邁于古初。臣限守郡符。阻陪朝列。亟聆吉語。架極歡心。

京東運使謝上表

臣稟生窳薄。爲器渫卑。志在詩書。本求名于稽古。耳剽律令。亦有意于治民。竊自深恩。嘗試勉力。不知足而爲屢。是匪難能。懲于羹而吹鑿。乃非適變。顧惟內恕。濟以敢爲。務合人情。儻究吏術。向者叨付連城之守。迨及三年之淹。資是愚忠。謹行壹意。得免下中之課。以逃負乘之羞。豈微幸之可常。或不虞之致舉。今乃驟叨持節。仍寄典州。爰暨海隅。必宜使指。覈名實之臧否。則吏員至繁。商功利之重輕。而民賦逾廣。揆

茲孱弱何足堪任。猶用久聞以希來效。伏惟皇帝陛下。幾深成務。俊所在官。股肱備于惟良。輪椅周于末用。兼聽疎遠。無棄妄庸。臣冰淵竇懷。犬馬圖報。勤將補拙。必無餘終。食之間力不辦心。但冀免素殮之愧。

爲馮內翰讓官表

伏奉勅命。授臣尙書禮部郎中。充華牧使者。撥煩治劇。念非己長。陟明黜幽。迺維邦典。尙蒙增秩。仰愧鴻私。臣聞賞不當功。則重爵祿。無以勸下。名不責實。則雖愚暗。可以保身。是以聖王考覈至精。翁受有度。其所頒爵。未嘗假人。伏念臣智術冥煩。機靈樛昧。懷愚忠而自喜。挾斷技以無他。驟玷官聯。遂司京邑。惟葦穀之重。有獄市之繁。以今所開。謂爲浩穰。難治。雖昔良吏。或以毀傷失名。內愧妄庸。益虞尸曠。需章亟請。容眷曲從。卹其累日之勞。申以自天之命。俾更厥尹。驟正臺郎。徒重高門。已極息肩之幸。上應列宿。敢蒙假器之羞。是用揣已若驚。白心自列。伏望皇帝陛下。察其知量。憫以無華。特還繆恩。俾全小諒。使彼已不稱之刺。毋叢于叢軀。則有恥知格之風。益明于聖世。

爲唐參政讓加恩表

陽郊受職。獲與祭以爲榮。綈檢推恩。顧空官而自愧。仰慙虛授。敢憚責言。伏以聖王謹用人之方。嚴駁貴之柄。爵不嫌于避簡。賜不誤于無勞。未有駢繁寵光。赫奕休命。驟以一旦。併集非才。今臣備位宰司。無補國論。徒以從泰壇之感祀。霑大賚之餘休。慶出不訾。動知非據。實有功之名號。增陪教于土田。階級已崇。勳策兼茂。雖三錫之命。殆不過茲。而四海所觀。將致竊議。伏望皇帝陛下。矜匹夫之小諒。開愚臣之自知。

收渙汗于繆恩。息怔忡於悸魄。使負乘之刺。少弭於多言。則乾坤之私。更深於鴻造。

謝郊祀加恩表

危誠自竭。冀悃愾之聞天。聖造曲成。示艱難於反汗。進被休寵。俯慙厚顏。臣聞靈承帝事。哲后所以保鴻名。錫予善人。有國所以均大賚。蓋德所覆者大。則其仁廣。禮所用者重。則其度深。伏惟就陽上儀。本朝盛節。凝顯穹之駿命。揚列聖之丕圖。宜其霑澤九垓。進律在位。而臣猥以斗筭之器。屬當輔弼之聯。非顛俊之素材。無圭璋之美譽。迨茲褒賞。願所積重。承命若驚。措躬無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隆覆載。禮備股肱。願體貌之所存。推慶賜而加重。用是朽鈍。亦叨顯庸。敢不夙夜永圖。彌綸衰職。庶盡致君之願。以無假器之憂。

爲韓侍郎讓加恩表

崇丘蔽事。均景貺於黎元。多士盈廷。濫徽章於菽品。仰慙非據。輒控危誠。伏念臣志謝肅雍。器殊膚敏。巢穴寡見。非機衡之可居。樸樾短材。豈薪櫃之宜及。徒以廟幄畫之餘論。陪郊時之上儀。進慙顛俊之求。退乏秉文之美。豈意叨蒙渥澤。超越等夷。疏功號而策勳。增階鼓而進律。事盈三錫。龍集一時。不俟人言。知其虛授。雖微天幸。敢或自安。伏望皇帝陛下。矜悃愾之恐衷。察滿盈之至戒。許還休命。特寢豐恩。下以遂微臣揣己知分之誠。上以隆聖朝酌言聽卑之要。外息曹謗。內寧陋軀。戰兢之餘。跼踖以冀。

謝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表

威顏咫尺。惠澤自天。弱植負乘。措躬無地。伏以合宮愍祀。上帝眷懷。適惟逆釐於三神。是用大賫於四海。宜得膺敏奉璋之髦士。肅雍在廟之靈臣。顯相有嚴。同福惟允。臣智術譴薄。宦闕關疎。身縮符章。心馳象魏。曷管仰瞻度筵之邃宇。親觀燔燎之升煙。遽沐豐恩。猥加寵錫。今以開國。殆其曠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施無頗。誠心兼覆。如春陽之播物。勾萌弗遺。譬大明之麗空。容光必及。以茲多幸。無棄瑣材。敢不勵心冰淵。謹身檢押。或千慮而有得。亦十思而後行。庶竊微勞。仰酬鴻造。

封開國男謝太皇太后表

禮成宗祀。慶及溥博。厚澤所需。孤生蒙與。伏以爵列非一。皆號諸侯。臣職雖微。亦在五等。本朝崇取貴之典。制開國之榮。雖曰虛爵。曷嘗輕授。臣學術無素。功緒罕聞。以積日之微勞。廁真行之近列。詳其位著。稍異等倫。迨茲釐事之成。非有裸將之助。上惟昇胞翟之賤。不忍見遺。收薪櫛之微。足期廣照。率循舊典。爰假寵章。夫何錫命之榮。濫及妄庸之品。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幹維鴻造。綜輯化原。九德事而俊。又在官。五氏修而天地並位。況所寶予。無間遐邇。乃眷恣愚。曲從甄錄。竊聞義易所戒。勿用小人。商書有言。罔及惡德。臣頗知自省。敢弗盡心。益修衰朽之資。無負生成之賜。

賀平西南夷表

得進奏院報。伏聞經制瀘州夷賦公事。林廣奏已至。羈縻歸徐州。破蕩蠻賊。班師奏凱。告語上功。威震鬼方。慶通寰宇。臣聞獫狁匪茹。周宣出征。昆明不通。漢武致討。先王之於四海。雖亨育焉不殊。中國之於百

贊亦驅除之而已。是以荒服崎嶇之城。容致隄行豫順之師。暫費永寧一月三捷。伏惟皇帝陛下。道周無外。仁濟有生。德業著於日新。神武臻於妙算。自跋行喙息之類。皆得陽和。而雕題被髮之屯。率知而內。何乃。夔儻甚蠢。澶水不毛。鷓鴣未知於革音。蜂蠶潛懷於肆蟹。實王懷之所不赦。宜天討之所必加。命將修戎。槎山除道。成算出於帷幄。選士奮於虓貅。穴處巢居。不悟震靈之至。草薶禽繡。如經燎火之餘。於小醜足以深懲。在懷夷莫不畏服。邊徼斥廣。戍堠晏安。廷議僉同。固無屈朝方之策。琛獻麋至。方騰上檠木之詩。臣官忝魚符。身遙象闕。預聞嘉慶。喜不自勝。

謝授官表

豐恩驟委。遜請弗從。祇服寵休。特深戰栗。伏以聖王與人。不求備。故裕於任能。有功而見知。故樂於行賞。是以鉛刀一割之用。驚馬十駕之勤。以爲成功。悉均懋典。如臣者。知乏觀物之節。材無出類之奇。臨衆治民。不暇乎繩墨之外。奉令承教。亦幸其塵露之增。悉由洪恩。僅免官謗。乃復宥其不逮。藉以爲功。增秩中臺。參聯近禁。是實逾涯之寵。抑多彼己之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化盛陶鈞。仁兼天造。循名責實。以周務記。功忘過於用人。底是辱委。過叨濡澤。謹當服勤無怠。浚明自修。羔羊素絲之風。所期於正直。深淵薄冰之戒。增重於戰兢。誓以愚忠。仰酬至德。

賀公主生日表

星婺儲精。椒風介祉。誕彌伊始。溥率同歡。臣聞周宣中興。詩詠維蛇之夢。帝乙盛德。易贊歸妹之休。蓋王

化大成。仍備肅雍之美。景命孚佑。必多蕃衍之祥。恭惟皇帝陛下。仁育羣生。道濟無外。體淳素以正德。躬文思而保民。華夏蠻貊之區。罔有後服。風雨寒暑之節。未嘗不時。日監在茲。天休斯至。均序貫魚之寵。驟聞就館之期。然則千齡之符。屬當於盛際。百斯之羨。甫驟於將然。臣假守外藩。阻陪廷列。預聞休慶。喜不自勝。

賀破滅儂智高表

得進奏院報。蠻賊儂智高已行破滅者。蠻區荒忽。容有不庭。王師飛騰。古稱無戰。天威振而電掃。凶巢剷而霧除。臣聞帝虞至明。苗民後服。商宗盛德。鬼方弗賓。或三年而有成功。或七旬以之來格。蓋恃險與遠。敢於霧電之誅。而取亂侮亡。何損乾坤之化。伏惟皇帝陛下。常德立武。至神燭幽。聲教暨乎朔南。德澤被於夷夏。唯是反復烏合之寇。其敢盜弄潢池之兵。下策墮焉。微暉吹盡。得以倔強漏刻。創病貽黎。陛下進厥虎臣。授之廟算。豫順而無遺策。節制以嚴靈威。醜惡殲夷。遐陬砥厲。反戶之俗。既安於震驚。重譯之恥。無隔於琛賚。臣濫分符竹。祇畏簡書。懷請纓之心。不得顏行而自効。聞獲嘉之慶。無任鳧藻於私衷。

賀擒儂智高母表

寇魂假息。頃延漏刻之期。天威照臨。旋殄鯨鯢之類。伏以智高介鱗同類。蛙黽與居。主一女子之狂謀。與數十百之羸衆。晏然自得。如側貳之復生。少焉稽誅。勞方虎之復出。而後鴟張斂跡。鼠竄祈生。陛下威信浹乎乾坤。刑賞揭于日月。士或請纓以思奮。人皆剗刃而爭先。果開覆妖鳥之巢。窮狡魏之穴。係頸來獻。

漏器蓋微。方將淑問辟雍之庭。覺鼓槁街之邸。大明中典。以示愾夷。臣濫守郡符。幸聞戎捷。欣愉之至。啓處不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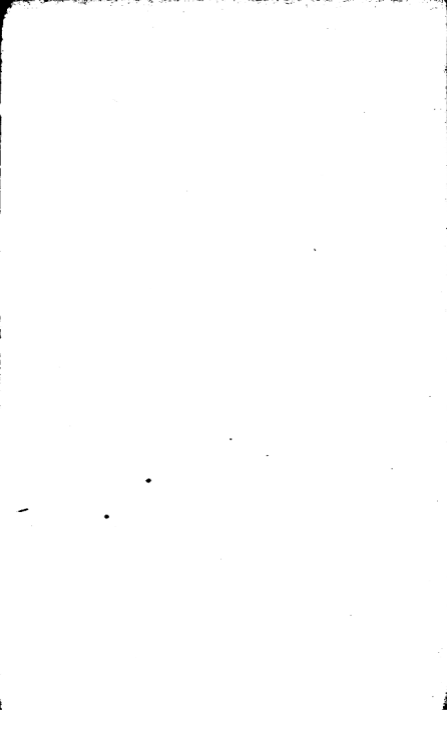
爲宰相賀擒鬼章表

伏見蘭會安撫司奏。今月某日。某人領兵至洮州。擊敗鬼章軍。活捉到鬼章者。天威照赫。師律訓齊。采入妖巢。生致渠首。伏以鬼章裔夷小醜。獷獸爲心。蒙被國恩。不知報答。侵犯邊圉。數有震驚。遂敢交通種羌。結爲黨與。解仇合意。伺隙成謀。賊傷屬國之人。竊據乘障之地。先朝所不忍賞。聖算嘗此留心。至于罪稔禍盈。天棄神怒。偏師纔出。元惡就擒。昔商宗鬼方。至于三歲。漢元郅支。遠在萬里。而皆斬馘血刃之功。率非係頸獻囚之事。矧其淹積歲月。勞動師徒。豈如廟略無遺。虎臣思奮。曾未信宿。已報薊夷。吉語亟聞。戎捷交上。雪邊人夙昔之憤。奪諸羌前卻之心。追視古先。莫可倫比。伏惟皇帝陛下。神武天縱。睿謀日新。任衆材而責成。因常德以立事。運陶鈞而獨化。其易轉圓。罩上仁于大同。旣思率服。仰鑿睿斷。迨此成功。臣等叨預弼諧。無裨鴻造。奉承嘉慶。徒切歡愉。

知蔡州謝上表

伏奉誥命。授臣直龍圖閣知蔡州軍州事。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疲瘵之質。力不遑于戡蟬。濛涌之恩。榮復叨于分虎。未知補報。徒積慚羞。伏念臣賦性迂疎。稟生奇薄。偶不遺于昌世。幸得真于周行。驅馳歲深。心慮日耗。脫身藩郡。貳職祕書。本以文章。斬見收于鈞冶。至于遲暮。竟獲寵于蓬山。質之常情。實爲厚願。

而臣結轡選病。羸荼弗支。闕庭之儀。每不勝于蹇步。圖書之府。敢不安于素飧。歸誠所天。冀息餘喘。果蒙從欲。仍獲長民。擢陪東序之華。付委連城之寄。失馬致福。有如塞叟之言。受粟獨多。何減離疎之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欽明天縱。聖敬日躋。留容意于其難。必代工之無曠。中外一體。法廉並修。以茲孱愚。不獨捐棄。謹當精劬農務。隱蹟詔條。推已病有瘳之心。用察民瘼。廣天眷在安之訓。庶格人和。



彭城集卷二十六

表

知襄州謝上表 〔案〕啟以免居厚之謂。監衡州鹽倉。哲宗初。起知襄州。故篇首云脫

身調籍也

脫身謫籍。縲組近藩。仰荷恩華。不任感懼。臣早者濫承人乏。出假使車。材非所長。力不自料。黽勉歲月。孤負選掄。是所謂斗筭之才。何暇論繩墨之外。然惟利術至廣。巧者有餘。果開係踵之後人。略取析豪之上策。溼以潤濁。故常畏於後生。李代桃僵。竊自悲於薄命。遽辱黜幽之典。實由既往之愆。浮舟江湖。託身瘴癘。無復自新之望。長懷永棄之憂。不謂明詔發中。湛恩速下。俾復乘軒之寵。仍加分虎之榮。情同更生。感惟出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廣照。乾度并容。紹定之初。方勤心於陟降。思量之際。亦代匱於細微。以是孱愚。行從甄敘。謹當勉求民瘼。恪佩官箴。犬馬之心。以勞力故能有養。桑榆之景。雖已老尙冀無渝。

知亳州謝上表

齒髮衰暮。藩鎮會繁。據非所安。榮以爲懼。昔者聖門高弟。方六七十。則所願爲。漢室諸儒。至二千石。謂之

達宦蓋量力審己。雖小邦實曰才難。逢辰慕君。在有道不容微倖。此所以前哲言志。區區其若彼。後賢受祿。振振焉在茲。況如愚臣。本緣末學。粵塵仕路。不棄昌時。暨忝左符。遂更三郡。曹爲近輔。非復自檜之讓。魯并泰山。仍有變齊之舊。至於渦譙名壤。淮楚近郊。猶龍之所誕生。真聖是焉臨幸。大朝景亳。兼湯武之上儀。迎年執期。格帝鴻之純貺。民俗既富。官守維嚴。豈伊戇愚。猥叨寄任。邈愈涯分。高視曩先。密焉自思。仍有餘寵。獸鑿換舊。僅踰期月之淹。隼旆越疆。纔陪宿春之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妙萬。睿智極深。廓久照於容光。溥太和於播物。流行彙品。默化陶鈞。致是小材。預膺榮遇。謹當布宣詔旨。盡瘁官箴。爲身愚謀。雖冀不殆於知止。報國本願。尙當謝生於自然。誓殞百身。勿渝一志。

知兗州謝上表

臣比自權京東路轉運使。奉勅就差知兗州。上還節傳。退就藩垣。地惟督府之崇。任亦連城之寄。蒙被恩寵。增集戰兢。臣孤生叢軀。樸學無術。際逢昌且。聯翼周行。繆充詞館之華。濫竊使車之選。力小量重。功最無聞。福過災生。道家先誠。夙夜恐懼。心口思惟。豈曰偏州。實妨賢路。亦既逾歲。深曠天工。聖朝明于知人。義無棄物。及疵瑕之未露。加埏埴於至和。錫以左符。畀之便郡。極臣所願。望不及茲。使臣自謀。誠不出此。覲顏拜賜。撫已增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鴻造無私。上仁兼愛。運陶鈞於獨化。正性命於有生。致是孱虛。得借儕類。謹當宣布詔旨。詢察輿情。究心農畝之艱。盡力期會之事。畢犬馬之賤志。迨桑榆之末光。

爲韓七南雄州謝上表

長人之選。明詔所先。雖曰小邦。實惟重寄。伏以聖朝聲教攸暨。書軌大同。爰自三代。荒服之區。九譯象胥之域。琛賚充牣。不減諸華。冠蓋相望。譬若內郡。蓋太和所濟。天無風雨之憂。而鴻化誕敷。人習詩書之教。且郡縣之治。法令俱存。勤於奉宣。則當恥格。伏念臣早緣世祿。得預朝紳。顛隕從政之方。窺竊已成之事。寢以累日。偶逃曠官。邊叨分足之榮。驟玷專城之任。雖復五嶺遐徼。百越難居。如前所云。在臣幸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上仁兼覆。鴻造曲成。試可臣工。不聞毫毛之善。垂意民俗。用無內外之辭。夫何譴材。乃膺煩使。敢不夙夜無曠。悃悃自持。并容獄市之間。期於弗擾。儻使吏民之論。謂爲不煩。以是涓塵。上酬生育。

爲王駕部汝州謝上表

文昌承乏。久分於郎潛。右輔長人。濫叨於符竹。材譴任重。食浮寵優。抃懼交懷。怔營無措。臣聞刺史之任。稱曰貳天。漢帝有言。與吾共理。誠以提封千里之廣。生齒萬族之繁。自非精敏。足以察輿情。愼密足以奉明詔。莊以蒞衆。惠而愛人。則將大虞負乘之羞。小有敗材之謗。伏念臣氣惟皆窳。智實迂疎。學不優於治身。資弗宜於逢世。鬻筭糞之素業。承帶礪之餘勳。賴何參之功。慶流苗裔。媿成宜之後。老爲大夫。因累日之微勞。預立朝之下列。自揣涯分。常憂疾顛。何況畀之千騎之居。假以連城之寵。鵝翼貽刺。鉛刀弗任。臣猶自知。衆亦難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德天覆。神化時行。極帝堯知人之難。柄周氏馭臣之術。轅直輪曲。皆盡其所能。大法小廉。訖無逾於量。致茲孱弱。亦荷甄庸。敢不飲冰自修。佩韋申戒。勞徠不怠。將宜民之庶幾。悃悃無華。固誓心之有素。冀茲塵露。少答乾坤。

爲韓龍圖汝州謝上表

犬馬力微。非敢勞侍從之事。民社寄重。尙復預陶冶之私。祗服恩榮。不任畏懼。伏念臣才非出羣。學不盡性。本無心於通物。誤見器於晚成。越從書林。承乏宮邸。荷先聖之殊遇。如望府之具瞻。凡有選掄。輒逾等比。暨屬明兩正統。乘飛御天。仍以舊恩。薦加豐秩。臣聞匹士感發。尙報德於一殫。市道夸設。或相期於刳頸。況臣夙昔蒙被。駢蕃寵光。惟極愚忠。庶裨萬一。勤未補拙。何心術之易殫。病不期衰。而耄及之已甚。退自循度。勢難激昂。與其非據而妨賢。豈若量力而就職。猶庶幾忠臣之分。誓不踐素餐之譏。需章聞天。睿覽從欲。委以連城之任。遂其易地之求。挾銀黃而過家。分虎竹而按俗。顧惟涼薄。何以克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剛粹精。天施溥博。極輪轅之用。皆究所宜。收箝履之微。更隆求舊。惟是叢邑。號稱陪京。民樸訟稀。地薄賦簡。盡心從事。則詔條具存。竭力徬農。而天時可望。旣庶而富。謂粗可以足民。蓋均無貧。儻不使之困役。於以報國。幸逃曠官。

爲大卿某廬州謝表

疲瘵無似。居懷犬馬之心。恩榮驟加。如叨民社之寄。伏念臣早繇世祿。獲賓周行。文無濟美之稱。才乏克家之譽。尙賴貽訓。粗知立身。驅馳歷年。髮有二色。因緣薄效。位至九卿。寵實逾涯。器成有極。乃者桂林闕守。明詔推恩。夫何懦委。猥當遴選。進預七臣之列。出分千騎之居。負乘爲憂。但自虞於致寇。內熱生瘳。殆弗堪乎飲冰。然惟義重於身。盡瘁無貳。命之所處。雖殞猶生。故乃瞻瘴癘而如歸。敢以蒙霧露而爲解。豈

意天慈罔物。皇明燭幽。矜支離之弗堪。全濩落於無用。遷秩外監。還上左符。事不辭難。既未獲於恐志。爵或虛受。亦深畏於多言。輒復需章。期於從欲。容旨俞可。舊物來還。幸歸臥於里閭。長無望於軒陛。然而太和所濟。勿藥有瘳。復勝帶裳。獲齒班列。秩祿甚厚。敢晏安以尸榮。筋力雖衰。猶庶幾乎執御。竊希小邑寡民之地。得施勸農聽訟之方。敢期求舊之恩。遂委連城之寵。矧復荆舒奧壤。江湖上游。比屋會繁。五民雜有。連歲豐稔。兩造用希。循詔條以布宣。可且暮而無事。徵幸已甚。慙覩若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德出寧。陶鈞獨化。隆翁受敷施之美。故俊又盈廷。崇淵泉溥博之功。而跂隊咸若。願茲叢品。仰荷曲成。敢不愚忠。是修勤拙相補。豈弟官民之效。雖曰未能。中和樂職之風。庶云有及。

爲馮當世辭并州表

詩禮謀師。曾不問於瑣材。文墨爲功。願何堪於闕寄。尙懷淺志。仰訴所天。伏念臣智不出羣。材非經遠。乏文武兼資之術。無縱橫應敵之方。使其侍臺禁林。效職都輦。應對顧問。補拾闕遺。尙慮空官。以速刑典。豈期假以中權之任。付之全晉之區。驟升書殿之榮。仍綴金華之業。連城十數。冒寵一時。據非所安。愧不可處。況臣以支離之質。出於凶閔之餘。悲憂甫除。心目多懼。思慮以之而耗。亂謀盡不及於深長。何以外振國威。內嚴師律。臣非所惜。人實謂何。伏望皇帝陛下。俯鑒愚衷。曲回睿睿。察其知分。無濫以天秩之榮。許以量材。則免其邊圉之任。詢之輿議。雖曰不然。懷懷血誠。叩叩於是。

第二表

臣近以過竊光寵。亟上封章。乞還繆恩。用息衆論。蠹螟之譽。誠不足以開天。雨露之私。儻遂艱於反汗。復罄由衷之懇。以干留令之誅。臣聞力既極者。加重則貽顛覆之憂。心之危者。深慮則有眩耗之患。今臣無超特之智。叨侍從之榮。以其所材。適可近用。乃復分兵鬪之重寄。輶戎索之大權。是使臣綿力無餘。重任不已也。今臣更創巨之戚。懷過用之悲。疲病僅除。神觀未復。而使深謀三軍之事。折衝千里之都是使臣孤心愈危。積慮愈困也。如此則安得無顛覆之咎。安得脫眩耗之虞。職臣無堪。爲國生患。敢不自竭悃愾。冀蒙憫憐。伏望皇帝陛下。垂大明以燭幽。恢鴻造而成物。不遠期以誅不至。不求備以彊不能。特寢需章。俯安悸魄。犬馬之報。猶足用於代勞。蒲柳之姿。終弗忘於盡瘁。

爲韓侍郎辭參知政事表

伏奉制命。授臣依前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者。試職無效。已曠責於曠謀。圖任方隆。復與聞於國論。非惟震光華之寵。大懼弗勝。抑且懷悃愾之誠。卽嘗自列。敢罄狷志。冀回謬恩。伏念臣幼無遠韻。幸習素風。昔當能仕之年。親沐過庭之訓。教之忠者。其誨篤矣。守以約者。抑有說焉。嘗謂委質策名。雖以竭盡爲效。至其量力度德。亦將過溢是憂。豈其馳驅永塗。徘徊暮節。當以耳順之歲。決從父老之游。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頃者屢遷清閒之宴。每陳耿介之心。以臣位列樞機。事存體貌。爲國全退人之體。爲己成裕父之私。竊用深謀。仍效短見。雖其犬馬暮齒。桑榆末光。前至著指之年。尙有期月之頃。誠願賜罷機近。備員冗官。稍就息肩之方。亦爲去事之漸。而後拜上章。綬歸守松楸。於時幸沐天慈。俯鑒丹懇。方且備形需奏。求

獲初心。何圖明詔發中。豐恩逾望。驥陟貳公之列。猥參和鼎之司。開命載驚。歷躬無所。且臣始以承先臣之教。睹長者之風。不敢倍死而忘先。不慕安祿而耽罷。何乃曩言未效。班寵復加。質之常情。實所甚愧。聽於輿論。其將謂何。伏望皇帝陛下。昭監自天。從欲成物。矜其朴直。皆肝膈之盡言。閱以衰羸。極乾坤之厚賜。許還新命。俾踐曩懷。

謝參知政事表

天光下濟。不求備於微軀。師尹具瞻。輒拜嘉於成命。遜避無所。戰兢叵量。伏以大公之朝。離曲士得以自效。至治之世。在小官有與成功。蓋上之用人。必因其材。則下之陳力。不失其守。矧惟謀議巖廊之上。變調鼎實之和。其可付之非賢。以累盛化。臣聞望輕鮮。智術闕疎。幸依日月之光。已玷機衡之任。贊襄無補。恚及自驚。居懷曠職之羞。敢冀陟明之典。豈圖渙汗。猥及仍賜甄升。班寵雖同。更深委遇。實周官貳公之比。有漢卿副相之崇。深推負乘。若臨冰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凝神妙萬。體道觀元。司左契以爲先。連陶甄而獨化。顧謚在服。皆不足以仰望清光。俯徇輿情。凡漸進者。其有所試。茲以衰茶。過忝徽章。敢不洒潔寸心。激昂壯節。思梁棟之任重。期置器之必安。庶極毫分。仰裨萬一。

謝許令羅適知濟陰縣表

准吏部流內銓牒。緣臣舉留前知濟陰縣事羅適。奉聖旨依奏。除天平軍節度推官。依舊知濟陰縣事。報州知委者。需章請命。豈無冀於萬分。宸監矜愚。遂不遺其一得。仰承嘉惠。俯激懦衷。臣叨居長人。粗學爲

政至於先務。竊所究心。知親民之官。不宜於數易。求勤事之吏。所見亦無多。蓋背物色廉良。假借祿位。伏以羅適。自臨百里。將及一莽。敷詔條在於恪恭。聽獄訟號爲簡諒。有識詠頌。咸謂得古人之風。愿民服從。可以當屬城之最。惜其未盡施設。遽爾罷歸。輒徇輿情。亟陳囊奏。欲緒成其覆篑。俾仍歸於故職。言非所難。已自蒙於必聽。靜或能動。將無隔於蓋高。伏蒙皇帝陛下。廓大明以燭幽。運陶鈞於獨化。求善不捐於纖芥。從欲遂至於曲成。靡之資筵。還昇銅墨。事非前例。恩出不訾。在微臣之言。乃芻蕘不以人廢。惟下邑之幸。彼桑榆將復晚榮。

爲韓丞相謝生日禮物表

恩光下濟。無一物之見遺。禮貌所隆。在孤生而逾幸。伏念臣智非經國。材謝出倫。廁近鼎司。率由帝力。重忠信之祿。常自愧於素飡。暨勛瘁之辰。乃復紆於聖眷。綸言喻旨。禮賜加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儲思明良。均仁覆燾。矜犬馬之效。是用記其乃生。覃雨露之私。所以將其厚意。捫心思報。捐骨是期。

又

瞻顧天至。記微生之厥初。餼賜朋來。增素飡之深愧。伏念臣備員近輔。無補聖時。緣位著之既崇。惟體貌之加重。及此勛勞之感。益懷遭遇之榮。伏蒙皇帝陛下。義廣欽鄰。慈均覆下。錫底書於出綬。列多品而在庭。味惟屬壓。心實飽德。誓捐軀於糜殞。期報國於毫分。

爲趙參政謝生日禮物表

劬勞之辰。不忘於聖眷。便蕃之寵。濫及於叢軀。拜命若驚。泚顏增愧。伏念臣預聞國論。曠責臺司。冒竊位素。殫之譏。有彼已不稱之累。祿賜逾量。涓埃莫酬。過蒙容慈。每加隆遇。念昔門弧之慶。生適逢辰。昇茲鼎饌之珍。禮逾推食。饋奉有秩。罇豆兼豐。仰喻鴻私。曷勝厚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溥博。廣愛敷施。崇體貌於具僚。示率循於舊典。顧惟涼薄。奚所克堪。庶盡瘁於方將。期小酬於萬一。

爲韓端明河陽謝上表

違禁林之法。從預侯屏之守。臣戀結宸闈。榮兼章戟。汗顏加泚。循己著驚。伏念臣早以微材。驟躋清貫。語仁義者。貴際而尺寸見收。維故舊之不遺。而簪履蒙幸。在時等比。莫臣擬倫。向者幸假偏州。常得善地。率緣聖將。俯遂私懷。閱濩落之無庸。則深護其所短。矜支離之多病。而并容於養河。今復付委名藩。密邇近輔。接二周之餘俗。據大河之要津。曾無臥治之資。曷副分憂之寄。內惟尸素。實愧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燭幽。至德兼覆。付當羣有。則士無滯能。錄善一毫。而世鮮棄物。以茲薄陋。深玷龍光。謹當推行上仁。求察民瘼。惟詔旨布宣。而無蹇。則德澤漸漬。而太和。庶以涓微。少裨銘造。

爲趙尙書謝官表

伏奉制命。授臣吏部尙書。觀文殿學士。知徐州者。避賢鼎輔。收餘責於寮官。假節方州。蒙上仁於佚老。復加寵數。食出等倫。承命若驚。措躬無所。伏念臣智非經國。材乏壯猷。幸膺圖任之求。久濫弼諧之寄。曾無涓埃之益。以申犬馬之誠。遽迫頽齡。實慚厚祿。亟上引年之請。庶遵知止之風。敢覬鴻私。密加陶冶。謂筋

力弗逮。閔勞以幾務之繁。惟體貌所存。優假其藩宣之任。崇書殿之峻秩。長天官之近聯。計所冒蒙。轉逾涯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深求舊。道務曲成。推行葦之風。出於忠厚。矜黃髮之士。不廢咨詢。以是庸虛。過叨眷與。願雖朽憊。尙知激昂。昔馬援有言。丈夫貴於益壯。而夷吾所戒。老者使之無偷。竊企二賢之規。庶報九天之賜。

謝官表

恩華驟委。班寵浸加。悃懼惟誠。難遂聞天之素。戰兢無所。獨深致寇之羞。竊以天官介卿。小宰四命。席文昌之右地。常巖石之具瞻。歷選熙朝。皆倚端士。豈容昭世。而寘匪材。伏念臣天賦朴忠。智慚涼薄。早以具臣之職。過膺上聖之知。回翔斗樞。參貳鼎寶。汲深懷大人。皆謂其弗堪。履薄臨淵。日徒增於若厲。粵自大明出震。平號格天。方四門之廣聽。預三卿之授策。內訟無補。自甘黜幽。敢圖容眷。彌深濫恩。薦及昔子文。逃祿臣以爲非。適禮之中。范宣讓能。臣以爲識從政之要。由是輒據鄙素。仰瀆淵聰。鴻造曲成。牢讓弗獲。拜嘉襲寵。泚汗愧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陟降紹庭。遙峻下武。圖任其政。深惟先帝之知人。有言必酬。抑使忠臣之盡節。用是朽鈍。亦叨顯庸。敢不夙夜永圖。彌綸衰職。庶盡致君之願。以無假器之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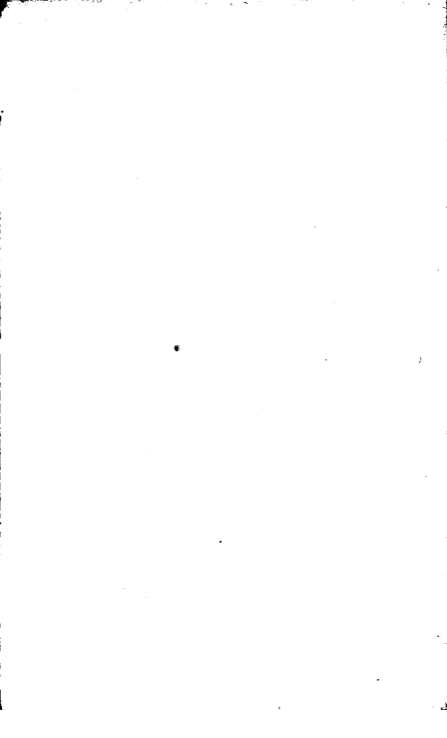
爲韓端明謝除河陽表

伏奉制命。授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州事者。詞林慎選。驟蒙三錫之榮。侯服近封。仍預一麾之寄。仰銜恩紀。俯激懦衷。臣早以顛蒙。最爲遭遇。昔蕭生疎外。猶曰雅意本朝。汲黯

慙愚亦冀拾遺禁闔忠臣之義私願悉然豈當身遠宸廷心馳魏闕緣臣犬馬多病蒲柳早衰內苦疔瘍居無聊賴重以公鼎之任近屬乃兄私門之榮負絕當世戒滿盈則有道家之前禁避嫌疑則訪故事而具存是以懇貢愚誠乞從外補皇慈開可微志獲伸向沐深仁曲加異數兼殿閣之崇秩假虎竹之分符雖辭玉堂之游仍緒金華之業材非所稱恩實不訾愧澳溢中啓居無措謹當砥礪素守夙夜自公愛君之心無終食而少懈治民之效庶期月而有成以是毫分上酬覆露

爲韓持國謝知制誥表

潤色帝謨已濫代言之選備員諫列重非補袞之資驟玷豐恩曷勝厚幸臣聞論德定位故竅言不敢妄升爲官擇人則允釐可使無曠是則名器之慎小大悉同矧惟樞機遠猷鼓舞庶俗渙汗大號沛然流水之源獨化陶鈞連於風霆之運贊畫之重代工實難內則謹四禁之嚴上則詔八枋之貳向非智略穎出學殖者明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伏念臣早緣世祿有志儒書資既陋於逢時器弗周於用大願無求而已矣嘗自效者久之聖朝義不棄人裁賜冗職踵英游於中祕假別乘於小邦旋復曳裾王門執簡史氏智不逮事寵獨逾涯拔擢汗泥超躡倫輩濟坳置墨未終歲月之勤鳳池演綸俄契雲霄之望內省無似殆將疾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垂意紹庭永圖能哲兼九德而成事務衆善而弗遺顧左右前後之臣必皆莊士洎文墨議論之際不遺片長夫何蕞軀適造昌運謹當浚明自勵正學以言思慮所存不敢越繩墨之外毫髮無隱庶以增日月之光



彭城集卷二十七

書

與王深甫論史書

古者爲史皆據所聞見實錄事迹不少損益有所避就也。謂之傳信。惟仲尼作春秋。乃諱國惡耳。夫春秋聖人所特作。以見一王之法。不當引爲史例。然其諱國惡。猶但使顯者隱之。大者微之。率皆有文以起焉。不昧昧都爲藏匿。使不可知也。後之史官。不達此意。猥自託於聖人。以是爲史。未嘗直書。上則顧時君忌諱。退又惡斥言當世權勢大人罪過。改之易之。以就美好。悅生者而背死人。不顧是非。故賢士大夫之事業。有不記者焉。僕不自料。常欲矯正此弊。是以竊作丞相萊公傳。網羅舊聞。整緝異端。亦可以少見凡例矣。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僕今去萊公數十年。非見而聞也。於其行事官爵進退。不得如目覩一二道之也。左丘明世爲魯史。又親見時事。其著賢大夫成敗。率不過以再書。太史公作張良傳。稱非天下之所以存亡。則不著。知古人爲史。不必瑣瑣。毫舉錄也。萊公事蹟。在人者多。僕特取其大節數事。左丘司馬之志也。今枉一通。足下以僕前意觀之。當還示其可否焉。太史公作帝紀。世或傳武帝怨其刺已而言景

帝之短。遷以此坐死。班固私作漢書。幾不免誅。習鑿齒書枋頭之敗。垂爲桓溫所殺。爲史之禍。乃至此。所謂盡言以招人之過者歟。然僕非敢如此。以自取直名。欲正史法。明春秋之指。以趨聖人耳。然此意未易爲俗人道也。足下爲吾蔽匿。使知之者知之。不知者不知。則吾幸矣。

與韓持國論侍講不合稱師

前者所議侍講坐位。恐未適暢。今再具說如左。

一。所以言侍講。未爲傳先王之道者。凡九經非皆出於孔子。師儒相傳。舛錯搶攘。齟齬不安者。不可勝數。雖前世通儒。未有能通一者也。然則九經可謂中有先王之道矣。謂九經皆先王之道者。非也。又況誦讀章句。不敢蹉跌。而可謂之傳乎。孔子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然則必待其人聰明淵博。心通聖人。不滯於末學。不流於章句。而後可言傳矣。今之侍講。說釋九經。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言傳先王之道。則可謂誣衆人也。況可夸於天子之前乎。傳道非爵位可及。豈可一預此職。而便據此名哉。

二。所以言侍講不得爲師者。所謂師者。師其道德者也。然道德非言不傳。故學於師者。有問道。有請益。未嘗聞不問不請而強聒者也。今侍講之於人主。執經在前。不待問而道之。不待請而益之。此則侍從之臣進說耳。尙何師禮之有不惟若是。人便有說。古今師資不同。然必待其人心服。然後師之。今天子聖明。於侍講未以爲可心服也。豈可強屈人主。以伸羣臣之志乎。易曰。朋友講習。所謂講習者。非以先王之道相磨切乎。在人臣則講習通於朋友。於人主一經講耳。便望爲師。是豈爲下之禮乎。

三。所以言非有司之失者。凡朝廷法度。著在典籍。有司不守。則爲有司過。假令朝廷向有令曰。侍講師臣必坐而後語。而今有司失之。則可正之矣。今則不然。天禧之時。侍臣皆坐。侍講亦坐。乾興之時。侍臣皆立。侍講亦立。其後有事者立。無事者坐。侍講亦立亦坐。皆出人主之旨。豈嘗爲侍講特定禮。而謂有司之失。自數十年來。講官豈皆不辨禮義。而叨居其任乎。特恐今之講官。思慮不能無失。過而建言。希冀殊禮。望於太上。必欲得之。故推過有司耳。

四。今之議者。將曰。人臣何嘗不坐於上前。今講論逾時。予坐以示尊德樂道。何苦議論。愚特以爲不然。凡禮之所貴。貴在止邪於未行。朝廷之上。几席之間。逼近至尊。一坐一立。便是大事。人主有命許之。與人主不命請之。便分逆順。豈可苟相容悅。而忘義以處之也。是故逆莫大於逾分。亂莫大於要君。惡莫甚於阿私。罪莫重於罔上。今非師而求以師禮見待。是逾分也。以尊德樂道之名。脅持主上。求必異己。是要君也。此二者講官之失。若有司知其非義。而以出於賢者不敢違之。是阿私也。強爲之說。而曲使相合。是罔上也。此二者有司之失。董仲舒所謂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義。被之虛言。而不敢辭。此之謂矣。不可不察也。

與王介甫書

見所與曾公亮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爲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

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爲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己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用。介父爲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無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爲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代益澆薄，其取於民者，萬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爲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複，將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開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率以青苗錢爲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爲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豈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爲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往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爲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爲桀跖嚙矢桁楊接楛也。商鞅爲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爲漢變法，後亦自殺。爲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青苗之息，專爲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旣滿，我且見其不復爲民矣。外之則尙武功，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弊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某頓首。近專人回上狀。計卽通達。遞中蒙賜手誨。伏讀感慰。亡兄安葬。十月末已得襄事。家嫂諸孤。尋還南都。目今定居。伏恐要知。某愚戇孤蹇。前在試院。不幸與小人共事。論議之間。爲所詬辱。既素知其心病。狂易。都與包含隱忍。未嘗酬對。遭橫逆而自反。犯而不校。此實古人所貴。況在鄙淺。實亦不易。堪任。以爲如此。可以免咎。不意臺憲風聞。不辨曲直。大相排抵。朝廷知其無他。置而不問。然而章疏相繼。詞語百車。倚摭咎惡。甚於驩兜。共鯀。處正罪罰。急於貪贓。背叛。上恩寬博。裁令贖金。中憲呂公。以爲朝廷綱紀。在此一奏。風俗醇厚。在此一舉。不放逐邪佞。不足以正邦。毅然奮筆。有仲山甫不吐之風。知雜陳御史。身在試院。目見始末。上牽下掣。不得自由。傳致文字。使之相稱。朝廷憐其無辜。又不欲小挫臺憲之氣。遂但奪差遣。使歸館供職。餘論洵洵。又復數章。然後得已。聖朝治道清明。是君子道長之時。誠不自甘棄爲小人。猥蒙臺賢見諒。然觀自古志士君子。與時乖迕。振曲爲直。不能自白。歸之有命。無世無之。某固無似。敢不安之。若命乎。柳下惠仕魯三黜。令尹子文仕楚三已。某到京七年。三蒙臺論。小人何幸。乃與下惠子文等。但其無慍色。未能若古人。然亦敢不庶幾也。小人胸中感慨。無處告愬。受恩門下。積有歲年。故敢容易布聞。語言忤怛。使側目者見之。又當重得罪。得伸於知己。萬無悔惜。伏惟亮悉。

爲伯父上集賢文相公書

伏惟相公。以將明之德。當弼諧之任。平殄寇亂。惟清緝熙。勳無與雙。略不世出。所謂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也。致爲上袞。海內大服。咸曰。昔有周邵。今惟相公。天下幸甚。受策之日。遜美讓善。以南陽范公爲

材舉而自代。故天下咸知相公不伐而無私。知賢而尚德。論思之重。小大必稱。故天下咸知相公任人必當其材。有功必報其勞。夫宰相之任。論思之重。相公舉賢而讓。既得其人。則百執事之微。亦將選擇而無曠工矣。有勞者旣旌。有功者旣賞。則天下懷材而未試者。亦將繼嗣而進之矣。此泰山之符。千一之遇也。當是之時。東帶而搢紳者。皆不狂不愚。無罪戾於身。孰不願受賜於相府乎。某也不愚不狂。幸免罪戾。是以敢進其說於左右。雖然。百執事之進。其說於相公者多矣。語不切則情不達。是以銜讒之詞。必過其實。某也。小人不。敢以厚誣君子。仲尼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然則相公取人之方。不出於此矣。相公之治益州。某時承乏。與元。愚。不肖。無所建立。謹守詔條。平治獄訟。竊幸無敗闕。相公以其屬吏之故。廣聽兼採。謂其有勞。曲賜獎借。銜被恩遇。剜肌刻骨。然則某之獲幸於相公。相公之垂譽於不肖。皆在於已試矣。則某之進說於相公。不待詞之舉而喻也。豈相公能譽之而遺其身乎。某今年逾六十。齒已衰邁。然其愚。不肖之心。猶知感激。竊樂聖賢之相遇。太平之有期。使得磨厲鉛鈍。少立薄效。然後退老園畝。無所恨矣。力短謀拙。上無朝廷之援。旁寡朋友之助。是以蹉跎郎署。棲遲外補。某竊悲之。伏惟相公。均進賢任能之道。少迨不肖。推賞功旌勞之典。俯憐未試。不替疇昔。特賜振拔。使得效其尺寸。必無墜敗。以玷厚知。某聞見於君子。言及而不言謂之隱。某其敢自囊括。以取大責於大君子乎。是以冒進其說。伏惟裁擇。

爲人上宰相書

某聞古今之論者曰。善爲國者無他。使賢者能者。帥職就列。而不敢伏。斯至治已。善爲仕者無他。使國家

求與之共事而後出焉。斯善士已。書曰：克明俊德，道賢傑之在位也。易泰之象曰：上下交而其志通也。道
上之所以接下也。然是二者有說焉。世固不疑賢能之可以興治，而謂士者待上求與之共事而後出焉，
不亦越乎。夫古今異宜，亦豈嘗謂若成湯之於伊尹，魯侯之於周豐，而後謂之求之哉。彼疎遠窮賤之士，
介特自守，無望於朝廷，而爵命有以及之，斯豈非求之之效歟。夫識度有高卑，智略有廣狹，誠使以德舉
者不奪其職，以材用者不逾其分，則山林枯槁之士，舉欣欣然係踵而至矣。又況其近者乎。伏惟某公閣
下，以全德倬度，寅亮王室，謨明輔和，惟濟緝熙，功業日新而無疵，仁化風動而彌遠，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可謂至治之極矣。某也疏遠窮賤之士也，無左右之介，未嘗得至於門下。仲尼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竊自念勤身苦志，從事於學，幸不後於衆人，不見棄於朋友，儻可與童昏庸昧之倫，長甘貧賤之恥乎。古
人有言曰：百發一不中，不可謂之善射；射末藝也，固以全之爲美。今雖賢傑羣萃，而疏遠窮賤，有遺而不
省者，將非百中之美乎。伏惟閣下念之。傳曰：言以足志，不言誰知其志。虞書曰：敷納以言，仲尼曰：不知言，
無以知人也。誠謂閣下必一言而知人，故敢冒進其說焉。伏惟閣下亮之。莊周之書曰：遠使之而觀其忠，
近使之而觀其恭，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志，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材而觀其仁。古之
君子，其察人如此之詳也。某也不肖，惟閣下所以命之。

爲王郎中論事於宰相書

昔汲黯有言，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然則郎吏雖賤，亦預論議，時薦狂瞽，仰裨萬一，古之道也。況

其忝千里之寄。膺牧民之任。有所懷蘊。默不敢言。非忠盡之義也。某惶恐死罪。伏見敕書。升曹許爲輔郡。恭以聖朝。治具張設。制作明備。地平天成。百度修正。自前世之闕典。百王之逸禮。刊而正之。振而行之。又況王圻千里。大衆所在。輔翊之郡。未合於古。宜乎明詔之發。德音而著。甲令也。昔炎漢隆盛。累葉至孝。武之時。始廣三輔。蓋由此矣。然東西兩京。皆曰寰內。鑾輅臨幸。則爲行在。宮籥暫屆。爰號居留。制度事體。自昔一同。皆有輔郡。扶贊風化。今鄭滑曹許。悉爲節鎮。唯汝州號稱防禦。似猶不稱。愚以爲汝爲輔郡。在曹許之先。亦宜建節。以威重都邑。巍巍赫赫。盡善盡美矣。且鄭州本亦防禦。景祐之初。始賜奉寧之號。然則防禦小郡。不足以陪輔帝京。近事之明比已。國家節鎮數十。川峽廣越之郡。往往以僻陋。賜額。汝州地盈六縣。生齒數萬。西瞻洛宅。陵寢兼在。北顧浚都。佳氣相接。楚鄧南土。正居藩蔽。於以啓元戎之乘。假中軍之節。不亦宜乎。某愚戇不足。以知治體。近者輒以芻蕘之言。上奏天聽。懼其拙訥。未能明白。敢復干聞。執事伏惟某官。寅亮天工。董正國體。聚精會神。講畫如一。達聰明目。幽遠必屆。幸論道之朝。訏謨之下。垂聽愚言。少賜詳擇。千慮一得。實所願焉。

爲趙賓客上執政書

某結髮仕宦。至今五十餘年。方其少壯之時。不能出奇勳節。外之則竭股肱之力。以治戎服。敵於邊圉。內之則極文墨之用。以正議直言於朝廷。今年逾耳順。筋力益衰。思慮益昏。而朝廷方興太平之基。廣教化之源。才臣志士。黑髮壯齒。駕肩接踵。奔走圖議。官無曠工。野無遺賢。願某其人長物也。然而不自揆度。猶

敢有言於相府。罪人也。願相公矜而察之。幸甚幸甚。某聞大雅之詩曰。敎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夫行葦之微。牛羊避之。而後王道備焉。故周家忠厚。必至於養耆老。以成其福祿。非獨王化然也。田子方見公家之粥老馬者。贖而取之。爲其少盡其力。而老棄之。爲不忍也。故恩足以存舊老。義足以感新壯。可謂賢士矣。某其亦可自比于此。而冀見憐於執事乎。某之族。內外待某而食者僅百口。男女之成立。待某而婚嫁者且十數。家無累世蓄積之富。身無四海田園之歸。飢寒凍餒。是憂是虞。某雖欲勿仕。不可得也。某豈願以桑榆之景。進而不知止乎。先王之制。七十而致仕。幸某今猶未及數年。雖黽勉班列。未爲大咎也。相公誠能加惠哀憐。使某復得補郡。以濟其飢寒之患。使宗族百口。靳靳然有所仰給。此其爲行葦勿踐而備王化也。老馬見績而稱賢士也。其亦不遠矣。州郡之役。某雖朽鈍。固常熱之。耳目足以究簿書之繁。志慮足以察獄訟之情。日夜不怠。自謂無曠。豈敢使事有不職。民有失所。以孤相公任人之意乎。伏惟哀憐。幸甚幸甚。

爲人以文章與知己書

小人受顧盼於門下。寢遠。以閣下藻鑑。明徹照灼。忽眇不疑。於小人獨有所未盡也。小人猶願有陳於左右。何者。譬猶彈絲吹竹。擊劍射御。雖既知其工矣。未若時得試之於左右。見長競能。曲終技窮。憮然稱善。其爲快心滿意。稱目知己者不愧矣。是所謂困於物而相於技者也。雖然。是小人之所以事君子。盡心之道也。某七歲好詩。至今垂三十年。日夜之所積習。精力之所迫及。旁貸經史。下協聲律。紙墨所存。不下千

首雖當世多賢不敢仰希一二而上追古人之作竊以謂無甚大愧夫擊轅叩甬之歌詞甚俚質而賢君探之故下情達而幽滯得出也又況感激時事吟咏國政獎善而刺惡有敦厚之風耶世無詩官長陷誹謗之罪故不敢露已時就閒僻竊寄拊扃而已伏以閣下之於小人有照之之明而加以久要之契某其敢有隱而不盡心乎謹錄古律雜詩若干首拜獻左右伏惟少加材擇

答西京解元李秀才書

某頓首秀才足下辱書稱道累幅甚荷甚荷夫洛陽天地之中而帝王之所更都也其居士鄉秀稟受中氣涵泳德化宜乎其有川異於四方哉某也異邑之人未嘗從士大夫遊過當賓興之任蓋造形而度長短者易以自必循聲而察律呂者鮮於不誣況於蒙鄙而可以小知君子哉此其所以臨事而懼也誠不自意魁偉俊傑之賢幸皆不失內自矜喜穀梁子曰名譽已聞而有司不舉者有司之過也今某既免有司之過矣古者貢士數與於祭者有賞得賢如此其無慶賞之望乎又以自賀也因書還答不悉

衆學官移兩判監書

某等謹再拜上書判監舍人王公判監傅公閣下前日閣下以劉蒙爲學正某等以爲不宜屬草具書將以薦聞於左右當是時有習於事者見教曰今近臣貴人位崇志得悅順之言日聞於前夫位崇則下之奔走者衆志得則禮樂法度可以闕略悅順之言日聞則忠諫必不入矣如是而又重之以學問之博詞說之辨必且乘人而闕其捷吾見若之默而自屈也某等以爲不知言凡太平之世強者所以不敢暴弱

衆者所以不敢陵寡材者所以不敢詐愚由禮義法度存也禮義者先聖人之遺教是也法度者時君之詔令是也大賢君子將治人興化必且安守禮義以待士固持法度以馭衆今一舉事遂兼犯此猶足自立乎蓋以爲有所不知而過舉也誠使有所不知則樂聞其告者矣知其爲過舉則毋憚於改更矣又何謂不可以忠告法語哉是以有望日之牒辭達而已不敢衆請也跼踖俟命漠然累日閣下既不見報而劉蒙遂自入學矣於是前見教者難然而笑自以爲知言而某等愚陋也某等又以爲不然凡賢人君子所爲始末後先固不必同要其歸於是而已矣今所舉不義而固爲之者非以恥過作非也殆將以極衆人之論議而視其強毅詭隨則賢不肖自判矣此古者觀人知人之術意閣下亦必出於此是以又屬草具書以薦聞於左右又有見教者曰凡下之役上職也賤之聽貴決也愚之從賢義也今祭酒司業貴矣賢矣爲人上矣博士愚者賤者爲人下者聽之役之而已尙何多言乎某等又以爲不知言何者三公皆嘗爲天子御史諫官矣方其禁切人主雖置三公九卿焉有不合己者必力排而極陳之常恨其不見用夫人臣之於人主有天地之隔其敢抗言知義者非以其所守者法度所循者禮義然耶故犯上而不憚危焉直己而不使屈焉今祭酒司業之於博士比肩學官耳非有君臣天地之隔吾以禮義法度而告之庸何憚乎在人主則必欲聽用己而盡從其言於己事則恥聽於人遂非而不移豈賢臣之用心乎是非所望於祭酒司業也某等遂又有前日之狀今又累日矣不審閣下爲如何見教者又且將大笑矣某等無復以他義仰期閣下矣古者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今閣下廢詔文而侵博士之官用非其人

某等眞不得其守。可以去矣。閣下以昏姻之家。私情曲禮。用一庸士。而以大義正道。使五六學官引去。閣下上非所以爲國。下非所以爲身。想閣下通人。必不爾也。不然。則閣下叛戾詔書。蔑棄寮屬。貪用童賤。敎率國子。亦將有宏議遠略。非某等所及。倘一告喻之。某等亦箝口受教矣。

彭城集卷二十八

啓

賀參政某侍郎啓

伏審光膺詔策。進貳台司。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率性純粹。踐行中庸。與學究乎天人。令望允于文武。暴陽秋之和氣。諧金石之正聲。迺其毓粹元精。稟符人傑。周雅所詠。老成重于典刑。苟卿有言。大儒所以美俗。而自雍容法從。輝光本朝。雖北門靖深之謀。一歸于基命。而公鼎變和之寄。仍缺于具瞻。函錫袞章。坐陪國論。主上勞乎求輔。安於仰成。且師錫所同。夢賚惟允。聖賢於此胥會。禮樂其有不興。休命甫行。輿情大洽。某早以孱瑣。幸蒙顧憐。跼迹小邦。晞風賓閣。無庭燎照客之望。徒愧其不材。懷巢燕賀廈之誠。尙矜其弱羽。

賀資政吳侍郎啓

伏審光被詔函。出臨侯屏。本朝恭讓。方均逸而優賢。三輔浩繁。資陪京而作鎮。矧惟召南之所覃化。單父之存去思。蒼生具瞻。周邦咸喜。恭以某官。比德伊管。致君助華。謀大而志深。器遠而任重。輸元忠於廟禮。

被成烈於鼎彝。蓋秦伯至仁。帝以之賜壽。博陽陰德。世知其必封。今摺紳仰畫一之規。黎俗期可久之業。豈其淹衰衣而信處。局霖雨于一方。必將下玉堂之書。正金鉉之拜。某早以孱弱。獲際輝光。親聆咳唾之音。兼辱匍匐之賜。頂踵之報。私誓于所天。燕雀之誠。復獻于成廈。

又

恭審光被綸言。還躋祕殿。峻金華之茂選。撫召南之舊封。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具體上仁。秉彝迪哲。主盛德而不牽于俗。守經事而皆得其宜。降半千之昌期。邁億萬之休運。佐王之略。先信於人心。格天之功。歷試於柄輔。其長波之所蕩。芳風之所懷。雖復偃息。寰中優游。事外足以師保兆衆。羽儀本朝。昔周公碩膚。由新迎而遷止。伊尹先覺。暨累聘而幡然。何則。太公之規。必圖任而求舊。尚德之度。亦屈己而濟時。今昔同符。聖賢胥契。介圭繡袞。想見于春之儀。羔羊素絲。矧按已成之俗。某久繫陶冶。素辱顧憐。聆休命之甫行。俯儒衷而增慶。瞻望門宇。無任喜躍舞抃之至。

與揚州知府某侍郎啓

某早歲嘗叩賓閭。獲親諄誨。屬介藩之均逸。阻巖石之具瞻。景行于懷。向風增發。茲者叨膺詔檢。獲貳海邦。稽方伯賜履之尊。仰元侯撫封之重。惟我褊小。實所依歸。恭以某官清德鎮浮。壯猶經遠。藩守之寄。悵夷憺乎威名。繩直之風。當朝發乎正色。蓋大雅所頌。老成重于典刑。以商書之言。圖治貴于舊德。必且登進機密。旁副僉諧。敢冀上爲宗祧。精調寢饋。

回留臺吳侍郎啓

近者伏蒙垂顧具僚。寵頒溫教。忘位貌之愈絕。辱咳唾之緒言。蓋簪履至微。大賢存心于軫。荊棘雖陋。卿雲均廢於不遺。藏棄爲榮。服之無數。青陽播物。流薰過中。惟練氣而葆和。固若時而集福。今朝端風夜之士。海隅誦詠之。毗揚權英。徵惟第成烈。而皆帳衰衣之來暮。思霖雨之及遐。俯掇輿情。面稽天意。必正富民之拜。以速迓衡之期。敢冀上爲廟朝。精調寢饋。

謝留臺吳侍郎啓

伏蒙垂顧。敝居寵頒雅什。愧衡泌之甚陋。聆韶夏之至和。詎能審音。祇其忘味。恭以某官德著而言立。氣盛而化神。賡載九歌之餘。優游二南之域。吟咏乎情性。敦厚而溫柔。皆可以播于管絃。著之廊廟。惟先公之舊事。有上仁之所廬。彝鼎猶存。松菊未廢。果貽鈞念。責以綉辭。雖音韻趣高。靈均之所未覩。而文章公共賜也。可得與聞。蒙賚逾涯。俯已多幸。廢於印鞅。阻叩軒墀。瞻望台光。無任區區之至。

賀知府某給事啓

阻遠賓閔。浸更歲律。風波失所。邈在海隅。繩墨見緝。居抗俗狀。惟舊恩之未報。加景行之素深。馳精鎖闥。結戀心石。茲者伏審光膺詔旨。移領介邦。稽方伯賜履之尊。仰元侯撫封之重。繫我編小。實所依歸。輒同謝人。均慶鳧藻。竊惟跋履長道。綏固天倪。恭以某官清德鎮浮。壯猶經遠。器深中而周用。刃無厚而有餘。宜風外臺。則賦輿辦于心計。授鉞方面。而戎索著于威名。雖偃藩以均勞。實注意而有漸。必且進登機密。

旁副僉諧。敢冀上爲宗祧。精調寢饋。

賀知府某諫議啓

伏審光膺言綍。復秩諫垣。先守經邦。德何嫌於一告。次公爲郡。善仍及于重臨。舊物復還。豐恩惟允。恭以某官材任國器。智爲吏師。臺閣頌其風規。藩翰著於治最。惟洪河之奧壤。當北道之要衝。堤繇遂寧。繫王尊之壯節。父老爲請。宜寇恂之借留。將疇茂庸。豈徒中復。行被光華之選。以崇豈弟之風。更冀保頤。用符言願。

賀知府某侍讀啓

向者叨被詔除。出分郡組。治任戒道。懷謁詣辭。悵隴坂之遽遙。瞻階符而棲戀。旋聞峻春官之茂秩。釐須句之奧區。皞濟遺風。一變可以至道。股肱重寄。四國是以于蕃。仰惟涓選。休辰條布寬教。神明所勞。啓處用康。恭以某官德貫道樞。學優聖闈。言必垂于士則。智必諧于帝謨。摺紳推乎儒宗。主上許其國器。大雅所謂。老成重於典刑。春秋有云。空言不若行事。故復輟侍從之邇列。極循良之遠圖。卽觀報政之期。以趣登庸之命。

與杭州知府某資政啓

伏審均逸鼎司。宜風兩國。舳艫銜尾。牛斗爲之生輝。壺漿溢塗。江海其知增觀。豈獨周邦有良翰之喜。東人與信處之謠。仰惟條布政經。惇懋黎俗。神明來舍。啓處降祥。恭以某官毓粹中和。存誠博厚。懷幾深之

妙略極經緯之遠圖。致身熙朝。協德聖相。四方從欲以興治。九功惟敘而可歌。蓋堯以三公出居方嶽。周以二伯外倡甸畿。體貌所隆。股肱攸寄。實資天揖之重。以陪王室之尊。方下玉堂之書。卽正袞衣之命。海隅所徯。霖雨是期。某樗散之姿。瓠落無用。方枘圓鑿。徒齟齬於迷津。深淵薄冰。每戰兢於投足。下流所處。屢憎維塵。荷鈞化之無垠。矜孤根於易拔。鎔造之賜。邱山敢忘。廢跡小邦。阻前賓席。有簡書之寅畏。乏羽翼之奮飛。瞻望軒墉。祇勞心石。敢冀上爲廟社。精調寢奠。

謝太師杜相公啓

近者調官還南。假道過府。竊緣世契。前造賓榮。維父師赤鳥之崇。加丞相安車之貴。一見符照。如登龍門。矧復厚元禮之通家。矜女侯而撫舊。垂睨墨妙。分沾鼎珍。老成典刑。雖景行之莫及。飲食教誨。荷仁心之弗遺。藏弄爲榮。服之無斃。逼旅瑣之靡暇。悵門闌之遽遠。阻侍話言。忽將旬日。仰惟練氣自若。齋神致和。恭以某官。翊亮本朝。緝熙帝載。出入四輔之要。贊襄萬務之微。地平天成。孚洪恩於無外。名遂身退。體至道而不居。陽報則多。福履深邵。畢公茂德。在小物而克勤。衛武者年。方懿戒而自儆。彼魯侯之頌壽富。洪範之叙康寧。舉集在茲。夫孰爲比。敢冀益務尊攝。下副觀瞻。

謝西京宋相公啓

恪守官箴。坐遙恩館。夫以惟良共治之寄。付之瑣材。然其小邑寡民之間。幸焉自守。徒以簡書攸畏。繩墨所編。趨槐府以無緣。瞻符節而載登。恭惟尹政千里。居守二宮。自天降康。胤福善應。惟民所止。多士攸歸。

昔平津厚東閣之賓。晉公有綠野之集。盛德相望。休風益隆。願此孱姿。獨竊賤事。曾不獲預簪珥之下列。陪畫鹿之前行。苑結所深。啓處無已。敢祈上爲宗祏。精調寢興。

爲韓汝州謝諸執政啓

比者忝被詔除。榮分郡寄。獻納無補。愧徒重於高門。綜覆非優。復叨榮於聖治。矧惟陪京近壤。尊汝舊封。三組夸鄉。兼備銀黃之寵。駟馬置傳。得陪玉輦之尊。內省庸虛。良深幸遇。伏以某官。陶甄品彙。銓綜材良。程其器而任能。因所資而借寵。竊以惟民共治之任。付之不敏無似之人。習雖生常事。亦匪易。且當屬役。治賦必謹於期會之間。聽獄察辭。或論於繩墨之外。雖曰小補。倘或有成。庶無曠官。以累塵史。

爲司馬中丞謝翰林啓

叨膺詔檢。擢躋禁林。上德敷施。寬任能於求備。瑣材蒙幸。懷致寇以爲虞。視草玉堂。簪筆省戶。地嚴禁密。或號爲私。臣言聽計。從則稱之內相。常以德選。乃充詔求。夫何妄庸。輒當選東。伏念某賦性樸味。爲術闊疎。無方朝之澹辭。守兒寬之樸學。據經入對。悉鄙心之所安。無言弗酬。濫豐恩之荐及。勸華光之講幄。參延閣之貴游。寵實逾涯。望無他說。豈謂發中之詔。驟疏躡等之榮。且乎號四方。垂鴻來世。爰訂代言之選。曷容彼己之差。循牆自驚。甚履冰之增慄。渙汗莫及。終襲組而拜嘉。內省攀援。仰由推獎。伏遇某官。至誠樂愷。高誼并容。噓枯發生。密借寵於餘論。陶冶致用。不遺力於寸長。以是小材。堪叨異數。謹當秉心正學。刻意慎詞。竭其聖聖之愚。効此容容之計。

爲趙祕監謝官啓

大計吏治。非敢望於陟明。無曠天工。奚獨蒙於虛受。仰承恩渥。俯集戰兢。伏念某賦性顛愚。爲學疎略。進不能守據經義。引大體於廟朝。退弗能勸課農桑。樹風績於郡邑。年旣運而逾邁。智加憊而無堪。屢更分士之權。久污居卿之秩。但虞官謗。以速刑書。敢緣年勞。復膺懋典。重以蘭臺祕奧。策府深嚴。圖書所藏。著述兼領。歷數近事。皆用名儒。其在私門。均實世守。臨先軌而無能爲役。踵前哲而胡可與同。恩深巨量。感極至泣。揆茲際會。仰自陶埏。伏遇某官秉國之鈞。致君以道。同一德而熙載。審八枋而贊襄。故疎遠於焉不遺。而纖介得以敘進。敢不繩墨自檢。夙夜惟寅。無負浚明之心。仰答曲成之造。

爲某郡守謝罷任啓

某瓠落於時。沙汰爲郡。迂直自守。老而益疎。將迎之材。智所不迨。斷斷之技。已竭。赫赫之譽。無聞。爰及瓜期。得還魏闕。揣最軀之幸會。實大度之并容。何則。精鑒之前。毫髮無隱。下流所處。風波易生。至其脫致寇之災。獲伸眉之慶。非夫卿廕廣茂。瑜德深純。何以致茲。爲感曷已。方瞻雲而迅邁。阻踵門而待言。益冀葆調。以候飛躍。

爲傅學士謝除直昭文館啓

洪恩驟委。最品無庸。據非所安。寵以爲懼。國家博極古志。購藏羣書。敞石渠金馬之庭。法東壁春山之府。其以待遠方之選。致席上之珍。仍踵舊規。別疏儒館。出是寵學士之職。常以加元宰之尊。至其屬僚。略皆

精選向非文純貫道學茂致知智幅湊而軼羣最深中而大受何以驟充妙選進預俊遊伏念某生質甚愚天機尤淺無斷斷之薄技懷颯颯之愚忠早繇鄉書亟躋仕版會冠豸之承乏得簪筆而備員念無橫草之勞驟玷伏蒲之列內思報効姑自激昂髀勝之議寢園詎知時變夏侯之止廟樂竊異詔書黜典方州尚叨符竹何不天之寡祐遽陟岷而纏哀駒隙浸遙心灰已極違負米之始願餘絃琴之甚悲竭修觀於天臺復參華於郎省幸簪履之未棄愧蒲柳之已彫敢期詔旨發中班寵逾望擢道山之秘奧委銓管之會繁光華一時踟躕萬狀俛思際遇抑有攀援伏遇某官邁德兼容至誠樂善推陶冶之賜密濟其剛柔暴陽秋之和曲成於品彙致茲譴陋驟爾甄收謹當勉懋初心堅持壹意晡浚明於夙夜慕竭節於風霜上酬乾施次答鈞造

爲王郎中謝晏相公啓

某蟠木之姿飛蓬所歎早緣世舊獲見師門叔譽深仁矜女侯而撫子孔融幼齒預元禮之通家祇服誨言激揚懦志希先業而自勵迨壯歲而逾勤簣土終虧敢期于與進東隅既失奚望于收功荷中庸大雅之風極汎愛矜賢之量樂其樹立振以聲容使得預齒儒紳盱衡朝列竊自惟淺落之品無以謝特達之知然而小夫竿牘之間裨官道塗之說竊常從事時以白心筆墨所成狂斐盈帙蓋牛角陌曲或可感賢侯龜手賤工猶足干霸主竊自忘于器竄思有効于己長安綴蕪音冀塵當軸過雷門以布鼓眩魚目於驪珠媿心覲顏欲進不敢輒因門下之客憑寫胸中之誠悚負已深啓居交職伏蒙某官至誠教育廣德

并容許其累己之心。錫以盈紙之誨。春秋之法。毫毛必收。官師所材。警矇不棄。賜出望外。光生目前。夸於稠人。甚乎至寶。儒子可教。昔蒙咳唾之音。五十無聞。今被袞褒之寵。感愧之極。肌骨爲銘。

賀鄆州某安撫啓

伏審光膺詔檢。出總使符。晡濟舊封。實自魯邦之重。圖書祕府。益推龍馬之嚴。爰屬僉求。抑爲德選。恭以某官。天材長懋。國器宏深。刃無肯綮之勞。明照忽微之表。輝映中外。陟降便蕃。風采發于諫垣。功利集于邦計。老成之望。眷與益隆。亟躋延閣之華。暫委東藩之寄。歷選故事。仍察輿詞。報政之期。殆弗淹於五月。秉鈞之任。行峻陟於三階。某託乘傳車。幸依侯屏。聆休命之甫集。拊儒衷而載歎。

爲王郎中謝官啓

祇荷寵靈。不任榮懼。竊以郎官之選。上應列星。炎漢以還。皆用名士。國朝憲章。前代之舊。允惟是職。上臺之司。崇其班資。號爲通貴。非特入備九重之闕。出宰百里之邦。相是美遷。豈其輕授。伏念某機非穎悟。幹力支離。學無適道之方。治鮮宜民之效。濫預冥行之拔。振茲濡滯之嫌。惟考績三年。大比羣吏。方多匪稱之虞。更被逾涯之寵。覲然自幸。不能爲容。此蓋伏遇某官。秉持國鈞。緝熙帝載。具毫毛之善。必使合于春秋。無寸用之材。皆不遺于匠石。致茲非據。得以敘遷。敢不夙夜惟寅。繩墨自檢。既以逃曠官之責。亦償其竭德之心。瞻望軒墉。不任區區之至。

回鄆州賈諫議啓

叨被詔除出董漕事。無精明之敏智。加壅蔽而樸愚。方將刺舉屬城。宣布上指。商功利于毫末。質有無之化居。是猶求鉛刀一割之能。致驚馬跼足之效。其爲弗稱。蓋不待言。伏惟某官。德爲吏師。智出人表。嘗辱顧于菲薄。亦曾賜于吹噓。以是無庸。過當繁使。瞻言德宇。徒切銘衷。方便道而之官。阻踵門而上謁。春和伊始。福履惟休。更冀保頤。以符祝頌。

爲王芻部汝州謝二府啓

明詔屢下。深惟共治之難。叢器無庸。繆辱維翰之寄。祇膺寵渥。梁極怔營。伏念某器宇至卑。天機甚淺。學雖勤而功半。智不足而道悠。徒以襲先世之遺榮。階昌辰之膺仕。奉令承教。竭其髦髦之愚。曠日逾時。止於斷斷之技。甘心自守。絕望見知。曩者方嶽之賢。繼有公車之奏。使得從尙方之給筆。袖石室之成書。譽出不虞。聲弗中實。鉛刀一割。何足收功。劍首映然。於焉濫吹。內惟極陋。曷意逢亨。過沐鴻私。俾分侯社。待詔云久。可嗤東郭之貧。懷章來歸。良甚會稽之寵。姑薄游以從告。驚傳舍之易人。幾成襖被之差。竊有遺簪之歎。尙蒙記錄。不汝遐遺。舊物復還。戍期加近。失馬爲福。益欽北叟之風。躍治効祥。私有錢邪之願。願茲幸會。誠賴攀援。伏遇某官。掌握國鈞。陶冶士類。矜一夫之弗獲。使寸善而必收。葑菲不遺。管劑代匱。致茲儒品。驟玷寵光。夫長人之官。專城爲重。提封至廣。生齒實繁。自非循良。鮮不曠乏。田室荒露。由勸農之靡親。刑政放紛。繫奉詔之或闕。敢不冰蘗勵操。夙夜自公。庶茲毫髮之能。仰答邱山之賜。

爲司馬中丞謝參知政事與二府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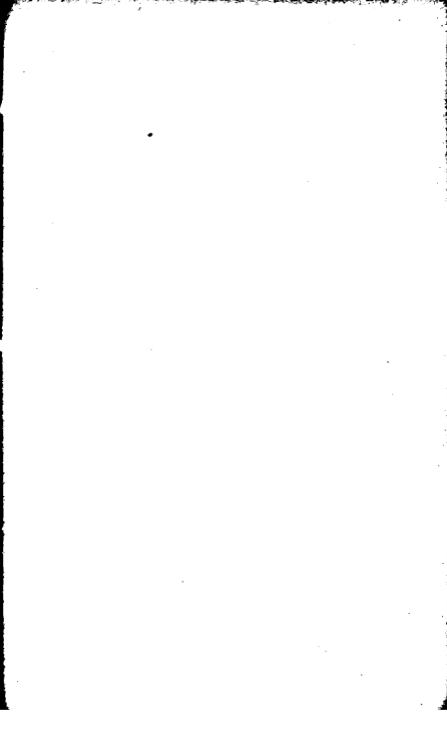
丹誠自竭。鴻造靡還。遂玷豐恩。濫塵近輔。竊以廟略所任。國威至嚴。非智敏不足以預機謀。非質厚不足以參聽斷。何其虛授。並集譚材。默究所緣。實繫幸會。伏遇某官。弼諧熙載。贊襄遠猷。喜密借於餘光。仍垂譽於所試。致茲忝冒。竄越等夷。佩服之深。敷宣罔既。

爲韓相回前兩府啓

叨膺詔策。足踐鼎司。智不逮於亮工。材靡周於經國。夫何僉命所及。光寵驟加。密計無庸。抑其有自。伏遇某官。夙敦風義。嘗借提評。致寸進之弗遺。蒙上仁之求舊。方深懷德。違沐寄聲。研味絢辭。祇增愧服。

爲韓端明知河陽謝二府啓

短材屢試。常無補於本朝。多病亟衰。尙見容於便郡。內惟僥倖。實用煥羞。竊以陪京近區。孟津重鎮。溫麥之富。著在信書。河魴之珍。流於詩詠。且民樸訟簡。雖臥治而易爲。蓋地近望優。非均逸者莫處。豈茲無似。可玷分符。伏遇某官。持平國鈞。樂育士類。曲借嘘枯之論。益敦求舊之仁。以是孱姿。得蒙寵寄。方且布宣明詔。惠養寡民。內推悃悃之心。庶竊循良之效。阻遙賓館。祇畏簡書。馳戀之戰。敷宣罔既。



彭城集卷二十九

啟

賀省副某郎中啟

竊審光被命書贊司邦計。伏惟慶慰國家。備用厚生之德。大農爲之淵。商功與利之權。計會受其質。必有副貳。協成懋和。抑惟全材。乃膺遴選。恭以某官。心術敏劭。智符廓明。資肅括以禔身。惟幾深而成務。素所樹立。實爲萬夫之雄。疇其功庸。獨處大牧之冠。故茲明詔之下。僉曰休哉。而大賢在朝。所存遠矣。必且墟阜民之長策。集富國之成勳。而後超踐亨途。欣逢遠業。側聽輿頌。實同慶詞。

同賀蘇學士詔啟

伏審光奉詔函。擢躋史觀。本朝厚方聞之選。儒士榮藏室之華。非夫擅三良之能。兼兩如之直。曷膺遴柬。以副僉言。恭以某官。積學淵微。軼材超特。以直諒多聞之益。被賢良高第之求。豈其拘累日之勞。是以不待次而進。側聆休命。方集權倖。過沐華綈。亟聞讜論。佩銘之素。啓處不忘。

賀判府宋相公啟

伏審涓選穀旦和布政經四國于蕃實重股肱之寄周邦咸喜庸知豈弟之風惟商序之過中繫天休之純格恭以某官比德伊管致君助華材大而志深器遠而任重許謨樞斗既臻偃伯之期專席鼎司梁盛勅天之業百度時序九功可歌方均逸而優賢姑偃藩而賜履蓋袞衣信處周且居東而見思四牡適歸山甫徂齊而興詠矧輿情之素屬將天視之俯從還復階符之尊益隆風動之化某猥惟陋質獲預下陳趨及瓜之期匪遙于旦暮積在鈞之願實賴于陶埴敢冀上爲宗祧精調寢饋

賀宋相公判許州啓

伏審光被僉俞寵更出鎮峻地官之茂秩宅昆吾之舊邦注意允隆德賞斯在恭以某官道崇聖相澤浸生民俾古人之致君在本朝而美俗上有日新之頌下推風動之休夫保釐東郊重于大邦之攸寄藩屏王室孰若四輔之爲先然而畫一之規素存久大之業已著主上所以推恩而均逸易地而優賢在于海隅之心則蕙霖雨之望側聽優策以副具瞻某向以庸虛獲覲符采聆介圭之于邁望鹿轡而載歡區區之誠一一奚盡

與西京通判某太博啓

拜遠風儀驟移月律由眇睽之過厚使慕用之實深寤寐音徽搖蕩心旆伏惟練氣自若衛生有經豈弟之符神明來舍恭以某官吏術通達儒學精詳敏於事而有功譽所試而已效矧王都千里之廣河南二周之餘固賴長材以崇善教叔度來暮久播譽於輿詞齊侯報功豈候時於某月益祈葆齋庸俟褒陞

回齊州通判某啓

承命來東。問俗從事。側聆臺妙。出貳藩條。全齊輿區。首推歷下。連城要任。雅屬治中。頃熟稔於宏材。茲有望於善治。矧及瓜之甫邇。將投刃而有初。猥辱騰書。過形巽與。願言佩服。曷罄敷宣。

回王尚書啓

夫審增秩天官。保釐宮館。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智深迪哲。學茂隣幾。臺閣柔乎休光。廊廟著其法語。治戎董武。外震蕩於天聲。利用厚生。內周洽於民譽。蓋尚書百官之本。而治象之法最嚴。邦畿千里之居。惟魏大之風尤盛。主上所以疇咨全德。併疏寵監。敢謂謙冲。過形摛挹。騰示芳翰。載窺絢辭。佩服之誠。筆舌奚究。

賀致政某宮師啓

伏審得謝上臺。歸休里宅。峻貳公之崇秩。參六傅之近聯。止足之風。獨齊蹤於老氏。體貌攸寄。是所望於父師。休命甫行。輿情胥仰。恭以某官。純誠貫道。清節鎮浮。茂方叔之壯猷。兼博陽之陰德。社稷是衛。定帝業於無疆。功名不居。奉天道而時若。昔疏氏有海隅之樂。留侯慕松子之遊。高風如存。遺蹟不嗣。適大賢之有作。雖異世而合符。逍遙道樞。塵垢蟬冤。是以湖海辯說之士。朝廷夙夜之賢。揜攬以爲美談。思齊者將不及。方將踴臨雍乞言之制。修巡守就見之儀。範模老成。光華倬史。豈特掛車以示來世。揮金而樂當年。某糜糝小官。阻前賓歸。懷門闌之願。居常慨然。從几杖之謀。更深仰止。敢冀齋神專氣。綏福考祥。

賀三司某待制啓

伏審光被策書。主司邦計。恭惟慶慰。竊以賦數經入之賦。厚生利用之權。唯敏智足以有功。唯幾深足以成務。訂茲慎簡。具曰才難。恭惟某官。器度淵宏。謀猷廣敏。個儻扶義以特立。珍粹入神而不窮。陟降便蕃。輝映中外。而自雍容表列。惇懋風聲。謀國以忠。摺紳推其軌範。作法於厚。遐邇賴其規模。故適道可以與權。對時所以育物。爰正大農之柄。一專司會之謀。地若流錢。劉晏之才。素著。民不加賦。桑羊之晝。深既成阜俗之勳。必繼富民之拜。某辱知最厚。受賜亦深。側聆休命之行。逾積由衷之忭。

賀制置發運某待制啓

竊審光被詔函。擢躋廷閣。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英猷邁種。精義造微。由敏智而有功。資正固而幹事。蓋不牽於俗論。宜獨結於上知。迺其心計無垠。利百變法。管氏權術。曾何足云。桑羊析毫。殆不能過。固疇庸之所適及。而奮飛自是。逾量不加。賦而用饒。自從欲而致治。以是進參柄輔。誰曰不然。某早以弱材。幸蒙左顧。聆休命之亟下。撫懦衷而載歡。

賀張丞相除帥啓

眷懷舊弼。誕播明綸。還祕殿之隆名。建上流之巨屏。五侯九伯。暫尋缺鉞之征。一日萬幾。卽正鈞衡之任。慶關宗祏。喜溢神人。恭惟某官。道冠古今。勳存社稷。扶世導民之術。本自得於詩書。憂國愛民之忠。宜獨貫於日月。當國家二百載中天之運。正君臣一千年際會之期。仗大義於版蕩之中。變危機於呼吸之頃。

取虞淵之日。功孰大於昌唐。封函谷之泥。略豈高於全蜀。既勒銘於鐘鼎。旋正位於巖廊。方布德以兆謀。爰整軍而經武。誓清沙漠。剋復神州。然而功成者天。道廢有命。在我何憂。於用舍。於時實繫。於重輕。身雖退。而道愈光。望既隆。而忌益衆。誰爲巧舌。敢肆流言。曾蚩蚩之。不量。豈棟梁之。可撼。九夷何陋。自安孔子之居。四國是遘。久起周人之詠。斯文未喪。羣枉幸消。宜以人主注想之深。慰八表具瞻之望。適召還於南服。聊臥護於北門。何煩三日之報成。卽聽十行之趣覲。多士聞風而喜。矧大老之來歸。四方扶杖而須。知太平之有日。某頃緣恩契。蚤辱記憐。逮風波之橫興。方羅織之肆起。念寒暄候問。無益於門下。而事機偵伺。或致於讒言。缺然門牘之陳。蓋亦三年于此。仰止受恩之地。未嘗一日輒移。雖形迹之若疎。尙忠誠之可鑒。倘蒙舉照。少道譴訶。庶幾餘生。永有依怙。重念某稟資劇陋。賦命數奇。蠢愚涉世之甚疎。坎壈抱窮而未艾。緣姓字嘗汙於科籍。故蹤跡偶筮於閭臺。曾越日而幾何。亦羅譏而遽去。冒寵甘分于罷黜。噴言更玷于恩私。俯仰懷慙。踟躕無措。茲陞伏於里舍。獲傳誦於策書。自歎末路之零丁。將託洪鈞之塊扎。收東隅之失意。敢忘於桑榆。賀大廈之成。情方深於燕雀。精誠並竭。悃愫奚殫。

與轉運使某啓

比者叨膺詔檢出贊郡條。未閑從政之方。非有裕民之術。矧乃連城甚廣。生齒實繁。顧關決以無堪。將尸曠而爲咎。伏惟某官。精心格物。敏智通微。飾儒術而自將。揜吏師而獨步。勤宣使指。悖懋風聲。某得以庸虛之資。勉強自力。竊幸於奔走承命。或藉之使令於前。實冀餘麻。獲伸素願。方趨裝而便道。卽拜謁而踵

門。

賀運使某啓

伏審光膺詔檢出總計臺朝僉刺舉之權士發澄清之志傳車抗節屬城望風想聞英標大慰輿頌恭以某官高節邁世醇文析微歷試民事之難緣飾儒術之美倜儻中立固自結於主知造次義形衆必推於國器眷是典州之重暫紆攬轡之感願惟重外之嫌將有問蓋之召卽觀翔奮以極蘊藏更冀保調少副言願

賀運使某郎中啓

伏審光被詔寵分外計陪京奧壤地幾萬里之方美俗要權任則百城之重避東攸集長材莫先想聞風聲翕變輿俗恭以某官心術該敏智符廓明紹扶陽之晉徽著伯起之清德入尊臺妙出總使華方面藹於去思臺閣誦其故事復頒節傳益試將明必無淹歲月之期行且隆鄉輔之拜某幸分符竹實廕輝光阻前趨賀之儀徒積焉依之素

賀運使某郎中啓

伏審光膺詔檢移總漕臺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敏智絕倫精心格物回翔中外之寄著聞尤異之聲而自欽卹祥刑澄清南服九牧稱最三年有成惟經賦之所充眷瀨河而居重選簡所付擢材巨量休命甫行輿情胥洽某竊居屬邑方芘餘庥雖欣渙源之榮仍結疲軫之戀敢希上爲宗社精調寢興

賀運使某度支啓

伏審光膺詔檢行趣上臺使車表率之功國賦課入之數九牧居最三年有成士論翕然帝心簡在虛選列而延佇嚴召節以授于天衢顏修國用資始伏惟治裝爲去齋神益康某久以瑣材獲依大庇免負乘之貽謗實棲廡以知榮瞻言四牡之歸徒積疲馬之戀敢冀精調廢隸以副禮祠

與運使某度支啓

樽散之委瓠落無用幸得從薦紳之後竊嘗仰當世之賢雖慕用之誠在執鞭而欣願而迂疎之效獨踵門而後期伏惟某官智略逢辰德榮冠世言行爲乎士範政術存乎吏師百城畏懷名實胥用各漕所入歲時罔虛方將極淵懿之深謀酬尤異之凝績翔奮邇列光輝本朝某庇身小官謁迹下邑繩墨所約胸襟無奇私景行於高山旣蒙廡於鄉黨敢冀上爲宗祏精調寢興

賀鄆州安撫某修撰啓

伏審光膺詔選出領使符躋殿擢之華資按魯邦之舊土眷茲德賞允協僉俞恭以某官國器宏深天材長懋明照忽徵之表文含經緯之風居爲吏師能簡容聽惟皞濟之奧壤據海岱之上游表率百城經緯千里實藉老成之智用專綏撫之權雖輟步大農固不以重外爲嫌而擇材麗正尙疑其避東弗竟諒觀報政之期卽有具瞻之拜某猥以衰朽獲庇輝光警聞新命之行采積由衷之慶

回濟州知州某啓

叨膺詔檢，濫委郡符。川塗阻修，坐遙於化境。歌謠歡屬，默聽於休聲。幸餘潤之及茲，企高風而增聳。方修謝牘，遽辱騰緘。研味絢辭，著銘具體。伏承節宜有術，啓居降康。恭以某官，智爲吏師，材洽民譽。豈弟之政，固賴於惟良。金爵之褒，卽期於不次。勉加保護，自副願言。

賀孫杭州啓

伏審均逸斗樞，開府吳會。九命作牧，寵數愈光。四國于蕃，倚毗尤重。蓋曰股肱之寄，非有中外之殊。恭以某官，文茂經天，器深華國。極皇王之遠略，輸社稷以元忠。慷慨立朝，必欲聲教之及古。倜儻扶義，不使功名之後時。而自流沙際于玉關，服領極於南海。和戎之策，魏絳居多。柔遠之勳，伏波爲最。遂正機衡之拜，用嚴帷幄之謀。葦月有成，海隅胥慶。遽讓德而戒寵，暫偃藩而處休。竊惟當宁之瞻懷，爰暨輿人之注意。必無信宿，將復奮庸。

回知府某大卿啓

阻侍音徽，疊更歲筮。執鞭興慕，未盡其景行之心。重趼而趨，居常有見賢之願。仰惟偃息巨鎮，緝綏太和。恭以某官，寬裕足以有容，豈弟敏於從政。宏然國器，聳乎士林。論盛德而必稽，舉良吏以爲首。以秩典郡，九卿之選莫高。賜爵疇庸，三事之拜非遠。仰希上爲宗祏，精調寢興。

賀宰相某啓

王春頌歷，象魏布和風。入律以應期，星回天而更朔。恭惟某官，明誠格物，淵懿矢謨。咸一德以相時，欽四

鄰而敷化。秦伯仁厚。宜昇壽於勾芒。周公勤勞。方錫命於赤鳥。履茲令旦。倍納純熙。（原註）一本云。天以山甫。實保佑於周邦。帝使勾芒。方下賜於秦伯。

回知郡某都官啓

向者假守江介。日奉寶車。傾蓋之歡。屈指可記。惟高明之令德。常慕用而不忘。分手闕然。馳光迅若。猥沐左符之寄。求臨澗水之陽。側詢屬城。審休汝之車騎。遽因介使。獲烹魚之素書。厚意勤劬。絢辭款密。披閱于再。佩銘益深。恭惟某官。儒術自將。政績兼茂。廣譽備於所試。遺愛存乎去思。方茲求治之辰。每下旌能之詔。卽期飛擢。以懋循良。勉務節宜。庸副言願。

回知郡某官啓

叨膺詔檢。出領郡符。雞犬相聞。幸接受棠之境。簡書攸畏。生除交臂之期。方企下風。遽承便置。載披麗藻。如挹緒言。聆贊治以多聞。矧陽和而增勝。佩銘慰悻。交集衷懷。伏惟某官。幹力絕倫。風猷邁種。出總赤車之任。入嚴儒館之華。偃息介藩。雖重惟良之寄。雍容邇列。方推圖任之恩。勉冀葆頤。以須光寵。

賀知郡某郎中啓

伏審寵被詔函。出分郡寄。朝家重惟良之選。廷臣先歷試之材。眷惟國恩。允屬民譽。恭以某官。智推通敏。器處閎深。薦揚中外之聯。籍甚簪紳之論。是宜總專城之重任。付維屏之要權。士習先聲。咸想聞於豈弟。帝胥成效。將表用於深嚴。某猥以寡才。率叨聯事。將遂依仁之便。良多就義之歡。行俟彼瞻。更斬葆毓。

回知郡某官啓

伏審某官涓休穀旦。和布郡條。郭伋治能。亟上冀州之最。會宗威信。猶爲鴈門之蹟。夫惟達生徇天。知命齊物。道兩均於進退。樂無累於逍遙。福履所綏。啓居增劬。且陶鈞御世。嘗獨化於無垠。而倚伏在人。密施功於糾纏。復自道其何咎。於信處以奚繇。勉務節宜。卽觀翔奮。區區之禮。叩叩于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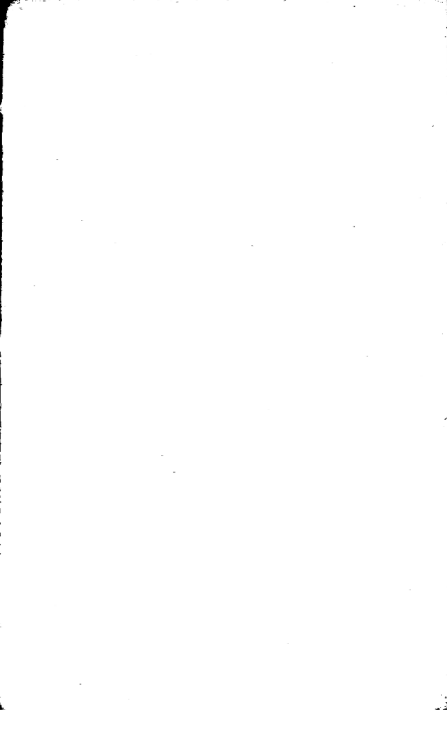
賀省主某龍圖啓

伏審光膺命書。進躋延閣。惟河圖之祕寶。遽天祿之宸居。高門之選實嚴。儒者之榮尤重。訂茲慎簡。具曰才難。恭以某官德茂幾先。學躋聖奧。側儻扶義以特立。珍粹入神而不窮。所謂元精之生。王者之佐。而自總司計。燁大風聲。謀國以忠。摯紳推其軌範。作法於厚。遐邇賴其規模。駭數經入之會繁。利用厚生之廣博。宜其疇厥成績。峻茲寵章。既全阜俗之勳。必繼富民之拜。某効智無似。蒙恩實深。側聆休命之行。逾積由衷之忭。

謝除直講啓

仰承休命。俯積靦顏。竊以儒林之官。淵源所繫。太學之教。道藝攸司。上以聯師保之嚴。下則總俊造之任。非有專門名家之傑。博聞強記之資。清修雪白而無疵。黃髮魁壘而特秀。殆無以贊育材之化。建首善之謨。儻其倚席而無聞。必也瘵官而致寇。國家養徒至博。任能實艱。歷選代工。未嘗輕授。伏念某器惟苦窳。志已溲卑。窺陳編而幾何。迷大方而見笑。陋駢枝之無用。愧繁稅之增華。法令爲師。有司空城旦之愧。廉

能應詔。皆小官累日之勞。進陪東觀之游。出分百里之命。惟小邑寡民之寄。加銅章墨綬之榮。無汲直之才。敢恥於爲令。乏冉求之藝。安見其非邦。方期勵一劑於鉛刀。隨十駕於驥足。盡力農桑之課。想見絃歌之風。敢謂詔除。忽膺朝選。脫迹下邑。影纓上庠。負乘爲虞。冰淵自懼。伏遇某官。經綸王度。柱石國基。程百吏之器能。矜一善之樹立。密借嘘枯之賜。曲收吹呖之微。底是空疎。得階甄擢。謹當發憤忘老。浚明自強。窮經義於修行。誦師言於勿失。用竭鄙願。仰酬厚知。



彭城集卷三十

啓

回致政王侍郎啓

伏審需章得謝。溫詔榮歸。擢文昌之近聯。貳春官之峻秩。允茲寵數。繫屬老成。恭以某官。政爲吏師。道兼士則。慎白圭而無玷。迨黃髮而好修。雍容龍馬之殿。左右虎符之寄。遂從所好。高蹈乎止足之風。洪惟茂恩。閔勞以官職之事。安車之寵。賜几寶榮。身沐謙光。首垂珍翰。銘佩于懷。敷述奚周。

與運使某郎中啓

叨被詔函。濫分符竹。連城十數。書社萬餘。無尤異過人之稱。有蒙蔽寡聞之累。將何以布宣明詔。周察輿情。俯章綬而若驚。按吏民而自愧。伏惟某官。清規格物。盛德鎮浮。利術析於秋毫。精鑒甚乎止水。洪河之潤。福并逮於京師。慶雲之輝。蔭不遺於叢棘。願惟孱弱。方賴芘麻。謹當悉心刑政之間。竭力農桑之本。庶立涓微之效。不貽刺舉之憂。糜此簡書。逋遙軒屨。伏冀精調。寢鍊以副。麟詞。

又

假守左符。浸更流篇。無昔人報政之敏。嘗以自慙。瞻使車攬轡之嚴。每懷多畏。然而卿雲之應。有素。大海之蕩。攸歸。知其不遺。賴以蒙免。伏惟宣布多豫。榮光益休。恭以某官。令望映時。純文貫道。天材超乎不器。心計迫於無垠。利術析毫。泉貨流地。聽聲察實。九牧無以居其先。宣化承流。千里莫不被其澤。卽時異最。行奉豐恩。敢冀順此長贏。益綏祉福。

謝中書舍人啓

選掄所及。無間孤生。綸綍惟行。抑爲重任。冒寵已甚。撫躬若驚。竊以發號施令之謂王獄。考禮正刑之謂典訓。鼓舞四方之悟動。裁成百度之經綸。如春霆之有震驚。喻大辰之爲喉舌。上德司契。中心無爲。必付代言之人。以著揚廷之事。有子產之智。則潤色無疑。兼相如之材。而視草惟允。其體甚大。非賢莫居。伏念某稟生冥煩。爲器氤窳。寡聞無約。以自守。曲學多辯。而逾迷。經爲汎通。不如子雲之浹洽。文實骹骸。同在方朔之抵牾。著指何言。心術瀾落。悵燭武之內省。少不如人。愧哀脩之自強。老而好學。方其多士之鱗集。敢謂寸長之彙征。擢躋內史之聯。驟陟右垣之奧。漸階顯俊。效智贊書。歷數英游。中有近屬。家學見付。愧弗嗣於前兄。宅相猶存。敢自矜於似舅。揆量幸會。實繫扳援。恭以某官。偉度兼容。英心樂育。善不啻於己出。士由是而朋來。巍乎熙載之功。赫矣備官之節。睿茲斷技。振以餘光。夫屈首受書。信於朋友者。自喜以文飾吏。用於州黨者。已希。而此逢亨。奚以圖報。臨深履薄。誓堅夙夜之心。絜大度長。頗論繩墨之外。仰謝乾陽之造。次酬宰匠之私。(原註)一本云。唯枯發生。誓曲加於餘論。陳力就列。不見棄於昌

時·造次類命·竟蒙殊遇·猶當深修意志·阻勉百爲·有益毫分·頗論繩墨之外·靜思深
薄·誓堅夙夜之心·上酬天造之恩·次答已知之遇·

賀某相公冬啓

伏以伯趙司辰·天元正統·迎律風于廣漠·肇卦氣于崑崙·恭惟某官·茂德格天·純仁濟物·惇大謨明之業·
慎徽講畫之規·一日萬幾·贊贊而惟允·六府三事·巍巍乎可歌·履此令辰·倍迎丕祉·某濫叨符竹·側企台
疆·頌山甫之清風·既深於心·瞻平津之材館·方阻於賓榮·

回判府文侍中啓

伏審寵被制文·進躋左相·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包人傑之偉量·躬聖相之茂資·總國鈞而迓衡·兼天爵以
經世·正色率下·風動乎海隅之邦·無疆惟休·日新乎賢人之業·來全秦之舊壤·當西土之奧區·總制諸戎·
折衝萬里·分闡注意·資元帥之中權·珥貂建旆·極上公之寵數·帝眷茲茂·民瞻所同·雖齊侯賜履之榮·吉
甫爲憲之盛·銓德度義·異世同符·尙復懷謙者冲·遜美弗處·辱緒言之來暨·欽三讓之榮高·佩服之誠·啓
居無斂·

賀太師司空文侍中啓

伏審受策中辰·躋榮右相·峻上公衰章之賜·兼師垣齋鉞之尊·令德維宜·輿情胥洽·恭以某官·職用道本·
智極時中·常自許以泉變·期致君於堯舜·肇允初試·蹕求近功·蓋夫元精所生·將保佑于明主·大儒之效·

必光榮于本朝。昔阿衡之相有商。畢公之輔周室。禮樂制作。適丁百年之期。老成典刑。歷贊三后之治。彼竹帛所記。用爲美談。而聖賢相逢。親際盛旦。海隅徯治乎風動。黎民丕變于時雍。而後推功名而不居。執謙退而自牧。主上以一之歌。履此令辰。倍迎丕祉。阻前修慶。采劇馳誠。

慰李端明侍郎啓

伏念數舍非遙。一官攸繫。國風庶見。棘屨是先。繩墨所羈。倥偬無暇。瞻德闕而載聳。搖心旆而實勞。雨露益滯。松檟增遠。孝思不置。福履無他。昔曾參過哀。子思謂其難繼。弁人孺泣。尼父稱其可傳。必惟扶世而道民。有以順變而就禮。仰斬寬抑。庸副禱詞。

回省元劉槃啓

伏審光被恩詔。顯登上地。伏惟慶慰。恭以先輩天機粹茂。心術淵通。審問愼思。獨潛精於道奧。席珍待聘。屬嘉會於昌辰。壽王則海內少雙。陳遵爲後進之冠。率馬以驥。雖蹶壞其何傷。濟河焚舟。願收功之未晚。利器動而不括。先聲勇以無前。多士並驅。咸嚮風而歛社。有司妙選。若刈楚而合符。中以前期。復茲舊物。主上聆子虛之說。喜於同時。擢平津之文。亟躋異等。修途自此。廣譽藹然。某早以宗盟。復聯世契。情同叔舉。每流連於女侯。事類陶丘。喜奮翔於正禮。敢期厚眷。垂貺長棧。研味絢辭。想見丰表。佩銘之至。敷述奚周。

回劉齋郎啓〔原註〕想之子

遠承芳訊。知拜新恩。追惟昔遊。悅若宵夢。嘉素風之克紹。喜少成之自然。周南滯留。尤積子長之歎。女侯盛德。徒深叔向之悲。未卜披瞻。但多馳仰。炎陽在序。福履增和。益務保調。佇觀翔奮。

回謝曹相公啓

恭審光被策書。進陞鼎輔。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英猷濟美。偉量映時。知略信乎士心。倜儻以爲己任。歷試繁會。擢寘深嚴。肺腑懿親。稊侯有旦暮偃伏之愛。股肱重寄。申伯成方國蕃宣之勞。上惟敦崇異姓之賢。褒優元舅之重。國典該備。廷論僉諧。亟疏茂恩。粵躋上袞。俯聆休命。方激鄙悰。何謙光之過中。示服寵之增戒。曲垂珍贖。采挹高風。銘佩之深。敷宣曷究。

回宗相公啓

局跡小邦。棲蔭上府。德化所及。實被賜於下流。咳唾之音。屢承教於諄誨。近者仍蒙鈞念。寵賚醇醪。東閣優賢。雅資於燕喜。西曹容士。兼忍於鴻茵。自惟懸瓠之姿。非復曳裾之列。敢期不遺疎外。過沐涵濡。恩顧所深。麴蘖如厚。感銘之素。啓處不忘。印鞞攸糜。門闌伊阻。仰祈上爲宗祏。精調寢興。

回新館職某啓

伏審光被綸言。進躋書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稟秀翹穎。立誠粹和。包衆美以禋身。緯醇文而輔德。學積微以至著。身藏器而待時。蓋人不易知。或大材莫之汲引。而士亦難進。雖聖朝有所滯淹。及其詔書。顯俊而思皇。宰匠精心於推轂。拔十一於千萬。謂寡二而無雙。於是騰聲帝臺。取雋衡石。沛乎巨魚之縱壑。處

然振登之充庭。萬乘爲之虛懷。多士是焉屬目。聚觀李邕之顏采。紙貴左思之文華。奮飛巨量。修途自此。蓬山道室。未足喻其英游。金門玉堂。佇前觀於逸步。何謙光之過厚。亦氣類之不忘。垂示長牋。鋪宣麗藻。願言佩服。曷罄敷陳。

回章某啓

伏審論士賓興。登名舉首。恭惟慶慰。解元著作。學窺聖奧。文貫道真。蓋好古而敏求。則於政乎何有。士林華某。官閥蕩然。典廉公車。著書東觀。昔馬周既貴。恨不接於俊科。陸遜已封。尙復從於州舉。蓋鄉書之重。儒者爲榮。高材軼足。絕景橫驚。無出其右。益知田叔之賢。喜於同時。方就上林之賦。猥勒車騎。垂顧衡茅。仍墜珍函。獲窺絢藻。既瞻風表。我心則降。佩服徽音。永以爲好。

回鄭先輩啓

伏審光膺遼東。榮擢俊科。伏惟慶慰。恭以先輩。懿實清修。瞻辭敏給。升堂而覩奧。拔類而軼羣。本行著於州閭。英聲騰於庠序。蓋登高能賦。糜爵之端。敷納以言。取士之柄。詔書所以興賢而論秀。主上於是明試。而程衡果惟全材。實當茂選。方賀得人之盛。未遑削楮之儀。敢謂謙光。曲垂華簡。均與祭之深慶。敦汎愛之純誠。感佩之深。敷宣曷既。

回謝諸先輩啓

伏審光被詔俞。擢陞上第。伏惟慶慰。竊以服仁義者貴際。先名質者爲人。故懷寶迷邦。皆曰歲不我與。羸

轡躍馬懼乎時弗再來。矧惟右文遶辰。好德錫福。砥節厲行。孰不畢義而顯知。並驅爭先。亦獨得道者多。助。迺其羣百郡而秀出。冠千英而奮飛。側跋高風。實曰盛德。恭以先輩氣函經緯。學際淵源。本行配乎鄉評。令望藹於士論。衣錦尙裝。蓋君子闡然而愈章。超駕絕塵。則衆人瞠乎其若後。且中多可以與祭。而能賦。謂之德音。有司由是以名聞。明主固許其試。可得人之慶。在廷所同。敢謂虛懷若冲。謙光自牧。迂軒騎而左顧。捐棧牘而見貽。佩服緒言。啓居無斁。

回趙通直啓

伏審程文華省。更秩外朝。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器宇宏深。機符明粹。力學爲己。立操不羣。信厚之風。固有光於麟趾。詩禮之訓。蓋兼得於鳳毛。暨於發策決科。席珍待問。聲春容而愈遠。刃紫肯之未嘗。言必中倫。動而有獲。遂分休渥。粵寅周行。自昔宗英。率居郎選。子政參石渠之論。駒駘與東觀之書。以多士之歎譽。加本朝之惇敘。奮飛自此。修涂巨量。想見英徽。側深登慕。敢期厚顧。垂貺華棧。雖傾蓋之未遑。而雜佩之爲好。感銘之素。敷述奚周。

回穎王啓

伏審光膺命書。進啓成國。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純粹天挺。溫文日躋。大雅不羣。必造次於儒術。爲善最樂。實光輝於本朝。由是剖符大邦。書社東夏。上惟立愛。始於自近。進律所以疇庸。咨詢在廷。若稽前訓。備物典策。益隆夾輔之尊。錫山土田。更重陪敦之數。誕告伊始。輿情翕然。豈期謙光若冲。遜美自牧。流示絢藻。

曲形至言申畢于三銘衷無教。

回東陽郡王啓

伏審受策大廷分茅南服兼鼎司於上袞總兵要於中權寵數優隆輿情悅洽恭惟某官經德淵懿秉心粹和要道適乎時中力學見乎日益是實麟趾之美所謂磐石之宗國朝隆親親之恩益胙土以蕃王室惟善善之意資論道以持國鈞大公不私亶古無愧方修鉛槧馳上慶詞遽沐函封曲垂芳翰寵至而戒仰欽能降之風卑不可踰采摛謙光之素佩銘之至啓處弗忘。

與宋相公啓

向審觀文相公改鎮許田假裝周道路車乘馬實元侯之舊儀袞衣繡裳幸屬城之親止輒復掃除郊次瞻企鸞香猶謝國之喜申侯甚魯人之望高子遽承改轅便道抗旌屈塗雖階符之暉不遙於霄漢霖雨之賜猶遺於陋邦悵悵所深啓處罔措伏惟跋履永久綏固和倪逼章授之攸拘趨門墉而弗遂跋數茲舍之近還有三歲之恩惟祈上爲宗祚精調寢饋。

與孫觀文啓

鷗守陋邦坐除賓館誰謂河廣曾徵杭葦之艱畏此簡書居積道隋之歎恭惟節宣時若啓處用康伏以某官德崇國華智兼人傑幾深開物以成務偶儻扶義而濟功內參帷幄之謀外膺方面之寄夫倚伏之妙巧歷猶知其必然污隆之期賢者蓋有以無悶是故稱子文之美爲其去令尹而弗憂言仲華之賢亦

曰。禮龍章而無愷。矧以全德邁衆。達生循天。宜其捐芥蒂而何疑。寓逍遙而自得。推數循理。已符傾否之占。求舊記功。方盡樂終之義。勉祈善毓。以副禱詞。

與富蔡州啓

拜遠階符。驟更歲序。奔走道路。蹇蔽朴愚。雖竿牘之儀闕於自達。然門闈之願未之敢忘。濫承乏於小邦。幸偃風於上府。涵泳洪河之潤。瞻仰巖石之崇。靡此郡符。阻前賓席。伏惟偃息。惟屏翕受寵。恭以某官。體經緯之純文。極皇王之本務。輸忠廟社。協德股肱。蓋堯以四岳統諸侯。周以二伯倡九牧。今之開府而作鎮。亦曰陪京而右王。然而搢紳之心。則在霖雨之望。佇正台袞。以副輿情。

回呂內翰啓

伏審膺明詔之敷求。首禁林之選東。持囊簪筆。極侍從之深嚴。大策高文。兼號令之溫雅。德選攸繫。僉謀允諧。恭惟某官。操履端冲。文華珍粹。正容足以悟物。令福由乎殿邦。世稱高陽。實濟其美。士推李固。是復爲公。簡在淵衷。亟疏寵秩。豈特追長卿之視草。借楊乘之授經。方將訐謨遠猷。據發素蘊。必復其始。永觀厥成。自聆休命之行。甫慶得賢之盛。敢期厚願。垂賜華旎。佩服之誠。敷述奚究。

賀葉內翰啓

伏承光膺朝綽。入踐玉堂。蓋侍從之上游。實文章之刺選。伏以某官。積學闡奧。沈機照微。經緯之氣甚高。謀謨之術維懿。久宜振摠內相。矯翼鑿坡。以富國之偉材。奪司會府。因飛翅之餘謗。暫屈英藩。朝廷思賢。

士類引領果亟下於明詔方入見於北扉某辱知頗深聞命增慶念守挈餅之智莫伸進面之儀延階軒旂祇勞肺腑伏冀上爲宗祏精調寢興

謝樞密某諫議啓

向膺中詔出預專城剖符得人深愧逾涯之寵負乘致寇匪惟不稱之羞由蒙化於大鈞幸不遺於蠮木夫賜而不德此誠真宰之風貪於自私茲乃小人之智輒捐竿牘毋溷高明馳光寢移恩閑坐阻睹符階而載聳搖心旆而際寧伏惟贊襄萬微翁受多福恭惟某官學躋聖奧智爲帝謨躬人傑之茂姿韞王佐之妙略運籌制勝固千里而不違舞干敷文亦七旬而來格行正鳳池之拜以副海隅之心

回孔朝議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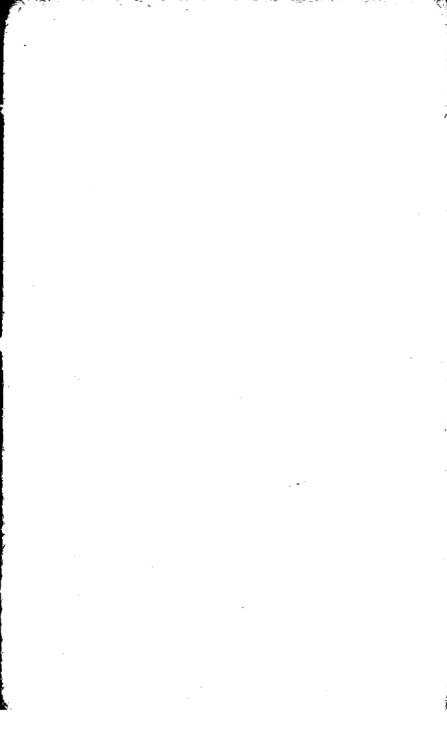
叨膺中詔濫預專誠奉使典州既繆澄濟之寄剖符莅郡未知豈弟之方矧東魯之奧區餘姬周之遺化禮義好學士風甚修桑麻養生民業既富將以不擾庶乎有成言詢鄉校之賢實得聖師之裔峻秩惟月高義薄天列叨傾蓋之游茲有垂仁之便遽承珍翰垂喻深衷佩服之誠敷陳罔迨

回參政某諫議啓

伏審光被制函進參機政賢才之舉不待次而後宜聖賢之符必非常而胥遇夢卜以之先協占象動而吉期上心定于勿疑僉論由是尤若伏惟某官全德具美逢辰致君雖巽避而弗居如譽試之已效側聆成命方慶遠圖過墜珍題曲形謙德

回留守某諫議啓

茲者被命來東。承乏居守。會車旗之稅駕。奉麟玉以交符。京兆五日之期。此仍半古。詩人三秋之思。願已積年。既挹高風。豈勝厚幸。爰及簡書之畏。敢踰信次之間。遽遠英標。益勞吝腑。方息床而就舍。謀裁楮而置郵。敢謂謙光。猥貽華翰。佩銘于素。啓處增榮。伏惟某官。學茂幾先。智深物表。論議出于亮直。文彩著于彌彰。式嚴公輔之求。僉許爭臣之選。卽期登拜。以副輿詞。更冀寅爲宗祧。精調竅鍊。



彭城集卷三十一

啓

與王承旨啓

効智小邦。瞻風右省。雖期會之事。幸免于沈迷。而繩墨之間。自慙于結約。思復侍側。儻之論。窺雍容之輝。眇如雲霄。脩更歲律。伏惟陟降帝側。綏養時中。恭以某官。德量淵深。神鋒穎擢。知當世之要務。自一時之偉人。經義精通。文采英發。贊天常于筆舌。明帝制于典謨。海內服其詞宗。主上許其國器。必且擢躋柄輔。代熙化工。推其不世之資。用格非常之業。

又

僻守遠郡。有張敞繩墨之嗟。願爲中郎。無汲黯禁闔之望。瞻仰當世之傑。侍從鈞天之游。邈焉雲漢之高。益歎泥滓之陋。伏惟燕見多暇。啓處用康。恭以某官。德貫道樞。學優聖奧。言必垂于士則。智悉諧于帝謨。于以經緯人文。贊襄治體。譬猶玉衡平物。無釐毫之差。元龜告猷。絕幽深之阻。輿論斯久。休命歸焉。

又

伏念託茲僻陋之邦。迷于期會之務。雖馳情而無極。曾奏記之非時。仰惟德宇之寬。深察小夫之智。幸未忘于曩穎。猶竊冀于兼容。隆暑在辰。燕見多暇。吉祥止止。啓處休休。恭以某官。性茂天機。學優聖域。處全德以耀世。振遠猷以致君。所謂元精之生。王者之佐。且中外之任。試諸難而已用。而文武之材。見于事而成效。上方酌輿論之僉屬。峻龍章而奮庸。敢冀上爲宗祚。精調寢饋。

回知府侍讀某給事啓

比者寵分左符。卽藩巨鎮。昆吾舊許。是惟奧區。黃霸穎川。素推高第。良臥資治。以副輿言。恭以某官。學茂臨幾。志深許國。調護之寄。管羽翼于東朝。承弼之求。宜股肱于近輔。惟是陪京之重。實觀報政之休。茂風聲于一方。流河潤于千里。豈其謙光示好。珍贖惠音。詳味于三。佩銘兼極。

爲韓相公回文侍中啓

比者叨膺詔策。登冠鼎司。愧非柱石之資。猥預股肱之選。遜避無所。黽勉効官。國家嗣五聖之不圖。接千歲之絕統。禮樂制作而大備。憲度著明而日新。夫惟承弼之求。夢卜爲重。未有輕棟梁于構厦。簡舟楫于濟川。豈其寡材。可使非據。如某者。學慙適道。智謝興幾。驩承乏于真行。每願忠于就列。已試之效。曾未覩于毫分。求舊之仁。仍拔出于千萬。震蹋殊寵。泚汗厚顏。默然退思。抑其有自。恭以某官。義敦舉類。明極知微。鈞冶之工。既裁成于庶品。吹噓之賜。早借譽于當年。以是藁軀。薦蒙休命。方仰遵于講畫。遽流示于旃言。過形溢美之辭。深喻逢衣之幸。佩銘于素。啓處弗忘。

賀文侍中啓

伏審勅音詔旨。進服寵章。讓德梁高。民聽皆聳。懋功維典。聖睴靡移。大廷拜嘉。摺紳胥悅。恭惟某官。爲國元老。致時太平。總金鼎玉鉉之和。兼黃鉞豹韜之重。文綏武服。垂憲建休。而粲然風。揮日舒。贊襄輔和。而允若。主上以二伯分治。三公惟人。外資作牧之權。內倚納言之任。併疏寵數。粵疇顯庸。重以中朝夙夜之賢。方內游談之士。聆其風者。咸曰休哉。敢圖遜與過隆。緘膝荐及。窺藻文之溫密。俯蓬心而悚惶。

又

伏以星象回天。歲朝更歷。和陽速通而發滯。青煒登平而應期。恭惟某官。配德元精。合符聖旦。規模著于廊廟。聲明照於海隅。傳說成功。非阿衡之專美。周公信處。將袞服以來歸。端序惟新。泰來協吉。迎長之慶。受祿梁昌。某廢此小邦。阻前材館。荷大鈞之賜。既被於陶埴。惟憑藻之誠。則深于豫附。

賀宋相公冬啓

伏以清臺測景。候南發于建星。神瞽攷聲。協黃宮于元律。乾陽伊始。君子其亨。恭惟某官。懿德秉夷。潛神格物。慎徽訓民之典。寅亮代天之工。澤惠無疆。功伴不宰。蓋靖恭守位。猶足以格神。豈弟不回。亦稱乎求福。況師尹之寄。勳業共茲。方順履長之休。架集降康之慶。某久依鈞鑄。適廢小邦。趨門榮而莫諧。仰符階而增禱。

賀賈侍中冬啓

伏以氣萌黃宮。律正天統。景迎長以建極。陽來復而遘亨。恭惟某官。忠亮秉彝。肅恭宜哲。惟幾所以成務。謨明是以弼諧。藝之風聲。世幾久大之業。載其清靜。與講書講畫。可以勿失。偃息猶之作藩。重違至言。詳案故事。併疏優典。以徇朝僉。資姬旦之留周。命魯公之拜後。凡預觀聽。孰不欣愉。某跼跡小邦。晷光榮座。徒有執鞭之慕。邈無齒錄之期。瞻望台階。卑情不任區區之至。

謝留守文侍中啓

伏念某樗散之質。瓠落無庸。早蒙陶冶之和。密預丹青之化。起于病廢。仍沐選掄。以斗筭致寇之材。濫虎竹專城之寄。賜而不德。固元宰之休風。眷言所歸。抑小人之素願。屬章綬之攸繫。趨門闌而靡諧。仰惟居守別都。惇樹寬教。吉祥止止。啓處休休。恭惟某官。道茂天經。量兼人傑。純固所以幹國。溫潛足以禮神。思致君乎助華。獨比德于伊管。伯始佐漢。天下美其中庸。吉甫在周。萬邦憲其文武。蓋唐堯咨四岳。以共治康王。勅三后乎保釐。夫帝臬之模。豈不同條而共貫。中外之任。固將均逸而優勞。方詠袞衣之詩。復下玉堂之策。

兗州賀雍王除本州節度使啓

伏審顯膺詔策。光被寵章。進位上公。啓封大國。本朝隆建親之典。東人榮賜履之儀。凡屬統臨。悉同歡忭。某方拘印。執阻詣賓。除瞻望台庭。不任登躍。

賀東陽郡王啓

伏承肅選詔旨。恪膺命書。注意所存。允協士民之望。撫封攸寄。益知屏翰之尊。伏惟某官。國器宏深。天機秀發。樂爲善而不厭。求多聞而益彰。金玉其相。社稷之鎮。分茅胙土。外則建乎懿親。登槐秉鈞。內則倚之元宰。寵數加等。盛德謂宜。側跂英標。俯深聳抃。阻修慶謁。徒極欣愉。筆舌所宜。萬一奚旣。

賀穎王啓

伏審涓休。穀旦。受册上臺。帝命往諧。廷論胥慶。恭惟某官。蘊中和之正氣。挺明允之篤誠。體喬梓而自修。如圭璋之特達。樂善忘勢。綽然時敏之休。處師弗煩。卓爾日新之美。是宜錫介圭而頌瑞。加金輅而撫封。啓公車千乘之尊。兼附庸四等之富。以今況古。曾何可倫。尙德展親。於是乎在。側聆嘉惠。俯集歡悰。阻叩賓榮。少伸鳧藻。

回通判某郎中啓

近者齋胎。粵趨便道。幸緣觀晤。良副傾依。遽遠風儀。寢更月律。承榜人之栝膠。緩葵戍之瓜時。既審涓辰。已新條敷。辱飛文之見暨。戒厚意而叵量。長夏梓炎。齋神泰定。齊城旣庶。歷下爲尤。邦政所先。治中居右。佇聽宜民之詠。卽膺側席之求。勉務保和。以符言顧。

回長官某員外啓

從事侯藩。託居仁里。聆素譽于鄉彥。辱雅游于中華。欽仰風徽。內多景慕。何意隆謙光之厚德。垂芳訊之綢辭。詳味于三。佩服無已。伏以某官。天材超越。吏術該明。千室鳴絃。久蔚武城之化。三年奉最。將袖東觀。

之書更冀葆光以符言順。

謝宋相公送酒啓

伏蒙垂顧具寮寵頒名酌揆嘉魚之燕衍愧小人之屬屢飲醇味和既旨且有伏惟某官位隆九牧化覃二南賜之所加世以爲幸夫何懦品尚沐不忘麴蘖之精固常厚于君子餅糲之耻仍不遺于小邦拜命自慙銘衷無斃謹當推賢將簞醪之意使其上下必均法詩人瓠葉之章不以菲薄廢禮卑情無任荷戴之極。

回某知縣啓

闕阻風徽馳想談晤側聆敏政竊喜仰成辱惠緘題過形巽與佩銘于素啓處不忘寒律向終谷神增勝更祈善毓以副願言。

回臨濮某知縣啓

瓜戍有期芝書遽及俾從久任內愧無庸荷天澤之逾渥顧郡章而增惕敢圖厚念垂貺華賤披繹以還佩銘奚究方隆冬之凝烈惟福履之綏寧益冀保頤以俟鸚奮。

回知郡某太保啓

過叨朝寄假分郡符瞻賢王恭梓之區每虔禮貌聆磐石維翰之秀載仰丰徽豈謂謙光忽垂華翰研味勤勤之旨徒深叩叩之誠方此長羸阻前談對勉希葆攝以俟龍光。

又

關奉音徽，倏更歲籥。輻場洵阻，郵置差池。懷賢之心，向風增歎。何意愛之過厚，辱絨滕之見臨。披玩于三，佩銘無斁。欽承藩政多裕，天休降康。伏以某官智畫沈深，機符敏銳。威望久馳于敵國，誠心素信于士林。鎮靜一方，既獨推于治最。折衝千里，曾何假于勇功。行疏茂恩，以酬美效。

與都巡某太守啓

比者叨膺詔除，獲貳郡治。願以迂疎之質，猥當關決之權。言詢事聯，側聆民譽。恭惟某官智略恢敏，威名著聞。佇奏課于中宸，卽升榮于男爵。未親豐表，遽辱華絨。銘佩之深，敷陳罔究。初寒屆候，保攝是祈。

與蘇州知府某太卿啓

拜遠門墉，倏移歲律。道塗遑遑，居絕馬牛之風。簿領沈迷，遂曠竿牘之禮。內訟疎慢，梁集悚惶。恭惟某官淵量雍容，純誠厚載。惟樂善而忘勢，遺達尊之在躬。寵薦孤生，親於抗禮。錫以瑤華之間，穆如咳唾之音。佩服珍詞，銘藏丹腑。始秋沆瑒，德履粹和。神明所扶，豈弟多福。三江震澤，擅富庶於全吳。西振左司，著名稱於前世。牧守之重，今昔攸同。然而本朝舊儀，上卿特揖。固將坐論道于兩社，豈宜專報政於連城。更冀精調寢興，寵綏戮穀。

回致政成承奉啓

今者軒車來臨，談晤爲慰。疑年已逾于絳老，畢娶何類于尚平。載仰高風，足論傾蓋。睽別之後，渴詠良深。

狼沐函書，但多銘佩。

謝制置發運某待制啓

伏蒙誤意，謂材過形，薦牘奉令承教。曾未効於毫分，噓枯發生，何遽承于咳唾。愧慚無似，起居不遑。伏惟某官智略淵微，神機敏達，獨究阜民之術，內深當宁之知。半策所施，錢若流于地上。一言之助，士或起于塗中。以是輻湊通物之賢，雲集佐時之傑。或冀陳力而就列，畢義而顯知。縣歷歲時，奔走道路，必著成效。乃沐先容，其有所譽，莫非已試。如某者，天姿揜淺，儒術闕疎，講誦師言，無益商功之妙。頗暇古學，殆非應變之方。踟躕海邦，苟逃官謗。惟吹噓之所及，雖夢寐之未嘗。敢圖不汝遐遺，副之甄采。仰揆宏量，曷測深仁。蓋大賢以泛愛而爲懷，周材以信順而具美。俱收並用，乃全百藥之功。失少獲多，無害五疋之善。以茲孱弱，曠玷揄揚。謹當繩墨首公，冰淵勵己。冀收涓露之效，以答邱山之恩。

與張待制啓

近審剖符分陝，揭節經塗，羈琴前驅，預郊迎而自幸。樵蘇不爨，慙地主之無堪。何大賢泛愛之隆，存久要不忘之眷。位貌無隔，譏談若初。欽緒言之有餘，惜躍靈之俄頃。前旌旣抗，清塵遂遙。寤寐音徽，勞企吝膺。恭惟和布善化，翁受純禱。矧以某官，智度淵沖，懿文珍晬。自一時之領袖，爲本朝之羽儀。孟賈有言，必將出相。李固盛德，是復爲公。方且試蕭芝于治民，廣召南之聽訟。乃瞻攸重，奮庸匪賒。敢冀上爲宗社，精調寢饋。

謝運使某太丞啓

伏審膺方底之詔書。登奉常之峻秩。陟明憊賞。所以敦勸于有勞。增秩卽留。蓋使久成于美俗。側承休命。良激懦衷。恭以某官。稟氣粹真。毓材長懋。聲隆隨而浮實。刃恢恢乎有餘。百城畏懷。師保立則。九賦所入。歲時罔虛。果疇異庸。驟躋清貫。蓋以示奮飛之漸。亦將爲拜進之先。某方守屬城。阻修謁賀。區區之至。一
一奚周。

回單州蘇駕部啓

叨膺詔除。領持漕事。無將明之遠略。有壅蔽之陋心。何以宣布上仁。商度利術。視事伊始。撫己惕然。伏以某官。交分素隆。朋情深篤。何以見教。方有賴于高明。反同衆人。但曲貽于竿牘。愧佩之至。啓處不遑。匪遠披承。併當款敘。

回泗州李駕部啓

猥承人乏。得攝郡符。惟舟車之要衝。且牒訴之叢委。稱過使客。苦于廚傳之勞。期會簿書。疲于簡對之事。以茲曠日。未嘗少閒。雖托寶鄰。實疎竿牘。仰惟布宣多裕。啓處集休。道路之謠。已熟聞于善最。河海之潤。亦并及于下流。行佇豐恩。以符輿頌。

謝王駕部啓

伏聞誤意。諫材過形。薦牘効智。幕府願爲隸之尙新。騰章公車。荷特達之已甚。且今牧伯之任。蓋爲耳目。

之官知人安民前典之成訓。選士報國明哲之用心。固當得魁礪不世之材。清修遠識之善。結課居最。從事獨賢。而後稱副旁求。光輝藻鑒。拔茅連茹。以三陽之遴亨。將車維塵。祇百憂之自悔。伊昔攸重。豈今獨然。伏念某植性弗明。從學加陋。聞見不踰于區。蓋論議常遠于事情。幸中第于太常。蒙代耕于祿仕。賦命多舛。已懷曾氏之悲。久宦無成。私慕長公之志。復從銓調。仍預資筮。文學備員。以不材而自幸。廉能應詔。豈衆賢之敢僭。且小官必藉累日而爲勞。本朝不以虛名而取士。而此愚戇無似。閱閱未聞。雖使有斷技之稱。亦宜居已試之後。敢期吹噓所及。庸暗獨先。加溝斷于青黃。資燕市于顧盼。撫躬自愧。量力奚堪。伏惟某官德度淵沖。精識周敏。樂善以爲己任。泛愛以厚人倫。謂容衆矜賢。以示育材之旨。且拔十失。未墜得士之規。忘此斑痕。樂其樹立。樸社之夢。幸匠石而有成。蒼蠅之飛。賴騏驥而自致。敢不恪修士訓。祇服官箴。羔羊素絲。竊希于一節塵埃。涓露或冀于寸長。無負厚知。以羞善類。

回沂州知郡某駕部啓

疆場運屬。雞犬相聞。側承布政之初。已洽宜民之譽。方修竿牘。遽沐絨題。以謙光之過隆。知睦鄰之深幸。伏以某官材猷敏粹。知慮優長。至必有聲。事多歷試。暫此維藩之寄。卽觀報政之休。良務葆調。以須超擢。

回新知州王駕部啓

向被銓符。獲依郡幕。仰卿雲而知庇。懷爵刺而自通。遂乎三戟之門。喜于一見之賀。遽遠德表。寢易馳光。紫泥新書。竦聞于休命。青氈舊物。仍復于高閔。藕如道路之謠。想見澄清之轡。敢謂不忘。冀願曲垂緒言。

側承咳唾之音。甚于邱山之賜。恭以某官盛德濟美。全材適時。學與仕以皆優。聲中實而並茂。譽于所試。去常見思。是宜付千里之權。當三輔之重。尤異之績可俟。奮飛之漸。詎量某効智甚微。承教有素。瞻前旌而載登。依大廈而逾驢。伏冀益務葆頤。以符祝頌。

賀某省副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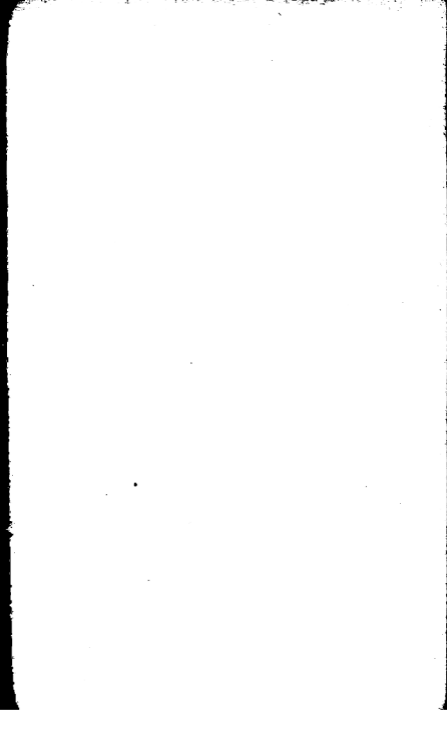
伏審光被檢俞。造登計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天材長楸。國器宏深。刃無繁肯之勞。文含經緯之氣。出宜使指。居爲吏師。質遷有無。民不加賦。商度功利。地若流錢。果疇美俗之勳。進貳大農之柄。孔桑心計。蓋擅譽于無垠。商管利權。方收功于既富。某早承推顧。側聽豐恩。由印鞅之見拘。阻門闌之修慶。

回富相謝官啓

伏審還節將境。升榮揆路。陪中宸之祕奧。總行臺之會衝。錫命深優。服寵惟允。恭以某官純誠體國。不績任民。德愈盛而若沖。名既遠而弗處。屏翰列辟。偃息足以作藩。師長具僚。體貌繇茲。比重方深。慶悅。遽辱緘滕。仰窺遜與之衷。俯積佩銘之素。

回教授某主簿啓

伏審光膺詔選。來莅郡庠。鄒魯之風。去聖逾遠。師儒之教。得民匪輕。喜聆茂恩。實當遴柬。過承疏問。良極感深。卽遂披瞻。更希善毓。



彭城集卷三十一

記

直講題名記

自三代以上。教學之官爲重。其在周。師氏保氏是也。漢世以四科辟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此三公之任。師賓之材也。其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溫故而知新。可以爲明。正己而物正。可以爲修。蓋所謂德選者。至於文能案章。勇足決斷。非不切且重矣。任爲御史。三輔縣令。非不劇且要矣。然而三輔得及之焉。其重輕先後。豈虛言而已哉。夫治起勃就。事以趣辦。由武夫。崛起。文吏一切莫不言材計功者。當是時也。人謂學校無所用。及夫治世隆平。旣庶而富。武斷無所施其謀。強固無所售其力。在上者方使百姓興行。幼學孝弟。愆期稱述。修其胸中之誠。以應事物。俯不忤于人。仰不愧于天。然後知教學之爲達材成德也。是故學官之重輕。繫世法之上下。非強有所左右也。賤生於無所用。貴由於不可得已爾。宋有天下。百有餘年。庠序之教。遍於四海。乃京師太學之盛。近古未有。朝廷發號施令。名臣建議興事。未嘗不以爲先。由是觀之。其爲太平至治。不其然乎。唐制博士三科。上爲尙書。其次出爲部刺史。其下不通政事者。悉以補

諸侯王師傅。是故公卿之選。由博士升者最多。自建隆末。學官之至相府侍從者。蓋嘗班班焉。惜其未嘗記錄。無以詔後。問於耆舊老人。得某甲已下若干人。故爲作記刻石。具列名氏。遷徙歲月。不知者蓋闕。俾來者得嗣而志之焉。

羣牧司題名記代韓龍圖作

國馬之政。周以校人中大夫。漢以太僕中二千石掌之。則國朝羣牧使之任也。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以給齋道田戎之役。周之制也。約漢京師有六廄五監。邊郡則三十六苑。以盛武事。漢之制也。修大朝。監於前古。國馬之政。由舊至於熙寧。大新制度。綜覈名實。以監牧之在郡縣者。寒暑暴露。不能致息。而惜其土田之良。寧以與民。於是盡斥賣其地。聚其賦以市馬。而以芻秣度支移之三司。馬不復在牧。餼秣以時。蕃庶維嘉。益輸金帛。以與西戎。市馬之來東者。躡迹銜尾。千萬不絕。費不出於大農。而國馬大備。於是內供郊廟之祀。外儲軍旅之用。義勇保甲之士。當受馬於公者。及近臣之賜予。使車之驅馳。無不給足。昔者魯僖公有明德。詩人頌之。其序曰。務農重穀。牧於坰野。國人宜之。夫馬固武備。雖諸侯不可闕也。而牧馬者或以妨民。及魯侯之善。在不妨民。不妨民。是之謂務農重穀。而遂稱之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其不信乎。魯雖諸侯小邦。而頌詩所褒。尼父有取焉。尼父之所取。則我朝之所用。夫聖人之治。四方風動。何遠之有。故國馬之數。兼於周漢。而宜民之善存焉。駟之詩曰。思無邪。思馬斯才。夫以區區之魯。諸侯之事。必當思焉。無邪而馬斯才。況以天下之大。法駕之奉。居其官者。豈易爲之哉。某年某以某官領羣牧使事。適

當更制立法之始。思之無邪。豈敢自謂能庶幾於古人。惟前日之在官者。戰戰兢兢。猶吾志也。於是刻石作題名。而著其語於敍端。漢書公卿表。太僕名氏。歷歷可攷。今之題名。猶班氏之志。於以備史官之採。可以無遺。自某年始。從某人以下。凡得若干人。來者可繼而書也。

開封府南司判官題名記

舊京府皆置少尹二員。及他官領尹事。則少尹更爲判官。與推官二員。通掌府事。四員者。名品雖小。殊無分職也。國家太平日久。生齒增息。京師至三百萬家。盜賊獄訟。文移簿籍。十倍於初。故府官力有不暇給矣。治平三年。始詔增置判官一員。領使院事。民間謂之南司。自是府事始分。盜賊獄訟。北官主之。南司惟文移簿籍是察。於是事舉無留。而官得休息。暇逸云。好事者或侈大文書之多。猥云日一更筆。其實不然。其最盛時。在朝晡。以二辰決之。無遺。然來事源源不絕。迨昏黑而後止。彊敏者有餘。不及者不足。理之常也。初置官。孫坦領之。至熙寧十年。凡若干員。某得承諸賢之後。因錄以爲題名記。并敍其端。來者得嗣而書之。於是某視事歲。適某月日無餘。實元豐元年九月四日也。

曹州修城記

曹與鄭滑。故皆爲輔郡。今二州地入於王畿。維曹自若。夫曹。固古之成國也。故振鐸文王之昭。定陶濟陰。二漢帝子之封。以至於今。董三軍之衆。建牙揭節。爲東藩首。而親賢領之。其亦重矣哉。古之制禮者。貴其稱。是故諸侯臺門。阿城雉之數。皆有常制。所以爲威重不踰。國家承平歲久。天下之民。日服禮義。白首

之老不見兵革。自邊圍城守之固。或外戶而不爲修。曹之壁壘墮頓。不如古制。亦何怪焉。雖然是亦長民者之過也。易不云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爲可得已。而不爲者。不智者也。以爲不可得已。而直重勞惜費而不爲者。不仁者也。百姓之議如是。其可不畏哉。於是命工板築而更新之。營室之中立裁庀事。其而告工休。凡周九里有畸。其高二十尺。其厚上殺。下什七度以尋焉。益爲四門。門皆有亭。旣成。擇令名名之。夫古者作器能名。以爲德音之香。四方之賓至者。將以觀政焉。宜乎其名之必可言也。可無愼哉。自曹西行二百里。則至上都間。無異州郡。上都東北門亦曰曹。故名西門曰陪京。亭曰承流。見風化之所先被也。詩曰。蒼兮蔚兮。南山朝隴。今南山雖庫。實曹之舊。蒼蔚雖微。足以澤物。故名南門曰隴雲。自南門行百里。則至商丘。衛風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故名亭曰跂望。河水東過定陶而爲汎。謂之汎者。欲其汎愛之道不可不廣。故名東門曰廣汎。古稱陶爲天下之中。陶多富人。故名亭曰旣富。自曹東北三百里。則至岱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非泰山吾誰仰止乎。故名北門曰岱陽。朝日之所自出。故名亭曰寶日。昔衛文公之城楚丘。豈得其時制。詩人歌之。大雅亦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春秋築城。皆書於經。重典事。先民務也。記新城之役。蓋春秋風雅之旨云。於是書之。

河南府密縣新作縣學記

密古侯國也。在周天子時爲王圻。惟洛陽處四方之中。天地溫仁之氣。始乎東南。肅殺之氣。肇於西北。佩玃磅礪。起而相接。至於地中。而大和會。故四序節於是。風雨時於是。降而在人。其溫仁肅栗。蓋均有焉。以

舉則達。以從事則明。是其履中氣而不偏者也。先王之所以建都。豈特取其道里遠近均哉。亦因人之易化而政易行也。密於洛陽爲近。在周時賢君開人固多。事久不傳。去周三百年。而卓公始治之。勞心愛人。教化興行。百姓至不怨欺焉。由卓公至今。千餘歲矣。其上遂無善政可述。其鄉遂無閒人可稱。豈天地之中氣更於前乎。抑化之者失其術耶。七年。友人楊君始爲此邑。楊君儒者。好古而甚詳。故其從政。知所先後。既至。則平辨曲直。誅其無良。而極其無告。豪猾大姦。始畏威而知有刑罰焉。曰。此足以制獷民矣。所以惠善民者未也。革簿書。均貧富。籍丁口田畝桑柘廬舍馬牛民人之數。一毫不以任吏。上有賦役。視其財力而等差之。百姓始得其職。兼并者不獨逸。鰥寡者有以自活。曰。此足以惠善民矣。所以興秀民則未也。於是始爲學。因仲尼之廟而權輿焉。財不出於府。而木石塲斲之費備。農不失其時。而樸斲塗墍之役饒。其顯敞足以行禮。其儉素足以爲法。益求經籍。增置廩米。迎明師而居之。身爲執經。以先諸生。於是里人舉欣欣然慕從。夫縣令南面而治。有人君之道焉。其於化民風下。足以移易。又況因天地之中。先王之教素著乎。孔子曰。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縣令雖亟遷。固嘗三年淹此。楊君之去。吾見密人之學而成德者多矣。邑多賢者。則百姓興行。忠信相與。於以繼卓公不忍欺之政。不其然乎。故爲作記刻石。以示來者。以風鄰鄙。以識密政之可法。以知吾言之信也。

汝州推官廳記

天下之命官。鮮有以賓稱者。凡賓者。主所與敵體而亢禮者也。是故酒醴幣帛之養。莫厚于賓。進退周旋。

升降之禮莫隆于賓。諮諏聽受。議論可否。莫嚴于賓。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莫逸于賓。天子無客禮。以先代二王之後爲賓。諸侯以其國相賓。卿大夫士以位相賓。至於鄉黨宴射。以其賢者老者爲賓。賓之貴通於天下。若夫百官官府之治。有正有貳。有參有師。有旅。上之所以待下。下之所以奉上。督責行焉。攷察用焉。是無預于賓者。獨州郡從事。位下祿薄。無列於朝。顧其稱曰賓職。何哉。凡州郡之治。非兵戎。則盡農事。獄訟簡書也。縣治民於內。將治戎於外。獄訟簡書。則諸曹分治之。而從事居於其間。出入風議。周爰咨詢。無所適主。無所不察。將順其美。拯救其惡。是誠有賓客之道焉。謂之賓職也。固宜。雖然。朝廷之命稱甚詳。既予其名。則不可無其實。名實之間。士大夫之所當辨也。將由夫守道好禮之君子乎。則端直其身。深謀而遠慮。使其語言必見信。居處必見嚴。其主又能優游敦尚之。如是則兩得之矣。將由夫好利冒進之小人乎。則將倍力爲巧。侵取百吏之治。以爲己勞。其語言不信。其居處益濇。其主又且迫切督促之。如是則兩失之矣。是故爲賓職者不可不察也。皇祐四年。予爲汝州從事。始事衛尉卿林公。其後資政殿學士吳公。又尙書郎王公。又太常少卿張公。郡小無事。四公皆賢。予固優游竊幸于賓焉。自昔官府皆有題名記。書其所嘗爲吏者。郡獨無有。求於簿書。歲久漫不可省。他日尙書屯田員外郎張君景伯過汝。君亦嘗爲州從事。爲予言之。自張至。予凡若干人。予取以爲記。而載其說。張君恬厚信士也。其爲從事。蓋良賓客矣。故自張君始。

楚辭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自詩人比興。皆以芳草嘉卉爲君子美德。無與玩者。猶易井渫不食云爾。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李山櫻丁香椒棗數十種。萱菊薜荔莎蘆芭蕉叢植。穠生負城地尤良。朱氏居之。益種修竹梅杏山茶橙梨。異方奇卉。往往而在。清池滌澗。多淺蓮蘋藻。於是築室城隅。下臨衆卉。名曰玩芳。於是乎喬木森聳。百歲之積也。衆卉行列。十歲之植也。雜英粉粃。終歲之力也。俄而索之。不易得也。天施地生。非爲己設也。能者取翫焉。能主客也。惠而不費。莫相德也。非易所歎渫而不食爲心惻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兗州美章園記

魯泰山二郡國。四千石所治。今合爲兗州都督。東方大府也。自昔典城剖符。皆達官鉅人。吾間于耆舊老人。其遺風餘烈。蓋罕傳焉。獨府舍園池亭榭。得二三公之遺事。李丞相鑿池爲濟川。擷芳亭。孔中丞名嶽。雲亭。傅侍郎新柏悅堂。李右司作蒙觀綠野三亭。凡此遊觀。皆爽塏而高明。邃深。至今以爲美。用是觀之。惟諸公曩昔之治。其亦若此。固多愜于人心者矣。夫教令。因民而設施者也。賓僚。與時而聚集者也。方其時以爲善。既過則泯默寂寥。然古人有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況此數十年之久。其能勿忘乎。自予從宦四方。闕州郡園圃。如此府者蓋鮮。而無令名以顯之。亦可惜也。座客聞吾言而請之。爲其多喬木焉。因目之曰美章。夫珍章嘉卉。所以逞顏色。娛心意者。可一日而具也。今此長林美蔭。高十尋。大連抱。非千百年之積。不能至此。以謂有老成畜德君子之風。資以定名。不亦宜乎。乃命除道南出。關大門。揭榜。

書之既又刻石。廣其說以示後。曰：凡塗墜梁棟，梓匠之所可勉也。戒勿墮廢而已。良幹豐本，受命於天。非人力所能及。戒勿翦伐之爾。北望岱宗，南眺鄒嶧。巖嶸蒼翠，洩雲興雨。天下之壯觀，能者面之，明耳目。就空曠，以達其胸中之氣，不能者面之，亦何墮廢翦伐之虞乎。

象山縣西谷記

在五季之世，州郡兵事爲重。吏以武猛威暴，能取民者處右。是故縣令養民之任益輕，所用多非其人。人之相嘲，每靳愧者，皆以縣令爲諺。及宋興，始以廷臣行縣事。於是大縣劇邑，稍得良吏矣。然僻陋窮遠之鄉，尙略如舊。方此之時，象山絕處海上，官無令尉，獨主簿爲治其重者。一切爲簡易，吏民酒食相通。繇是士大夫莫不以爲諺云：慶歷初，詔書益重縣邑之選，使州郡以令舉才而用之。象山亦增置令一員，自爾至今，且三十歲，所更九人。象山今遂有善政，見紀于民。遂有聞人見用于朝，夫民無近遠，莫不可以興治。而爲吏者安可以不審擇如此。吾又以見太平之世，其治詳而賢者衆多也。舊說徐福爲秦皇帝以千童子求神僊，道海過此。古事未必盡信，今其民魚鹽粳稻，歲時自足，不待求於外。外亦阻海水，雖求莫致也。爲之長者，能毋擾而安之。此豈老子所謂至老死不相往來者耶。縣令長樂林君且次中，以文學爲政。邑民宜之，令嘗大病，民有割股肉以療者，令之所以重見愛于人，其亦不擾使之然乎。昔仲由居蒲，子賤治單父，夫子入其四境，見其成效而後稱之。惜象山遐遠，士大夫莫之往，令之善不盡傳也。然吾聞令通西沙港，以道利涉海者，板築縣城，而正社稷夫子位，堂宇墮圯，皆應古典。旣可謂之知所務矣。脩治西谷，益

植花卉。因其老木脩竹。築爲亭榭。以眺望滄海而相蓬萊。非其有餘力而暇及此哉。雖吾未嘗往。而令之善固已信矣。於是爲作記刻之。而谷中自林君以前。令有願方者。始有治迹。踰年而死。民哭之哀。祠之。又任永德。治石磧。以禦海潮。卽某濬河畜水。以待旱歲。民皆賴之。皆林君告我者。吾因以著之。且以見林君樂道人之善焉耳。

寄老庵記

勞而求休。久客而願歸。人情所同也。惟賢者知所休。知所歸。嗟負擔之勤。肩頰足繭。其色焦然。有益以十鈞之重。貪受而不避。去家越鄉。漂搖異域。衰老疾病。將復夸爲胡粵之游。則人皆笑之。古今之士。靡于爵祿之重任。騁于功利之修途。力竭矣。愈多益而不辭。歲宴矣。方馳驚而不已。則何以異於是。惟賢者不然。未嘗不量己而受任。未嘗不畏滿而知止。舊史遺文。所稱道者。略可得而見矣。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邴曼容。仕不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蓋爲是爾。廣陵孫莘老。以文章經術。顯于朝廷。嘗爲諫官。右史。出領大州郡者七八年。甫五十。自以多病。遂有歸休之志。嗚呼。賢矣。平日士大夫歸。常患其無所寓止。其志落。落難合。獨莘老。有以素具。又可信其必往也。始時。莘老嘗至烏江。浴于野之湯泉。而樂之。泉出山中。其源大溫。大涼。適平。凡三等。至平地爲池。青石八角。道人浮屠師。主領辦治。浮屠精舍甚盛。莘老於其旁得勝地。羣峯四合。紫翠萬狀。洩雲鳴禽。妮妮昏旦。登高而望。大江洶涌。千里不極。長松二本。對峙崗上。下有奇石十數。石有窠榭。可以酌飲。莘老歎曰。此地去人不遠。而眺聽曠闊。超脫凡濁。是其爲勝乎。於是薤草築

房以二松爲門。命曰寄老庵。噫。山林泉石之勝。必待賢者而後出。或曰。天爲賢者而設之。大不然。今夫韶夏漢武之作。衆人聽之。或以不知而不愛。或一心以爲有鴻鵠至。將繳而射之。雖近而不聞。故山林泉石之美。未始無有也。惟知者爲能得之好之。故獨見之樂之。故安居之。莘老名庵曰寄老。吾又有以知其志也矣。凡居地上者。莫非寄也。知此則吾所攀戀。固無往而不逍遙。嗚呼。寄老于軒冕富貴之間者。危殆傾敗之患。日至。寄老於山林泉石。而人莫與之爭。可謂知所寄矣。不亦仁且智哉。

太原府資聖禪院記

惟元聖以神武撥亂。出民塗炭之域。所乘者時也。惟大雄以慈悲衍法。濟民生死之海。所會者因也。夫治道陵遲。彝倫斃敗。方隅幅裂。聲教否隔。運極數還。迺復壹統。故西伯崇壘。再駕而後服。武王牧野。一戎而大定。聖人不能先時而亟其欲焉。四生異稟。五蘊殊感。空性迷沒。邪法肆行。德非宿殖。莫聆真諦。故舍衛吃食。肇沈一音。毗耶問疾。乃至不二。如來不能無因而唱。其端焉。在昔僞漢竊號。盜有汾晉。資魏氏河山之寶。倚并州兵馬之盛。曰實夏隸。斬亢劉宗。及衆正墜行。小腆負崗。藝祖無勸民之念。神宗收卒伐之功。而後氛祲清蕩。書軌無外。遷商餘民。用誥多士。本堯舊俗。謂之唐風。自是里閭逸居。田畝昏作。中外一體。遐邇禔福。世歷三紀。重熙累洽。邑具五民。既富而教。明則禮樂。幽有鬼神。習豆蓬而率職者。必惟新於後生。祗金革而強死者。或未悔於前日。益茲象教。用照大迷。上以儲二后之冥祐。下以副兆姓之洪願。蓋資聖禪院。是始權輿焉。然則元聖建功。循斯教於休命。大雄妙覺。繇信向於方來。乘時會因。不其然乎。故知

弁冕端委。莫匪帝力。塔廟莊嚴。則爲佛土。於是中外虛心。疇庶就義。崇茲勝果。底於日新。詔發祕藏。申錫舍利。旣而肇建茲廟。儀形天表。軒臺靈威。懷懷如在。帝梵極樂。覺現前。嘗試揚推。以告比丘。惟此晉國。始封叔虞。疆以戎索。啓之夏政。孰若清淨寂滅。至於無爭。闕鞶密鼓。分器之薄。孰若示現靈蹟。持以堅固。九宗五正。域民之陋。孰若四衆招提。十方無礙。而況有先王之別廟。實曰都城。稱使者而侍祠。付之官守。兼是數者。其亦盛哉。自禪院初建。勅選名行僧二十八。以充供養。歲度學者。并錫命服。暨舍利之降。始創鴈塔。劫火變壞。更置寶閣。及太宗神御落成。輪奐蛸蟻。金碧照爛。中人營辦。冠蓋相望。爰田上腴之賜。闕其國征。邸舍廉欸之布。厚厥緡算。上恩賚予。至於再三。歲計會最。始盈千萬。其餘則元臣巨公。競加外護。里豪居士。樂輸檀施。於是高閣大廈。長廊邃宇。經行禪誦。香積宴座。各有攸處。矩模晏然。鱗次翼舒。星陳基布。始由工度。儼若化城。自天聖初元。至元豐紀號。垂六十載。能事斯畢。總若干間。以殿名者幾所。鐘樓經閣。香壇廳事。凡若干名。於以資薦純佑。弼成鴻化。豈特憂深思遠之俗。益知用禮。權變縱橫之士。舍其業結。抑自實沈曠林。悔懺尋戈之咎。負貳盤石。解脫囚械之苦矣。丞相韓公某。樞軸均逸。開封作牧。分闕乘鉞。威憚殊俗。惠孚小民。禮賢下士。常若不及。博古求舊。未之或遺。僧正檀江。總特淨衆。綿歷歲月。緣化積累之勤。經營卜築之盛。不愆於素。率與有勞。求刻珉石。以垂不朽。公嘉允其意。樂道人善。以愚有志。鉛幣見命。刊述某晚聞道要。無所折衷。能讀書史。豈曰多學。爲之歌唐。竊季子見微之妙。其若有佛。愧靈運先成之知。辭不獲免。因直書云爾。

重修廬州蜀山廟記

昔先王合祀山川之神。神能興出雲氣以致雨。則祀之。言泰山之尊。亦曰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是故神靈之動民者。莫如時雨。百姓之歸依於神者。莫如旱禱。夫惟民神之相與。非有真宰者主之。其孰能應而不貳。蜀山廟載於祀典。景德二年。太守相國陳公始新治之。去後五十三年。今太守趙公。復修舊而侈大之。前太守所以新廟者。早禱而應也。今太守所以新廟者。爲致雨而報也。用是推之。茲山之神靈動民。其前無始。其後無卒。其於廟祀。不亦宜乎。然茲山之高不逾里。大不盈百頃。四平無附。以蜀爲稱。而自舒肥之民。方數百里。咸奔走望祀之。固天地鍾粹。神靈之區。不在大而威靈著焉。百川之交也。而濟爲四瀆。列星之多也。而背昂序於西陸。事猶此矣。趙公字某。以嘉祐元年至郡。明年某月去郡。治民事。神恭順不懈。前後凡三禱。歲以有年。新作廟若干楹。餘合舊修之。

彭城集卷三十三

論

重黎絕地天通論

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天者陽之積也。地者陰之積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鬼神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精之至也。故屬天。人物者。言而爲聲。行而爲事。形之至也。故屬地。周書曰。重黎絕地天通。重者治神之官也。黎者治民之官也。民神易治。則幽明不相亂。清濁不相感。是謂天地不通矣。然則神何以亂民。曰。鬼神之情微矣。茫洋乎其不可以智通也。恍惚乎其不可以類求也。故古者惟事神爲難。謂其必無邪。天之垂日星。地之列山川。宗廟之居祖考。皆物也。謂之必有邪。光景不見于民。嗜好不通于人。必有責之。殆不信矣。故聖人之事神。處于有無之間。致其不可知也。然後民信之。示其不可黷也。然後民畏之。及世之亂民。于是以有責于神。所以亂民也。然則民何以亂神。曰。民者。冥也。欲利而避害。情所同也。福者。利之大者也。禍者。害之極者也。禍福者。鬼神之所爲也。民棄常而好異。舍明而事幽。祀非祭之鬼。祈無妄之福。則民亂于神矣。然則爲其治者奈何。曰。祭祀以其時。兆位以其常。尊卑以其等。如此則神治矣。業

有常守事有常法教有常俗如此則民治矣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三年而禘五年而禘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山川日月風雨江海皆有其日祭也祭天圓丘祭地方澤兆五帝於四郊山川丘陵各因其方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常也德盛者祭廣德薄者祭卑天子祀天諸侯祭土大夫三廟士二廟無田者不祭犧牲衣服鼎俎籩豆各從其命數等也三者明則祀有常典而神不亂矣士農工商四者謂之業士者爲學農者爲耕工者治器商通有無此之謂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禮此之謂俗三者明則人不妄求而民不亂矣故重黎之絕地天通者由此道也

好善優於天下論

賢能技藝人之美材也足以出衆矣未可以治衆也夫賢而自矜能而自用技藝而自得若是則雖有美材足以自孤危而已矣譬猶高山峭岸之無輔也其類必矣是故莫若好善之美夫好善者賢雖不及人能雖不及衆然而見一善行則悅然服聞一善言則怡然樂有過焉樂人之規己有疑焉不恥於問人若是則賢者將告之以道能者將告之以事夫天下之道天下之事不可勝究也計人之所知不若以其所不知者衆然而雖不能必有告之者是舉無失道廢事也君以此待其臣則百官之善莫有遺矣臣以此待其下則衆人之善莫有棄矣是故閭里有善可問而知也匹夫有善可官而使也又況在左右親戚乎天下雖大不難治矣又況有國家者乎夫治天下者不出於得人心人之有善莫不願人之已知苟能好善則有善者見知而悅矣不肖者慕善而隨矣天下之心一旦歸之矣故曰好善優於天下此之謂也雖

然好善也有道。見賢而悅之。聞善而樂之。此有好善之志矣。然而外無其信。則百姓不從。外有其信矣。而禮不備。則賢者不留。故苟好善耶。則必推爵祿以崇其人。厚禮貌以效其心。則百姓信之矣。以身先之。以貴下之。讒邪者不得居其間。則賢者留之矣。昔者虞舜起於畎畝。至有天下。莫非取於人而爲善者。故至於今。言人君之聖者。莫有先焉。周公之相成王也。身下白屋之士。故至於今。言人臣之聖者。莫有高焉。夫天下之士。豈能及二聖者乎。然而不自用焉者。知好善之廣也。夫好善之美。若是其易見也。然而愚者莫之爲之。何也。是無他故。忌與驕云耳。忌者畏人勝己。故聞一善言。曰予所知也。見一善行。曰予所能也。若是則賢者將深閉固拒。豈有自致者乎。驕者不能下人。君謂大夫曰。是臣我。曷足嚴之乎。大夫謂士曰。是事我。曷足問之乎。士謂衆人曰。是居我下。曷足師之乎。夫不肖者之見驕也。猶將諂諛以求進。若夫賢能之士。則必深引而遠去焉。肯留之乎。夫不肖者競進。賢能引去。天下雖大。亡可立須也。又況有國家者乎。

論出母繼母嫁服與王介甫

儀禮齊衰章。出妻之子爲母。又曰。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據文。繼母不言出。因母亦言嫁。或曰。上文繼母如母。則繼母之出。猶因母也。因母之嫁。猶繼母也。或曰。不然。古者婦人有子。則父卒不得更嫁。故繼父章。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乃可與之適人。使子能自立。而有大功之親。則不得嫁矣。昔秦之爲俗薄矣。猶云有子而嫁。倍死不正。況三代之厚乎。故不言因母之嫁。非以其無服也。有子不復嫁也。繼母則不然。夫死妻穉而無子。則可以更嫁。雖更嫁而從爲之服。以貴終。故著言之。然則繼母之出。殆將無服乎。夫母

子以天屬者也。故雖出無絕道。今繼母以義合者。非有天屬之愛。而又以罪見出。則恩也。義也。爲無所施。是以雖不服焉可也。故於上言出妻之子。謂所生也。而下特舉繼母之可嫁。則明其出與因母不同矣。故因母之適人爲不得已。則服可以繼母之嫁而見之。繼母之出爲義已離。則服不可以因母之出同之。禮固有文約而義不相害者。如此之類矣。或曰。出何以異於嫁。曰。出者得罪於父者也。嫁者不得罪於父。而又嘗服三年之喪。終始之義備矣。故子不可不終也。此二說者何如。幸一裁擇之。

處士論上

漢世之譏處士。皆曰處士無用。處士純盜虛名。爲處士者莫不愠而不服也。雖然。使處士而有用於漢世。其無貴於處士矣。何以言之。夫所謂處士者。古之逸民也。夫所謂逸民者。王德之人。正己而物正。道德純備於己矣。而無明君與之興化。是以隱其身而不出也。傳曰。舉逸民。天下歸心焉。聖王莫不以逸民爲先。是故其舉之也。非盛禮貌。不足以接之。非父師三公之位。不足以處之。非強以厚其身也。非資以取其名也。以爲其道德足以懷來天下。故任而不試。其謀慮足以安定國家。故聽而不疑。是故非有王者之君。不能用逸民。逸民亦必待王者之君而後出也。今如漢氏之治天下。其建國非以道德基之也。其使民非以禮義率之也。權詐之與謀。苟且之與居。其爲公卿大夫。誦數守法。奔走聽受。趣得失。而國家之事。舉之於是焉。以王德之人語之。是猶與越人之章甫也。謂之無用焉。固其職矣。非處士之名也。尙何愠而不服哉。夫國家之治。嘗必積仁累義。兢兢業業。而後興者也。君人者不能躬行而身化之。徒使匹夫冠冕。增場而

跪拜之天下之治非可祝詛一朝變也。其用處士若是，是能舉逸民者乎？若夫智不出於尋常之域，而自視缺然，因以挾持高論，誇言上古帝王之事，罔評世主，矯厲爲名，以希來世之譽，而徼當時之福，謂之純盜虛名，不亦信乎？不亦信乎？

處士論下

凡貴於處士者，爲其知道也。知道者不以己徇物，不以外傷內，是故雖貧賤不改其樂，富貴不移其志。伯夷、叔齊餓於首陽，顏回居魯，簞食瓢飲，子路衣敝繻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如此故可以大有爲於世。世衰道敝，處士之風流，而與游俠同，衣食必求其甘美，居處必求其佚樂，內有聲色之奉，外崇名譽，以誇人。如此而曰我無求於世，而高尚不預事也，則孰不能爲處士哉？又曰：我能爲人君興治立政，必三公卿相求我，爲人君者樂聞其夸譽，而謂其良有益也，不知其與世俗無以異矣。猶且汲汲焉而求慕之，不亦大惑乎？齊人有爲窮里之社者，聞客有得周鼎而葆之，請以百錢賃而用焉。客聞之笑曰：子來，夫周鼎者，非萬人不足舉之。陳之南郊，以饗上帝，是享百太牢，而九韶之舞，三公灑掃，諸侯執俎豆，乃其宜也。今子將何以求我乎？齊人聞之罔然，顧其鄰有完瓦鬻者，而卽用之。反燕賓客，醉飽而歸，乃以豚蹄謝之。夫窮里之社，而待周鼎用焉，雖有不稱，且不如瓦鬻之適於用也，而乃希周鼎之貴，不亦兩失之乎？夫古今王霸之異也，不若里社之與郊天乎？而處士之居其間，不若用周鼎之與瓦鬻乎？故不度其實，而徇其名，雖得萬處士，安能有益於世哉？

桓公不用伊尹論

予向與友人王深甫論齊桓公不能用伊尹。著爲文詞。後失其書。今深甫既歿。追念前語。尙未忘也。因復敘而記之。以寄思深甫之悲云。王深甫喟然歎曰。世之無良臣也。夫以齊桓公之用管仲。豈非大有爲之君也哉。由管仲之器小。故桓公不至於王也。使齊桓公與伊尹並生。其有不能用之乎。劉貢甫曰。時無伊尹則已矣。幸而有之。桓公必不能用也。深甫曰。何以言之。貢甫曰。仲尼有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徒語之云爾。聖人猶難之。況信其道而用其身乎。夫度量之不同。人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聖人之所以爲聖賢者。不能喻焉。賢人之所以爲賢不肖者。不能知焉。譬夫醫巫百工之人。以智相師。以巧相視。雖錙銖不可及也。則以謂人人可齊。一其要妙哉。學於仲尼者。三千里也。其得聖人之道。顏氏而已。故曰。終日不違。如愚。於吾言無所不說。其餘則嘗遠而不說矣。彼學於聖人。如是其難。而用聖人者。獨以爲易乎。桓公無顏氏之明審矣。智足以用管氏而已矣。雖有伊尹。吾知桓公必不能舉國以聽也。雖然。桓公比於他諸侯爲賢。他諸侯雖得管仲。亦不能用。猶桓公之於伊尹然。無可疑也。深甫曰。昔者衛靈公之無道也。仲尼賓之。齊宣王之不智也。孟子臣之。桓公之賢。猶足以高於二君。顧不足以用伊尹哉。貢甫曰。子所謂用之。畏聖人之名。暫而禮之之謂乎。將聽從其謀。以奉事而大有功乎。如畏其名而禮之也。則豈特桓公哉。雖甚不肖之君。亦將勉而一舉矣。如將奉事而大有功。則孔子行乎季氏矣。三月不違而已耳。彼聽其至言。不知此其美也。而以爲迂。循其至道。不知此其要也。而以爲誣。悞乎茫然。若蹈滄海而窺青天。雖強

爲之容而心已難矣。故仲尼亦未嘗三年淹而歷聘者七十國也。獨如桓公也乎哉。深甫曰：桓公之才，子惡乎知之。貢甫曰：聖人吾不得而議之矣。有仁者之言焉。仲尼曰：仁者靜。夫靜者，天地之大，死生之變，無足以動其心者。若是故可以王也。夫桓公之事，殺兄篡國，姑姊妹之不嫁，七人其猶足以謂之靜哉。不至於靜而欲用聖人，此商君之干說，孝公以帝王之道甚矣。其欺於時也。深甫曰：嘻！子之尙勝也。以世無伊尹與桓公並生，故慤焉。畢子之說也。貢甫曰：予之所尊信者孟子也。孟子嘗言曰：伊尹伯夷柳下惠，得百里之地，皆可以王。若是則三人者之爲聖均矣。方桓公之時，柳下惠魯國之士師也。桓公審能用伊尹，則胡不求展禽而相之，而顧得管仲之說而止焉。夫可說以淺近，可覆以卑汙，則桓公之智亦可知矣。深甫於是默而不言。

明莊論

楚王聘莊子，莊子辭之。魯侯聘顏闔，顏闔逃之。夫賢士君子，固將以不仕爲貴。遠人爲名乎。論之曰：是大不然。子未聞聖王之治世也。上不重任於民，故易從。下不大望於君，故易事。三公九卿大夫士而天子逸焉。君有常道，臣有常職，民有常業，各當其分而無私焉。故無非常之譽，則無非常之咎。無卓詭之賞，則無僭厲之罰。夫亦安其性命之情而已矣。是故賢士君子，從事於其間而無愧焉。故可仕也。逮德下衰，上之所以任於民者重矣。故常匱而不給。下之所以望於上者深矣。故常危而不安。君失其常道，臣去其常職，民奪其常業，皆私其實而利其名。故有非常之譽，則有非常之咎。有卓詭之賞，則有僭厲之罰。性命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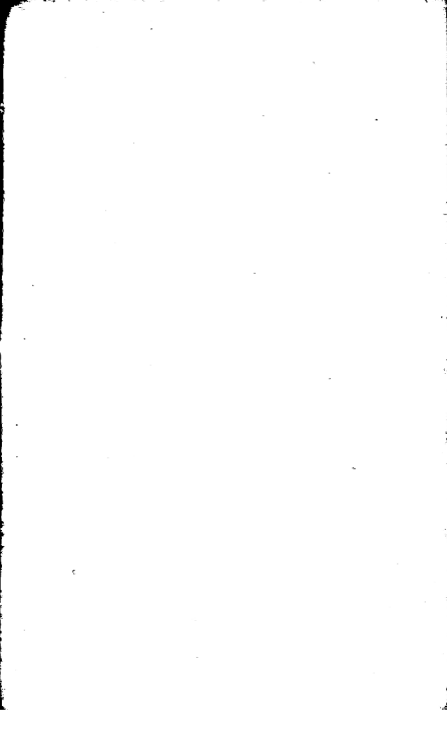
而天下大駭。於是時也。賢人君子。且羞其所爲。而其國可以從事乎。昔者晉主諸侯。而衛人伐陳。及晉人討衛。孔達死之。以辭於晉。而世謂之忠。中行之難。趙鞅出奔。董安于自縊。以定趙氏。而世稱其材。晁錯爲漢畫策。誦削諸侯。七國發難。而錯極刑。宗族灰滅。成帝之時。天文變異。丞相方進受策。自殺。以當其咎。故世主待其臣若此也。高位重祿。厚利美貨。不近乎宗廟之犧乎。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察主量之。奚若究世治之何如。而後出耳。故從事於道者。道久而逾安。從事於利者。利重而逾憂。斯古今賢士之所以辯也。是莊生所以持竿不顧。顏氏所以遣使者而逃也。昔者大夫種爲越謀吳。既得吳。而勾踐殺之。商鞅爲秦立法。既成霸業。而惠王族之韓信爲漢戰。勝攻取。既一天下。而高帝滅之。三子者皆其盛者也。而俱若是。又況不及者乎。嗚呼。後之人。惟毋從事於剝薄。私其利而求其名。則幾於免矣。

說

王天下說

王天下者。得天下之心者也。明其政刑。修其禮樂。能者任其事。智者任其謀。大國百里。小國五十里。百姓親而歸之矣。賢者在下位。修其德教。明其仁義。能者學其事。智者學其道。大師數千人。小師數十人。百姓尊而敬之矣。故王者之於百姓。非能家至而戶曉也。然而賢君以其國歸之。賢師以其道歸之。天下亦可謂之治矣。當是時也。列國有不從則爲逆。中國有不從則爲亂。誅之可也。伐之可也。天下無異議矣。是故

非賢者百姓不從。非聖人賢者不歸。故一鄉之善士，一鄉之望也。一國之善士，一國之望也。天下之善士，天下之望也。天下之望歸之，天下之民何往乎？故聖人之服天下，如斯而已矣。彼蚩蚩之氓，不與焉。蚩蚩之氓，耕而食，織而衣，有餘而佚，不足而怨，利之斯善，勞之斯望。雖有聖人，彼安知之？故聖人之作，不待蚩蚩之氓之氓知之。及其一天下也，蚩蚩之氓亦無由知之。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有道之賢者歸之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蚩蚩者不知也。昔者堯授舜，舜授禹，天下之歌謠朝覲者，遷而從之。文王之時，太公伯夷或居東海，或居北海，相率而歸周。孟津之師，諸侯會者八百，彼皆賢者也。是以一天下如反掌焉。武王之伐紂，旋孟津，是時比干者存，比干固天下之善士也。天下之善士存，天下之望未去也。及比干死而殷亡矣。晉獻公將伐虢，憚宮之奇，奇固一國之望也。是衣食足，得百姓心，未可也。仁義修，得賢者心，大者王，小者伯，衣食不足，失百姓心，未害。仁義不修，賢者去之，天下雖大，亡矣。問曰：古之王者，率由此乎？曰：然後之王者，亦由此乎？曰：後之王者，似而非者也。古之所謂賢者，非仁無爲，非義不動，可以禮致，不可以利求。百姓以爲望，後之所謂賢者，貪得不厭，詐虐不差，可以利動，不可以德求。百姓雖欲不住，而能以智數驅之。故古之王者，以禮致賢，而賢者悅服。後之王者，以利致賢，而賢者爲用。故其得賢者之心，而王則同。其所以得賢者與賢者之心，則不同。是故古之王者，以禮致賢，賢者亦以禮報之。繼而王者，亦必有禮如先王，而後一天下。故不數千百歲，禮不大壞，則不能易姓。後之王者，以利致賢，賢者亦以利待之。繼而王者，亦必使利重如先王，而後一天下。故十歲亦失之，百歲亦失之，利重則易姓矣。



彭城集卷三十四

序

後漢書精要序〔案〕啟本傳云。邈于史學。作東漢刊誤。精要一書。則奉詔所修。可以補本傳所未及也。

臣聞學古建事。王人貴乎多聞。論世誦書。前哲謂之尙友。然惟述作異體。簡編具文。華實參并。源派殊別。是以緡十二經之說。有太縵之嫌。授三百篇之詩。或一言可蔽。宜其蒼叢樞要。寥擷菁英。張衆目于在綱。察專車于觀節。指掌可見。括囊無遺。而後博覽鮮寡。要之虞。好古有知言之選矣。昔我仁祖皇帝。聖由天縱。道隆日躋。惟容以職。教化之源。惟深以通。億兆之志。參天兩地。旣成獨化之功。聚精會神。而以衆善爲道。聽覽餘暇。無事棄日。翔翔詩書之林。攷合天人之際。歷代善敗之效。日陳于前。百子是非之論。壹概諸聖。乃詔臣等。以常所進讀漢書。矧其精義。與夫善謀。別爲短書。槩見大略。若夫政化之要。禮刑之殊。材良節義之風。智勇名實之效。間見層出。悉使燦明。介善毛惡。咸可記省。臣等無右尹之智。不足知祈招之詩。非班伯之才。曷能出金華之業。綿歷歲序。僅終筆削。流示方來。永勸大訓。有以見元聖之稽古。上德之知

言降禮羣儒折衷妙論豈特當賤賤之賦充衡石之程而已哉伏惟皇帝陛下體道合于自然好善常若不及自百王之垂憲與多士之周爰未始有遺常以虛受矧復念繩武之至重思詒謀之有開固將續盛節于丕承加睿心于善述則新書之傳其邁越于前世矣臣等猥以末學親遘盛際藏書柱下竊自比于史儋注籍南宮曾莫階于楊賜仰誦休烈袖詞序端聲其荒蕪愧于崖略云爾

公是先生集序

公是先生總集七十五卷。敍文字爲五種。古詩集二十卷。律詩集十五卷。諸五言七言歌行篇曲皆歸之。詩內集二十卷。諸議論辯說傳記書序古賦四言文詞箴贊碑刻誌行狀皆歸之內集。外集十五卷。諸制誥章表奏疏駁議齋文覆諡皆歸之外集。小集五卷。諸律賦書啓皆歸之小集。大凡若干篇。古今之文人多矣。其能道胸中之蘊積。暢物理之有無。合衆美以爲己用。超倫類而獨得。使其語言如其心。其馳騁極所欲。環偉奇拚。放肆自若。非夫豪傑之士。不能至是。故自申韓管商。憤墨屈原之倫。其道未必皆是。而其書傳焉。雖然。猶之貴文也。若夫原性命之統。貫誠明之本。攷百子之雜博。判其真僞。雖至於六經。可折衷也。極帝王之治。奉事有功。雖在於今日。可按行也。是好古博物之士。所以貴乎學聖人而得道真者。嗚呼。先生之文。優出於前人者。在是矣。傳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以極萬物之理。則文有不明者乎。盛如四時。煦育賦子。雕刻衆形。萌芽天條。無有不備。是之謂神。故古今之士。智有所不周。文有所不明。由其情之蹇淺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善于此不善于彼。由其氣竄而化狹也。嗚呼。先生可

謂備矣。傳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先生之言，孰有知之者哉？言可知也。先生爲常存矣，是故有志聖人者，訊其通，貫穿諸子者，觀其辯，濟用當世者，尙其辭，莫不有爲師之道焉。合而觀之，若昭濩武象之天覆地載也。離而聽之，若琴瑟聲管之迭奏，靜深要妙，歸于平心氣感神明而已矣。先生論春秋易象七經說，弟子記，不載集中，具別錄云。

贈醫潘況秀才序

始潘君以術游京師，疾病之至門者，日數人。於是，有知潘君者曰：潘君相有病於未病，治已病於無病，潘君視隱如顯，視遠如邇，色喻於目，脈喻於指，聲喻於耳。三者參用，藥至病去，用力少而見功多，所謂國能也。他日往，則疾病之至者益多，日數十百人。則又有知潘君者曰：潘君守學固而處心平，不以人之向己而喜，不以人之去己而沮。汎然唯吾所以自任而已。所謂有道者也。他日又往，則疾病至者無算。舉京師之人將遷焉，則又有知潘君者曰：潘君不爲利疚，不爲勢回。治人以疾病輕重爲差，其視富貴如貧賤，視布衣如王公，得千金之謝，猶簞食之饋。所謂士君子也。嗚呼！天下之事，莫難於持久，持久則善惡自效，賢不肖襲情。若潘君者，自始及終，三譽益隆，人之從之者，百倍於初期。以國能而卒至於有道士君子者，豈非真賢也哉！今夫世之爲醫者，誦數守法，嗜甘調辛，未有少得也。則囂囂然以謂已足。於是，以人之生死微倖，乘人之急，以濟其不仁之心，設危辭，說以恐喝富貴之人，捩其手而邀之財，得金玉錢帛，滿意盈欲，迺始從事，益投毒藥，與病相違，煩憤昏眩，使其不自聊賴，然後徐徐解治，幸而不死者有矣，則固以爲

己功而妄切其名。厚求拜謝。以復其勞。若其不活。則其所得金帛固多。恬然持去。不自愧恥。其視貧賤無勢者。則傲然不顧。世皆曰醫賤。與傭徒鬻賣者鈞。豈醫之實若是哉。昔岐伯和緩之能。乃通於治國修身之際。嗚呼。君子孰能矯正之者。若潘君者。其復何尤。嗚呼。世之事多此類者。獨醫乎哉。僕感潘君守道出於流俗。故作敘醫以示知者。

送胡因甫宰湘鄉序

昔胡君求字於某某曰。字子以因甫。吾聞凡名有待事者。孫叔豹是也。有因生者。趙岐是也。字之者必稱其義。今子生於湘而名湘。是因生矣。字子曰因甫。庶幾如趙岐乎。胡君以爲然。今胡君乃復以王命宰湘鄉。非擇而處之。適合耳。意者其山川之神。潛有以相夫子者。故其始名之。而今往治焉。傳曰。人神之主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民將被其澤。信夫其必有神相之也。昔陳蕃治魯。百姓愛之。不忍言其名。而魯邑有與蕃同者。更之曰皮。至今猶稱焉。胡君勉之哉。以子之學。施之於事。吾未始知夫湘鄉之不爲魯蕃也。且山川之神。既相子焉。富貴不可辭。務自愛而已。

送焦千之序

某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難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諸侯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齋夫。盡儒生學士。爲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遺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

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廩役。懸愚無智。箋詬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笞傷侮辱。安以爲己物。故無可以與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貽祭宗廟。施慶天下。閱太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於朝。間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者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天子皆以禮接之。館於太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焦君伯強。焦君伯強。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爲國得賢。必且精心愼慮。拔士於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逸民之稱而已。則夫十二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之倫無疑。於是焉使之從政治民。譬猶發廩倉以調貧乏。決江河以灌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既盡美矣。況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太公之儔。至三聘而後幡然改立。爲太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誣也。吾甚慕之。故於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行狀

爲楊殿丞作五世祖系事狀

楊氏本望號略遠祖某嘗仕爲湖州從事去官始家於宣州某縣是時五代喪亂壤地分裂稱號而王者六七姓南北斷絕存亡不相往來仕宦者局促方域不見廣大無所設施區畫故有志之士不願得官去而在田畝者多遠祖既來宣城則市田宅築室種樹春耕秋收教養子弟師帥鄉里以俟天下之平及終遂葬某縣某鄉某里子孫因爲宣城人至璵五代傳矣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父某墳墓皆在某縣自曾祖以上率皆隱德不耀猶遠祖志也從祖考以來天下甫大一統文教興行故兩世俱以儒術從進士貢然亦未有成也施不於人於其家有其志而無其功豈所謂必將鍾慶於其後者哉而璵孱弱奉承先訓不敢有墜天聖八年始以進士中第得官積十八歲遷至殿中丞有位於朝今年上郊士大夫得推恩以及其先璵因是得贈其父某官爲鄉里宗族子孫榮而遠祖之墓在焉者未有碑碣士大夫之遊而過焉者不知加禮於其所祖考之志不傳於後生子孫之慶不知所從來璵尙恨之昔子雲之先始居巴蜀亦五世而生英雄仕漢有名能自記其祖系傳後璵材短無文不能有所稱道願得當世賢者記之以畢賤志故敢以累執事伏惟少加採擇而垂纂錄焉謹狀

賈公行狀

公諱黯字直孺少聰悟好學九歲時作詩有高遠語人皆驚偉之十五能從進士舉慶歷六年中第爲天下第一時年二十五釋褐受將作監丞通判襄州官滿還朝召試學士院拜著作郎直集賢院祀明堂尊恩遷右正言公性方嚴直諒自任好惡是非明白較然無所阿倚用是爲諫官其天資適宜慷慨引大體

重於朝廷。仁宗皇帝識公手書。閱公章疏。常嘉賞之。公前後所上數十事。撥其切至者。著一二以見公志。尚書郎杜樞受臺檄。覆開封府獄事。獄情不完。樞將駁正之。事連權貴人。權貴人不便也。罷樞勿預。已而樞樞他過。斥逐樞。初御史中丞舉正。有所諫爭於上。弗能得。因百官內朝留班。將帥以見上。樞時在廷中。獨出前行。問中丞所留班狀。既數月矣。因樞後事。乃發舉以爲愆尤。人皆知樞以獄事見譴也。公上疏極言救樞。其後諫官御史進對論事。誼譁上前。宰相因禁制臺諫。有請上殿者。皆因開門以白中書。一候進止。公上疏以爲言路將自此大塞。古者諫爭。有折殿檻牽衣裙者。今雖誼譁。何傷於直。固請如舊。樞密副使狄青由卒伍起。致位二府。公以爲自祖宗以武烈服天下。是材武勇力之士。其建勳勞者多矣。猶未嘗有得在韓攄謨議者。今天下方以文治。而青身無陷陣破敵之功。驟列樞近。使外國聞之。有輕中國之心。又宿衛諸軍。皆小人。慙愚無知。見青尊寵。喜其黨類。可以倚藉。搖動人心。不可之大者。且朝廷之臣。以禮義進者。將恥與青偶。非所以得賢者之心。凡公論議類皆若此。歷遷三司判官。賜緋。同修起居注。假某官使契丹。遷右司諫。至和元年八月。以本官知制誥。賜金紫。權判流內銓。天下承平日久。百官職業。皆有常憲。共樂於因循。而銓衡徒文書備具而已。公始欲以風義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故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嘗喪父。莫肯爲作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爲解。澤既除喪。求磨勘。公以爲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於其親乎。使澤雖非匿喪。猶爲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不齒終身。晉州推官李亢。故嘗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默自

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蒙應舉及第。積十歲當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公以律所謂罔冒也。奏罷之。奪其勞考。又龐丞相塔雍邱主簿陳琪。凡三調官。未嘗由銓筭。始因其父得官。復再任。皆因其妻父乞恩。琪比他。人未嘗遠宦。而舉者二十四人。公以謂此微倖之尤者。而士大夫承望權勢。背公助私。其風不可長。又舉。奏琪。琪後引對。才得循資云。公前在修起居注。天子退朝。御邈英。召見侍臣。講說經書。讀史傳。而史官不預。公以謂天子於此咨訪政體。論議治道。德音聖問。而史不記錄。嘗以爲闕。及將修起居注。因上奏言之。自後修起居注。官遂得預邈英。行之至今。公以少府老疾。求守便郡。出知陳州。未行。換許州。後一年遷兵部員外郎。徙襄州。嘉祐元年十月。給祭畢。加朝散大夫。封長樂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少府還居鄧州。公聞其疾篤。將棄官去。念以符印屬他官。且將坐所不當受者。因自移疾。以府事付佐官。既而脫身去。卽日上書自劾。臺諫官聞之。爭舉奏。詆毀公。然朝廷高公所爲。且以厭言事者意。徙公鄧州。公竟以憂去官。居憂以善喪聞。既除服。還爲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詔書稱之曰。聞父之疾。委政歸養。孝也。上章自劾。不肯苟免。忠也。公猶以前嘗謫官。不敢入朝。詔復趣召。差勾當三班院。明年召爲翰林學士。判昭文館。五年。謫吏部郎中。翰林侍讀學士。知鄧州。未行。近臣臺諫多推言其忠孝。宜在內省。復留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初。有司議京朝官。每三歲卽自言求磨勘。轉官。使人人驟進。非所以崇退讓。養廉恥也。於是詔有司爲當遷者。舉行其文書。而人不自言矣。而朝士之喜名者。尙或辭讓。求不磨勘。有司移牒督之。至於十數。公以謂向者使人自言。而士之恬於榮利。恥不求進。則其嘉尙旌擢之可也。今有司舉行。無復自陳之嫌矣。且攷

課之法。豈徒進陟之而已哉。亦擇其鮮功者而黜之。則士大夫尙何以辭不磨勩也。其容有矯妄之人。虛竊不就之高。徵取恬退之譽。陰冀進擢。無益風化。不可不爲之防。請使言未顧及乞不磨勩者。皆自列其意。故有司因不復督索之。必待其復自陳及更爲按行中書。異爲籍以記之。其有殊功異效。皆可勿遷。上從公議。於是士大夫之爲下情者皆息。七年三月。遷左司郎中。知開封府。九月上祀明堂。加輕車都尉。進封開國伯。公以方嚴著稱。所至人皆憚之。及領京畿。官吏謁見言事。皆得傾竭盡意。語有中理。未嘗不委曲聽受。皆過所望。府吏舊七百員。而諸嘗以罪去。已而復絀者。皆員外置之。積數百人。公以謂此皆僥倖。且不足懲有罪。乃奏爲條約。其以罪去復絀者。須正員闕。乃稍補之。又府吏之給事他官者。更七次則遷一資。吏緣爲奸。他官之請從事者無窮。或以一事未竟遣歸。既又請之。則累記爲兩役矣。公始命科條曰。某事以上若干種。吏之從事在此數中者。爲以次數。餘皆不聽。及一事而再往者。悉禁止之。自後皆遵用。賈尹故事。府吏人人失望。更相搆會。語言取其斷獄行事者。稍緣飾之。以爲不直。冀以動搖公。諸御史聞之。果以爲言。攻之甚力。天子終保持之。執政見上問曰。賈某所爲。誠公耶私耶。對曰。私則無之。上曰。何足以爲咎。視職事有與開封府等者。易之。以公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今天子卽位。授中書舍人。進封開國侯。受詔修撰仁宗實錄。領羣牧使。治平二年。拜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充母陳氏繼母史氏公幼時。陳歸其宗。少府戒公能取名第作官。則往視母。及公登第日。果得所願焉。公迎陳母歸。致其歡養。陳封仁壽郡太君。史封唐安郡太君。公四娶。馬氏任氏張氏皆早亡。末娶薛氏。故尙書郎直龍圖閣紳之女。封延安郡君。

子男二人。長元素。蚤夭。次士彥。太常寺太祝。五女皆幼。公薨後若干日。得十二月某甲子。歸葬於鄧州某里。祔於先塋。謹具歷官行事如右。伏惟采擇而加纂述焉。謹狀。

彭城集卷三十五

行狀

故朝散大夫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權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劉公行狀

曾祖贈大理評事。祖皇任尚書工部員外郎。判三司都磨勘司。累贈戶部尚書。考皇任益州路轉運使。尚書主客郎中。累贈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公字某。尚書中子。天性明徹淵粹。自爲童子。有老成人量。初學進士詞賦。已爲人傳誦稱道之。至年十五。乃更習爲古文。讀書心悟理解。志氣開發。日增月益。河江委注。不可丈尺斗斛校也。其十七歲所著撰。至今存者尚多。自兩漢之後。豪傑之士。所爲文章。雖皆以理爲主。偏局所見。致遠則不通。又其論五經。皆欲明王道。而惑於曲說。駁雜替亂。不能自解。聖人之道不明。及公爲之。正德性。別仁智。舉中庸。明天命。條達理。遂交貫旁暢。愈深愈遠。未嘗一躓焉。嘗論曰。荀子不知性。揚子不知命。韓子不知道。荀子言人性惡。則善無所起。揚子畏死而投閣。韓子汲汲求用於時。以不得出。王公大人之門。爲己憂。是三子其盛者也。而其蔽至是。況其下者乎。至說春秋。其所發明尤多。論宋襄公事。或以爲文王之戰不過。或以譏不能鼓儻殺敵。公以爲文王之事。亦當內治其國家。外信於諸侯。何嘗不治。

不信而強爭之。既爭而輕棄己民。其猶足謂之仁且智乎。凡公之言。大約反其本。正己而物正者也。書公子季友卒。三傳皆以爲賢。公以謂季友之賢。因其有事而著之。今卒而書季者。蓋自是世季氏也。公之論春秋如此。自前世鉅儒宿學。皆所不至。概舉二者。可以類知焉。爲三傳權衡。解駁三家。熾惡毫髮。無得以形遁者。慶歷初。有司更正貢士。令士不從學官者。州郡勿舉。舅氏王源叔以書招公來太學。公答不可。曰。焉有伯夷孟軻段干木之儔。而自致博士弟子乎。其後此令亦廢。閣不用。公舉進士。慶歷六年三月御試。選爲第一。會內兄翰林學士承旨王公堯臣時爲編排官。以嫌自列。編排者。用考試官所定等第。受成事而甲乙之耳。誠無預於與奪。可無嫌也。王公固辭之。上不得已。以爲第二。拜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事。吳正肅公育舊聞公之賢。傾遲之。及罷政事。守蔡。得公歡甚。事無大小。皆聽公。州以清靜。與公日賦詩飲酒爲樂。蔡人傳以爲盛事。蔡州十縣。五居高仰地。轉運使符郡。變民諸穀。悉以糴糶充賦。皆市於旁縣。以輸。官民益困急。會詔書問可以寬民力者。公上疏陳其弊。因言方今用不足。盡如古難。宜敕轉運使。必不得已。折變。毋變其所無。與不可得。則民雖病不困。事頗施行。八年十一月。丁先公憂去官。皇祐三年二月。服除。還爲大理評事。召試學士院。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是時方議定大樂。天子使中貴人參其事。公諫以謂王事莫重於樂。今材學滿朝。辯論有餘。足以增朝廷之光。而顧使若趙談者居間。臣恐爲袁盎笑也。明年。同判登聞鼓院。改判吏部南曹。南曹兼考功事。於是夏丞相薨。將葬。故事考功當請諡太常。集百官議之。上以舊恩。特賜諫諍曰。文正不復關有司。公上奏。請收還詔書。更屬有司。得以公議之。因陳竦備位將相。

無正直聲。陛下不當使臣等官。而假人以寵。書三上。上嘉公守正。爲改諡曰文莊。八月。權判三司。開拆司。後徙他部。亦未離南曹也。儂智高亂。嶺南樞密副使狄青宜撫四路。而朝議不爲置副。或曰使中官副之。公聞。遽上奏曰。狄青起於行伍。而列樞近。權兵而出。宜得正固幹略之臣。參共其事。今不置副。置副而用中人。皆不可。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州。上以問左右。棄之存之。孰利。公時從三司。奏事聞之。上奏獨請棄之。以謂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擾邊圉。雖傾國爭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糜國財。困民力。捐士卒之命。以貪咫尺之地。而有棄明信。規小利之名。使其有以窺中國。非計也。時議者不同。竟留之。秦州坐是應接多事。財用匱竭矣。五年四月。遷權三司度支判官。始解南曹。賜緋衣銀魚。至和元年正月。張貴妃薨。追號溫成皇后。有獻議求爲立忌日。禮官請對不許。公奏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猶不立忌。奈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而變古越禮。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上乃止。八月。同修起居注。居一月。召試超拜右正言。知制誥。賜紫金魚袋。權同判吏部流內銓。初。陳丞相以公不附己。論議不能右公。唯天子察公忠直。數得公奏議。開納無疑。故亟用公。知制誥。陳丞相以修注未一月。爲言。上不聽。曰。此豈計官資日月邪。公謝曰。上又面諭曰。外間事不便。有所聞。當一一語朕矣。無幾何。朝廷從禮院有所詢問。禮生擅發印狀以報。禮官莫知。知禮院事吳充。譴罰禮生。而坐以出官。公奏以爲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司庶府。苟且已甚。稍激。遂振職。未知如何。而使充以此得罪。豈不傷事害政也。請追止前命。已而修起居注。馮京復以言事奪職。公因奏事。上謂公曰。吳充乃是振職。馮京意亦無他。中書

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耳。公奏言自古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至竄謫臣下，今則不然。上意慈仁，好諫而中書不務將順聖德之美，排逐言者，乃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必且感動陰陽，有風霧日食地震之異。居五日，地果震，鎮戎軍而都下雪。後累日昏霾，太陽色黃濁，略皆如公言。公又密勸上收擊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以消伏災變。上深納之。時親睦宅方築，神御殿天寒休役，公建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可設於私家，所以明一統也。今神御若干禮爲可則不宜以人勞輟作，若不中禮則遂止之。何權罷也。廟事遂寢。宦官石全彬緣葬溫成皇后，賞勞除宮苑使，領利州觀察使。全彬不厭，後三日復換正除利州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上言全彬閹闖之臣，如此姑息，有權勢重於全彬者，何以待之。事竟得止。二年，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公上疏論邪臣正臣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陛下參伍觀之。呂溱蔡襄歐陽修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論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上悟，乃留歐陽修第不行。八月，假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充北朝皇太后生辰國信使。契丹遣其臣馬祐來，迂行自幽州東北入古北口，更長與白隰山路，詰曲繚繞，或折而西南行千里餘，乃出山，至柳河。公問祐曰：自松亭直北趨柳河，徑易不數日至中京，何不行此？敵人本欲以山路迂回，使中國信其阻遠，常祕諱之，不使漢使知。及得公問，驚訝曰：實然。然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不敢改也。祐復問：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食虎豹，人以爲山神，此何名也？公曰：以某所聞，駭也。其狀如白馬，黑尾，鋸牙，音如鼓，潯桓迎日而馳，爲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祐釋然相視，喜曰：真是也。前此者漢使往，或

以輕肆。不爲敵人所重。又有畏懦。拘守約束。惴惴不敢蹉跌者。獨公坦懷。意氣自若。敵人畏服。加禮焉。二年三月。王文安公遷參知政事。公自列親嫌。求知揚州。詔許之。初。狄青自南伐歸。爲樞密使。京城小民聞青驟貴。相與推說誦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堯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青益爲都人所指目。公憂之。會將赴揚州。辭行見上。因言陛下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始終。今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使無後憂。寧負青。無使負國家。上頷之曰。可。語中書。公過見三丞相。謂曰。向者天下有可大憂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體復平。大憂去矣。而大疑者尚存。其以青事告之。丞相應對唯唯。公既至。官拜表。又徧遺公卿書曰。汲黯之忠。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朝廷皆知爲青發也。至八月。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坐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出。青判陳州。先是有彗星見。青去之夕。而彗沒。自皇祐末。有日食之變。公嘗獻救日論三篇。備言所以防姦禦變之術。青見而惡之。謂所親曰。劉舍人以此洗滌青邪。公之建言。或以爲過計。及後乃大服云。揚州雷塘。卽漢江都之雷陂也。舊屬民自唐以來。耕種其中。往數十歲。官取蓄水。以備漕運。舊田主二十六家。皆奪業失職。官始議以他田償之。竟無與也。然塘亦破決不修。漕運未嘗賴此。發運使因以假揚州種稻。而舊田主二百餘口。皆饑寒。縣官莫省。及公至。持太和年契書詣府。自訟。公卽判還之。發運使猶以漕運事動朝廷。斬留之。公用種稻事。證明其無用。朝廷乃聽公。杜公丞相衍致仕。居南都。聞之喜曰。真良太守矣。九月。恭謝天地。改元嘉祐。進公朝散大夫。封宜縣開國男。天長富人陳乙殺人。捕得。賅縣吏脫己。而以誣王甲。甲貧弱不能自明。遂受誣。囚至府。公察之心知其冤。而囚畏

吏不敢言。公以委戶曹杜誘。使精意鞠之。誘不能有所反。而獄益傳致證左。牢不可破。將論囚。公親訊之。因得公語言。知其能爲己直也。乃敢告冤。果陳氏殺人。遠近傳以爲神。明年四月。遷起居舍人。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公初治揚。前守政苛。吏民不安。公以寬簡拊之。而民大和。及至鄆。鄆比曷守。政事不治。市邑攘奪。公行不禁。訟或累月不決。公撥遣簿書。決平獄訟。不數日則已無事。乃更約束。明賞罰。下吏奔走承命。月餘。境內正清。盜賊屏息。使客行壽張道中。遺錢一囊。人不敢取。以告耆長。長爲守視。頃之客還。取得之。又有募遺物市中者。且往取。故在其所。先是西路久旱。麥不登。鄆州尤多蝗蟲。公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去歲以有年。居鄆五月。召還朝。糾察在京刑獄。充宗正司修玉牒官。四年正月。同權知貢舉。是歲始更貢士。令奏名者才二百人。其罷黜者雖多。莫有不服者。至有爲賦以頌得人。上例賜近臣墨字。公得稽古二字。時論榮之。楊佐判都水監。請鑿京北孟陽河。盛冬興役。死者數百人。又壞民廬舍。發掘丘墓百五十餘所。而河訖不成。百姓遮宰相自訴。執政乃收檢計工役官匠屬吏。囚呼冤不承。獄久不決。公奏理之曰。佐始相度此河。使生者勞敝。死者暴露。百姓怨痛。謗議沸騰。皆佐爲之。今置佐不問。而專罪餘人。不合人情。求以佐爲首。會有詔疏獄。一概解縱不問。是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輒讓。衆亦予其恬退之稱。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讓。天子嘗優容之。下至布衣福州陳烈等。初除吏亦讓。賜之粟帛亦讓。公以爲此皆挾僞求名。要上迷衆。其漸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宜一以故事舊典爲準。以防未亂。是歲天子將親大禱於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公以

禮部兼領名表。丞相請讓表辭。公止之曰。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受徽號。至今且二十年。天下之人。咸知天子持盈好謙。今復加數字。既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亦可惜。願加深思。富丞相不怡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公曰。諾。退謂子弟曰。吾備位近臣。當獻可替否。寧得罪權門。豈可使主上受虛名而棄實美耶。遂上疏曰。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羣輩。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之。非畏威慕義也。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必發揚光輝。而反累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霹靂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理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誠望陛下求諸道而已。章凡四上。天子得公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表不受。於是忤時相。初郭后既以廢薨。天子加恩。追復其號。而不許諡與祔廟。且二十餘年。至是禮官乃倡議。請依禮祔郭后於廟。朝議將許之。公疏爭曰。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於寢。不赴於同盟。不反哭於廟。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闕然。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今一旦欲治以嫡后之儀。致之於廟。恐其未安於春秋也。春秋之夫人。於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而郭后於三者無一焉。而欲正其禮。恐其未安於義也。且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廢與之間。固必有正不正之

禮存焉。今欲扶所廢以爲正，必將抑所興以爲不正。古者不二嫡，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案景祐詔書，本不許郭氏祔廟，議已決矣。無爲復紛紛以亂大禮。宜令諸儒極其論難，有詔並張洞奏狀，重議洞論景祐詔書，以謂追復郭后，是人主意，停止廟諡，則執政所爲，公以議不同，不連章。已而丞相召太常，趣定議，將以給前升祔，公聞之，又上奏曰：臣觀洞之言，乃是曼辭飾說，苟蔽前失，以追復郭后，則出於天子，以停止廟諡，則出於大臣，共一詔書也。而論之異同，若不幸而此言傳於後，且歸過君父，虧損聖德，此其一也。且臣前奏最要切者，以爲廢興不兩立，而人君無二嫡，備萬世之後，禮分不明也。洞既不以此爲辭，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能許上起廢爲功，而猶且陰逼母后，妄濟正禮，此其二也。願并下臣章，令兩制詳議，有詔是公議者，乃止。於是給祭有日，禮官建白，請以孝章皇后以下四主，享於別廟，不升合食。上重其事，有詔兩制集議。公與胡宿等共上議曰：案春秋傳曰：大禘，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國朝事宗廟，且百有餘年，至給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遵用以爲典制。此皆祖宗制節垂法，以貽子孫者也。未易輕改。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既守以爲常，一旦輕議損益，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先帝意也。傳曰：祭從先祖，如其故，便公以論列未盡，又特上奏曰：九經所載，給祭制度，最明備者，莫如春秋公羊傳。自漢以下，皆引爲證。所謂未毀廟者，豈有帝后之限哉？此乃國朝所以依緣循守行之，且百年者也。今羣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近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專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儀，欲擯隔四后，使億萬斯年永不得合食於先帝，臣竊恨之。昔

賈禹議罷園廟。匡衡議遷郊兆。羣臣和之者非一。自以爲周公孔子復生。不可得變。元帝成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爲當。旣而皆悔之。則無及矣。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舉措數有後悔哉。此自陛下所當留聖思也。初。上春秋高。朝議或有恐上勞拜起者。而禮官承旨。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又得公章。謂近臣曰。朕初謂禮當然。苟以拜起爲煩。吾猶能之。何憚也。遂手詔罷議。蜀人龍昌期者。著書傳經。以詭僻炫衆。至詆毀周公。雜用佛說。擁弟子十數人。至都。文丞相薦諸朝。以所著書示兩制。公與同列並奏。昌期非聖不經。請下益州。毀棄板本。事未行。而昌期用薦。賜五品服。帛百疋。中外疑駭。公拜疏曰。臣按昌期之書。違古畔道。所謂言僞而辯。學非而博。是王制之不聽而誅者也。陛下哀其衰老。未使服少正卯之刑。則幸矣。又何賞焉。昔孔子作孝經。非聖人者無法。而朝廷顧多昌期之毀周公。臣所不曉也。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盡忠。今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縱昌期之妄而不誅。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幣。是非貿亂。沮勸顛倒。使迷國之計行於側。而非聖人之俗倡於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伏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淺深。詞極切直。昌期亦惶懼。不敢受賜。裝卸營卒。桑達等數十人。酗酒鬪呼。指斥乘輿。有司不之覺。皇城使以旨捕送。開封府推鞠。案成。乘達市。公移府問所以。不經審訊之由。府報曰。近例。凡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鞠獄。皆不慮問。公曰。此豈可行耶。遂奏請自今。一准定格。樞密使以開封府有例。不復論可否。進呈。報公不行。公爭之曰。先帝仁聖欽恤。以京師刑獄最煩。故建糾察一司。證審眞僞。自邇以來。每有大辟。倍加精愼。此則先帝不敢兼於庶獄。庶愼。惟有司之任。今乃曲忤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鞠公事。不

復審察未見所以尊朝廷慎刑罰而適足啓府縣弛慢獄卒侵侮罪人銜冤不得告訴之弊又朝廷舊法不許用例破條今願於刑獄極慎人命至重之際而廢條用例此臣所不喻也天子乃以公章下開封府著爲令翰林學士韓絳上言國朝官制未立如中書門下爲宰相職號令乃以近臣兼判兩省例已重諸如此類宜加裁定正其名體他官典領一用舊例百司常務多關二府請擇重輕移付於下走吏章服與公卿不殊宜著爲等級臺閣省寺無所傳錄可依倣周禮唐六典著爲一書天子以爲可行召公與翰林胡宿受詔同詳定公以謂此帝王能事朝廷大務必將損益沿革成一朝之制不獨空言而已當得其人乃能成事前日朝廷欲正大樂先定律呂自景祐至今近三十年而功不就今之所爲又重於樂自非周召管蕭之才恐雖三十年亦未可望也凡再辭不許旣受命公乃奏請未置局先條可改正裁損申明數事送中書門下參詳可否然後刪定詔許焉未及上明年三月韓再奏趨行之公乃與胡公詣政事堂略條一二事諮丞相曰國家必欲興修官制勒成一經爲後世法則宜先簡別條貫澄清流品使事事有法不然者虛列官府徒作文無用也今且以數事言之如樞密院五代以來始與中書對掌機務名體不正無甚於此尙書二十四司今爲虛名官冗員衆蠹財害政卽欲改正官制則當罷樞密院廢三司省邸官不治事者以前資散官處之可乎審刑院審官院羣牧司提舉司糾察司駢衍於官皆當省還屬尙書九卿此裁損者可乎唐制諫官史官隨宰相入立仗下唐制中書出制勅門下審之而後尙書出告身唐制學士下領外職舍人分判六曹皆美政也必欲申明官制無先於此者可乎當開元時官有定員職

有常守。故李林甫之爲六典也。易然猶僅成一書耳。卒之不能行也。本朝隨事建官。取使事而已。有司奉法守職可矣。苟不能爾。恐雖成書。猶且復廢。宇文之周官。唐之六典是也。丞相久之。度不能行。曰。然。此誠難事業。已行。姑徐徐爲之。居月餘。韓以中丞言事。出知蔡州。又數月。公帥長安。然胡公猶在朝。而朝廷亦不復問官制。云。十月上。親禘祭太廟。禮畢。公以加恩上騎都尉。進封開國子。初。翰林侍讀學士呂溱。自眞定府召還。監司積與溱不平。捕溱。親吏按驗。窮治得溱嘗借官麴作酒。及以私貨往河東交易二罪。溱先誦知舒州。而後獄具。大理寺約法。溱乃未嘗受推。法不當蔽罪。自溱事起。外議紛紛。言溱有死罪十。獨天子素知溱薄過。不致於理。奪溱傳讀。分司南京而已。公行制書。具道上。所以待溱意。許溱自新。上恩如此。詔詞理當爾。非有所左右也。而自中丞知雜諫官御史爭上言。溱罪大責輕。公制詞不直。天子察公無過。以其章示公。既而言溱者終不息。上厭甚。不得已爲不用赦。再削一官。他舍人命詞。與公無異。言者乃止。御史吳中復嘗薦文學鄭叔熊於朝。故事。御史薦士。無特授官者。前數年。觀文殿學士王公舉正嘗薦叔熊。既不行矣。已而執政以中復故。乃更追用舉正前章。除叔熊以官。叔熊實以醫自名。爲中復治嬖妾有功。中復故稱之。公刺譏中復。中復聞之恨甚。又憾前詆欺不遂。而公潔廉無私。無可加誣者。公前議郭后廟。有語云。上之廢郭后。慮在宗廟社稷之際。不得不然耳。中復卽深文排詆。析言構語。云。此欲開導人主廢后。是許敬宗之倫。中復既唱其端。隨者翕然。執政諸公。雖知其不直。然亦惡公數正言異己。欲因事擠之。以御史章上。將開陳其端緒。冀人主意動。則擬之矣。而上輒曰。此豈可行。勅封去之。每上輒然。至十餘

章後日有御史復上殿。上逆謂之曰。是又將言劉某耶。此御史實自欲言他事。皇懼甚。退更相告言。諫官御史本亦承望上旨。雖數妄作。不能不反顧己患。既揣知上意。卽噤辭不復言。當是時。非人主素知公。公幾不免。公爲人亮直正固。其處己明甚。循理蹈義。志之所充。乃形於言。不以纖毫異內外也。又以爲德性苟充。則功名可遺。學問苟明。則文章不足事也。其以待人。亦推己意而同之。然世俗方以夸嚴無實爲成名。虛譽崇飾爲尙賢。內不能自知。則高自期待。外以悅人。則復以才能許人。士之浮薄慕名者。喜樂之與公異操。故與世多不合。其夫人嘗謂公曰。人以君爲傲。宜有以接俗弭謗。公曰。吾何傲也哉。老者吾尊之。少者吾賓之。貴者吾嚴之。賤者吾安之。自謂宜矣。世俗之人。又欲其足之隨之。諂之狎之。然則是鄉原已。吾不爲也。是時執政爲上與太平。復行王化。取其文致。與周漢等隆而已。士大夫知旨者。趨謹附和。咸得顯仕。公乃介然獨立。上下交忤。謗言益多。執政滋不悅。公在西垣七年。詔誥典重。褒貶有體。不可增損一字。爲上尊號表。時凡五請一謝。不移時卽具。又嘗一日有詔。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宰相得旨。卽日待進。公將上馬。遂不解帶。援筆書之。凡數千言。詞意皆不同。吏謗白不暇。往反才食頃。執政皆驚視。以爲所未嘗見。吏有竊言曰。公乃以此見忌耳。故事。舍人遷翰林者。皆以久次。執政不欲公在內。每有闕。輒置不用。會永興軍闕守。公自請治之。執政喜公之去。疏奏卽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府事。公謝曰。臣本求永興。不望侍讀。不敢受。詔不許。既行六日。學士闕。遂越用范鎮。衆人爲公惘然。公之辭行。面陳用將之術。且言頃來邊吏。頗以飲食備役得罪。卽今武吏多不願臨邊。如孫沔。呂溱。貴重有功名。猶以此見廢。設復有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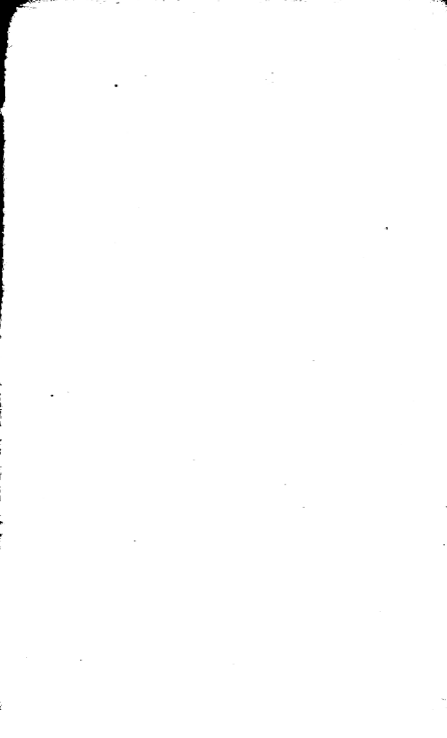
舒魏尚之徒。臣固知議者之不能容。此乃馮唐所以疑漢文帝不能用。頗牧也。臣願陛下容邊臣。闊略細過。無督以微法。又言馬軍都指揮使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近者御史中丞韓絳。又以傾宰相。重搖人心。臣謂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上皆然之。是後邊將遂無以酒食坐者。茂實頃之亦出知曹州。公以十二月至雍部。先是關中比歲不登。百姓流移。長安尤甚。公開倉廩。賑乏絕。寬賦斂。止逋責。省徭役。緩期會。約束豪右。毋敢固糶。民苦大錢數變法。疑惑。公使官吏俸錢。一皆中給。民因知官不復變法矣。事必當請者。請而行之。其餘則皆以便宜厝置。視事三日。大雪盈尺。雍人喜曰。此公賜我。數月流民稍自歸。明年大豐熟。是時朝廷遣使均田。欲以等貧富。以致頌聲。上因公之西勅。至部徐勸利害。以聞。於是孫琳主均河中府。及耀州。召聚吏民。暴露田間。百姓相傳縣官且增賦稅。所在斫伐桑柘。關中囂然。公遽上言。方今災傷流移。恐未可以均田。願且召還孫琳。別俟豐歲。以安民心。初琳以方田法。步地千步爲方。以方度之。誠使其覈實無頗。然但爲能知田畝高下耳。至於均稅之法。以地肥瘠爲差。其勤力從事。田畝修治者。則賦重。自若其惰窳。不事而田畝荒瘠者。因獲減賦。然此當以肥瘠言也。吏非廉明。用心不一。或不能盡知田事。或挾私與奪。上無由察也。故均田之害人。皆知之。獨言事者。樂其名。公所以求待豐歲者。惡斥言之耳。琳之度田。起自萬泉龍門。此兩邑皆山田。崎嶇二三百里間。人以謂審如琳法。非旬歲不可周徧也。琳皆不出一月而奏畢功。論者驚笑其謾。會公奏至。中書猶信琳言。以公爲不曉。用琳章報公。勅榜告民。毋得殘桑柘而已。頃之

河。中民果訴增減田稅不平。凡數百戶。七年四月。遷禮部郎中。九月。大饗明堂。進封彭城郡開國侯。公與歐陽公永叔相厚。及歐陽參知政事。嘗爲丞相。韓公言公所爲。不如謗者之言也。久之。韓公謝曰。雖失之東隅。可以收之桑榆乎。歐陽曰。公能如是。大善。將還公爲翰林學士。會上不豫。事且寢。八年四月。英宗皇帝卽位。進吏部郎中。公治長安。豪猾斂手。良民得職。大姓范偉。積產數百萬。冒武功縣令范祚爲其祖。偉所取信者。持祚爲令。時黃勅耳。偉家不徭役者五十年。更西事調發。下戶困敝。而偉自若。盜相祚墓。以己祖母合葬之。覆云祚繼室也。雷簡夫以處士登用。能爲文辭。偉賂簡夫。使爲墓碑。以信其僞。偉因此出入公卿間。持府縣短長。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去。長安人皆知偉罔冒。畏偉不敢言。吏受賕者。輒爲偉蔽匿。公因事發之。窮治偉伏罪。長安中。讜呼稱神明會。大赦未斷。而公去雍。偉因謀反。變前狀。自後連五獄。證逮四五百人。展轉二年。朝廷以委御史。乃不得變。而偉亦以更大赦。杖之而已。長安人恨之。公在雍三年。治聲四出。巴蜀人皆願得公爲守。引頌冀望。或相與至界上。問使客。劉公何時來。是年。公以疾自請。八月。召赴闕。勾當三班院。徙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卽位有疾。皇太后嘗臨朝。上疾愈。乃歸政。適有小人言二宮不歡。諫者或訐而過直。公以謂當以義理從容感諷。不可以口舌爭也。是時方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公因陳前說曰。舜至側微也。堯越四岳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於上下。何謂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辭氣明暢。上竦體改容。知其以諷諫也。左右屬聽者。無不嗟喜動色。卽日傳其語於外。既退。王翰林謂公曰。公直言至此乎。慈壽聞之。亦大喜。治平元年四月。公得

驚眩疾數月不朝告且滿百日公求便郡養疾上謂執政曰劉某器識才學朝廷未見其比者雖病尚當留乃復賜告嘗一日講畢上謂學士諸公曰曾見劉某否病今何如可往省之於是王范兩學士來見公道上語會內苑橙實初熟上使中貴人以五十枚賜公面問公起居所以慰撫甚厚公拜表謝而病亦少間因自陳家貧復求補外上愴然許之九月除知衛州換汝州郡久廢不治公召曹吏謂曰吾以病來此汝無以吾病故習前態覆欺分毫諱罰汝吏人素聞威名戰栗不敢犯已而更以吏事委屬僚時時更改判畫舉大綱而已其所以賑饑窮省徭役誅鋤點惡方略如舊吏皆竊言公病猶爾況不病耶二年十一月上郊進封開國公三年四月遷右諫議大夫公謝曰臣久病苟祿已無愧恥誠不敢復望遷秩重招讓議詔不許公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除諫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居無何召還闕公自陳病篤不能朝願罷學士治南臺許焉十一月改集賢院學士權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四年正月今上嗣位改給事中明年四月八日薨於位享年五十所著春秋傳十五卷春秋權衡十七卷春秋說例二卷春秋文權二卷春秋意林五卷弟子記五卷七經小傳五卷皆成書易外傳二十卷元滋九篇通古五卷古風五卷皆未就文集若干卷公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經地志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略皆究知大略求其意義合於聖人者而世人所謂善者亦不廢也嘗與呂溱濟叔同在禮部夜視填星指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乃得女居數日使者來因言宮中兩夫人皆當就館呂相視笑數月果生兩公主又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以吾

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遂登大位。云在長安時。得三代時鍾鼎器。皿數十。皆有篆刻銘識。文字奇古。公按讀之。因以考知前代制度。用區敦簠簋。與前世學者所說不同。其所言齊黃同。冤亦書傳所不載也。公珍惜之。嘗曰。我死。子孫以此烝嘗我。及病累年。嘗使子弟誦書其側。時闕古器。以自適。嘗歎曰。我所著書。皆聖人微旨。而不及盡有成。豈非天哉。公與人交。不求其備。得一善。則稱道之。其推進者甚衆。而與江休復。鄴幾。最善。嘗曰。鄴幾和而不流。柔而不犯。當求之古人。阮籍。陶潛。之倫也。薦之於朝。鄴幾所以驟用。修起居注。公有力焉。又嘗稱賈直孺人。或譏賈者。公曰。賈何必全美。居今之世。而勁直有守。不阿貴位。此其足以過人遠矣。凡公論交如此。及鄴幾死。哭之慟。曰。唯君知我。時歐陽永叔爲誌墓石。公爲書之。以致意焉。梅堯臣。聖俞。與公親且舊。既卒。其家不能自存。公哀之。未有以助也。聖俞嘗欲書程丞相神道碑。病不果。公爲成之。程氏喜。餉白金五百兩。公不發。封。盡以贖梅氏。公平生未嘗輕爲人書銘。特此二事。以經營二友云。公兩娶武威倫氏。皆侍御史。贈某官。程之女。前夫人先公十七年卒。繼以女妹。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死。次奉世。進士。及第。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少子安上。太常寺太祝。女子三人。長嫁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於宗族。賙給甚厚。家事未嘗間。有無歲時。朝廷行禮。得以推恩。輒以旁逮疎族。先人有田在蘇州。公未嘗取一粒。皆以畀內外親屬。及其終家。無餘財。公既歿。朝廷推恩。以兩子孫望。且皆爲將。作監主簿。又除族子安世。試將作監主簿。安世父敦。坐法墮官。公常憐之。雅意欲官其子。故諸孤以安世名聞。所以成公意也。某年少。公四歲。及某能讀書。

則公學問成立矣。故某所學所聞。資取於公。而公志之所存。某竊預焉。公於某友愛天至。嘗曰。唯得兄弟。可以忘我病。公不幸至於大故。哀痛感慕。無心以處。豈復能詳記其徽美耶。日月有期。將以來歲某月。從禱於先公。誠冀自託於大賢君子。垂名無疆。而懼他人聞見之不詳。且世俗之多諸惡。不敢盡也。故自抑推割。而纂述其大概。唯執事憫憐。而賜纂述焉。謹狀。



彭城集卷三十六

神道碑

宋故中大夫守光祿卿分司西京上柱國河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薛公神

道碑

公諱顏字彥回姓薛氏河東萬泉人曾祖憲唐昭應縣令祖筠裕州別駕別駕初以明經舉于時劉繼元盜有河東太宗親征圍太原別駕君踰城歸國天子嘉之置之丹州後以公貴贈吏部侍郎(案)文詮次不及其父疑有關公初學禮以明二禮從鄉貢一舉中第爲試祕書省校書郎嘉州司戶參軍官滿入見太宗有所詔問應對稱旨擢拜將作監丞監華州酒稅籍田覃恩遷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府薦以爲知錄參軍事受詔案視夔峽二十五州刑獄疏滌沈繫識理撓屈遠人悅之還朝遷太子左贊善大夫出知雲安軍章聖皇帝卽位遷殿中丞徙渝州閬州轉國子博士政事寬簡吏民便安詔書褒美之王均盜亂益州其黨奄至閬中州久不爲攻戰備士卒皆不知兵公乃遣吏以禍福諭賊賊爲引去天子以璽書獎勞會丁內憂旣除服授三司鹽鐵判官河北屯軍日久軍食馬芻費用益廣三司求自用所知

材幹人。經畫督趣。有詔許之。公行頃之邊備贍足。遷爲尙書虞部員外郎。夔峽路轉運使。開倉賑廩。饑人間出已錢爲粥飯以繼之。人得以接新。無餓者。復夔州于舊城。民皆去險阨。就平地居。連受詔書嘉獎。陳進寇暴廣南。命公同勾當東西兩路轉運司事。賊平。遷金部員外郎。充河東路轉運使。賜紫衣金魚。官市糴糧草。取鹽礬。高其估以強民。民益厭苦之。公始奏平其直。人至于今賴焉。天子祀后土汾陰。徙公爲陝西轉運使。遷司封員外郎。大駕所次。六師百官。浩穰成都。公供給如法而辦。祀事畢。超遷度支郎中。河中府。駕河爲浮橋。每歲大水。輒爲橋患。沒中潭。則運舟爲絕。公受詔計議。缺西北岸。爲支渠以泄怒水。因以溉旁烏鹵地。皆爲良田。橋用無患者。久之。其後議者謂河決溢。自此渠始。遂窒塞渠。前此二年水盛。至中潭。橋無遺餘。人皆思公不已。公與利除害。所以施當時而濟後世。平居或莫見其迹。及有所改移。墮廢失舊。然後知公初議爲是。類如此。橋云。公自陝西徙河北。遷司封郎中。徙知河陽。更揚州。杭州。將築捍江堤。以禦澇水。遷公太僕少卿。知杭州。商工屬役。詔與轉運副使王贊同之。堤旣完立。而州治亦無事。民訟益稀少。數以獄空聞上。遷光祿少卿。知徐州。改少府監。知江寧府。拜右諫議大夫。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仁宗卽位。遷給事中。徙南京。未幾。自請治偏郡。遂徙耀州。縣人李氏。豪富無賴。爲盜賊。囊聚集。惡少年數十百人。相與爲社。號曰沒命。民有吉凶聚會。卽羣往。責其飲食。倨坐席端。意氣自若。醉飽乃去。得會人語言。與己忤。則乘氣呼譴。忿爭。推次一人。裝如死囚。就刑狀。極力死鬪。殺傷人。捕得。獨以一身兼勅衆人罪。邑里患而畏之。無如之何。則相與迎客善視之。前後且十年。人無敢言者。公知之。遣吏捕李氏。窮治。

會大赦。公不肯釋。以事上聞。詔減死一等。流海島。其支黨皆黥爲兵。郡人以寧。二年。公以老自請。授光祿卿。分司西京。天聖三年七月十五日。終于家。年七十三。夫人張氏。安氏。皆早死。再娶安氏。封武威郡君。生男一人。曰寅。終衛尉寺丞。女子四人。長嫁殿中丞許怡。次嫁大理寺丞陳蘊。古最幼。嫁司勳郎中陳榮。古其一早死。孫三人。同爲華州渭南縣主簿。其次曰周。曰向。公以天聖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葬京兆府萬年縣龍首鄉靖恭里。子孫因家于京兆。後三十七歲。周爲駕部員外郎。致仕。向爲主客郎中。陝西轉運副使。兄弟皆材敏。有聲當世。駕部君夷曠恬謔。遂以中歲。謝事不仕。而主客君尤達于吏道。精心慎事。繼以不懈。其在陝西。創法興利。通驢之饒。益市蕃馬。馬之來者。充足國用。皆予善價。而省費以千萬數。朝廷倚用。士大夫皆稱之曰。光祿卿之風節。信可謂有後矣。他日。兩君以書告曰。王父事迹。著于三朝。天子未嘗不褒顯而稱道之。歲久墓碑不立。惟不肯不能明白。有善而不知。懼爲祖考羞。謹使郡人河東路提點刑獄都官郎中毋沆。狀其官閥事業。願有錄也。以期不朽。予旣次敘其語。乃爲銘曰。

薛受始封。奚仲車正。湯歸大垆。左相作命。歷夏逮商。爰泊有周。長滕齒任。見于春秋。我稱其人。亦曰。有以。惟世有賢。樂道其始。光祿之初。禮樂實明。資以爲政。赫其有聲。天子汝嘉。賜之璽書。匪徒有言。亟拜亟除。其進靡退。其施靡悔。惟其全能。適與世會。乃躋諫臣。遂給事中。歸老以卿。分司洛宮。公子不遂。其久而振。慶善攸鍾。乃付厥孫。公葬萬年。三十七歲。宰木森然。肇新隆碣。祖善弗忘。惟孫子賢。作銘維何。以著紹先。

墓表

尙書駕部員外郎曹君墓表

君姓曹氏名憲字正叔其先埴人君少通三禮未冠學者從之常數十性溫厚疎財尙氣節材武善射嘗行道遇盜卻張弓誓之植梃路旁叱盜視我一發仆梃羣盜驚走契丹犯邊至趙郡君自田間載穀粟入保郡城虜衆攻之君轉戰行間丁壯多傷君棄穀粟載傷者遂皆免咸平三年以三禮舉中第調大名府宗安縣主簿父憂去終喪調正定府司法更德州安德主簿開州開江令蜀人疾病不知醫藥療治祠鬼神求佑助而已君爲出私錢市藥劑有病者輒遣吏烹煎臨飲之民初強從旣稍有瘳全活者十七八于是開人始知信醫藥云真宗皇帝擇選人可爲職事官者君應選擇爲澶州觀察推官其治以廉幹聞監司交薦之拜大理寺丞監冀州清酒課最遷太子中舍知祁州鼓城縣事改殿中丞母憂去廬于墓側負土爲墳手植松柏服闋知正定府真定縣事君從弟利用爲樞密使兼侍中侍權當朝將行君爲侍中言思止足計不能用君至真定二年侍中竟以罪貶君亦坐左遷監黃州團風鎮稅侍中思君言未嘗不泣下先侍中貴盛時親故多藉其勢以得寵榮及其竄逐衆知其冤莫有言者君獨數上書爲之辨雪人以是稱之明道初君復官知筠州新昌縣事遷國子博士汎恩改尙書虞部員外郎通判陳州事轉比部徙鄂州遂以駕部員外郎致仕居於宛丘凡九年以壽終享年八十六先一歲自卜墓地於宛丘縣友于鄉潘仁里葬焉君兩娶皆孫氏後夫人封壽光縣君進封樂安四男子長曰冲舉進士早卒次曰振今爲比部員外郎通判亳州次曰抗亦舉進士次曰握以子貴累贈刑部侍郎夫人封萬年縣太君祖諱貴左侍

禁父諱珣。太子中允。贈職方郎中。始君之貳陳州。政事見紀於民。至今稱之。而子孫遂爲陳人。比部君欲振揭遺美。表而銘之。使鄉人過而知加禮。至於後世不忘也。亟使來請。乃爲詩曰。曹君官陳。民頌其美。君亦愛之。去其鄉里。告老來歸。遂爲陳人。實有田廬。處其子孫。眉壽永年。致政遽久。爰歸其藏。曰君所有。惟君可紀。民所能識。勒銘表功。載之來裔。

林氏母黃氏夫人墓表

林氏有賢母曰黃夫人。涇縣主簿編校集賢院書籍希之祖母也。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概之母也。屯田郎諱榮之妻也。夫人家世福清人。與林氏同縣。夫人之歸。舅姑皆亡恙。又逮事禮姑夫人。致養三人者。勤身從事。柔順聽服。生竭其力。沒盡其哀。訓諸娣。朝夕無怠。宗族稱之曰孝婦。夫人從夫。仕宦登朝。累封嘉興。天長二縣君。其子以文學成名。復顯於朝。既子夭死。夫人無他男。未幾夫復病終。諸孫藐然。林氏殆將絕。夫人悲哀戚憂。以禮自衛。綱紀其門戶。屹然不替。州閭號之曰烈妻。夫人葬兩世於吳郡。攜諸孫客居於吳。旁無支親援助。粗衣惡食。豪措簷蓄。以至於有田畝屋廬。耕穫休息。以供祭祀。而待寒暑備飢乏者。皆如志也。訓誨諸孫。以嚴濟慈。不十年間。爲進士而成名。以祿爲養者四人。士大夫于是傳爲賢母云。自夫人以十八嫁。歸若干年。林氏盛衰三變。繫夫人是賴。其所成就。詩史所稱。不能過也。治平四年。夫人年七十七。正月癸丑。沒於京師。涇縣持其喪歸吳。祔葬祖墓。立石以爲表。請銘于彭城劉某。于是叙所聞而記之。涇縣執書泣曰。昔希高祖妣。夫人所逮事祖姑也。年九十三。將終。以鬢與夫人曰。此吾髮所爲也。憐爾。

勤孝以是畀汝。且無忘我。夫人服之五十餘年。及曾祖妣年皆八十餘。樂其鄉里。不願離也。故祖父三爲南州從事。且二十年。夫人助其孝養。一殮未嘗不躬饋饘。先人始能學。夜誦書不休。夫人自起滅燈。旣而曰。吾憐之。乃當成其志。自是夜輒治絲枲其旁。其始居吳門庭。謹甚。里巷外事。遽然若無聞。歲久。吳人服而化之。希始爲福州懷安縣主簿。迎太夫人南歸。夫人召內外宗族。盡散其裝。齎周賜予之。曰。吾老矣。以是爲泆。爲衣兩襲。曰。吾死以是殮。過是不復修長一物。夫人始終林氏。上下六世。見曾孫焉。其所以維持左右。莫不有常法度。夫子之言之也。希心戚戚焉。意之至者。語必重複。故希願有所益也。子曰。諾。著以爲後說。則前語因明白矣。夫人考諱某。王氏據閩時。以爲著作佐郎。不從。及吳越以福州歸。天子詔遣使者。發閩士人歸京。緬皇考與林氏曾祖。俱逃山谷間。天下旣平。兩家始還歸。而通婚姻。夫人之孫某爲某官。某爲某官。某爲某官。某舉進士。并涇縣爲六人。某曾孫若干人。其葬實某月日甲子。銘曰。夫人稱孝。子于姑氏。後其所慈。維曾孫子。有棘有否。復振復起。六世一身。身終有喜。喜也無憾。黃髮兒齒。孝孫孔多。宜爾世祀。林氏葬吳。從龜從筮。夫人命之。合祔于此。

彭城集卷三十七

墓誌銘

吳公墓誌銘

公諱奎，字長文，姓吳氏，居齊州之禹城。五代之亂，徙濰州北海。自徙至公，不知其幾世。而公會祖考皆未嘗仕。至公，生而聰敏，好學，始授經藝。祖母李氏，因其篤志而強教之。年十六，業成，州郡舉以充貢。明年遂中第，與傅卞于大問同時。三人者皆以年少，既命以官，而許其歸養親。公時授施州清江縣主簿，不赴。後數年，年二十，始調福州古田縣主簿。歷開封府長垣縣主簿，權廣信判官。宦官楊懷敏與河北屯田懷敏矜功專事，盛氣自用，無敢與之抗者。公獨上書論其不便。時知保州事王果亦與懷敏迕，屢爭不從。懷敏使人訟果它姦利事，詔置獄推勦。公又爲果辨其事曲直，果竟得免。而公始以強直著稱矣。河北轉運使以令舉監便糴故事，糴中率者得改京官，倍之則爲朝官。公糴倍常數，纔爲大理寺丞。朝論以爲未售，乃除簽書武寧軍節度判官事。前後守將事無大小，皆以委公。監司有疑獄，求清強官治之者，又多付公。其爲公所決平者，無不愜服。始公爲小吏，晝則治公事，夜輒讀書。自六籍諸子史，無有正僞，無不觀覽。嘗不

竊者積二十餘年。性既開敏。強記不忘。作爲文章。覈實有法度。由是中外大臣交口稱薦。求得校書三館中。或侍講經筵。其他稱其才能。可任以事者。章疏相繼也。公遷太子中舍殿中丞。自以朝臣。得以抗言。明白是非。于是上疏論取士貢舉之法。及時政得失九事。又欲召見口論事。仁宗深器之。會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葉公清臣等四人。以公應詔。對策高第。拜太常博士。通判陳州。遷尙書祠部員外郎。入爲右司諫。直集賢院。明堂覃恩。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事。公始對策。極論內降恩澤之爲蠹政也。及在諫官。遂專以禁切左右。于是近臣有承用中旨而不言者。坐而下遷。及羣臣有因事僥倖。雖已得官。皆褫奪之。朝廷爲肅然。御史有言事非其實者。詔許問從。誰受。公奏言。御史擇于風聞以言事。朝廷用之。以救過失。使其擇之不詳。朝廷能容之。不能罪之可也。若求主名。則後莫有以事告御史者矣。是自蔽塞其耳目也。上立罷不問。是時郭承祐有以舊恩爲宣徽使。知應天府事。數妄作。不中法度。又張堯佐以後宮戚屬。自三司使爲宣徽使。公連上疏極諫。終之承祐奪宣徽使。堯佐雖不去位。出知河陽。是後遂不復遷官。上又著令。后妃之家。不得爲執政官云。其他排擊非義。救解過失。條舉善政。顯用才士。巨細疏密。苟有知必言。言之不從。未嘗但已也。時因天變。爲上推致休咎。而舉人事消復之應。上嘗聽受之。賜緋衣銀魚。頃之出知密州。徙兩浙路轉運使。未幾召還。判登聞檢院。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遷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賜紫衣金魚。奉使契丹。契丹羣臣爲其主加稱號。相與行禮。鳴公使入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預也。不爲往。契丹主畏其守義甚重之。及還中路。與敵使遇。敵人衣服。以金冠爲重。而紗冠次之。其與漢使接。衣服重輕。

皆有以相當。至是敵人紗冠。邀漢使盛服。公不許。亦殺其禮。坐是二事。出知壽州。召還。同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吏部審官銓能否。銀臺主司出納。公所至綱目修舉。其所建言。改更糾正。雖至于拂上意。不憚爲之。兼判集賢院。尋爲翰林學士。權發遣開封府事。公明于從政。前後歷兩郡。皆著治稱。人知未盡其能也。及領京師獄市。浩穰。公應事敏速。吏不敢欺。富人孫氏。京師大豪。專權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產。及其婦女。公發其宿罪。奏徙逐其兄弟于淮南福建。而羈管之。豪猾畏威。斂手。居三月。聲聞赫然。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公以父老苦辭。改知鄆州。凡四月。復召爲翰林學士。充羣牧使。兼史館修撰。遷左司郎中。復權知開封府。兼畿內勸農使。嘉祐七年三月。拜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初。仁宗皇帝春秋高。而皇嗣未立。公自爲諫官。卽爲上言天下大計。願早有所係。其後因大水日月蝕之變。又以爲言。天子察其至誠。及爲學士。因奏事。上留語曰。將有所置。以維大本。公再拜賀。因復進勸。已而皇子遂定。英宗卽位。公遷給事中。再遷禮部侍郎。公辭不拜。詔報不許。曰。卿在西掖。有儲貳之言。人乃知公嘗密謀定計也。時樞密使富公。張公。舊皆嘗薦舉公。而與同列。時人榮之。會丁父憂去。旣卒。哭。天子必欲起之。再使內臣往。又召公子男。璟。上殿諭旨。故事所未嘗有也。公固請終喪。上不得已許之。召給半俸。用璟爲鄆州判官。公又辭俸許之。公性至孝。居喪毀瘠甚。廬于墓側。終喪不飲酒。食肉。不至城邑。旣服除。先帝升遐。卽吉。然後赴國哀。召臨梓宮。今上見其羸瘠。驚閱之甚。諭使自頤養。時方藉卿。復以爲樞密副使。時四年二月也。月餘。除參知政事。又月餘。改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事。兼京東東

路安撫使。居二日。上復留之。九月。以公疾。遂復行前命。公至青十日。疾病。上疏求徙兗州。不許。七月二十七日。薨于位。年五十八。初。公爲學。慕韓退之。及有疾。謂子璟曰。吾年旣過退之矣。已而竟不起。若知命然。上爲輟視朝一日。贈某官。諡曰某。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護軍。爵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賜號推誠保德翊戴功臣。考諱某。以公貴。初爲將。作監丞。致仕。稍遷。及公拜樞密。至太子賓客。者蓋壽終。後公歷二府。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曾祖母王。封某國。祖母李。封譚國。前母王。封莒國。繼母王。封安國。皆號太夫人。初。公遷三世。葬于鄆州東阿縣孟柵里。公從祔焉。時熙寧元年。某甲子也。公初娶趙氏。父名立。爲遂州遂平令。再娶張氏。父名輿。爲郊社齋郎。張封延安郡夫人。仁宗明堂。公求爲趙氏追封。亦得贈信都郡夫人。公五子。長則璟。爲大理評事。環祕書省校書郎。瓊瑄皆未仕。幼未名。女五人。長適都官員外郎胡稷臣。早卒。次適大理寺丞王孝寬。次適太常寺奉禮郎呂元淳。三尙幼。公初與鄉人王彭年善。稱道其能。爲致名宦。彭年客死于京師。公使長子主喪事。周恤其家。嫁其二女焉。及他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爲畢嫁娶數人。以錢二十萬。買田北海。號曰義莊。以贖親戚朋友之貧乏者。公自謂學韓退之。此又其次者也。故其終。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嗚呼。可謂篤義君子矣。可無表哉。銘曰。

矯矯吳公。矢言正色。是曰諫臣。國之司直。提綱繫維。補斂苴隙。或謀于幾。密焉無迹。祿不獨豐。推以施遠。位不獨享。俯以進善。公歸古人心。慕身踐言。長課多彼古。亦鮮其志。獲伸而年。則那其壽。不遐而名。不磨。

卽宮于泉。公乎奈何。勒銘不忘。如山如河。

贈兵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公諱嘉言。字仲謨。翰林尚書元之之次子。翰林以文章正直。著名兩朝。而公幼好學。未嘗嬉戲。翰林最愛之人。亦以爲宜其家兒也。生十三歲。而丁翰林喪。哀毀過甚。有成人之風。事母福昌太君。以孝聞。翰林之亡。遺言不爲子孫乞官。眞宗聞而嗟悼。賜公同學究出身。後數歲。公益成人。貧無以養。調官于吏部。而年未及格。判銓事。周起以聞于朝。特授鄂州司戶參軍。祥符五年。舉進士第。改揚州江都尉。七年。上閱書龍圖閣。得翰林奏疏。愛其切直。因訪後嗣執實。近臣以公名聞。而曰能世其家。遂遷大理評事。監海州稅。天禧元年。用薦者言。徙知廬州舒城縣。兼權茶稅。丁福昌憂。服除。知蘇州長洲縣。縣旣翰林舊治。而公年與官又皆同。士大夫賦詩榮美之。遷大理寺丞。仁宗卽位。遷殿中丞。徙知南雄州。代還。遷太常博士。通判齊州。工部侍郎李及薦御史。以公泊張錫二人。應詔故事。當擇用其一。而上謂執政曰。及清慎。少許可。此皆時俊也。遂並用之。召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開拆司。奉詔案信州獄還。賜牙緋。明年出爲福建轉運使。賜金紫。明道元年。恭謝禮畢。遷侍御史。入爲兵部員外郎。三司鹽鐵判官。景祐二年。出爲京東南雄時。開大庾嶺故道。往來便之。郡當二廣之衝。行者交錯。去水卽陸。易輿以舟。有至者。輒滯留旬浹。公一皆善視之。以己俸給費。未嘗毫髮擾人。通判齊州時。郡守性剛烈。視僚佐蔑如也。公正色持法。不爲少

屈郡事賴以平允。守後徙治他郡。坐事下獄。每嘆曰。同僚得如王御史。無此咎矣。其爲御史。所論列必時政大體。未嘗掇拾小過。抉發陰事。天聖中。洞真宮壽寧觀災。兩宮有意修復。公力諫止之。信州鉛山富民程氏。獻石綠數萬斤。詔獨本戶徭役。公爭以謂所獻有限。而所獨無窮。天下豪族。皆以貨得獨。則貧民將獨受其弊。上用公言。復程氏三歲而已。爲轉運使。部吏有過失。屏人面數之。皆慙服悔謝。得自改。郡縣大治。其薦舉士。尤推精鑒。故參知政事吳公奎。初調福州。古田主簿天章杜公杞。以廷尉評監建州茶。公皆薦之。其後顯達。人謂公知人。平居閱書史。爲辭章。以嗣續前烈爲志。手寫翰林小畜集三十卷。藏于家。獻翊政論十篇。究切世事。仁宗嘗錫宴苑中。時得唐明皇刻石山水字。使羣臣賦之。皆不能下筆。奏篇纔十數。上令宰臣銓次之。公第爲優初。丁晉公舉進士時。翰林爲推挽延舉。卒使成名。及其當國。嘗語公曰。先正引薦之德。未有以報。公曰。相公逢時得位。當以直道報國。無恤私恩也。晉公不悅。公亦不復至其門。逮朱崖之貶。捕治黨人。公獨不預焉。豈所謂上交不諂。其知幾者邪。惜其蘊蓄未及大施。中年而隕。其命矣夫。朝廷聞其喪。賜一子官。又命其長子自大名尉易右班殿直。監曹州稅。使不以喪去。有祿以濟其貧云。公娶周氏。先公亡。公卒後三十餘年。以子貴。累贈兵部侍郎。周夫人追封僊居縣太君。以熙寧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葬于開封府開封縣宰輔鄉鳳池里先塋之次。公四子。長曰延度。前潭州觀察使。次曰延禧。庫部員外郎。通判荆南府。次庚庾。未仕。二女。長適故壽州錄事參軍杜襄。次適進士張誘。孫七人。鴻。潛。淮。汴。漸。淑。沈。浩。爲廣州東莞尉。餘未仕。公之葬。公從孫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汾實與襄事集。

賢君以某同官使來請銘。某叔父祕書監，往爲建州從事，公薦之升朝。是某世有舊，乃爲銘曰：翰林之生，正直自信，驟進無愧，屢黜不懼，宜有後人嗣守其訓，譬彼川流，其源已濬，公幼而學，守其家法，天子矜之，始優以祿，文施于謀，智効于職，果其世賢，罔有不克，遂司風憲，奉使察舉，施未及光，業其有緒，天奪其年，有蘊有貯，四方馳驅，躓于中路，公歿餘慶，覃後昆矣，贈官貳卿，由子恩矣，祔于先塋，屹其墳矣，請銘惟誰，公從孫矣。

故將仕郎郡守太子中允致仕賜緋魚袋蔡君墓誌銘

熙寧四年秋，錢塘蔡子難將葬其親中允君，請銘于彭城劉某。某與子難爲同年進士，又同省郎官，又同守海陵，其于子難哀喪恤憂所宜述也。孝子之事，莫重于葬，葬而垂名後世者，莫重于誌銘。是其深長思，勿之有悔焉爾。某其何辭？雖然，中允君潛德遯時，不顯其光，功不于人，丁其家，吾將何言以表之？尚書屯田郎吳君君平以狀告曰：君孝友惠和人也。曠遠有識，慮幼而好學，家貧無以自給，乃始勤力治生，十餘年間，家事給足，贍及鄉里，施子不倦，族人與君別籍，既復求分財，君亦推與，族人後貧不能自存，又收養之。君之家，疎遠而聚居者百餘人，存撫教導，凡五十餘年，始卒如一。鄉里宗族于君無怨尤，而更稱譽君。殿中丞盧君中甫曰：凡富而多怨者，專利而不顧也，愈富則愈纖濇，剝刻徹射，人與爲仇。蔡君則不然，其于鄉里，視貧下者愈矜之，厚施而薄責，故遠近歸心，乘常爲錢塘官，終三年，中允君未嘗以毫髮見求，可謂善人矣。乘常爲君拜，鄉里之仕宦者，莫不屈下之。君凡二子，長則子難，君教子難讀書，恣其與賢士遊。

費用不計。子難成名。才學幹力。見稱于時。有位于朝。出爲郡守。及君存見之。善人報施之效。歟。某曰。二賢士之言。可以信後世。吾其何辭。蔡氏本望陳留。自司徒謨過江。子孫散居吳。錢塘之蔡。未有顯者。蓋自君父子始。君諱某。字某。子難初登朝。英宗卽位。推恩君。始命爲大理評事。其後郊祀。及今天子卽位。郊祀三遷。至太子中允。子難當賜五品服。又推以授君。享年七十二。以葬前一年十一月。某甲子卒。子難時爲職方員外郎。知秦州事。次子曰洗。亦舉進士。君四女子。皆嫁名家。京兆宋絨。潁川陳惟億。太常博士葉昌言。餘姚縣主簿錢堯卿。其壻也。君娶余氏。追封錢塘縣君。先三十歲卒。君卜葬于吳山鄉吳山里。斥廣其地。衆爲兆域。曰。兄弟子孫。葬而相從。死生之義備矣。有告曰。是于陰陽之說。爲不利。請徙之。君不許。刻石墓門。戒子孫毋以妄求福。及君之葬。祔之。某日某甲子也。銘曰。

蔡君不仕。而家事治。宗族歸之。疎遠不棄。鄉里親之。愈下愈施。克生賢子。以振其世。郎官郡守。實顯實遂。天祐君年。宿留待遲。命官四遷。于朝有位。朱衣魚符。帝以更賜。古云五福。獲以備四。黃髮歸全。靡悔靡愧。卜葬吳山。君往戒誓。宜于後人。是固是利。

右侍禁江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姓江氏。祖某。父某。贈某官。季父某。爲度支部中。君少讀書。善寫古篆字。用筆精健。有法。士大夫家多葆玩之。用季父蔭。爲三班借職。五遷至右侍禁。歷州郡官。亦五任。一監漳州龍巖銀銅。又監荆南白沙鹽酒。其後三任。皆在廣南。爲兵馬監押。始居容州。遷化州。末在雷州。遂終于官。年六十九。異時仕宦。

嶺南者常患其地荒雜惡草毒蛇海澗山霧鬱蒸蓄積中人爲病或以爲死不得盡其天年而君居之且二十歲壽幾七十與齊州中氣無以異然天命固有所制也而君亦可謂果于從事而知命矣君凡三娶夫人魏氏林氏陳氏皆先君死男子二人曰沛魏出也曰潛林出也女子三人其二與潛同母一人魏夫人所生沛早死潛舉進士女皆嫁士人江氏自君祖以上占數南劍州度支始葬江州德安度支之孫懿叔于君爲從父兄弟之子君歿後諸孤幼懿叔皆養視之迨其長大爲舉婚嫁又迎君喪祔葬德安去度支墓若干里以林氏夫人從君歿于慶歷某年月日後若干年得嘉祐某年某月日襄事懿叔時爲衡尉寺丞銘曰

江本小侯見于春秋其後以國爲氏名數遷徙或以官爲家乃不可紀延平之江遷于德安自君季父始季父之孫再世而相卹厚生周死稚嫻有立宅兆用完不知其遠矣納銘墓中萬有千年毋有壞毀

內殿崇班康君墓誌銘

內殿崇班康君諱某字某生二歲失父三歲失母育于大父及長大孝謹詳慎事大父竭力盡子職念慮之所及筋力之所能無不備具器皿衣服飲食藥餌必躬進之如是者二十七年未嘗一日離也大父官職難劇亦未嘗不隨及大父將求致仕君預爲營居處計生事什物纖微必具如大郡大府始至官矣大父終君哀毀逾禮卜葬陳州宛丘縣松柏皆手植刻石誡子孫無毀伐者初大父愛君育爲己子十一歲蔭爲官君讀書好學善爲詩人多傳誦之者賈丞相文元公見而悅之謂曰我薦士可得進士出身君謝

不願曰。兄弟皆已出仕。吾親以我獨留爲恨。吾懼其戚戚也。方衣道士服。而講養生事。以示無仕宦意。而吾親安之。其可以從公辟乎。文元公嘆息稱善。既終喪。乃出仕。初監亳州。衛真縣。鹽酒稅。會縣令闕。州使君攝之。田訟有十餘年不決者。君爲辯明之。歲凶。賑恤其餓者。疾病予之醫藥。民以不流殍。咸願得爲真。都水使者辟君巡惠民河。河水貫京師。秋夏漲溢。則爲虞。前此者。都水爲木閘。尉氏西爲水暴。至則將閉。隔之。既又懼其衝激敗壞。遂不敢閉。君使治水。澁以殺水勢。是歲水漲數丈。閉閘以禦之。閘安固自如。而京城無水患云。官滿留再任。有欲薦君治大河者。君辭曰。官卑利害不專在己。大河事非小川比也。陝西都轉運使奏舉君爲鳳翔府監押兼買馬。未行。定州路安撫使辟勾當廣信軍權場。權場在軍城外。有障壘而無防兵。不置兵器。會北寇十餘夜襲軍城。箭射權場如雨。時君宿場中。安存北客之在者。率直兵與守門卒。自壘堞上投磚石擊賊。賊遂散去。官滿辟管勾順安軍順安寨。此兩薦皆安撫使樞密直學士薛向力也。其後西方用兵。樞院選軍赴涇原路。準備可爲邊守。初權原州。後威勝軍。其在原州。計漕給軍內。嚴守備。存撫老弱。招集流散。事皆濟辦。後以國有營造。程督技藝使者。按視旁午。急甚。君戒主者不得過爲鞭扑。百姓安之。有嘉禾隔五壘合穗者。民以爲善政之祥。既二年有餘。君自以老厭事。願退而就閒。求管勾中嶽廟。詔許之。時君甫年六十二云。未除。以疾終。君自爲借職。凡八遷官。三以覃恩。一以大父遺表。餘皆磨勩年勞。勳騎都尉。初大父旣以君爲子。君念父甚至。爲傷大父意。未嘗敢言。及身登朝。可以追榮先世。君益自悼恨。遂言于朝。求改正昭穆。未報。詩集十卷。藏于家。君父某。大父某某。官曾祖某某。官君娶

閻氏封長安縣君。生三子。長曰倚。某官。次曰位。進士。及第某官。少子份。亦舉進士。君以某年某月日葬宛丘縣。受節鄉東原。祔果州之塋。康氏世河南洛陽人。自果州葬陳。遂占籍宛丘。銘曰。

孝友篤行。是施有政。顯允康君。爲孫之令。生集休譽。沒將餘慶。東原砥平。卜亡其應。表泉作塗。種柏爲廷。宜爾後人。娛其盛。

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知隴州汧陽縣事王府君墓誌銘

君諱伯先。字孝公。其先系出于琅邪。五代之亂。自太山徙江東。至君曾祖德輝。仕李氏。爲羽林參軍。江南平。徙居六合。君祖諱可則。以孝謹聞州里。兩世皆隱不仕。至君父綸。以進士舉中第。官至太常博士。告老致仕。以令得一子官。君補太廟齋郎。初調通州司戶參軍。始至官。有告婦罵姑。折其齒者。獄既具。君獨能察之。以直其冤。郡守悅服。因使攝海門縣事。校戶籍。第其高下。君以術參伍知之。貧富無差。由是益有聲。以父憂去。服除。爲錢塘縣主簿。用使者薦。再遷潤州金壇縣令。縣多陂澤。民以漁釣爲生。而豪富人規占陂湖。各有分地。自擅入其中者。則執以爲盜。君悉使表識。顯其疆畔。于是豪富人名占有限。而細民漁釣有所。後莫相犯。而獄訟衰息矣。會郡守有求于君。不能得。恨甚。時獄有囚病死者。卽奏抵君。坐去官。吏民人人冤惜之。初。君伯兄名某。不喜爲吏。故以官與君。而閒居海陵。及君免歸。亦自以剛特寡合。遂將退伏不出。宗族故舊。人人敦勸。久之。乃復爲商州錄事參軍。諸公交薦其才。三年代還。猶以金壇事纒得應天府。推官。然上旨許其遷矣。自應天府還。遂除大理寺丞。知隴州汧陽縣事。君性端厚。亮直。爲文敏速。遺事

明辨名公鉅人多知之者。勢可顯仕于朝。而中以文法齟齬躓踣。似有命者然。君奮迅自振。而名公鉅人終相之。以出于厄窮滯淹。與夫遭命而顯仕者不辨也。君年若干。伯氏年若干。其將往汧陽縣歸省其兄。至家之五日。無疾而終。熙寧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君娶江氏。故某官某之妹。生子彭。拜爲密州觀察推官。女嫁某官。江夫人前君若干年終。葬于六合。王丞相誌之。君合祔焉。以君卒之明年二月某甲子。鄉曰永福里曰梅原。王氏祖墓也。銘曰。

君敏從政。事稱其賢。惡吏困之。乃仆而顛。善人佑君。咸竭其力。如滌垢取白。如伸鈎取直。其卒有成。而縣以歲月。迨君之遷。年則耆蓋。于生無厭。于歿無悔。誌銘泉宮。萬世勿壞。

彭城集卷三十八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唐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彥猷幼清警介特其守氣精壹而內志端直故其於爲學深而簡文章高聳其以應物不煩而達規矩繩墨粲然有常而枉直判於彼矣始皇考特制公以清修著稱而公能世之士大夫論賢父子多舉唐氏云公初以廩爲將作監主簿天聖間獻所爲文章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除知湖州長興縣以憂去其後四遷至太常博士歷知華亭諸暨縣梧州歸州用近臣薦拜監察御史未至都丁太夫人憂既除服而薦公者適當執政以故事避嫌出知廬州御史中丞張公方平言於朝上因爲留公公旣在朝言事舉大體其所刺讒不避權貴初詔書設六科以求士謂之賢良方正茂材異等而許人自薦又三歲輒一舉士大夫徒以文詞進無益於治也公始建議請使公卿薦賢良又欲如漢故事須天子特詔乃舉之不以歲年限也天子使兩制近臣議參知政事吳公育以爲不可許論難上前遂寢公自以所言直獨不可大臣意故見沮格耳卽大臣有過執當言者章疏凡七上不能得徙爲工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吳

公爲御史者也。公持正不阿如此。其後制舉亦竟使近臣薦之。用公初議也。遷江南西路轉運使。總六路漕運事。有建議欲自重其權者。請使六路轉運使事皆稟己。其于文移當如郡縣上臺省。不如是漕事不集。朝廷從之。諸路皆承命不敢有異。公獨以謂賦入有經。轉運使不待督責而足。卽凶年饑歲。雖盛督責猶無益也。今事皆稟己。是將以勢臨之。有求將必取盈。非祖宗之舊。上疏爭之。朝廷猶欲伸前議。乃徙公福建路。居頃之。發運使亦復自請罷。其議云。明堂覃恩。遷刑部員外郎。入爲三司戶部判官。改判磨勘司。張堯佐由女寵驟用。公數刺譏堯佐。陳丞相執中故嘗請建上爲儲貳。天子以爲其功。厚報之。公復爲上言。執中何得爲功。上不以爲忤。待公甚厚。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入辭。上謂曰。吾今召卿。未至江東。修起居注闕。上遂用公補之。頃之。召試知制誥。賜金紫。判流內銓。遷禮部郎中。奉使契丹。還。會丞相在政府。與公親嫌。出知蘇州。徙杭州。數歲。徙青州。遷吏部郎中。道拜翰林侍讀學士。今天子卽位。遷諫議大夫。召還。勾當三班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給事中。治平元年十月九日。薨於京師。年六十。詔贈禮部侍郎。予四子官。賻贈加等。公善與人交。意所許與。堅不可間。其所不可。不假借。矯強以爲歡。性嗜書畫。研墨尺牘。與人多珍藏之。未嘗問家有無。田園皆推以予他昆弟。始娶蕭氏。再娶陳氏。皆先公卒。子四人。某。三女子。唐氏。本魯北海人。自公五世祖徙家杭州。曾祖諱某。仕錢氏。爲鹽鐵巡官。累贈諫議大夫。祖某。衢州龍游縣令。累贈工部侍郎。考諱某。天章閣待制。贈尚書左僕射。數世皆葬其鄉里。公之爲杭州。歲時盛車騎。賓從上塚。鄉里榮之。及公之薨後一年。某日月從葬于先兆。以夫人陳氏祔。銘曰。

唐氏居吳。迨公五世。由祖及孫。浸以顯貴。其貴維何。侍從帝側。褒章賁綬。輝光幽窆。維其令德。有繼有承。其德維何。直哉惟清。公葬舊墓。有祔有從。永世不忘。真銘公宮。

故朝散大夫尚書虞部郎中致仕上騎都尉皇甫君墓誌銘

君諱鑑。字唐弼。曹州乘氏人。曾祖鄴。虢州閿鄉令。祖明。綿州彰明縣令。贈尚書兵部郎中。父載。尚書屯田郎中。贈禮部尚書。君少學問。以馴行稱於鄉里。由父廕得官。初調台州司法參軍。斷獄詳平。郡人皆愛之。請於轉運使。求以爲州幕職官。轉運使段少連謂人曰。掾曹勢不能動人。此其真善也。爲請於朝。不從。再調單州單父縣主簿。會陝西用兵。詔籍山東民爲鄉兵。轉運使張公奎以濟單二州誘君。法雖以三丁取一。而一家兄弟子姪。未有約束。莫適取也。百姓訟訴紛紛。君乃曰。曷均兄弟之子。先取其多寡。等擇其壯者。民乃悅服。張公稱善。教諸郡以單父爲則。薦君爲東阿令。勅旣下。君以親在南方。辭不受。調通判錄事參軍。三司舉君知光州光山縣。兼買茶場事。吏市茶。求以多贏爲最。常數倍取之。下戶益困。至君不以一毫過數。民皆樂輸。無逋負者。百姓販私茶犯法。君曰。貧民以茶養生。亦何異於爲農。不忍繩以重法。郡守以問君。對。貧民不得販茶。且爲他盜。罪辟益重。不如容之。使有以自存。縣吏張盛猾惡。爲上下患。君收治。實法。餘吏戰栗。終君之任。無敢犯令者。官滿。以考課轉大理寺丞。知并州錄事參軍。曲陽縣民兄弟訟者。兄告其弟。非同父。不分與田產。弟不能自明。縣邑久不決。府使君治之。君使人按視其父母葬告曰。彼雖無石銘。棺槨外。當有題志者。於是驗之。果悉書其子孫名字。而其弟在焉。訟者於是首服。河東用錢。銅鐵

二品均等。鐵錢輕，又盜鑄者多，詔變其法。以鐵錢三當銅錢一百，百姓奪貨失業，市井譁噪。經略使鄭公集衆官謀之，君曰：小民失職無聊，宜使人往慰之耳。鄭公使兵馬都監謝雲行出諭之，民因求見太尉。既入，鄭公捕其唱率者，將刑戮之。百姓皆哭，君曰：民以無聊故，願見公，公重困苦之衆，怨且怒，將不可解。鄭公乃止。君又曰：兼井之家，典質錢，舊出十，乃今償三十，何厚幸也。而貧民失業，又兩倍輸，此其所以患新法之變耳。今使以舊數償，雖不利兼井之家，可以悅衆從之。而軍中猶疑縣官出錢方，猶用舊法，相與竊議謀變。鄭公憂之，君曰：兵今當給料錢，比文書具，更歷勾院，猶二三日，久可不俟文書具給之。後徐入勾，無害也。於是人情始安。鄭君以是其重君，年勞改太子中舍，明堂汎恩，遷殿中丞，徙綿州什方縣。君以母老，請得之。監徐州利國監，以母夫人憂去。服除，遷國子博士，簽書淮陽軍判官，賜緋衣銀魚，駐泊兵韓遂殺都監，率衆叛去。知軍事韓儼恐駭，不知所爲。君曰：此疲卒，主將遇之酷虐，忿而報怨快意，非有他謀。不足畏。儼晝閉城門，君使開之，以安人心。叛卒稍稍散亡。君曰：可因而招來也。自持錦袍往，當要路呼諭之。至暮亡者皆集。部吏分索其餘，旬日皆盡。改尚書虞部員外郎。歷比部，通判德順軍事。以所生母憂去。除喪，通判瀛州事。今上登極，遷駕部。又遷虞部郎中。是時霖雨，大河漲溢，又深冀二州，流潦猥集，河堤內外浸灌，危急甚。君晝夜行視，培裨窒塞，堤得以不敗。已而河北地大震，瀛州最甚，壞城壁，舍屋無完者。天雨不止，軍糧皆暴露。君爲作苦園，稍稍覆蓋，創築城壘，力自督視。凡百餘日，乃復堅峻。而後疏畝，積水乾，下濕地出田數萬頃。朝廷遣安撫使二人巡視河北，先是侍御史張紀按獄永康軍，獄具，請君錄問。君覩獄情。

有不盡者。隨事駁正。張御史不悅。以酒食饋君。君不受。張重以爲恨。去與安撫使遇于國門外。毀君不職。二使者不察。既至瀛州。則奏罷君。君安然受之。無憾。知瀛州高陽關安撫使待制李公肅之。與君同救苗患。慮士役者。上書爲君訟。不直。舉所完軍儲爲證。凡一百二十餘萬石。朝廷乃下轉運使提點刑獄覆實。果皆以優最聞。君由是復舊。二使者坐奏舉不實。以赦免罪去。後日李公還朝。方奏事。上自首言曰。皇甫鑑已還其舊差遣。李公因道君勤力事。上曰。是乃辛苦人也。君除通判廬州事。緣瀛州修城。得勅書獎諭。加賜銀絹。無幾。君求以本官致仕。詔許之。除一子官爲試校書郎。君持身清苦。雖爲郎官五品。猶若徵時。故其謝事就閒。果決無攀戀心。養視兄孤子。不異己出。亦不爲子孫多營業。曰。不如教使治心田也。君年七十五。終于乘氏縣里舍。皇甫氏本望安定。君五世祖純。始居開封府考城縣。葬桃花崗。高祖勳。避後唐兵亂。走蔡州西平。爲西平人。及君祖嘗爲乘氏縣尉。因留居乘氏。其後墳墓皆在乘氏某鄉某里。君嫡母劉氏。贈壽光縣太君。母李氏。贈長安縣太君。君娶李氏。故翰林侍讀學士仲容之女。封崇德縣君。子四人。長已同蚤亡。次琮某官。次琪某官。次環某官。女七人。皆嫁士族。君以熙寧七年三月終。葬以元豐四年七月某日某祧。祔尚書公之域。西偏少南。君將沒。教子弟竄于是。惟庚穴云。銘曰。

皇甫之先。自宋子姓。在漢中葉。著籍安定。涼州三明。度遼爲盛。曰太尉嵩。武烈忠勁。迨至士安。以文雄鳴。後其苗裔。綽綽此令。惟君潔修。敏于從政。其所更歷。實與名並。誰毀誰譽。患于難明。彼宜有功。願詒讓評。是故君子。安之若命。君允蹈之。不侮不兢。覆審而明。不失其正。君持止足。以往自鏡。告老辭歸。匪耄匪病。

拜家爲郎。是謂延慶。生有成績。歿有遺稱。刻銘幽墟。以讚以詠。

著作佐郎周君墓誌銘

君諱喻。字彥博。姓周氏。其先潁人。唐之末世。有謫官道州者。更五代之亂。因家焉。君父諱堯卿。仕至太常博士。以善居喪聞。廬陵歐陽公稱之曰。其情與禮稱。古君子之孝也。爲之墓。刻博士娶黃氏。金華縣君。生七子。君其最長。君幼而敏慧。讀書作文章。浸浸有立。旣冠。則能從進士舉。有司以冠諸生。會以博士憂去。執喪哀戚甚。家至貧。奉母夫人。養諸弟。謹備而葬。禮無違。鄉里稱之。旣免喪。益務廣學。刻苦自彊。其于五經。春秋爲最深。著而爲說。其接交朋。儀貌嚴整。就之則溫然有容。講論海切。條理次叙。人皆畏而愛之。稱爲先生長者。皇祐五年。以進士登科。調鼎州司理參軍。聽獄察詞。明敏過人。州郡恃賴之。薦其可以長民。遷荆南監利縣令。溯江漢築堤數百里。民恃堤以爲業。歲調夫工數十萬。縣不足。取之旁縣。然歲常決壞。則廬舍田畝。皆爲魚鱉居。及君爲之。身自行視。得當水衝者十餘處。益工高厚築之。是歲遂不復決。役民大省。其後二十餘年。民猶能指其處曰。是周令之力也。每縣邑有致民事。君爲書揭之。通衢百姓見之。奔走相告。無一後期者。曰。令所以不使吏居間。以不擾我。我其可以違之。有後至者。輒相咎責。又以薦者言。改著作佐郎。知臨江軍新淦縣事。江南劇縣。新淦又其難治。吏與民交通。綴結爲姦。獄訟有累年不決者。君至。以方略東吏。不得轉側。立百姓庭下。爲之剖判。無不愜服。南方人性皆慧黠。旣知其不可欺。僞訴訟。則大衰息。數月。縣無遺事。未朞年。君以疾終。吏民懷其惠。悲傷之。寮友愛其材。痛惜之。年四十。夫人江西。

黃氏大理寺丞灑之女。灑喜爲文章，以豪氣自負。一見君，以爲奇，以女歸之。生三子：紳、緯、緄。君與諸弟居，友愛敦飭備至。至其子就學，則未嘗有所問。夫人問之曰：「視吾所以爲諸弟，則所教者多矣。識者以君爲善教。君既歿，夫人誨勵諸子，甚有法度。後若干年，紳遂以進士成名，以祿爲養。今爲瀛州推官，知衡陽縣事。緯、緄亦業進士，皆可冀其有成。女子二人，長嫁宣德郎李如璫，次嫁推官范汝中。君有文四集十卷，藏于家。其卒以治平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卽其年殯于荆南石首縣。後若干年，卜得吉兆于某所，用某年月日襄事。君之祖諱仁遂，贈刑部侍郎；祖母唐氏，贈仁壽縣太君。與君考妣，皆葬道州云。銘曰：

蓋求良臣，必于孝子。萬石家行，不言而治。豈其一身子孫，媿媿非若。跡弛之士，叨竊一時。後不足齒。周君之先，篤孝以禮。其所繼承，奕世一體。何以效之。文采操履，祿不及豐。令名昭矣，刻銘其藏。以告萬祀。

處士龍泉何君墓誌銘

處士何君平，字少嚴，世爲處州龍泉人。三世未嘗仕。處士初以進士舉，久之無成，乃歎曰：「夫有命者，信不可以力求也。我其已矣。」退而郊居。蓋年始三十云。以讀書爲娛，自經史諸子傳說，以及佛氏外典，多手自寫錄，或能閤記，爲人簡易溫厚，中心不隱，以故人益親而樂之。其出在道塗，逢之者必爲引避。而士大夫之至門者，係踵不絕。處士尤喜賓客，具酒食，相與勸譙，未嘗厭倦。事有不得已，則來至城郭，久或十年七八年，乃一到家，貨薪粗給，付畀妻子，未嘗以爲問。有勸益殖生業者，輒曰：「幸吾兒宦學有立，吾業廣矣。已而果然。」處士長子執中，以文學應進士選，名在第五。鄉里翕然，皆曰：「爲善之報，執中調爲台州推官，而

國子監欲留以爲教授官。執中不肯。曰：「台州邇吾鄉里，又有天台鴈蕩山水之秀，吾親所安也。」迎處士之官人，益以爲榮。處士年六十七，以元豐五年五月十九日終於龍泉豫章里第。其年十月甲子，葬於某所。處士娶李氏，生兩男子，執中之弟名執德。一女子嫁吳時中。處士之沒，執中時爲亳州觀察判官，吾僚也。使州學教授劉跂以行狀告而請銘。跂曰：「吾多識君鄉人，道君事爲詳，乃爲銘曰：士之生世，有志有願，或游說萬乘，以取貴顯，若歸守墳墓，鄉里稱善，文淵少游，執隱執見，惟何君之久幽，亦曰適己，自便，克有令子，爲邦之彥，故吾銘其藏，辭不愧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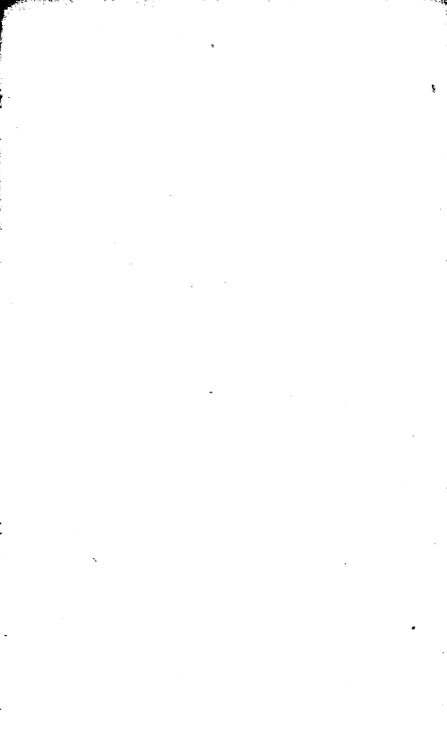
季弟青溪縣丞墓誌銘

季弟青溪縣丞某，字儀某，七歲以先公歿，遺表恩補太廟齋郎。年二十二，調河陰縣主簿，再選爲滑州司法參軍。會州廢，爲白馬縣罷歸。而青溪初增置丞，君以選授。君幼敏銳，有性格，讀書學文，及爲政，效官皆有思致，親舊譽之。上官倚任之，咸期以遠到。娶清河張氏，尚書郎中誼女，生一子方進。在青溪歲餘，以習法律求試有司，至京師，以後期不及試歸。未至家，張氏卒。後五十日，君亦終。時某年月日也。家在蘇州，卽殯蘇州某佛舍。後六年，歲在辛酉，祔葬於東都祥符縣魏陵鄉祖塋。以張氏祔。致君之喪來北者，從兒父伯裕叔懋。方進時年十歲，吾時爲兗州，皆不得親君葬。襄事惟諸從子弟。實某月某日云。銘曰：先公嘗爲青溪佐，後六十餘年，而汝復官於此。父老有記先公善政，喜汝似也。宗族亦期汝遠大，而短命不幸，可悲矣乎。銘以誌悲，已而已。而嗚呼噫嘻。

兄子定國墓誌銘

仲兄長子定國字伯子。幼能誦書。敏于記覽。才十餘歲。五經略皆上口。旁及諸子史書。往往成誦。仲兄平生好經書。爲春秋學尤深。遂嘗曰。是兒當盡傳吾學。定國習爲進士詩賦詞章。捷速精緻。見者皆驚賞。以爲老成善隸書。字如刻劃。可愛。性專一端。靜未嘗有子弟過。而勤學刻苦。不舍晝夜。外無嗜好。不幸短命。十八歲而卒。嗚呼。揚子雲稱董烏九齡而與玄文。人皆疑子雲之言。以玄非董子所能與也。如仲兄之知定國。謂其可以傳學。孰曰不可與哉。子雲知董烏審矣。非欺人者也。定國以祖蔭爲郊社齋郎。後補掌坐。其卒。仲兄時爲知制誥。知揚州事。後十二年。仲兄棄世。明年葬祥符縣魏陵鄉祖墓次。定國祔于兆域之南。少西。叔父暨其弟奉世。喪事。熙寧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也。銘曰。

孰稟以爲爾生。孰賦以爲爾命。其有相之邪。胡志氣之盛。其有奪之邪。而夭闕不競。其皆偶然者邪。嗚乎。志悲于斯銘。



彭城集卷二十九

墓誌銘

金華縣君范氏墓誌銘

夫人姓范氏。尚書職方員外郎韓公繹之妻。父諱雍。某官。諡忠憲公。府君之考某官。諡忠憲公。惟韓氏范氏。在春秋皆爲卿族。大家子孫承承。世多顯仕。婚姻敵耦。必將有聞。惟夫人幼鞠於母仁壽郡夫人臧氏。教婉誨善。令德有成。及歸於府君。恭肅修整。嗣繼宗事。無不時當。性不喜華侈。雖生富貴。而嬪于大族。有以自持。不從時好也。府君晚而爲浮屠。老子之學。精志勤力。將以悟道而致永年。夫人聞而悅之。相與一意戒警。不怠。薄滋味。絕游燕。亦其天質近之。而所聞所習者專。故善易。入云爾。夫人以府君貴。封金華縣君。治平二年。府君卒。夫人持喪哭泣。哀思如禮。四年正月。以疾終。年三十二。子男四人。長宗哲。大理評事。次宗弼。太常寺太祝。次宗敏。皆前夫人所生。獨幼子宗謹。夫人所出。而早死不育。熙寧二年七月某甲子。諸子葬夫人。祔於府君之墓。使來請銘。乃爲銘曰。

淑慎自修。用宜其家。謂之賢乎。而不壽邪。以歲之令。以禮之盛。葬從其先姑。尚利於其姓。

樂安郡君范氏墓誌銘

夫人姓范氏。相國司徒魯公諱質之曾孫。相國太尉諱文正王公諱旦外孫。今樞密副使吏部侍郎韓公之夫人。初文正公嫁二女。適范氏諱令孫適韓氏。是爲忠憲公。范君以辭學登進士科。年三十餘。爲朝官。雅意高邁。薄厭仕宦。求還田里。朝廷嘉之。以爲左正言。致仕。而忠憲公出入內外。惇懋功業。綱紀國體。歷踐二府。謀微贊元。官至某官。以某官告老歸第。二家相與。恩好甚篤。約世爲婚媾。故夫人歸於樞密公。夫人端直淑茂。天資挺立。柔順足以成德。正固足以幹事。忠憲公治家嚴謹。夫人承意從教。備盡婦道。及忠憲公薨。冢婦早世。宗事一主於夫人。族人百餘口。夫人存撫教育之。同其有無。未嘗少自異。人人歸心。其外則收恤姻婭。贈遺慶弔。親疎皆有禮意。如是者三十年。家始貧乏。其後祿賜益增。而姻族益廣。施予益博。人皆曰。其寡約得致其意。而無遺。其富有得盡其禮。而無偏。是難能也。忠憲公薨。二息女尙幼。及公兄舍人棄世。其孤未婚嫁者。又七人。夫人視之如己出。十餘年間。娶婦適人。裝齋聘幣。纖悉備具。待遇妾媵。樂易有恩。至有所整肅。亦莫敢犯者。歲時祭祀。潔齋盛服。以身帥先之。樞密公每出使在外。夫人則亦深居不出。不過諸親家。雖朝廷盛禮可觀。未嘗一往也。世傳韓氏家法。莫不師仰之。皆自以爲不及。樞密公始升朝。夫以封壽光縣君。及爲翰林學士。擬封高平郡君。南郊推恩。進封樂安郡君。夫人一子曰宗師。甚愛之。而誨勵備至。自爲童孺。不假借以顏色。嘗曰。汝母以門戶光顯。身有官秩。而自怠也。讀書爲學。繼而父兄。且吾獨有汝。用汝爲慰。宗師亦敏銳夙成。遂以進士登科。及夫人存。爲祕書丞。夫人又嘗曰。而雖能

成名吾猶當觀而從仕。與而御家。及樞密公鎮成都。留家不以自隨。宗師侍夫人爲鳳州判官。凡再歲。郡人稱其材。夫人一女子。嫁外家進士范紳。實正言之孫。是時正言妻猶存。夫人不以適他族。曰。以吾女養吾母足矣。與紳皆早夭。夫人從樞密公治蘇州。得疾。既有瘳。乃著道士服。讀釋老書。盡以服玩施浮圖氏。家事總綱領而已。後八年。年五十三。終於京師某里第。治平四年五月六日也。於時樞密公爲三司使。天子使中貴人歸賻禮甚厚。內外族人之至者。皆號啼盡哀。其恩有以固結之矣。後數月。樞密公進登西府。明年同天節。求追錫冠帔。天子許之。熙寧二年七月某甲子。歸葬於許州某縣某里。附於忠憲公之墓次。惟夫人懿德淑行。內外之盛。詩史所稱。不能過也。垂示來裔。不在斯銘乎。乃爲銘曰。

詩稱韓姑。爰始厥父。東宮邢侯。乃詠齊女。孰與夫人。戚族之華。兩相四公。內宗外家。性淑德修。孔惠孔時。可以化邦。不寧母師。沐浴之封。以啓名城。屈狄魚軒。乃後其榮。兆宅陰泉。萬世是期。勒銘篆詩。孝子之思。

德清縣君周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周氏。考諱某。爲樞密直學士。戶部侍郎。贈刑部尚書。以剛直爲朝名臣。妣劉氏。彭城縣君。夫人天性柔靜莊重。不妄笑語。爲女工。織密巧緻。點蘇爲花卉蟲魚。若生就然。又通曉音律。年十七。嫁爲北平榮弋妻。逮事舅姑。恭順得上下歡。舅姑繼歿。服喪六年。以孝稱。從其夫仕宦。夫登朝。封德清縣君。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以病求分司南京。夫人董正家事。內外稟受。而營視醫藥。及兒女婚嫁。皆得其儀。夫人本大家名族。榮氏亦素顯盛。及夫病。夫人雖力家事有序。不能無鬱抑失志。浸以成疾。某年月日。終於鄆州。

私第年四十六子男二人長曰攜太廟齋郎次曰某尚幼夫人之終攜時舉進士京師奔歸在大殮後女子五人長嫁某州錄事參軍饒豐次嫁太廟齋郎王礪餘皆幼某年某月日禘葬其縣鄉先姑墓次銘曰婦恃於夫乃病自退子可以立又年不待柔順靜專非所獲戾其命也邪於是乎在

孫氏母莊夫人墓碣并銘

熙寧元年八月祕書省集賢校理孫洙巨源將葬其先人以書告曰不肖不幸至於大故惟是棺槨封丘之在於禮者不敢不深長思以無憾於心昔我皇妣之禘於先姑於茲二十有五年宰木成林今而與先公別藏異窆懼無以爲表識誠得揭辭墓左以詔來世不肖之願也後數日復使夫人之壻都官員外郎丁誣以狀告某於巨源爲同僚且世有舊於是次敍其語而刻之夫人姓莊氏廣陵人幼則柔順孝于其父母年十九嫁爲同郡司封郎中孫公諱錫之妻端操淑行不妄戲笑動皆中禮服用潔清給足而儉約不華事舅姑飲食衣服必手調飪縫紉之未嘗以委他人孫氏累世富厚內外宗族衆多婦女所以和順好禮門內無爭鬪事由夫人身化之也是後有來婦孫氏者舅姑必曰汝學莊氏婦女子適人者其父母亦曰視莊氏婦云府君諸父五人二人先死其妻求異居府君之父悉推田宅予四人者獨攜府君徙揚子曰吾賴吾子仕宦興吾家而諸母之愛夫人者私以白金數百兩予之夫人曰舅姑推財而已受之是欺也固辭不取已而府君登進士第歷官州郡至國子監直講蘇王宮伴讀夫人佐助其夫有常法度其從在官約制兒子童僕謹慎非飲食所須不妄市一物性好佛書讀之能通其義生七男子湜澄泳淵濟

淑洙女子三人。泳嘗病。暗不能言。醫治萬方不愈。夫人爲齋戒心禱。仰天祝而呼之。應聲能言。夫人年五十。寶元二年六月五日。終於京師。終後四年。以慶歷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歸葬揚子縣懷義鄉。及府君之喪。湜泳淵濟淑皆早卒。長女子嫁內殿承制傅夢臣。次適大理評事楊閔。少則丁誣妻傅氏。丁氏婦亦先死。楊氏婦孳居。集賢君與其兄前楚州寶應縣主簿澄襄事。夫人之生。雖不及府君之顯。而以良子孝思。蒸蒸不忘。猶夫人存也。道揚徽美。慰凱風之思。乃爲銘曰。

孫氏大家。我聞其初。以義帥恩。妻承其夫。惟時夫人。端靜恪勤。與於其躬。施及族親。孰將來婦。彼亦有歸。一視於莊。爲汝得師。夫榮於朝。壽考其艾。夫人閔焉。曾莫之待。孝子追遠。思深以長。續美緒。休煥其有光。墓木峩峩。厝之豐石。鐘詞繫詩。以繼在昔。

舅氏華夫人墓誌銘

舅氏凡七族。某爲兒童時。皆嘗及見焉。是時外門名宦皆未大立。而諸舅以才學幹力進取。聲聞藹然。其門內之治婦事。謹嚴惇篤。娣姒相親睦。無間。世以爲美談。是後仕宦者益顯榮於朝。妻皆有封邑。蓋爲善之報。積厚使然乎。治平初。唯華夫人存。三年。夫人復以壽終。自其始見。至此四十餘年。盛衰變易。雖固人理之常。然亦可爲大哀矣。內兄汲令漢臣。孝弟篤厚君子也。居喪如禮。舉夫人之柩。祔於先府君之塋。請銘於我。某以凱風渭陽之思。常戚於心。冀有以申之。故其爲銘無辭。夫人姓華氏。平原人。魏太尉欸之後。晉末渡江。居晉陵。又徙餘杭。曾祖先業。祖興嗣。皆仕錢氏。後興嗣入朝。爲金州石泉令。父輯。衛尉寺丞。夫

人年二十一歸於郎中府君諱沖。以府君封平原永壽馮翊三縣君。夫人自幼至老。婦道母儀。稱於其族人。其族人固當世之所稱美。而夫人有加焉。則其賢可計校等級而知也。夫人爲王氏。婦四十七年。而府君卒。夫人從其子仕郡縣。又五年。七十七歲而終。其沒也。以治平三年十月丙辰。其祔也。以熙寧元年八月庚申。汲縣之弟曰直臣。楚丘縣尉。彥臣未仕。皆夫人出也。女子三人。長嫁大理寺丞尙顛。次屯田郎中孫珪。皆先歿。次嫁進士馬臨。諸孫八人。其葬宋城縣仁孝鄉某里。銘曰。舅氏之盛。爰始七族。其能其才。其祉其祿。外治有嚴。內教亦修。人格於善。年長則尤。夫人壽考。乃獨後終。是爲女師。令聞顯融。歲協於姓。日維其祥。祔於公墳。萬世永臧。

韓刑部妻程氏墓誌銘

尙書刑部郎中韓君玉汝娶於程氏。僅三十年。君爲陝西轉運使。夫人以疾留京師。方是時。西戎有疆事。虜主新立。君經度約束。持節界上。不得顧家。夫人之卒。旣三月。乃得還。明年將葬於許昌。君復漴秦州。獨諸子襄事。以書告曰。夫人之終。不得歸視。葬不臨穴。其悲無以寓。願以累子銘之。使其懿美。垂後不忘。可以少自慰云。於是敍其語刻之。按程氏。其先中山博野人。夫人之考曰琳。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魏國公。諡文簡。母陳氏。號魏國夫人。夫人天性靜專。自幼少不妄笑言。不起游觀。及嫁。逮事舅忠憲公。婦道修備。宗族懷而愛之。從刑部君仕宦。整肅門戶。非內事不及。口有賓至。身自主饋視爨燂。雖盛暑不憚。又喜誦佛書。一志不怠。凡有血氣之類。未嘗身踐也。教誨諸子。

皆有法度。始夫人嘗從母入謁禁中。仁宗皇帝以大臣女錫之冠帔。及刑部君登朝。封萬年縣君。夫人之終。以熙寧元年八月九日。年四十九。葬以明年七月二十七日。長子宗恕。前蔡州汝陽縣主簿。宗武。前滑州司法參軍。二人同年登進士第。少子宗魯。太常寺太祝。一女子許嫁郊社齋郎滕公立。二人皆先夫人卒。其餘男不及名。女未笄者。又數人云。夫人之葬。實附於忠憲公之兆。祖姑氏鄉曰某。里曰某。銘曰。婦志于順。惟悌孝。妻從于義。實求好。子材可稱。繫母道。具是三美。壽不報。讚銘埋幽。寓悲悼。

永安縣君張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張氏者。相國晏元獻公之冢婦。祠部郎中成裕之嫡妻也。夫人家世河南人。曾祖誼。爲中書舍人。贈工部尚書。祖去華。工部侍郎。贈司徒。父師皋。駕部員外郎。初。元獻公自樞府罷。以某官知陳州事。駕部君才爲州節度推官。元獻爲子擇婦。獨以張氏爲宜。而駕部君亦自以家世華顯。思女之才。不以大小敵否爲間也。及歸。果稱良婦。事舅姑以孝聞。元獻薨。有三男子。四女子。幼稚。夫人養毓調護。皆至成立。娶婦嫁夫。蓋其勤瘁。實力。凡三十餘歲云。夫人生六子。清。太子右贊善大夫。章。隋。袖。宜。皆大理評事。齊。太廟齋郎。女子一人。夫人年五十七。熙寧二年九月十一日。以疾終於京師。某月日。歸葬於許州陽翟縣。元獻公墓次。蓋夫人晚而喜佛書。不飲酒。食肉。衣不文繡。其處富貴大家。而刻意誠心。爲所難能者。其又可尙也。銘曰。

爲息擇偶。爲女求士。二父之志。皆以知子。故歸而宜其家人。長而宜其子孫。壽不至于耆耄。有命也存。嗚

呼于千萬年尙無壞茲墳。

聶夫人墓誌銘

潁川韓宗道持正將葬其妻。請銘於子。以狀告曰。夫人固知命者。往數歲。夫人嘗病甚急。醫者以爲憂。夫人神色安然。不知死之爲可惡也。或勸使呼兒女來前。夫人止之曰。彼且啼泣亂人意。無益。病後愈。夫人盡去金珠服玩。斥不復用。更爲道士服。而誦浮屠書。後二年。告宗道曰。得不祥夢。自以爲當死。死不葬。歲矣。自是數與姻族語。語若訣別。而曰不可易者。命也。未嘗以爲戚。歲餘果病。自爲送終服。比其化也。不少恐懼變易焉。夫人歸韓氏若干歲矣。其在父母家。幼則明悟。不爲嬉戲。七歲讀書史。能爲詩。曉音律。聰警過人。性和柔。諳靜。未嘗有懈惰色。父母尤賢之。故詳擇所宜而歸之。其嫁也。不及其姑。叔妹之未婚。嫁且十人。先公旣見夫人所爲。喜曰。此賢婦也。吾不復念家事矣。及先公棄世。自後十餘歲。所以撫鞠幼稚。皆盡其恩意。始終如一。凡夫人之爲婦。又若此云。蓋持正之學。喜論無生。而貴知命者。故知其妻之賢。有以也。夫齊死生者。不以大變感己。其以人之所無憾爲夸詡乎。吾又以知持正之言信也。夫人姓聶氏。父爲某官。其卒也。年若干。有子三人。曰某某。一女子。皆幼。其死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以某年十一月某甲子。持正時爲太常博士云。銘曰。

生所慕也。死所惡也。世俗以爲憂。而夫人不懼也。夫也知之。乃道其賢。銘以冥幽。于千萬年。

彭城集卷四十

雜著

設常侍郎對

漢景帝用晁錯爲御史大夫。帝過郎署。見常侍郎。問曰。吾以錯爲三公。人以謂何如。常侍郎曰。幸甚。陛下之知錯也。以錯爲大忠焉。爾。陛下之用錯也。以錯爲大材焉。爾。帝曰。固然。常侍郎曰。錯不變。更高皇帝約束。陛下不以爲材。錯不別。疏人骨肉。侵刻宗室。陛下不以爲忠。然則高皇帝約束。雖仍舊。不可得矣。諸侯雖欲無罪。不可得矣。帝曰。何哉。常侍郎曰。錯。潁川男子也。文學不能以出衆。容貌不足以動人。使居鄉里。勢不過得爲椽功曹。錯不願也。錯峭刻爲忠。而陛下信之。錯非苦爲材。而陛下用之。錯今爲三公。富貴榮顯。然則極錯所欲。盈錯所願。漢安得無事。諸侯安得無罪乎。帝曰。吳王詐疾不朝。久矣。其罪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常侍郎曰。先賜吳王几杖。不朝數十年矣。吳王漸漬恩德。雖圖不善。不忍爲也。陛下今使錯發之。吳由錯反。而謂不削無錯。吳何爲有謀乎。帝默然。常侍郎曰。語有之。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是天道也。陛下雖固愛錯。不能違天。錯將有大怨。侍郎謝死罪。居三月。七國起兵。帝憂懼。要斬錯。以謝七國。然後

知常侍郎爲賢者也。

書李廣傳後

李將軍英毅英鷲，謙讓不入，可謂名將矣。然而功不至封侯者，非其人之智失也。又非時人之勝己也。幸不幸有命也已矣。世之君子，全道極美，而功名不顯者，亦何可勝紀哉。然君子之道，得于人必反諸其身。逮于天必復諸其心。故禍福之至，曰己有以致之。是以上無怨而下無尤也。李將軍追咎殺降者，以使自己不封，能自訟矣。嗚呼，可謂非篤厚君子哉。

連珠一首

蓋聞詭道取勝，得以暫用。懷惡致討，未有能克。是故以桀詐桀，可容于微幸。用燕伐燕，不足以相服。

進士策問

問古者藏冰以禦霍災，禁原蠶以蕃馬。四時改火以救民疾，出土牛以送寒氣。夫天人相感，皆以其類。凡此數者，其說謂何。且其說皆春秋周禮月令聖賢之記，非鄙近淺陋所傳述者。諸生毋以不通而輕沮毀之也。

問古有宗子者，以管領族人。今不知其說如何。爲之者何人，分大小者何故。領族人之狀何若。累世之後，有所斷絕否。今世亦可行之乎。當爲明說焉。

問古者議事以制，不爲刑辟。今國家憲章完具，毫髮以上，皆存約束。而盲治者，嘗曰不盡人情。其爲吏者，

皆便文自營。無惻隱之實。以故政事多不及古。或以爲宜簡節而疎目。求忠信之士。敦龐之人。以付之。夫
人不易知。恐未獲議事以制之美。而矯度吏舞文以害民矣。二者宜何從。願與諸生議之。

旱禱文

伏以賞功罰否。率由陰陽之權。旋時過期。實繫至誠之感。臣自惟淺器。濫預長人。政術弗修。德馨蓋闕。間
者早氣爲沴。稽夫鮮功。閔焉雲漢之憂。遂及肅霜之序。農畝弗墾。宿麥過期。懼柔盛之不供。而饑寡之重
困。是用反身思過。潔誠謝愆。闢靈場之謹嚴。誦仙章之秘奧。庶茲悃愮。仰達高明。伏冀降鑒。自民上德生
物。拯此焦勞之患。界其膏潤之恩。霖雨以時。豈特雲霓之望。黎庶無憾。更知芻狗之仁。

太清宮旱禱文

伏以洗心首過。情衷可以必聞。旋時過期。昭鑒未嘗無報。臣濫膺朝寄。忝職郡符。刑政弗修。疵癘爲閔。粵
從春序。時雨愆期。願彼農民。衆心失望。密雲屢布。而復穰。疾風亟發。而若驚。宿麥就實。而弗登。嘉穀當種
而弗入。民罹饑饉之苦。于此累年。家乏儲石之儲。鮮不菜色。大懼流移道路。荒棄田萊。是用躬造殊庭。歸
依鴻造。守土無狀。或許其悔過而自新。比屋可哀。必冀于加惠而孚佑。霖霖滂沱。明實茂堅。幸昊天之弗
渝。亦神祀之無乏。

中嶽禱雪文

今茲多多愆陽。雨雪不時。雲氣數布。風飄暴起。宿麥枯瘁。人且疵疫。守土無似。刑政失中。不能自媚于神。

實致此咎。洗心自新。是用乞靈于百祀神祇。惟天子之所命。敝邑之表望。莫如在廟之神。矜其淺智不逮之罪。軫百姓將絕之憂。惠澤以時。嘉穀無隕。蒙賴靈貺。其何有極。敢告。

謝雪文

蒙神之賜。致此甘澤。疵癘不興。滯土潤麥。匪我精誠。所能昭格。在神聰明。庇民大德。深秦豐盛。陳列蓬豆。左右僚屬。載拜稽首。是用爲報。率我常職。神其格之。以饋黍稷。尙饗。

吳山禱晴文

吳嶽在隴州。去鳳翔僅百里。其山秀特磅礴。與五嶽相類。不與凡山等。其神甚靈。其禍福于民。如答。于是秋苦雨。故予爲文禱之。

判渾茫以融結兮。肇川嶽于坤輿。五山峙而相望兮。茲網紀乎中區。慶西荒之遼遠兮。邈萬里而有餘。伊帝命以主民兮。曰喬嶽而惟吳。峻千尋而直上兮。互西方而不極。叢巖鬼鬼而干霄兮。白日過而如匿。睨玄雲之漫漫兮。夫豈知乎懸崖之孤石。氣清淑而淳粹兮。嫗陽春之膏澤。忽變色而震怒兮。何風霜之慘戚。諒好善而懲惡兮。茲天威之咫尺。彼下民之喜仁而畏欺兮。夫孰非神之幽隲。歲困救而陰霖兮。秋旣成而弗穫。氣昏昧而弗離兮。雨淫洩而互作。川谷浩乎爲淵兮。高原墟而爲壑。彼下民之無辜兮。曾弗究而弗度。雲闐闐而不收兮。鬼嘻嘻而爲虐。疑聰明之惑蔽兮。何帝令之沮格。不然踟炳靈于百里兮。又明神之所作。叩帝闕而且遠兮。不若吾神之可以獻忠。縛笞屏翳兮。放誅豐隆。揚百川使清露兮。詔蜚廉候。

來風掃除昏翳兮。天地溝通。白日揚光兮。悠悠太空。田有嘉穀兮。穡人成功。我民欣欣兮。報祀其豐。神之德兮。長無終窮。

禱晴文

霖雨爲沴。越月歷日。麥旣秀矣。陰不得育。前歲饑阻。民或菜色。奈何復之。課寡愈盛。百姓非神主邪。水旱非神職邪。神將弗聞。我是用告。翁息雲陰。日光照赫。尙庇黎甿。以敷大德。敢告。

王深甫哀辭

嗚呼深甫。嘗自以爲不壽。亦亟爲子道之。揆六物與五辰。適言命而稱詩。神峻清而骨單。吾固亦以君焉。爲疑。何茲言之竟果。其天闕而止斯。吾固知夫天命之默定。非賢哲之可移。強學問而力仁義。彼蒼蒼焉。冥默而莫知。夫神之不可滅。精之不可虧。莽太空之浩蕩。君執往而疇依。審與夫顯顯兮。異矣。復何怨而何悲。夫死生其猶夜旦之常邪。顧有合而必離。彼修短胡足言乎。計彭祖之與嬰兒。念至理之昧晦。知之者不如信之。以誠之爲愈也。然固望之而未至。聞之而弗窺。此顏生之不幸。猶壹慟于宣尼。矧吾徒之缺然。宜爲君而涕洟。

祭陳相公母某夫人文

嗚呼。五福之先。莫重于壽。壽者雖多。鮮克貴富。或身顯榮。親不待留。夫人之福。四世之祐。以賢爲子。名譽長懋。國相之養。萬石其厚。黃髮兒齒。踰八羸九。詩頌魯候。慶云壽母。馮勤胡廣。在漢稱首。夫人況之。彼焉

何有命乎考終。靡憾靡疚。某等備位小邦。皆有官守。喪車來東。不敢奔走。恭陳薄奠。藉詞爲侑。

祭亡弟縣丞文

前年四月。汝來見我。念汝當官。才高志果。子以求名。往無不可。故我別汝。思而不傷。汝行無幾。報汝婦喪。十旬未半。汝繼以亡。何辜如此。不淑不戚。豈我不德。底此咎殃。我心猶疑。謂汝在官。後來不歸。一別終天。我年向衰。六十有幾。前喪汝嫂。兒女失恃。我矜汝孤。誰與撫視。我重傷悼。髮白目翳。日月流速。爰及祥祭。几筵將撤。在禮有制。招延淨寺。廣作佛事。益乎無益。自盡人意。奠汝以詞。靈其髣髴。

祭亡妻穎陽縣君韓氏文

嗚呼。日月不居。節序代逝。傷悼如昨。忽焉周歲。追惟詔言。衍衍令德。帷衽未更。宛然餘澤。情懷摧割。有涕漣漣。泉壤冥漠。詎復我知。素心依佛。覺悟至理。超生淨土。想必去此。禮制有經。明當變服。奠觴陳詞。耐筵以哭。

祭王景彝文

惟公忠以衛上。簡以正己。節惠之光。兼此二美。生榮沒哀。前聖攸感。僉論所同。公也不亡。歲月之吉。歸葬舊封。宰木有嚴。天子之公。某朋舊之好。執紼是宜。守官鄰邦。遠莫致之。恭陳薄奠。告公以心。靈實有知。庶亦來臨。

爲人祭唐給事文

惟公之生志氣潔修。濟不可渝。如川之流。博學瞻辭。既以周用。尺牘之珍。又衆所共。金華深嚴。多聞是資。出入兩朝。天子器之。胡天降年。福不舊德。修途方聘。脫軸煩輓。嗚呼哀哉。某夙以姻婭。得從僑游。哲人之委。使我心憂。鳩豆雖陳。公豈來臨。文以敘悲。公知此心。

祭張龍圖文

惟公亮直。自躬儒術。映時緣師。彬彬勤爲吏師。大邦維屏。天子是毗。所居赫赫。去而見思。金陵都會。朱邸始封。大新城宇。百堵穹窿。洛師汝陽。周魯遺風。二邦美化。千古比崇。龍馬近臣。柄輔儲儲。將哉相哉。故事多矣。天不慙遺。公胡不俟。殲我良碩。奪茲重器。嗚呼哀哉。某昔以庸虛。預居下僚。從事別都。匪夕匪朝。親際軌範。躬服教條。薰而炙之。德音孔昭。奄承訃聞。震悼曷已。守官小邦。去公千里。欲奔不能。疚心如燬。酒肴匪馨。恭致常禮。

爲衆人祭王十八學士文

嗚呼。君以文章奮志。發身施于爲政。寬而利人。凡出從事。傳古則迂。便文自勞。又非遠圖。君實精心。處躬不疑。所居可紀。去而見思。南毫之都。全吳之疆。饑饉薦臻。民卒流亡。田萊既闕。百堵還定。問誰之勞。復此完盛。上嘉成功。亟降命書。東暨海邦。北維參墟。臂力方剛。經營是宜。金印紫服。爛其有暉。傳車在門。揭節諏日。且不能朝。君忽臥疾。賓來問君。笑言自怡。按此吉人。何慮何疑。疹疹發中。變若翻水。晨夕俛仰。君遂已矣。福善之說。古或不信。導引而壽。君復自慎。莽然臻此。不可推測。豈天有命。雖聖不釋。君齋所懷。不得

盡施以生者懷重君之悲某等辱從君游交契攸久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哭君之傷情鈞意同丹旆有副君喪遂東恍然語言暫然眉宇不見不聞邈然亶古深饌豐盛清酒在罇一別長絕寫心此文

祭邵龍圖文

嗚呼昔公之西擁節部符千騎上頭簡弩前驅邛郫之險其足言歟賢賓去門弔者在廬禍福倚伏一盈一虛今公來還丹旆首途素幕蕭然斂衣塗車天理何常不亦悲乎嗚呼哀哉惟公志節清修早自挺立儒官詞林粟階躋級司言右垣衰職補緝遂主邦計駭賦經入蜀城會繁民俗輕急清德鎮浮有命既集百里之塗半于九十公實中絕車摧馬繫凡我僚舊皆昔朋執場來存公易笑以泣陳觴敘誠惻愴於邑公實臨之誰謂弗及

祭賈中丞文

嗚呼詩書所稱君子正直廉端隅方以近有德古今材良勉懋自力孰與天資不爲外飾維昔宣尼隕涕叔向史魚兩如潔修莫尙矧惟公賢時所仰望殄瘁之悲爲國悽愴嗚呼哀哉公在中司懷其毅氣如玉之瑩廉而不劓表正衆物彼曲吾避陳善責難致君無貳神之聽之景福謂何曰仁者壽公在則那淮陽臥治汲直病多公復不能獨寐無吡嗚呼哀哉昔公之門居無雜賓貧賤之交在我數人情以義鍾哀以志申有涕沱若沾袍隕紳喪車于南邈焉千里有酒有淮壽母稚子奠公國門公歸已矣公不我忘願此肴醴

祭吳中散辦叔同年兄文

慶歷之六同荷名第。四十年間。恍如暫寐。逝者所餘。一才三四。見公荊州。以是爲喜。爲百老圖。如公存意。別公無幾。公復不諱。天命有定。固不可避。惟公壽算。官爵名位。雖不大達。方古無愧。克有令子。門戶不墜。交朋之情。既老必異。追公昔遊。恍憶隕涕。喪車北還。丹旆曳曳。撫棺一呼。引紳投淚。奠酒伸詞。公乎來既。爲三省密院。祭中書相公長男新婦文。

惟靈作嬪清門。慎德習訓。積善在躬。罔不信順。日及隕芳。弱草棲塵。如何不淑。失此令人。殺饌佳好。清酒嘉旨。靈乎不遐。歆此涼菲。

汝州判司等致詞

襄城縣主簿張堯卿第一致

前件官久更事任。頗積吏材。迨此朞年。亦無官謗。其致可書中中。

襄城縣尉寇仲閔第二致

前件官勤于追捕。濟以公廉。卒徒服從。器甲犀利。其致可書中中。

葉縣尉常琮第三致

前件官追胥竭力。教習有方。惟其鮮萑苻之姦。是以寡鷹隼之效。其致可書中中。

司法參軍王辟疆第二致

前件官明辯足以亭法，詳慎不以便文，既久于官，益勝其任，其攷可書中。

司理參軍王整第三攷

前件官操心近厚，鞠獄正清，其攷可書中。

梁縣尉兼主簿高建第二攷

前件官莅事再稔，取盜四人，窮淵藪之姦，可謂能矣。貳子男之課，不亦多乎，其攷可書中。

國子監補監生牒詞

國家以詩書禮樂教育諸生，以德行道藝應選，上下相付，如此其重。雖未列于爵祿，而士子已貴矣。然國家與人不求備，故占小善者皆不遺之焉。而諸生有志于古人，則其自任者宜勉之耳。

曉示州學榜

據州學教授狀，諸生不遵規矩，及侮玩師長，毀壞曉示者。

蓋聞入孝出弟，鄉黨之常節，恭業樂羣，庠序之要道。諸生秀才，結髮從學，屈首受書，大則希揚名而顯親，次亦將干祿而筮仕，何乃甘心佻達，極意慢游，以侮玩老成爲高，以抹撮箴規爲達，負固不服，過涉至凶，不足成名，祇其敗德。古者大學之教，嚴師爲先，或收懾楚之威，或重寄棘之譎，非不能道德而齊禮。蓋將以糾繆而繩愆，興言及茲，良弗獲已。爲學至此，不亦慝哉。然而朝過夕改，君子所予。先迷後得，大易攸尚。畏罪可以強仁，克己而後復禮，特願勉親弦誦，恪居朝夕，勿重前咎，以貽後悔。告示各令知悉者。

濟寧總管府教請武子先生主善本路學校疏

竊以化民成俗。舍學校以奚先。以善及人。惟賢哲之自任。某等叨寄茲土。俯愧菲才。願惟郡邑之氓。素乏絃歌之教。雖泮宮之攸字。虛絳帳而無人。幸遇良師。克堪主善。武子先生。德望足以服鄉里。文藝足以爲模範。雅重足以鎮輕浮。安恬足以化僥倖。有叩卽應。無問不知。超然天爵之尊。允矣國人之式。某等敢據悃悃。仰瀆高明。珠在淵而淵光。玉處石而石潤。物且乃爾。人益能然。與其獨樂乎一身。曷若兼善于萬衆。謹同願學之諸子。不勝延佇乎清光。願薰陶禮義之鄉。謹佩服文明之訓。異日而爲天下之名士。不言而喻。知先生之門人。爲國儲材。有教無類。贊襄唐虞得賢之盛。再清洙泗絕學之源。千載流芳。一時稱慶。在後學多感多幸。于先生不爲不光。罔敢多言。敬備奔逐。謹疏。

修暨陽學宮疏

本學正殿雖新。戟門未備。樓危欲壓。堂圯弗崇。欲議增修。何從取費。非助我者。孰能爲之。伏以天地之覆載。皆知有帝王之師。風雨所漂搖。遂不見宗廟之美。瞻我暨陽之學。創于度歷之朝。來者皆視如傳舍之人。去者無必葺牆屋之計。車不容而門壞。廉太近則堂卑。畫戟弗修。丹楹未備。舍路寢孔碩之外。皆朽木不彫之餘。固知子騫之言。舊貫何必改作。恐如安石所論。後人將謂無能。今欲經之營之。庶幾合矣。完矣美矣。然明欲毀鄉校。豈不爲鄭國之羞。僖公能修泮宮。未必非魯人之助。用勸爾士。各肩乃心。(原註) 謝安石欲修宮室。王彪之曰。豈可大興工役。勞擾百姓耶。安石曰。宮室微陋。後人

彭城集 卷四十

將謂無能。